武俠世界

引蛇出洞（民初追捕傳奇故事集） 雲劍飛●著

名追捕手「海角天涯」蕭原這一次因為先捉後放了一個殺人兇手，令到他自己也變成了一個被人追捕的逃犯，其中情節曲折離奇、撲朔迷離……



第30年

16

$8.00

編者話

今期和大家見面的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又一新作「引蛇出洞」，故事上角名追捕手蕭原緝拿兇徒無數次，這回他却因一時失策，將好人溫貴和誤當兇犯，到他明白眞相時，爲了全力協助溫貴和躱過厄難，於是蕭原又發揮他的機智，勇敢，不畏艱險，和村中惡勢力展開連串的鬥爭，最後，溫貴和得以洗清殺人的嫌疑，眞正兇徒也繩之以法，本文情節曲折感人，打鬥場面緊張激烈……

☆ ☆ ☆

今期另一新篇爲蕭玉寒先生的「黃金城歷險記」，描述空空兒遇上電光怪人的奇異經過，故事風格別具一格，請勿錯過。

另有新篇連圖故事「武林奇女」等，篇篇佳作，包你大開眼界！

☆ ☆ ☆

下期將刋登的巨型小說是南宮宇先生所著「兀鷹·奔馬」，本故事中兩幫人馬因情義、恩仇而展開連串的爭鬥……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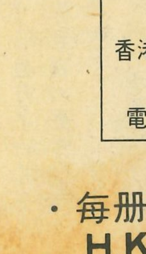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16期
（總號151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
可飛·圖

引蛇出洞





捉放兇徒 同被追捕

蕭原微暈地躺在一輛馬車上，閉着眼，身子隨着那輛輕輕顛簸搖晃的馬車顛晃着，恍似躺在雲端上一般，感到頗愜意舒服。

他這一次來到這個小縣城，是為了祝賀一個朋友的新婚之喜。

本來，在昨夜的婚筵上，他已喝了個半醉，但今早辭別那個朋友時，又被那個好酒的朋友灌了三杯酒；因而有了些微的酒意，在馬車輕輕搖晃之下，便不由感到醺醺然的。

醺醺然中，他的思想也飄飄然的，幻想聯翩。

他幻想自己與他的心上人張鳳琴成親那種熱鬧與歡快的情景，令到他不由自主地，嘴角泛起一抹陶醉的笑意。

他一直陶醉在這種幻想之中，不願睜開眼來。

馬車一直平穩而又輕簸微晃地往前馳行着，路上平靜得很，只有馬蹄聲與轆轤的車輪聲響着，坐在車轅上的那個趕車漢子抱着鞭子，身子隨着前行的車子微微搖晃着，彷彿在打瞌睡。

和煦的陽光洒射下來，給人一種光明生動的感覺。

這時候，大約是上午十時左右。

沿途經過的田地上，那些農人都在勤奮地耕作着，原來，這時節正農曆二月下旬，是犁田插秧的時節了。

馬車一直輕快地往前馳行着，偶爾，會遇上一兩個行人或是馬車。

蕭原躺在搖籃一樣的馬車上，於遐想中，不知不覺地，進入了睡鄉。

驀地，他被乍然响起的號聲與吆喝聲，馬兒的驚嘶聲從悠然的睡鄉中驚醒過來。

他隨即便發覺到馬車已停下來。

他急忙挺身坐起來，探頭出車前，幾乎與那個面露驚色的趕車漢子碰個正着。

「老哥，發生了什麼事了？」蕭原急聲問。

「好像是捉什麼人。」趕車漢子慌急地道：「開槍的是一些丘八與穿便衣的人。」

蕭原急急探頭出車外，往槍聲響起的方向張望，果然看到有十多個穿着灰黃軍衣及普通衣服的人，邊吆喝着開槍，邊從左邊的一個山崗上奔下來。但他却看不到被追捕的那人的影子。

「老兄，要不要避一下？」那趕車的漢子一副唯恐殃及池魚的樣子。

蕭原擺擺手。「不用驚怕，子彈不會射到這裏來的。」

話聲才落，隨即便聽到奔下山崗的兵哥中有人發出喝叫：「該死的殺人犯，你逃不了的，快走出來投降！」

喝叫聲中，槍聲「砰砰」。

被追捕的人却沒有回應。

那些士兵與穿便衣的人很快便奔過前面的泥土大道，追向右邊的一片樹林子。

眨眼間，那些士兵便追前老遠。

望着那些遠去的士兵，趕車漢子吁口氣，拍拍心口，「原來那些丘八在追捕一個殺人犯，剛才真被嚇得連心也跳出來。」

蕭原跟着也吐了一口氣，說道：「殺人者死，但願那些兵爺很快便將那個殺人犯擒住，免得又有無辜的人遭到他的毒手。」

「老兄，咱們起程了。」趕車的漢子跳上車轅，待蕭原縮回車內，才一抖韁繩，口裏吆喝一聲，那匹拖車的馬頭一昂，邁步向前，車子隨即往前滾動。

右邊遠處，不時傳來幾聲槍聲與一兩聲吆喝聲。

× × ×

轉過一個崗，馬車輕快地馳行着，那些槍聲與吆喝聲，已不復聞。

蕭原仍舊躺在車內，雙眼却睜得大大的，經過方才的那一陣「驚擾」，不但酒意全消，連那一份令他神往的幻想也消失了。

他感到一陣無聊。

馬車的顛簸，再不是那種躺在雲端的飄然感覺，而是感到全身關節一陣生痛。

他再也躺不下去，挺身站了起來

跟着，他感到有點氣悶，欲鑽出車廂，與那個趕車的漢子聊聊天，解解悶。

就在他剛想鑽出車廂的剎那，他驟然聽到那個趕車的發出一聲啞悶的驚叫聲，馬車隨即窒停下來。

緊接着，他聽到一把兇狠慌急的低喝聲：「車廂內載着什麼人？」

蕭原聽聞之下，心頭微震了一下，急忙將藏在身上的槍抽出來，悄然往後滑退。

——他猜想那個趕車的可能被土匪或是什麼人脅制住，因此，他才急不迭將槍拔出來。

「是一個客人。」那趕車的顫聲地答。

蕭原這時候已滑退到車廂的後面。

「老哥……出來……啊。」趕車的驚顫地叫道。

蕭原就在那剎那，自車廂後面跳落地上。

脅制住趕車的那個人聽不到答應，也兇惡地喝道：「快出來，我手上有槍，一槍將你打死！」

蕭原早已料到那人手上有槍，因此，他一點也不驚怕，身子往地上一蹲，從車底往前望。看到一雙脚站在車轅的旁邊，也就是那個趕車的所坐的車轅那邊。

確定了劫車的只有一個匪徒後，蕭原暗中吁了一口氣——對付一個劫車的匪徒，要比對付一伙匪徒要容易

得多，他自信足以應付並制服那個匪徒。

「車內的人快出來！」那個匪徒兇狠地喝道：「再不出來，我便亂槍將你打死！」

蕭原嘴角泛起一抹冷笑，慢慢地扳開機頭，貼着車子的側面，往前掩去。

「老哥……快出來吧。」趕車的似乎受到那個匪徒的脅迫，抖聲叫道：「他……不過求財……不會傷害你的。」

蕭原這時已掩到車子的前面，就在這時候，那匹馬不耐煩地踢着蹄子，仰起頭，發出一聲嘶叫。

蕭原聽到那一聲馬嘶，心頭倏地一動，伸手自地上撿起一顆石子，用力擲向馬腿。

石子擲在馬腿上、那匹馬頓時驚跳起來，發出一聲驚嘶，往前驚竄出去。

那輛馬車被帶動往前驟然衝馳。

趕車的發出一聲驚叫，同時間，也響起那匪徒的驚急慌怒的叫聲。

蕭原在馬車往前疾衝出去的刹那，蹲下來，用槍指着那個匪徒站着的地方。

只不過霎眼間，那輛馬車便衝馳前去，蕭原一眼便瞥到那個往後蹌跌出兩步的匪徒，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

蕭原槍嘴急移，疾喝一聲：「不要動，否則我一槍打死你！」

就這刹那之間，他瞧到那個匪徒手上根本沒有槍，只有一把宰豬用的尖刀，這令到他頓時放下心來。

那人發狂般吼叫一聲，揚起手上的屠刀，衝向蕭原。

蕭原料不到那傢伙居然悍不畏死，心頭暗驚，急忙朝那人開了一槍，同時大喝：「別動，再動，我便不客氣，一槍打斷你的脚！」

原來，那一槍並沒有射在那人的腿上，而是射在那人脚前的地上。

那人頓時被嚇窒了。瞪着一雙驚恐的眼睛，怔怔地望着蕭原。

蕭原手中槍一抬，指着那人的身體，喝道：「快將手上的刀扔掉！」

那人却像呆了一樣，怔怔地瞪着他，既不將手上的刀扔掉，也不吭聲。

蕭原臉色一沉，厲聲喝道：「快將手上的刀扔掉，不然，我將你的手射斷！」

那人忽然發出一聲吼叫，扭頭便跑！根本不理會蕭原的警告。

蕭原咬咬牙，開了一槍。

那人應聲一個餓狗搶屎，撲跌在地上。

原來，蕭原發射的那一槍，子彈從那人的腿內側擦過，擦傷了他的皮肉，頓時鮮血汹湧。

蕭原猛往前竄去，口裏同時喝道：「別再動，不然，下一槍便射斷你的右腿！」

那人趴在地上，口裏哼哼唧唧的，不敢再跑。

蕭原吁口氣，一步步走前去。

那匹馬車在驚竄出十多二十丈後，便被那個驚魂稍定的趕車漢子勒停下來，趕車的扭頭往回望，看到蕭原已制住那個匪徒，忍不住大大地鬆了口氣，將馬車掉轉頭，往回趕。

蕭原站在那人身前三四步的地方，用槍指着那人，喝道：「將刀子扔掉，站起來。」

那漢子依言將手上的刀子扔掉，爬起來，轉過身，忽然「噗」地跪下去，猛叩頭：「求求你，放了我，我不想死，求你高抬貴手……」

忽然，從左前方傳來一陣呼叫聲：「好了，那個殺人犯就在那邊，被人捉住了！」

蕭原循聲望去，只見一夥士兵與幾個便裝的人，正自那邊的一片樹叢後衝出來，往這邊急奔。

那人也聞聲扭頭張望一眼，頓時臉色大變，猛地從地上跳起來，扭頭便跑。

蕭原聽聞那人是個殺人犯，焉肯放過他，疾喝一聲：「別跑！」朝那人又開了一槍！

那人應聲撲倒在地上，立刻又掙扎着想竄起來，蕭原兩個箭步標到那人的身前，一脚踏在那人的背上，手中槍用力戳在那人的後頸上，厲聲道：「你再動一下，我便一槍轟爆你的腦袋！」

那人頓時僵住，不敢再動。

那羣士兵與穿便衣的人越奔越近，那人忽然又扭頭對蕭原哀求：「這位大哥，請你放了我吧，我不想死啊。那夥人捉到我，一定會打死我的，求求你……」

蕭原厲聲道：「你殺了人，當然要償命，我若是放了你，那豈不是放走一個惡人……」

一句話未說完，那夥人已奔到近前，那陣陣的喝罵聲，將蕭原的話掩蓋了。

那人頓時臉如死灰，拚命想掙脫蕭原那隻脚的踏壓，那夥人已一窩蜂地衝到那人的身前，其中那幾個穿便衣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撲在那人的身上，拳打脚踢。

「打死你這個殺人犯！」

「殺人塡命，你還想逃？」

「該死！我要揍死你，看你還逃！」

有兩個士兵也走上去湊與，用槍托狠狠地砸了那人兩下。

那人起先在地上翻滾嚎叫，漸漸的，聲音越來越弱終於沒了聲息。

那幾個人仍不罷手。

蕭原在那幾個人撲向那人身上的時候，已走了開去，一個像是那夥士兵的長官走到他的面前，與他說話。

「兄弟，謝謝你替我們捉住這個殺人犯。」

蕭原忙道：「客氣！客氣。長官，那人眞的殺了人？」

「當然。」那長官道：「那傢伙殺了泰和墟姓蔡富戶的二子，我與弟兄去捉他時，他居然畏罪潛逃，害我們追了他十幾里路，要不是你將他捉住，幾乎讓他逃了。」

「長官貴姓？」蕭原這時已從那「長官」的領章，看出他的官階——排長。

「兄弟我姓周。」那個排長道。

「啊，原來是周長官，幸會，幸會。」蕭原連聲道。

「兄弟貴姓？」周排長問。

「我姓蕭。」

「蕭兄弟，你是幹什麼的？」周排長疑惑他看着蕭原手上那支槍。

蕭原先是怔了一下，隨即明白周排長的意思。「我是一個追捕手，專門捉拿那些被懸賞通緝逃犯的捕手。」

周排長「啊」了一聲，伸手拍拍蕭原的肩頭，親熱地道：「蕭兄弟原來是個追捕手，怪不得身上帶着槍了，那個殺人犯遇上你，可說倒霉了。」

蕭原忙說道：「我也是湊巧遇上他……才捉到他的，看樣子，他似乎想搶了我乘的那輛馬車逃走。」

接扭頭看一眼那個殺人犯，看到幾個人仍然在揍那人，而那人已一點動靜也沒有，心裏頗不以為然，忙喝道：「唏，他已被你們揍得暈死過去了，還不停手？」

——在他以為，殺人者雖然該死，但却應該依法懲處，不該將人活生生打死。因此，他才會喝阻那幾個人。

那幾個人被蕭原那一喝，才心有不甘地停住手脚。

那個人躺在地上，動也不動，不知是死了，還是暈死過去。

周排長看一眼那幾個人，說道：「王老哥，你們沒有將他揍死吧？」

其中一個年約三十多歲，左頰上長了一顆白豆般大的黑痣，黑痣上長有黑毛的漢子開口說道：「我們不會將他揍死的，那太便宜他了，你放心吧。」

「那將他抬回去吧。」周排長揮手道。

蕭原眼見事情已了，便對周排長道：「周長官，我也要走了，後會有期。」

蕭原說完，便逕自走向停在前面二丈外的馬車。

周排長看着蕭原走向馬車，忽然叫道：「蕭老兄，請等一下，我有話對你說。」

蕭原聞聲停步，扭頭道：「周長官，有什麼事？」

「我想借你那輛馬車，將那個殺人犯運回泰和墟。」

蕭原有點為難地道：「但……我要乘那輛馬車趕回南寧……」

周排長聽蕭原那麼說，頓時不好再說什麼。

那個叫王老哥的漢子却開口說道：「這位大哥，你替我們捉住那殺人犯，我堂兄曾說過誰捉到那個殺人犯，他會酬謝那人五十塊大洋，你何不跟我們回去，拿取那五十塊大洋獎金，在墟上過一夜，明天才起程趕回南寧？」

頓一下，又道：「咱們那裏就在前面大路的旁邊，你不是也順着大道往前走麼？那正好順道走。」

蕭原想了一下，點點頭。「好吧，橫豎我也要在前頭找地方歇宿，那就到你們那裏歇宿一晚吧。」

——蕭原之所以答應讓出馬車，跟他們到泰和墟，並不是貪圖那五十塊大洋的賞格，而是他想對這件事情了解多一點，以免單憑一面之詞，斷送了一條人命，何況，既然是順路，那何不到那裏走一趟。

於是，他點點頭。「好吧，既然順路，我就到貴鄉歇一夜，明早再趕回南寧。」

周排長馬上吩咐兩個士兵將那個遍體瘀傷，暈死過去的「殺人犯」抬上馬車。

蕭原走到那個驚魂已定的趕車漢子身邊，關切地道：「老兄，沒有受傷吧？」

趕車的漢子吸口氣。「還好沒有受傷，那傢伙眞兇惡，用刀抵着我，要我載他往回走，幸虧你，不然，只怕很難脫身。」

蕭原聽說趕車的沒有受傷，鬆口氣。「幸好那傢伙沒有竄上車廂，不然，我們只有聽他的，現在好了，捉住那人，大概他罪有應得，所以逃不脫。」

說着話，那個「殺人犯」已被抬上車廂，周排長與那個姓王的——左頰上長了一顆毛痣的漢子亦坐到車廂內，並招呼蕭原也坐上去，跟着，馬車便往前走，那些士兵與四個穿便衣的，則跟在車子的後面。

× × ×

在前往泰和墟的路上，蕭原從那個姓王的漢子與周排長的口中，大概知道事情的始末。

原來，那個「殺人犯」姓溫，名叫貴和，是泰和墟人氏，幹的是搾油工作；被殺的是那個姓王的漢子的堂姪，名叫王富生，父親王泰，是墟上的首富，不但開有糧油雜貨店，還有布店，酒莊，還有一個榨油房，溫貴和就是在王泰的搾油房做工的。

王富生是在前天晚上被殺的，一顆腦袋幾乎被割了下來，死狀可怖，王泰知道兒子慘死後，悲憤異常。發誓要捉到兇手，替兒子報仇，一面派出護院的到墟內查訪，一面派人到縣裏報案，由於他派的人，在縣裏使了一筆錢，所以，那位縣長大人親自下令那個周排長帶領一排士兵，火速趕往泰和墟緝捕兇手，經過一番查問，

有一個打更的老頭說出，在發現王富生的屍體之前，曾看到溫貴和從那條巷子內匆匆走出來，於是，周排長便帶人到溫貴和的家中，欲查問清楚，那知道溫貴和却聞風先遁，顯見是作「賊」心虛，於是，周排長便認定溫貴和是殺死王富生的兇手，便帶領十多個士兵，以及王家五個護院的，追捕溫貴和。

而姓王的漢子因爲是王泰的堂弟，因而當了王家的護院頭兒，追捕殺人兇手，他自然有份。

那姓王的漢子原來叫華山。

蕭原聽完王華山的述說後，也認爲溫貴和嫌疑最大，他若不是殺了人，何用逃走。

車聲隆隆，馬車一直向泰和墟馳去，而那個殺人犯——溫貴和，一直沒有醒轉過來。

× × ×

日頭開始西墜的時候，馬車來到泰和墟。

泰和墟其實是一個大鄉，大約有三四百戶人家，本來是叫泰和鄉的，後來由於設了個墟場，才改稱泰和墟的。

墟場就設在村口大街的前面，那條大街上都是店舖，不但有飯店，還有一家旅店，倒也似模似樣的。

馬車從街口走進去，馬上便引來不少鄉人的圍觀，有人還大聲問：「兵大哥，捉到殺人兇手溫貴和麼？」

一個士兵大聲道：「捉到了，要不，我們怎會這麼快回來。」

「人呢？」又有人大聲問。

「在車上。」仍是那個士兵答話，並伸手指一下馬車廂。

「眞是知人口面不知心。」有人嘆息道：「看他平時老老實實的，想不到那麼兇，殺了王老闆的兒子。」

「這叫無聲狗，咬死人。」另一個人接口說道。

「眞是天網恢恢。」又有人感慨地道：「殺人者死！要是讓他逃了，那才叫天無眼！」

蕭原在車內聽得清清楚楚，令到他更加相信，溫貴和殺了王泰的二子王富生，因而令他感到，他這一次捉到溫貴和，並沒有做錯事，本來心裏還有小小不安的，這時全消散。

馬車一直向前走，那些看熱鬧的人一直跟在馬車後面，沿途的店舖都有人走出來指指點點地說，都是說溫貴和該死的。

馬車終於停下來。跟在馬車後面的人並沒有散去，半月形圍站在馬車後面，爲着看溫貴和從馬車廂內走出來。

溫貴和仍未醒轉過來，因此，要由兩個士兵將他抬下來。

那些鄉民看到被揍得臉腫鼻青，像是個死人一樣的溫貴和，立時哄動起來，有人說該死，也有人搖頭嘆息。

蕭原被那個王華山請入面前的那座大宅子，周排長與他一起走進去。

那個趕車的與那輛馬車，自有一個護院的招呼到牲口棚那邊。

大宅子內的人似乎早已得到通知，蕭原跟着王華山才走入大門內，迎面已走來一羣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清瘦，年約五十多歲的老頭，一臉精明的樣子，跟在後面的，男女老幼都有。

蕭原心裏暗猜，那清瘦的老頭，可能就是王泰。

那人果然是王泰。「華山，捉到那個殺千刀的溫貴和了麼？」

王華山立刻答道：「捉到了！」

「人呢？」王泰急不迭問。

「抬到鄉公所關押起來。」

站在王泰身後的那些男女老幼，紛紛咬牙握拳，發出一陣兇罵聲。

王泰也握拳道：「皇天有眼，那兇賊法網難逃，終要償富生一命！」

跟着，他看着王華山，問：「華山，你們在那裏捉到那兇賊？」

王華山看一眼蕭原，說道：「在十多里外的矮松崗下捉到他，不過，捉住溫貴和的不是我們，是這位蕭老兄，要不是他，說不定會捉不到溫貴和。」

王泰一聽，頓時目光炯炯地看着蕭原，感激地道：「蕭老哥，你替我們捉到那個兇賊，我眞不知怎樣感激你才是。」說着伸手與蕭原用力握握手。

蕭原忙說道：「王翁，別客氣，我不過是適逢其會，那傢伙自己撞上來，我無意中捉住他。」

「王翁，這位蕭老哥是一個專門緝拿被懸賞通緝的匪徒的追捕手，那個兇徒遇上他，那裏還逃得了。」周排長忽然插口道。

「周長官，這一次辛苦你與手下的弟兄了，來，快請到廳上坐下歇歇。」王泰笑着對周排長說。

跟着，周排長與蕭原被請到客廳上坐下來，一個僕婦很快便捧上茶，王泰拿起杯子朝蕭原兩人舉杯。「周長官，蕭老哥，請喝茶。」

蕭原實在口渴，也不客氣，一口氣喝了大半杯茶。

王泰放下杯子，對王華山道：「華山，去吩咐阿安好好地招呼周長官的弟兄。」

王華山回道：「泰哥，我在進來之前，已吩咐阿安加意地招呼周長官的弟兄。」

「嗯，」王泰點點頭，接轉對周長官道：「周長官，今次能夠捉到兇手，眞是辛苦你與手下的弟兄了，一點意思，望你笑納。」

說完，伸手從衣袋中拿出一張大洋票子，送給周排長。

周排長口裏說着：「王翁太客氣了。」手却伸前去接過那張大洋票子，展開來看了一眼，頓時眉開眼笑地將之揣入衣袋內。

王泰跟着轉對蕭原道：「蕭老哥，我曾經說過，誰捉到那兇賊，都會得五十塊大洋的賞格，等一會，我叫華山到賬房拿五十塊大洋票子給你。」

蕭原笑笑，也不推辭。「多謝王翁。」

王泰喝口茶，對王華山道：「華山，我想去看一下那個兇賊，我心裏會舒坦一點。」

王華山點點頭，掃了蕭、周兩人一眼。「兩位也去瞧瞧那死囚的死樣麼？」

蕭原本想不去的，看到周排長欣然站起來，他只好也點點頭站起來。

× × ×

鄉公所距王家大屋不到十丈遠，很快便走到。

原來，王泰的大兒子王金生，就是泰和鄉的鄉長。

王家在泰和墟可說是財雄勢大。

那個溫貴和居然敢在老虎頭上拔鬚——殺死王泰的次子王富生，可說是自尋死路。

溫貴和被關押在鄉公所後面的一間小屋子內，門外有人守着。

溫貴和這一次是死定了。

王華山吩咐那個看守的漢子將門打開，那扇門原來是鐵造的。

門才打開，便有一股尿臭味薰了出來，蕭原倒不覺得怎樣，王泰與王華山，周排長都嫌惡地用手捂住口鼻。

王泰與周排長隨後，蕭原是在最後。

那間小屋子約一丈見方，墻角放了一個尿桶，別的什麼也沒有，光光的地上，躺着一個人，發出呻吟聲。

蕭原一眼就認出，那人正是殺人兇手溫貴和。

看到溫貴和躺在地上呻吟，雖然他死有餘辜，蕭原仍然心生不忍。

他是不忍溫貴和被捉住後，遭到王華山等人的毒打。

他認爲，溫貴和殺人雖然應該償命，但却不應該遭到私刑毒打

地上的溫貴和似乎知道有人來了，身體動了一下，却轉不過，

王泰發出「嘿嘿」的冷笑聲，臉上滿是仇恨的神色，伸出一隻手指輕擦下上唇，冷沉地道：「華山，要他站起來！我要看看他那個衰樣！」

王華山馬上走前去，踢了溫貴和一脚，喝道：「別裝死，站起來！」

溫貴和哼了一聲，身體搐動一下，便不動了。

「你他媽的，是不是要我揍你一頓，才肯站起來？」王華山口裏喝罵着，接連踢了溫貴和幾脚。

溫貴和被踢得在地上翻滾了一下，全身抽搐，發出痛苦的呻吟聲。

蕭原看不過眼，開口道：「王翁，他被揍得遍體鱗傷，根本起不了身，算了吧，你只不過想看看他，何必一定要他站起來。」

王泰不滿地看了蕭原一眼，却沒有說什麼，搖手示意王華山不用要溫貴和站起來，目光兇狠地瞧着仰天躺着的溫貴和。「貴和，你眞大膽啊，居然殺了富生！你知道麼，就算你有十條命，也抵償不了富生一條命，要不是已驚動了縣，我一定會要你墊屍底！」

溫貴和嘴唇噏動，發出瘖啞的聲音「我……沒……有……」

「貴和，到了這個時候，你還想抵賴？」王華山踢了溫貴和一脚。「富生若不是你殺的，你怕什麼？爲何要逃走了？」跟着又踢了一脚。

溫貴和痛苦得直呻吟。「你……」

「我什麼？我就是要你這個殺人兇徒，你奈我何麼？」王華山說着又狠狠地踢了溫貴和幾脚。「要不是周長官明天要押你到縣裏依法懲辦，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溫貴和被踢得全身一陣抽搐，變成一隻大蝦公一樣，張開口，却連呻吟聲也發不出來。

原來，他又暈死過去。

蕭原對於王華山的所爲，很不以爲然，但却沒有做聲。

畢竟，他是在人家的地方，他不便多說。

「周長官，明天煩勞你了。」王泰狠狠地盯了暈死過去的溫貴和一眼，轉對周排長道。

周排長連聲道：「王翁那裏話，這是兄弟份內之事，你放心吧，這死囚一定會得到應得的懲辦的。」

蕭原看到周排長那種諂媚的醜態，實在看不下去，轉身走出屋外。

「周長官，有你與手下弟兄押這死囚返縣城，我大大的放心。」王泰奉承一句。

王華山也插口說道：「泰哥，這死囚只有半條人命，就算插翅也飛不了！」

「周長官，這死囚行刑的那一天，我一定要親眼看着，到時，我會去拜候你。」王泰道。

「王翁太客氣了。」周排長齜牙笑道：「兄弟受寵若驚。」

蕭原在屋外聽着，感到一陣肉麻，後悔答應到泰和墟歇一晚。

× × ×

吃晚飯的時候，王泰擺了一桌筵席，招待蕭原與周排長，王華山作陪。

席間，王泰親手將一張五十塊大洋的票子交給蕭原，以酬謝蕭原捉到溫貴和。

蕭原本想不要的，想想，不要白不要，也就不客氣地收下來。

這一頓飯吃了很久，王泰與周排長互相巴結吹捧，蕭原冷眼旁觀，對兩人大爲鄙視。

他決定明天一早便離開泰和墟。

他不想再與王泰這種人打交道。

那頓飯足足吃了大半個時辰才散

席，蕭原被安置到一間客房住宿一宵。

洗過臉，換過一套乾淨衣服，蕭原本來想睡的，不知怎的，心裏一陣煩躁，令他不想躺到床上，在房內踱了一會，他決定到外面去走走。

走出王家大門，蕭原徒步往大街走去。

他記得那裏有一家飯店，時候還早，他想到那裏喝兩杯酒。

每當他想起溫貴和那被揍得幾乎不成人樣的臉面，他心裏便感到沉重，他有點後悔捉住溫貴和。

——溫貴和雖然該死，但却不該受到私刑毒打，而人是他捉住的，所以，他心裏不好過。

大街上的店鋪大多已關了門，仍有人行走，蕭原走到那家飯店前，還好，還未關門，於是便走了進去。

伙計見有客人光顧，忙不迭上前去招呼，抹乾淨一張桌子，請蕭原坐下來。

跟着，便問蕭原要吃點什麼。

蕭原要那伙計拿半斤米酒來，要了一個現成的鹵味，再炒兩個菜。

那伙計一迭聲答應，替他擺好杯筷，便去拿酒及鹵味。

趁酒菜未拿來的空隙，蕭原打量一眼店堂。

店堂內只有寥寥幾桌客人在吃飯喝酒，看樣子，都是本鄉人，大概只有他一個是外來客，蕭原也不在意，因爲他已習慣了。

伙計捧來鹵味與酒，蕭原便慢慢地喝起來。

一杯酒才喝完，那伙計又捧來兩碟熱氣騰騰的小菜，蕭原挾了一箸嚐嚐，味道不錯。

他雖然喝得很慢，還是將半斤酒喝完了，意猶未盡，又再要了半斤。

這時候，只走剩他與另一桌的一個客人，蕭原一時興起，招呼那個中年人過來與他一起喝。

那個中年人大概也覺得一個人喝酒乏味，也不客氣，拿了杯筷坐過去，與他對飲。

蕭原吩咐那個伙計將那中年人的賬，算在他的賬上。

那中年人已有幾份酒意，多謝蕭原一聲，便與他喝起來。

半斤酒很快便喝光了。

那人似乎意猶未盡，蕭原只好吩咐那個伙計再拿一斤酒來。

一斤酒又喝光了。

那中年人也喝醉了。

蕭原也有了六七分酒意，吩咐那個伙計算賬。

付過賬後，蕭原扶着那中年人走出飯店。

街上的店鋪已幾乎全關了門，一片黯黑，不見一個人影。

吸口氣，蕭原問那中年人：「老鄉，你住在那裏？」

中年人打了個酒呃，吐出一口氣，舌頭打結地道：「我……住在那邊。」

那人說了等於沒說，因爲，蕭原根本不知他住在那一邊。

「你到底住在那裏？」蕭原只好再問一次。

「那邊。」那中年人這一次伸手指一下右邊。

右邊是一大片房屋，蕭原想了一下，問道：「老鄉，你還能走回家麼？」

那人翻翻眼，無力地點點頭：「我沒有醉，怎麼……走不回家。」

「老鄉，那我不送你了。」蕭原放開手，那中年人一個跟蹌，幾乎跌倒，蕭原忙伸手扶他，他却站穩了。

「你……走吧。」那中年人朝蕭原搖搖手。

蕭原却不放心地看着那中年人，生恐他一走，便會跌倒。

那中年人又朝蕭原擺擺手，便移動脚步往前走。

才走了兩步，忽然搖晃了一下，蕭原忙搶前去要扶他，他又站穩了。

蕭原無聲地苦笑一下，那人又脚步跟蹌地往前走。

蕭原跟在那人的後面——王家大宅就在大街前面盡頭的拐彎處。

那人一直脚步輕浮地往前走，忽然間，他仰頭嘶叫起來：「天無眼，天無眼啊！」跟着嗚嗚地哭起來。

蕭原忙走上去：「老鄉，你怎麼了？」

那人忽然一把抓住蕭原的手臂，語無倫次地道：「好人要死，天有眼麼？混賬，嗚嗚……你說……天有眼麼？」

蕭原拍拍那人的肩頭，溫聲道：「老鄉，你醉了，我扶你回家。」

那人忽然雙眼一瞪，吐着口水大聲道：「我沒有醉，你不是好人……快放開我，你休想害我……」奮力掙脫開蕭原扶住他的手。

蕭原知道喝醉了的人，是不可以理喩的，退開一步，溫聲道：「老鄉，那你慢慢走吧。」

說完，他快步往前走。

才走了幾步，那人忽然又呼天搶地地叫起來：「天啊……沒有……殺人……却……要死……沒……有天……理……」

蕭原聽得心頭一動，急忙轉過身，看到那中年人已倒在地上，口裏兀自喃喃不休。

急急走到那人的身前，蹲下來，隱約聽到那人喃喃道：「慘……啊……和……這……死絕……」

蕭原心頭震動了一下，急忙用手拍拍那人的臉頰，急聲道：「老鄉，你說誰死絕了？是不是貴和？」

那人的咀唇噏動一下，沒有發出聲音，却忽然發出一陣鼻鼾聲。

原來，他已徹底醉倒了。

蕭原怔怔地瞧着那人，心中思疑不已。

——莫非他口中所說的那個「和」字，說的是溫貴和？

——難道溫貴和沒有殺人？

蕭原恨不得從那人的口中，「挖」出答案，看着那人直扯鼻鼾，無可奈何。

一個醉倒的人，是很難將之弄醒的。

看着那人，一時間，他不知如何是好。

因爲，若是扶他回去，却根本不知他住在那裏——那一間屋子才是，若不顧而去，又有點那個，令他感到爲難。

幸好，大約一刻鐘之後，來路那面忽然响起輕快的脚步聲，蕭原忙扭頭往回看，一個人正脚步急快地走前來，他馬上站起身來。

那人雖然看到一個人站起來，似乎吃了一驚，脚步一窒，放慢脚步往前走。

蕭原忙開口道：「老鄉，你可否幫個忙，有個老哥醉倒了。」

那人慢慢走近，忽然說道：「老哥，原來是你，嚇了我一跳。」

蕭原聽那人那麼說，睁眼看看，終於認出，那人原來是那家飯店的伙計——一直招呼他的那個伙計，怪不得會認出他。

「老鄉，原來是你。」蕭原大喜過望。「你認識他麼？」用手指一下醉倒在地上的那個中年人。

那個伙計看了地上那醉倒的中年人一眼。「怎會不認識，同是一條鄉的人啊，他叫長興，很少喝醉的，怎麼今晚却喝醉了？」

蕭原聽說那伙計認識醉倒的中年人，大喜，舒口氣，說道：「老鄉，我初來這裏，根本不知道他住在那裏，你可否幫個忙，扶他回去？」

那伙計一口答應：「當然可以，我家就在他家附近。」

「勞煩你了。」蕭原說着蹲下去，扶起那中年人。

那人經已爛醉如泥，蕭原用了很大的力氣，才將他扶起來，那個伙計忙上前接過那中年人。

「老哥，你走吧，我扶他回去。」那伙計說完便扶着那中年人往前走去。

蕭原吁口氣，忽然急走兩步，朝那伙計叫道：「唏，老鄉，我想問你一句說話！」

那伙計聞聲停下來，扭頭道：「老哥，有甚麼事？」

蕭原遲疑了一下，才道：「老鄉，你是本鄉人，應該知道王家二子被人殺死這回事吧？」

那伙計點點頭，狐疑地看着蕭原。

「那你可知道，那個被抓回來的殺人兇手溫貴和，眞的殺死了王泰的二子麼？」

那人並沒有馬上回答蕭原，反問道：「老哥，你是甚麼人？」

蕭原聽出他對自己的身份有所猜疑，忙道：「我是一個過路人，一時好奇，問一下你。」

那伙計深深地看了蕭原一眼：「老哥，我也不大清楚，關於那件事，我也是聽人說的。」

說完，便轉回頭，扶着那中年人繼續向前走。

蕭原怔在那裏，看着那人歪着身子慢慢往前走，眼中滿是疑惑之色。

——他看得出，那伙計並沒有說眞話，那些話只是敷衍他的，他不明白，那伙計爲何不肯說眞話。

這就顯得有點耐人尋味了。

人是他捉住的，若這其中有甚麼內情，那他會一生一世也不舒服的。

因爲，那等如是他殺了溫貴和。

一個無辜的人因爲自己的不察而枉死，那他何異兇手。

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他在心裏對自己說：不！一定要查清楚這件事，決不能糊裏糊塗的，斷送一條人命！

——但往那裏查，找那一個查問呢？

他剛邁開的脚，又停住了。

在這裏，可說人地陌生，不知道那一個是知道那件事情的箇中案情的，他眞不知找那一個才好。

本來，去問那個醉倒的中年人，說不定會知道箇中內情，但那人醉得那麼厲害，一時之間只怕很難弄醒他，而溫貴和明天早上便會被押回縣城，若不盡快將箇中內情弄個清楚明白，便來不及了。

忽然，他想到了一個人。

他相信那個人在眼前的情形下，一定會對他說眞話的。

事不宜遲，他決定馬上去找那個人。

× × ×

蕭原從側面的圍牆翻入鄉公所內。

蹲在地上傾聽了一下，裏面一片沉寂，打量一眼，一點燈火也沒有，蕭原暗中估計，鄉公所內就算有人留宿，大概都睡了，這對他的行動異常有利。

由於他日間曾到過鄉公所，因此，不致於盲目摸索，略爲分辨一下，便向後面摸去。

他潛入鄉公所，原來是去找溫貴和。

他要找溫貴和問個清楚明白。

這是最直接的辦法。

他一直摸到後面，正想竄到那間關着溫貴和的小屋子前，就在這刹那，他瞥到有一條人影自後牆中冒起來，祗一翻，跳落牆內。

蕭原心頭微跳了一下，暗暗將帶在身上的匣子槍抽出來，雙眼眨也不眨地注視着那條人影的動靜。

——在未弄清楚那條人影的意圖之前，他不得不小心在意。

那條人影跳落地上後，接着便竄向那間小屋子。

蕭原兩道目光隨着那條人影的移動而移動，他忽然覺到，小屋子前一個守衛也沒有了。

他估計守衛要不是偷懶去睡覺，便是有人認爲，溫貴和傷得那麼重，根本逃不了。所以，便不[illegible]人在夜晚守着。

那條人影竄到小屋子的側面，一會，自牆角閃出來，貼到門邊，接着身上取出一件事物，插入掛在門上的鎖孔內。

由於四下裏黑沉沉的，蕭原雖然睜大雙眼，仍然瞧不清楚那人的樣貌。

對於那人的意圖，蕭原仍然未能肯定。

但從眼前的情形看來，那人極有可能是來救走溫貴和的，要不，何用摸黑潛入鄉公所。

他認爲這個可能性很大。

因爲，那人若不是來救溫貴和，而是來殺他的話，那簡直是多此一舉，天一亮之後，溫貴和被押返縣城後，肯定會被處死，那不是多此一舉麼？

那人到底是甚麼人？爲甚麼要救溫貴和？

這兩個疑問立刻從蕭原的心中升起。

那人在鎖上弄了一會，便將鎖打開。

跟着，那人輕輕將門推開，閃了入去。

蕭原在那人閃入屋內後，立刻從藏匿的地方竄出來，疾竄到小屋子的前面，貼在門邊的牆上。

微吁一口氣，他將耳朵貼到牆上。

隨即，便聽到屋內的說話聲。

「你……是誰？」

蕭原聽出，那是溫貴和的聲音。

「我是來送你上路的。」語聲陰森低沉。

不用說，是那個閃入屋內的人說的。

「你……爲何……殺我？」

「我也爲你好。」是那條人影的聲音：「橫豎是死路一條，遲死不早死，那可以少受活罪，我是做好事，你應該感激我。」

「不！你……殺人……」下面的聲音忽然噎住了。

蕭原心頭虎跳一下，疾閃入屋內。

黑暗中，他看到一條人影壓在另一條人影的身上，雙手用力勒着一根繩子。

蕭原疾喝一聲：「住手！」猛撲過去。

那人在蕭原閃撲入屋內的剎那，便已警覺了，眼見蕭原猛撲過去，吃驚之下，急不迭往外歪閃開去。

蕭原在撲過去的剎那，早已猜到那人有此一着，握槍的手一伸，低喝一聲：「不要動！」

那人馬上僵住。

蕭原用槍指住那人，低喝道：「你是誰？」

那人悶不吭聲，一雙眼却灼灼有光。

「你爲甚麼要殺他？」蕭原逼視着那人。

距離雖然很近，由於屋內太黑，所以，蕭原仍然瞧不清楚那人的樣貌。

那人忽然扭頭向門外望去。

蕭原下意識地亦扭頭向屋外望去。

那人忽然一拳向蕭原握槍的手。

蕭原冷不防之下，被那人一拳擊在手臂上，被擊得手往裏一擺，那支槍幾乎脫手飛了出去。

那人跟着一頭撞向蕭原，企圖將他撞倒。

蕭原急忙一仰身，仍然被撞中，因爲卸去了大部份力道，才沒有被撞倒。

那人立刻跳起身，往外跑。

蕭原疾忙伸脚勾向那人的腿脚。

那人被勾得身子往前一仆，跌趴在地上，張口大叫：「救——」

「救」字才叫出一半，下面那個「命」字根本未出口，蕭原已一個前撲，用手上的槍狠狠地砸落在那人的頭上。

那人被砸得立時暈死過去。

急吁一口氣，蕭原疾竄到門邊，探頭往外[illegible]一眼，外面沒有甚麼動靜，一顆提起的心才放下來，忙又轉身竄到溫貴和的身前，一把將他拉起來，揹在背上，走出屋外。

溫貴和仍然暈厥未醒，百多斤的身體揹在蕭原的背上，自然有點吃力。

蕭原揹着溫貴和走出屋外，吁口氣，一時間不知該往那裏走才是。

猶豫了一下，他轉身往後牆那邊跑去。

他希望能夠在後牆那邊找到一道後門，從那裏走出去安全多了。

後牆那邊果然有一道後門，蕭原大喜過望，急忙將門閂撥開，拉開門，走出去。

在門外略爲打量一下方向，便急向墟外奔去。

× × ×

蕭原之所以將溫貴和救走，是因爲他覺得，那人摸黑潛入鄉公所欲殺溫貴和，其中定有內情，說不定，是殺人滅口，不讓溫貴和有辯白的機會，因此，他決定先將溫貴和救出去再說。

只要溫貴和未死，他是否殺了人

，待查個清楚明白之後，他若是眞的殺了王富生，到時一樣可以將他押到縣城，治以應得之罪；若他眞的沒有殺人，那就不致於枉死，他也不用負上一份內疚，要不，他一輩子也會良心不安的。

× × ×

就在蕭原將溫貴和救走不到一個時辰，在鄉公所內留宿，負責看守溫貴和的四個鄉團隊員，發覺溫貴和逃了。

至於那個被蕭原擊暈過去的傢伙，在那兩個鄉團隊員起身去囚屋打個轉之前，已醒轉過來，慌不迭爬起身，溜出屋外，攀牆翻出外面溜了。

不見了溫貴和，那兩個鄉團隊員驚得馬上大叫起來。

另外兩個隊員被驚醒，知道被溫貴和逃了，都嚇得手足無措，馬上跑到王家，通知王泰。

王泰聽說被溫貴和逃了，暴跳如雷，馬上派人叫醒周排長與王華山，趕去鄉公所。

經過一番查看，確定溫貴和不是自己逃走，而是被人潛入來救走的，王泰破口臭罵那四個鄉團隊員，那四個鄉團隊員被罵得垂下頭，不敢吭一聲。

王華山却顯得很冷靜，提議馬上派人去追捕溫貴和與救走他的人。

本來，周排長是不願意在深更半夜帶人去追捕逃走了的溫貴和的，王泰是個精明的人，偷偷塞了一張大洋票子在周排長的手中，他便馬上自告奮勇，帶人去追溫貴和。

這時候，王泰與王華山等人，仍未發覺蕭原已失了踪，直到周排長與王華山帶了人去追捕溫貴和，王泰忽然想起了蕭原，心裏想想放着一個現成的追捕手在家裏，却忘了請他去追捕溫貴和，眞糊塗。於是便急急走去客房找蕭原，這才發現蕭原根本不在客房內，但那個簡單的衣包仍在，他不由疑念頓起，但仍沒有思疑是蕭原救走了溫貴和。

因爲，溫貴和是被蕭原捉住的，因此，令到他不懷疑蕭原會「捉放曹」。

直到天亮後，仍然不見蕭原回來，他才開始懷疑救走溫貴和的人是蕭原。

太陽升起老高的時候，王華山與周排長帶着人返回王家，却是兩手空空的。

王泰看到他們空手回來，人急又氣，但却不好說甚麼，畢竟，拿槍吃餉的，惹惱不得。

他只好向王華山沒好氣地道：「華山，怎會捉不到溫貴和的？」

王華山雖然是王泰的堂弟，但由於一直要仰賴王泰的庇蔭，所以，對這位堂兄就像奴才對主子一樣，不敢有絲毫不豫之色。「泰哥，我與周長官帶着人一直追出十多二十里，找遍了附近一帶地方，都找不到那個死囚溫貴和，周長官與手下弟兄都又累又睏，才收隊回來的。」

王華山很乖巧地將「收隊回來」的責任，推到周排長的身上。

周排長似乎與王華山有默契，馬上張口打了個呵欠。

王泰當然不好對周排長使氣，只好說道：「溫貴和若是逃走了，富兒的仇豈不是無法報得了？」

王華山道：「泰哥，你放心吧，我一定會將溫貴和捉回來的！」

周排長也道：「王翁，你放心吧，姓溫的死囚逃不了的，他被揍得半死，逃不遠的，待午後我再帶弟兄去搜尋他的下落，務必將他捉回來。不過……」

王泰馬上明白他的意思：「周長官，若是能夠將姓溫的捉回來，我拿一百塊大洋慰勞各位弟兄。」

「王翁，你對我的弟兄這麼好，我與弟兄們一定竭盡全力，將姓溫的死囚捉回來，不然，怎對得起王翁對我們的好意。」周排長一聽又有進賬，頓時精神大振，一點睏倦之意也沒有。

「華山，你有見過那個蕭老哥麼？」王泰看着他的堂弟。

王華山搖搖頭：「自昨晚吃過晚飯後，便沒有見過他。」

「王翁，他走了麼？」周排長問。

「他不是走了，而是失了踪。」王泰道：「他昨晚一整晚都不在客房內。」

「王翁，你是懷疑姓蕭的將溫貴和救走了？」周排長雖然貪財，但却不是一個蠢人。

王泰點點頭：「溫貴和被人救走，姓蕭的無緣無故失了踪，這不令人覺得懷疑麼？」

王華山馬上接口道：「泰哥，你說得對，姓蕭的確是值得懷疑。」

周排長仍然不大相信：「溫貴和是姓蕭的捉住的，他又怎會救走溫貴和？」

王泰與王華山都答不上話。

好一會，王泰才道：「無論如何，姓蕭的至今不見人影，實在令人懷疑。」

王華山馬上點點頭：「溫貴和殺了富生，犯了殺人大罪，墟上的人都知道他是殺人兇手，沒有甚麼人膽敢救他逃走的，除了那個姓蕭的。」

「王老兄，在未弄清楚之前，不要那麼武斷，說不定，姓蕭的這時候正在找尋溫貴和的下落，別忘記，他是一個追捕手。」周排長這麼說，並不是偏幫蕭原，他只是覺得，有這個可能性。

「周長官既然這麼說，那我就等到晚上，若姓蕭的仍不回來，那就証明是他救走的！」王泰左手握拳輕擊一「[illegible]掌：「周長官，你奔走了大半夜

，也累了，快請回客房歇睡一下吧。」

周排長確實又睏又累了，點點頭，走回客房去歇息。

王華山却不敢去歇一下，陪着王泰。雖然他又睏又累。

王泰待周排長走出客廳外面，才咬着牙道：「捉不到溫貴和，誓不罷休！一定要他替富兒塡命！」說完，一拳擂在身邊的那張高几上。

王華山忙道：「泰哥，你放心吧，我一定會捉他回來抵命的！」

× × ×

蕭原與溫貴和這時候正匿藏在墟邊的一塊只有半人高的甘蔗地內，根本就沒有走出很遠，難怪王華山與周排長追出老遠，也找不到兩人。

這就是蕭原機警聰明的地方，他知道揹着一個傷重的人，不但走不快，也不可能逃得遠，而他更猜到，當王泰等人發覺溫貴和被救走後，必然會立刻派人去追捕，而追捕他們的人一定以爲他們拚命往遠處奔逃，而往前追下去，那麼，他與溫貴和若是躲在墟集的附近，反而會更安全，因爲，王泰等人一定料不到，他與溫貴和就躲在墟外不遠的甘蔗地內，事實証明，他所料不錯，王華山與周排長帶着那些人，根本就沒有在墟外附近搜尋，而是往前面追索下去。

有時候，在老虎的窩邊睡覺，反而是最安全的。

由於那些甘蔗很矮，就算是坐在地上，也會被人看到，因此，蕭原只好趴在地上。

溫貴和就躺在他的身邊

溫貴和早已醒轉過來，當他醒轉過來的刹那，還以爲自己已經死了，身在地獄之中。

及至聽到蕭原的聲音，他才知道自己仍活着。

那時候，天已放亮，當他睜大眼，看清楚眼前的人就是曾將他捉住的那個人——蕭原：

「你……怎……會是你？」他眼中滿是疑惑與恨意。

——因爲，他並沒有忘記，眼前這人，正是將他捉住的那個人。

「很奇怪，是麼？」蕭原友善地對他笑笑：「你看清楚，這裏是甚麼地方？」

溫貴和眨眨眼，轉着眼珠瞧看一下，發覺自己身在一片蔗地中，根本就不是躺在囚室的地上，眼中立時換上訝異之色：「我……怎會在這……裏的？」

蕭原低聲道：「是我將你救出來，揹到這裏的。」

一頓又道：「你還記得，昨晚有一個人潛入關押着你的小屋子內欲殺死你這回事麼？」

溫貴和眨眨眼，一會，才點點頭：「記得。」

跟着，又疑惑地道：「你爲甚麼要救我？」

蕭原溫聲道：「因爲我發覺那人想殺你，我及時出手救了你，因爲我覺得這其中可能有內情，便將你救出來，想弄個清楚明白。」

頓一下，看到溫貴和的眼中疑色未減，便又說道：「你是被我捉到的，我不想被我捉到的人可能會枉死，所以便救你出來，若弄清楚你是無辜的，我會放你走，否則，便將你交給周排長押回縣城治罪。」

溫貴和眼中的疑惑之色頓時消失了。「我本來很恨你，如今却很感激你。」

「你不用感激我，」蕭原搖搖手道：「我剛才已經說過，我所以救你，是不想糊裏糊塗地讓你被判死，以致一世也良心不安。」

「你是一個好人。」溫貴和眞誠地道。

蕭原默然注視着溫貴和，好一會，才道：「你有沒有殺死王富生？」

溫貴和也看着蕭原，好一會，才道：「我說沒有，你會相信麼？」

「若你解釋得合情合理，我會相信。」蕭原正色道：「首先我問你，你爲何要逃走？」

「因爲有人告訴我，王泰與那些丘八的長官已認定我是兇手，捉到我後，馬上將我打死，然後墊王泰那個寶貝兒子的屍體，我聽聞後，知道若是被他們捉住，根本就沒有分辯的機會，我不想死得那麼寃枉，還要揹上一個殺人的罪名，所以，便逃走。」溫貴和的精神忽然好起來，大概是因爲數了蕭原帶在身上的金創藥的關係吧。

原來，蕭原在將溫貴和揹到蔗地內躲匿起來後，便拿出隨身帶備的金創藥，替他數搽在傷痕的地方。

那種金創藥可不是普通的跌打藥散，乃是蕭原自製的，而他又是學自教他武術的那個師傅的，據他那個師傅所說，這種獨門秘製的金創，對於跌打及刀槍損傷，具有靈效，傳到蕭原那一代，已是第十一代，規定師傳徒，不得傳與外人。

所以，蕭原總是隨身帶着這種獨門秘製的金創藥。

「既然人不是你殺的，那你怎會從王富生伏屍的那條巷子內走出來？」蕭原緊接着問。

溫貴和的臉色變了一下，半晌，才說道：「不怕對你說，我確是想殺死王富生那個畜牲！」說到這裏，他忽然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蕭原看在眼內，知道自己果然沒有猜錯，此中確有內情，他看着溫貴和，等他說下去。

溫貴和深吸了幾口氣，努力讓自己的情緒平復下來。「你知道麼？王富生那畜牲仗着父兄的財勢，在墟上是出了名的無賴，我有一個妹子，不知怎的，被他看上了，就在四個月之前，他將我妹子誘到墟外一個魚塘邊的草寮內，企圖姦汚我妹子，我妹子拚

死不從，情急之下，跳落塘中，我妹子不懂水性，那畜牲惱我妹子不順從他，居然見死不救，我妹子結果活活被淹死！」

說到這裏，他忍不住一拳搥落地上，却痛得他齜牙咧嘴的。

原來，他忘了手肘被踢傷，震動了傷處，痛徹心脾。

長長地吸了口氣，他咬着牙道：「老兄，你說，我想不想殺他？」

蕭原同情地道：「原來你妹子是被王富生逼姦不遂致死的，那個畜牲簡直不是人！」

舒口氣，溫貴和又說道：「那一晚，我確是想去殺死那畜牲，替我妹子報仇，我知道他那一晚在那條巷子內的一間屋子內賭錢，於是，我便在半夜後，摸到那條巷內，等他出來，然後伺機下手殺死他，那時候大概是三更左右，那畜牲不但好色，也嗜賭，每一次都賭得天昏地暗的，但又怕他老子知道，不管輸贏，非在天亮前偷偷摸回家，因此，我便在家中睡了一覺，才到那條巷子內匿着，等他出來。」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喘口氣，才繼續說下去：「那知道我摸入那條巷內，却發現一間屋子的牆角下，歪躺着一個人，却不知是誰，好奇之下，走前去看個清楚，由於那人的頭是向內歪側的，所以，我便伸手去扳他的肩頭，好看清楚他是誰，那時候，我還以爲那人喝醉了酒，手才觸到那人的肩頭，便感到不對——手上粘膩膩的，而那人的身子一動，本來靠在牆角上的腦袋忽然像折斷了那樣，直垂下去，露出大半截斷了的頸脖來，我活了那麼大，從未見過如此詭怪的事情，嚇得差一點沒有大聲驚叫起來，雙脚一軟，坐在地上，好一會，才鎭定下來，這才發覺到，手上沾滿了血，瞧清楚，那人的身上滿是鮮血，那顆腦袋只有一層皮肉連着，才沒有斷掉，我壯着膽子探頭到左邊，瞧清楚那人是誰，却原來是那畜牲王富生，當時我心裏一陣暢快，我雖然不能親手殺死那畜牲，但那畜牲得到那樣的下場，總算替我妹子出了一[illegible]，在心裏連聲說道：『該死！終於得到報應，妹子的仇也算報了！』本來我想大聲呼叫的，但轉念一想，我手上滿是血，又在那畜牲的身邊，若是被人問起來，我怎樣解說？只怕用盡黃河的水洗也洗不清，何況，誰也知道我在妹子死後，曾找他打了一架，任是誰，也會以爲是我不忿妹子之死，將他殺死的，所以，我便打消原意，偷偷地溜回家中，心裏却一直不安寧，似乎那畜牲是我殺死的，我也但愿那畜牲眞是我殺死的，將來我到了九泉之下，也有面目見我妹子！」

蕭原靜靜地聽他說完後，好一會也沒有吭聲。

溫貴和瞧了蕭原一眼，滿不在乎地道：「老兄，你是否不相信我所說的？」

蕭原眨眨眼：「溫老哥，我相信你所說是眞的！」

「老兄，眞的？」溫貴和的眼中，第一次閃射出興奮的光芒。

蕭原用力點點頭：「溫老哥，你有將那晚所看到的，告訴甚麼人麼？」

溫貴和馬上說道：「有，那一晚我怎麼樣也無法入睡，結果忍不住起床去拍門叫醒我堂叔公，將在巷子內看到的，一古腦兒告訴他」

「那你堂叔公怎不站出來，替你辯白？」

「我堂叔公是個怕事的人，活了七十多歲，從來沒有與人爭吵過一句，遇上甚麼事，不管是對是錯，他都啞忍，任由別人怎麼說，那晚我將看到的告訴他後，他慌不迭對我說，千萬不要對別的人亂說，就當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因此，我除了對堂叔公說過之外，沒有再對誰說過。」

「那晚你走出巷子時，可有遇上甚麼人？」

「沒有。」溫貴和想了一下，很肯定地搖搖頭：「我走出巷子前，曾聽到更鼓聲，除此之外，連鬼影也不見一個。」

「溫老兄，據王華山說，那一晚，打更的老頭看到你從那條巷子內慌慌張張地走出來，而你又與王富生有仇怨，那就怪不得王家的人認爲你是兇手了。」

「王家有財有勢，官府當然聽他的，所以，當我聽聞那些丘八來捉我，我便知道，縱使我怎麼辯說，他們也不會聽的，一定會將我當兇手定罪，我不想枉死，也不想揹上殺人的罪名，所以，我只好逃。」溫貴和悲憤地道。

「你摸到那些血時，可是凝結了？」

「不，粘糊糊的，還有點微熱。」

「這麼說來，你走入那條巷子時，王富生死了大約不到一刻鐘，否則，那些血應該凝結了，也不會還有微熱。」

「老兄，你爲何會相信我說的話？」溫貴和好奇地瞧着蕭原。

蕭原的一隻手指兀自在地上胡亂劃着，其實，他正在思想着溫貴和所說的話：「若你說假話，我一定會查出來的，你不會想不到，你不會笨到睜着眼說瞎話，因此，我相信你所說是眞的。」

「我雖然說的是眞話，但却無法替自己洗脫殺人罪，你雖然救了我，他們一定不肯放過我的。」溫貴和頹喪地嘆口氣。

「只要你眞的沒有殺死王富生，你遲早都會洗脫罪名的。」蕭原道。

溫貴和仍然很悲觀，蕭原安慰他：「溫老哥，我既然多管閑事，沾上了，我一定會替你查出殺死王富生的兇

手是誰，你放心吧，只要找到那個兇手，就能夠洗脫你的殺人罪名！」

「老兄，你眞的肯幫我找出眞兇？」溫貴和激動得眼中淚光閃閃，伸手抓住蕭原的一隻手。

蕭原用力點點頭。

溫貴和眼中流出淚來：「老兄，我一輩子都會記住你，你是我的大恩人！」

蕭原笑笑：「好了，你渾身是傷，雖然敷了藥，會好一點，還是不要多說話，躺着歇歇，養養神吧。」

另有內情　義助翻案

快近晌午的時候，忽然下起雨來。

幸好下的是毛毛雨，不然蕭原與溫貴和就狼狽了。

因爲，只有半人高的甘蔗，根本不可能遮擋雨水，若是下大雨，兩人就會變成落湯鷄，那可不好受。

雨絲落在身上臉上，倒也令到整晚未曾闔過眼的蕭原感到精神一振，但是肚子也感到餓起來。

——必須要去弄點吃的。

蕭原在心裏暗自想道，目光落在閉起雙眼，臉面憔悴瘀腫的溫貴和，忽然生出一股强烈的同情心。

——爲甚麼受苦難，被欺侮的，總是窮苦的人！

他不由在心裏感慨地喟嘆一聲。

不由自主地，他用力握緊拳頭。

他知道溫貴和一定很肚餓，因爲他昨天就算有飯吃，也必定會吃不下，但他又不能留下他一個人在這裏，萬一被人發現他在這裏，肯定逃不了。這個難題令到他大是爲難。

毛毛細雨一直下着，時間一久，兩人的身上頭上，都濕濕的，蕭原知溫貴和根本睡不着，忽然，他想起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忘了問他，於是，他低聲說道：「溫老哥，你睡了麼？」

溫貴和馬上睜開眼睛。「老兄，有事麼？」一臉緊張之色，雙眼急轉。

「沒有甚麼事。」蕭原明白他的話意，朝他笑笑，好讓他放心。「我剛才忘了問你一個問題，很重要的，所以才叫醒你。」

溫貴和瞧着蕭原，等他說話。

「溫老兄，你可知道昨晚想殺死你的那個人是誰麼？」

溫貴和搖搖頭：「當時屋內黑得幾乎看不到東西，我雖然極想看清楚那人的臉目，但却無法看清楚，因此，不知那人是誰。」

「會不會是王家派的人。」蕭原道：「他們明知你是寃枉的，爲免將你押到縣城後，節外生枝，被你開脫罪名，所以，便派人去殺你。」

頓了一下，又搖搖頭，推翻自己的推測：「這不大可能，王泰要替兒子報仇，他一定要抓到眞兇，那才算替他的兒子報仇，他若是知道你是寃枉的，決不會派人去暗殺你，反而會放了你，昨晚殺你的人，極有可能是殺死王富生的兇手，又或是他派去的，目的是要殺你滅口，令到你再也不能開口替自己辯白，那他就可以逍遙法外了。」

溫貴和連連點頭：「我也是那麼想，所以，我昨晚在那人欲下手殺我時，曾說他想殺人滅口。」

「溫老兄，整件事情的關鍵，就在能否找出那個兇手，只要找到那個兇手，就可以眞相大白。」蕭原握着拳頭，晃動一下。

「老兄，我與你如今都變成了逃犯，根本不能露面，那如何去查？只怕難查出兇手是誰。」溫貴和有點悲觀地嘆口氣。

「溫老兄，別洩氣。」蕭原安慰他：「不能明查，可以暗訪，誰做了壞事，總逃不過公道的，不然，那眞是天無眼了。」

忽然間，他心頭一動，興奮地說道：「溫老兄，我想他們必是還未知道是我救了你的，待我找個地方，將你安頓下來後，我便返回王家，佯稱去追捕你，那他們對我的懷疑就會打消，那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偵查，找出兇手。」

溫貴和聽他那麼說，起先也感到興奮，但跟着便擔心地道：「老兄，萬一他們已查出是你救走我的，那你回去豈不是自投羅網？我不能要你冒這個險的，若你被他們捉住，我會一輩子也不安的。」

蕭原充滿信心地說道：「溫老兄，你不用擔心，我包保他們不知道是我救走你的，就算那個想殺你的人被他們捉住，也不可能知道是我，因爲誰也瞧不清楚對方的面目，何況，那人根本不認識我。」

溫貴和聽他那麼說，才不再反對：「老兄，你千萬要小心啊。」

蕭原點點頭：「待我去弄些吃的回來，然後才想辦法安置你。」

溫貴和道：「你去吧，小心點，他們一定還在找尋咱們。」

蕭原却面露猶豫之色：「但我却不放心你。」

「你放心去吧，我躺在這裏不動，相信不會被人發現的。」溫貴和反而催促蕭原快去。

蕭原想了一下，抽出插在身上的匣子槍：「你拿着，萬一被發現了，也可以抵擋一陣。」

溫貴和却擺手不要。「我根本不會放槍，拿着也沒有用，你拿着吧，說不定會遇上他們，沒有槍，你會很危險的。」

蕭原聽他那麼說，也不勉强他，叮囑他小心留意附近的動靜，便手脚並用，往蔗地外面爬去。

由於已近晌午，天上又下着毛毛雨，附近的田地上，一個人也沒有，大概都回家去吃午飯了，這倒方便蕭

原的行動，但他仍然很小心。

×　×　×

蕭原在大路上找到一家賣茶水糕點的棚子，喝了一大碗茶，吃了兩塊糕點，然後再買了一大包，急急趕回那塊蔗地。

一路之上，他都很小心，以防有人跟踪他，但當他溜回那塊蔗地，却不見了溫貴和。

他不禁又驚又急。

他不知道溫貴和是乘他去弄食之後，偷偷溜了，還是被王家派出來搜尋他的人發現，捉回去了，要是前者，那表示他所說的一切，都是假的，他被他騙了，若是後者，那就痲煩了，只怕他再也沒有機會再救他，那他必死無疑。

他雖然又驚又急，心中念頭亂轉，却很冷靜地察看附近的情形，附近並沒有被踐踏過的痕跡，這表示並沒有人來過，換言之，溫貴和並不是被王家派去的人捉回去，那只有一個可能？溫貴和騙了他，偷偷地溜了。

他不由怒火中燒。

相信每一個被人欺騙了的人，都會感到憤怒的。

他不由揑緊了拳頭，暗中發誓，無論如何，也要將他捉住，交回周排長押回縣城，治以應得之罪。

他正想離開那塊蔗地的時候，忽然間，有一塊泥頭擲落他脚前的地上，他忙抬眼往泥塊擲來的方向望去。

他馬上看到，上面的一塊蔗地內，有一顆腦袋探出來，朝他直招手。

他一眼便認出，那人是溫貴和！

他心中的怒火頓時消散得一乾二淨，並且生出一股自責之意。

原來溫貴和並沒有溜走，只不過躲到另一塊蔗地內。他倒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他急忙爬入上面那塊蔗地內，溫貴和一眼看到他手上拿着的那包食物，忍不住「骨」地吞了口口水。「老兄，弄到吃的了？」

蕭原知道溫貴和一定餓極了，手一伸，將那包糕點遞給他：「快吃吧。」

溫貴和也不客氣，一把接過，打開紙包，手在衣上擦擦，拿起一塊糕點，一口便咬掉大半塊。

當他看到蕭原定睛看着他，不由尷尬地笑笑，含糊地道：「我的吃相就像餓鬼一樣，是麼？」

蕭原不由莞爾一笑：「我有一次餓極了，那份吃相簡直就像餓了十世那樣，看到的人都忍不住笑起來。」

溫貴和聽着，不由也笑起來。

待溫貴和吃飽後，蕭原將吃剩的糕包好，才說道：「我還以爲你溜了。」

溫貴和吃飽之後，精神好了很多：「老兄，轉換是我，也會那麼想的。」

頓一下，又道：「你走後不久，我發覺有一個鄉人直往這邊走來，爲了小心起見，我忙悄悄地爬到這塊蔗地內。」說到這裏，吁口氣，才說下去：「幸好我急急爬到這塊蔗地內，不然，一定會被那個鄉人發現。」

透口氣，又繼續說下去：「那個鄉人一直走到蔗地內，距我們原先躲着的蔗壠不過兩壠地，那些蔗那麼矮，若我仍在那裏，一定被他看到，那鄉人原來到那裏拿回一把鋤頭，我在這裏看着，禁不住揑把汗。」

蕭原聽他說完，也禁不住揑了把汗：「溫老哥，幸虧你見機行事，不然，被那個鄉人發現，他一定會將你捉回去的，我們還是離開這裏，找一個隱蔽點的地方躲起來，萬一午後有人到這裏來除草，我們便躲不了。」

溫貴和也覺得這裏不大安全：「我們馬上離開這裏吧，趁這時候還未有人下田工作。」

蕭原稍稍探起頭，往四周張望，希望可以找到一處可供躲藏的地方。

張望了一會，他發現蔗地上面的一塊地上，有一塊巨大的石頭，巨石附近的地上，長着半人高，密密的荆草，若是鑽入那些荆草中，倒不虞被人發覺。

他估計，下雨天，那些看牛的村童大都不會趕牛到坡地上吃草，那就不會被人發現他們躲藏在荆草叢中，那應該是頗爲安全的。

蕭原將他的意思告知溫貴和，他立刻同意。

於是，蕭原便與溫貴和爬出蔗地，扶着他奔上坡地。

驀地，兩人聽到後面傳來一陣叫喝聲，兩人心頭震動，急忙扭頭往回望，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寒氣。

只見一羣人已從墟上奔跑出來，有穿灰黃軍衣的，也有穿普通衣衫的，每一個人的手上都有槍，朝他們這邊直奔過來。

兩人隱約聽到：「他們就在那邊，快追上去！」

「不要讓他們跑了……捉住他們！」

喝叫聲越來越清楚，跟着有槍聲響起。

這種情形，不用猜，也看得出，那羣人是來捉他們的。

蕭原扶着溫貴和，拚力往坡地上奔去。

「是他，是那個姓蕭的，是他救走了姓溫的死囚！」

蕭原與溫貴和都聽得很清楚，這表示後面那些人已越追越近了。

溫貴和忽然脚下一絆，往前猛撲下去。

蕭原也被帶得往前跌下去。

槍聲越來越密，槍彈「嘯嘯」地從兩人的頭上掠過，溫貴和嚇得連臉也白了，幾乎沒有力氣爬起來。

蕭原扭頭往後瞧一眼，後面那些人已追到蔗地前，他忙反手朝那些人

掃射了半梭子彈。

那些人嚇得慌不迭撲倒下去。

蕭原馬上拉起溫貴和，扶着他往那塊大石奔去。

後面的槍聲忽然像爆豆一樣响起來。蕭原也顧不了橫飛激射的槍彈，盡量躬低身子，幾乎是拖着溫貴和，奔向那塊大石。

一顆子彈「嘯」地從蕭原耳邊急掠過，蕭原急忙拉溫貴和往前撲去。

兩三下急掠聲就在那剎那，從兩人的背上嘯掠過。

蕭原若不是先那麼一剎那往前撲下去，那兩三顆槍彈肯定會射在兩人的身上。

那一撲，兩人撲倒在那塊巨石的旁邊，蕭原拉着溫貴和，急急爬到巨石後面。

溫貴和整個人癱軟地躺着，直喘氣。

蕭原料不到溫貴和膽子那麼小，更加相信他不是殺死王富生的兇手。

一個聽到槍聲也嚇得幾乎脚軟的人，不大可能有膽量去殺人，他雖然曾說過想殺死王富生。只怕到眞的動手時，他根本就沒有膽量下手！

「姓蕭的，枉你是一個追捕手，居然掉轉槍頭，救走那個殺人犯，你到底安的是甚麼心，你應該知道，救走殺人犯，那是一條重罪，你若是將姓溫的殺人犯交還給我們，我保証既往不究，就當沒有發生過那回事。」

蕭原聽出，高聲大叫的人，是那個周排長。

「姓蕭的，你不是鬼迷心竅吧？你若不當機立斷，你會自己斷送了自己，聽周長官的話，將姓溫的押出來交給我們吧！」

蕭原一聽便聽出，發出叫聲的，是王泰的堂弟王華山。

他從石側探頭往外瞄了一眼，那些人已竄爬到最上那塊蔗地的邊沿，距他們匿着的那塊巨石約三十丈左右。

蕭原扭頭對躺在地上的溫貴和道：「你還有氣力站起來麼？」

溫貴和深吸一口氣，點點頭：「老兄，你放心吧，我還有氣力走，我還不想死！」

「那就好了。」蕭原吁口氣。「那些人怎會知道我們躲在這裏的？」

溫貴和一臉迷惘。「我可是莫名其妙。」

蕭原想了一下，說道：「一定是有人發現了我們躲在蔗地內，覺得可疑，跑去告訴王泰，他們便帶人出來搜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我們，幸好我們及時轉移地方，要不，還不知道他們已發現了我們，若是被他們悄悄地將那片蔗地包圍起來，我們便成了網中之魚，逃不脫。」

蕭原猜得沒有錯，就在溫貴和悄悄轉移到上面的一塊蔗地時，被一個冒雨挑了一擔柴草，從右面一個山脚上走下來的少年無意中望到，他覺得可疑，回家後，便將看到的情形告訴他的母親，做母親的也覺得事有蹺蹊，轉告丈夫，做丈夫的聽完後，猛然省起，王家昨天捉回來的殺人犯溫貴和在昨晚逃掉了，說不定那個躲匿在蔗內的人就是溫貴和，他是個老實人，根本不知道王富生的被殺，其中另有內情，對於做壞事的人，他們一向深惡痛絕，由於聽信傳言，認定了溫貴和就是殺死王富生的兇手，一個殺人犯，當然不能讓他逍遙法外，於是，他便跑去王家，將他兒子看到的，一五一十地告知王泰。

王泰一聽，馬上便肯定鬼鬼祟祟地躲匿在蔗地內的人，是逃了的溫貴和，他大喜之下，賞了那個鄉人十塊大洋，那個鄉人想不到做了一件應該做的好事，又得到一筆意外的小財，歡天喜地的走回家。

王泰立刻吩咐下人去將周排長與王華山叫來，將那個鄉人對他說的，對兩人說出來。

王華山與周排長一聽了不用思想，便異口同聲地對王泰說，躲在蔗地內的人，必是溫貴和，王泰便要兩人立刻帶領人手，趕去蔗地捉拿溫貴和。

兩人立刻各自召集了手下，趕去蔗地。

× × ×

周排長與王華山仗着人多，藉着槍火的掩護，强衝上坡地。

蕭原一個人根本顧不了兩面，無法阻止周、王兩人的手下衝上來。

只要那些士兵與鄉團隊員兩面包抄上來，兩人便會陷於絕地中，就算插翅也飛不了。

蕭原看出形勢不利，對溫貴和道：「溫老兄，趁他們還未包抄上來之前，你快跑，我掩護你。」

溫貴和道：「你不用理會我，快跑吧，我不能要你爲了我，被他們捉住，那我還是人麼？」

溫貴和雖然膽小，却不是一個怕死的人，不然，他也不會爲了妹子的死，去找王富生拚命了。

蕭原朝衝上來的人開了幾槍，暫時阻遏一下他們的衝勢，發急地道：「你不用替我擔心，只要你跑掉，我不會被他們捉到的，若我與你一起跑，那肯定跑不了的，你明白我的意思麼？」

溫貴和定定地瞧着蕭原一會，才點點頭。

「那你快往上跑，翻過山頭後，便往回跑，躲回那塊蔗地內，我會引開他們，待擺脫了他們後，便會溜回來，與你會合，待天黑之後，我們便離開，你記住了麼？」蕭原那番話未說完，已向外開了三槍。

溫貴和用力點一下頭：「老兄，你要小心啊，我等你！」

蕭原用力握一下他的手：「快跑吧！」

溫貴和眼中淚光閃現，轉過身，手脚並用地往山頭上奔去。

由於那塊巨石的遮擋，下面的人沒有立刻發現溫貴和往上跑。

蕭原重新換上一匣子彈，機靈地往兩邊閃竄開槍，極力阻遏那些士兵與兵團隊員往上衝。

絲絲細雨下，槍聲「砰砰」，擊破了本是充滿詩意的雨天坡地，可謂大煞風景。

那些士兵與鄉團隊員被蕭原那一陣快而密的槍火壓得伏在地上，不敢貿然往上衝。

蕭原喘口氣，扭頭往上望，發覺溫貴和已快奔上山頭，這時候，周、王兩人他們的手下已發覺溫貴和向往上跑，大聲呼喝起來：「他媽的，姓溫的死囚要逃了，快開槍射他！」

剎時間，槍聲有如放鞭炮般响起來。

溫貴和毫不理會射上來的槍火，拚命往上奔。

由於距離太遠，山上又長了不少矮松，加上突起的山石的掩蔽，而那些士兵與鄉團隊員的槍法又不大準，所以，雖然「聲勢」嚇人，却沒有一顆槍彈射中溫貴和。

蕭原在那塊巨石後也左閃右竄，不停地開槍射擊，盡量壓抑那些士兵與鄉團隊員的槍火。

「衝啊，衝上去捉住他，別讓他跑了！」下面的王華山高聲大叫。

周排長也接口呼喝：「弟兄們，衝啊！」

那些士兵與鄉團隊員在兩人的呼喝下，紛紛從地上爬起來，邊開槍邊往上衝。

蕭原看在眼內，恨不得分身有術，那就可以阻遏那些人往上衝。

扭頭往上望一眼，溫貴和已奔上山頭，身形一閃，不見了。

蕭原舒口氣，來回閃竄，竭盡全力，阻止那些人衝上來。

他必須要爭取時間，好讓溫貴和奔得遠一點。

那些士兵在他的不斷射擊下，衝勢慢下來，但仍然往上衝。

蕭原估量一下，溫貴和大概已奔下山腰，往回繞，於是，他決定將下面的人引開。

換上一梭子彈，他閃到巨石的右邊，猛地向外掃射了半梭子彈，跟着便扭身往上竄奔。

往右邊上衝的士兵與鄉團隊員被那一串槍火掃射得慌不迭撲伏在地上，也不管射中與否，一個勁地往上開槍射擊。

而左邊的那些士兵與鄉團隊員已快衝到巨石平衡的地方，很快便發現蕭原往上竄奔，立刻發出一陣呼叫：「那人跑了，快追啊！」舉槍向快速地往上竄奔的蕭原開槍射擊。

右邊的士兵與鄉團隊員聽聞之下，馬上從地上竄起來往上衝。

在後面指揮的周排長與王華山聽說連蕭原也想溜，急得顧不了危險，一邊往上奔，一邊大聲喝叫：「衝上去，別讓他跑了，捉住他！」

蕭原拚盡全力往上奔，也不管從身邊或頭上橫飛的槍彈，而他也不是一個勁直綫往上衝的，是藉着山石與松樹的掩蔽左竄右躍地往上奔，因此，下面的士兵與鄉團隊員雖然連續不斷地向他開槍射擊，但都射不中他。

而奔跑中的蕭原，會不時往下發射一兩槍，又或是伏在一塊石後，開槍射擊蜂擁往上衝的士兵與鄉團隊員。

——他這麼做，是想盡量阻遏那些人追上去，好讓溫貴和多一點時間溜跑。

周排長與王華山急得直咬牙，恨不得一下子飛到山頭上，將蕭原堵截住，捉住他。

他們這一批人足有三四十人，若是連兩個人也捉不到，兩人實在無面目回去見王泰。

蕭原終於奔上山頭。

山頭上，他又利用居高臨下的優勢，拖延了一會才往山下跑落去。

待到周排長與王華山的手下衝上山頭，蕭原已快奔下山腰，周排長與王華山立刻呼喝手下追下去。

蕭原是故意讓他們看到他的，目的就是要引開他們。

周排長與王華山發夢也料不到蕭原引開他們，還以爲蕭原奔去與溫貴和會合，當然不會放過他，緊追下去。

蕭原不時回頭放一槍，目的就是要他們追着他。

× × ×

蕭原終於擺脫了周排長與周華山手下那些士兵與鄉團隊員的追逐。

他成功地將他們引向西南邊。

那麼，就算王、周人帶着手下返回泰和墟，也不會經過那一壠蔗地。

蕭原相信，若是沒有甚麼意外，溫貴和躲回那壠蔗地內，應該是最安全的。

他不相信周、王兩人聰明得猜到溫貴和會繞過山腰，溜回那壠蔗地，躲起來。

毛毛的細雨不知在甚麼時候已停歇了，蕭原坐在一片荊草叢中，直喘氣，身上滿是泥污。

他忽然無聲地失笑起來。

原來，他忽然想到，自己本是與官府合作的人，一直以來，都是去追捕逃犯悍匪，想不到這一次自己都變了逃犯，被士兵與鄉團隊員追捕，這實在有點滑稽荒謬，令到他忍不住失笑起來。

這一次，他可說惹上了一身痲煩。

本來，他大可以一走了之，返回南寧的，但他不忍心溫貴和含寃負屈

，那他遲早總會被王、周兩人捉到，無辜枉死，而他既然管上了這件「閒事」，怎能見死不救，他不是這種人，他一定要替溫貴和洗脫罪名。

他這個人有時會很「傻」的。

由於下過雨的關係，天色很快便黯下來。

蕭原也不管地上濕淥淥的一躺下來，休息了一會，便鑽出荊草叢，辨別一下方向，便急急往泰和墟那個方向奔去。

溜回那塊蔗地時，天已全黑下來。

由於天黑的關係，加上又不知溫貴和躲藏在那一塊蔗地內，蕭原只好逐塊蔗地去找。

在最邊的那塊蔗地內，蕭原找到溫貴和。

溫貴和乍然看到蕭原，激動得一把將他緊緊抱住：「老兄，終於看到你了，好高興啊！」

原來，他一直盼着蕭原回來找他，也曾懷疑蕭原是否會依言回來找他，更擔心蕭原會跑不掉，因此一直處於焦慮懷疑之中，如今乍見蕭原回來，怎不教他驚喜莫名。

蕭原在他的肩頭上拍了一下，說道：「我們走吧，希望能夠找到一戶人家，弄點吃的，然後我帶你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溫貴和高興地道：「老兄，我帶你到離這裏三四里外的一個果園中，那個看果園的老頭我認識，一向對我很好，他會幫我的。」

蕭原想想，覺得到那個果園去，總比亂找亂撞好，便點點頭：「那個老頭只有一個人麼？」

溫貴和點點頭。

「那我們走吧。」蕭原說着轉身走出蔗地。

不遠處，墟上燈火點點，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

溫貴和怔怔地看了好一會，才嘆口氣，當先往南面走去。

蕭原跟着他，心裏很同情他。

一個人含冤受屈，有家歸不得，那種心情可想而知。

默默地走了一會，溫貴和突然扭頭說：「老兄，我眞糊塗，居然忘了請教你的貴姓大名。」

蕭原走前兩步，與他併肩走着：「我姓蕭，名原。」

「蕭老兄。」溫貴和叫了一聲：「你爲了救我，連你也被連累了，我心裏實在難過。」

蕭原擺擺手，岔開話題。「那個看果園的老頭，是墟上的人麼？」

「是。」溫貴和點一下頭：「那個果園本來也是他的，唉，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場瘟疫，令到他家破人亡，連果園也不保，淪爲看果園的，最令人難過的是，那個果園本來是他的啊。」

「那個果園如今是誰的？」蕭原很同情那個看果園的老頭，更佩服他的勇氣及豁達，要是沒有那一份活下去的勇氣以及豁達，只怕任何人遭此打擊，也會活不下去。

「是距果園不到半里的那條村子一戶姓李的有錢人家了。」溫貴和嘆口氣。

「那老頭姓甚麼？」

「姓何，叫錦全。」

「他知道你被王家的認爲是兇手這回事麼？」

「我想，他應該不知道。」溫貴和不敢肯定：「他自從家人全死光後，便變得很孤僻，很少與人來往，也很少走出果園……眞可憐。」

「你是怎樣認識他的？」

「他未賣掉果園之前，每年都請人到他的果園摘果子及裝載上車，我每年都到他的果園去做短工，與他頗談得來，他的家人死後，我有去看望他。」

蕭原聽他那麼說，認爲到那裏不會有甚麼危險，也就不再說甚麼。

「蕭老兄，你準備帶我到那裏住下來？」溫貴和扭頭瞄他一眼。

「我有一個朋友住在二十多里外的米田鄉，你知道那個地方麼？」

「聽聞過，却未去過。」溫貴和道：「蕭老兄，我是一個逃犯，你那個朋友會收留我麼？」

頓一下，跟着又說道：「再說，我也不想連累你那個朋友。」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放心吧，我那個朋友不是那種膽小怕事的人，他一定會收留你的，說不定，他還會幫忙查清楚眞兇是誰。」

「蕭老兄，我與你非親非故，你這麼幫忙我，我眞不知怎樣感激你才是。」溫貴和激動得聲音有點顫抖。

「溫老哥，別這麼說。」蕭原忙道：「是我一時誤會把你捉住，你才會落在他們的手上，那我當然要替你洗脫罪名，若是你枉死，那等於我害死你，所以，我一定要幫你。」

「蕭老兄，要是世上的人都像你這麼好，咱們窮人就不會受那麼多苦了。」溫貴和感慨地道。

「溫老哥，無論如何，我都會替你洗脫罪名的，不然還有天理麼？」蕭原握起拳頭，晃動一下。

兩三里路很快便走到去，在溫貴和的帶領下，蕭原跟着他走到果園內。

那個果園頗大，從樹的形態，蕭原看出，園內的果樹不下五六種。

在果林中穿行了一會，眼前豁然開闊，黑暗中，有一點燈火閃亮着。

看清楚，原來是從一個打開的窗口內透射出來的。

那塊空地上有一間屋子。

一間很舊，却不是很小的屋子。

溫貴和張口欲叫，却被蕭原暗中扯扯他的衣袖，示意他不要聲張。

一條狗忽然從屋角後竄出來，衝着兩人狂吠。

一把蒼老的聲音從屋內傳出來：「阿旺，你叫甚麼，快進來。」

屋內的人叫那條狗進去，他却走了出來。

那條狗立刻走到他的身邊，挨着他，朝蕭原兩人悶吠。

溫貴和忙上前一步：「何伯，是我，阿和啊。」

站在門口那人馬上張口道：「啊，原來是阿和，這麼晚了，還來找我，有事麼？」邊說，邊伸手撫着那條狗的頭毛，那條狗立時安靜下來。

「何伯，我確是找你有點事。」溫貴和走前去。

蕭原跟在他後面。

「阿和，有甚麼事，快進來坐下再說。」站在門口的人閃開身子。

直到這時，由於屋內的燈光映射在那人的半邊臉上，蕭原才看到那人的樣貌。

那是一個老人，頭髮都白了，但腰板却很直，目光却有點朦朧，大概眼睛不怎麼好，拄着一根棍子，那大概是用來防身的。

那老頭這時也看到蕭原，溫貴和指指他，說道：「何伯，他是我的朋友，叫阿原。」

老頭朝蕭原點點頭。

蕭原開口招呼一聲：「何伯！」

待兩人走入屋內，那老人隨手將門關上。

「阿和，坐吧。」老人伸手指指兩張木櫈，招呼兩人坐下來。

待兩人坐下，老人睜着雙眼，瞧着溫貴和：「阿和，找我有甚麼事？」

溫貴和先看一眼蕭原，才說道：「何伯，我和阿原想在你這裏住一晚，行麼？」

老人眨了眼，爽快地道：「行，難得有人來，正好與我說話解悶。」

「何伯，我……兩個還未吃飯。」溫貴和不好意思地道。

「這還不容易，我馬上去煮飯。」老人說着站起來：「不過沒有菜，只有幾個鷄子，還有些我自己醃製的蘿蔔乾。」

「沒有菜不要緊，塡飽肚子便成。」溫貴和忙站起來：「何伯，你眼睛不好，待我來吧。」

何伯不再堅持：「阿和，我不和你客氣了，你到灶間去吧，柴米油鹽甚麼都在灶間內。」

溫貴和答應一聲，便回屋後的灶間走去。

剩下蕭原與何伯在堂屋內，默然相對。

溫貴和說得沒有錯，老人很孤僻，傴着背坐在櫈子上默默地拿出一包烟絲，捲了根烟，燃着了抽起來，另一隻手不停地撫着那隻大黃狗，就像蕭原不存在一樣。

蕭原起初有點尷尬，慢慢地，他也習慣了，微微瞇着眼，琢磨起溫貴和日間在蔗地內對他說的話。

大約半個鐘之後，溫貴和弄好了飯餸，自灶間拿出來。

蕭原嗅到那一陣陣的飯香，不禁精神一振，肚子也立刻咕咕地叫起來。

溫貴和將飯保放在桌子上，招呼蕭原：「蕭老兄，來吃吧。」

蕭原也不客氣，將櫈子拿到桌子前坐下來，溫貴和將一大碗熱騰騰的米飯遞到他的面前。

跟着他扭頭對何伯道：「何伯，要吃點麼？」

何伯將烟屁股扔在地上，踩熄，搖搖頭：「吃過了，現在還飽，你兩個吃吧，不用理會我。」

溫貴和與蕭原便大口吃起來，兩個人都餓極了，一口氣各自吃了三大碗飯。

何伯在兩人吃飯時，一直沒有吭聲，只是撫着那頭大黃狗。

那條大黃狗也用頭挨擦着他，不時用舌頭舔一下老人的手背。

蕭原看在眼內，對這個孤獨的老人大爲同情。

吃飽後，兩人的精神很好，溫貴和抹抹咀巴，對老人說道：「何伯，近來好麼？」

好一會，老人才吁口氣，緩慢地說道：「還不是這個樣子……死不去。」

「何伯，不要這樣。」溫貴和心中一陣難過。「今年的收成會好麼？」

老人又捲了一根烟，點着了，抽了一口，噴出一口烟，慢慢地說道：「看天時今年的收穫應該很好……阿和，你今年還來做短工麼？」

溫貴和猶疑一下，才說道：「爲了生活，我怎會不做。」

「你妹子嫁了人麼？」老人又抽了一口烟。

溫貴和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還沒有替他找到好人家。」

老人默默地抽了兩口烟，才夢囈般說道：「阿蘭……也該有……你妹子那麼大了……若不是……也該找個好人家嫁了……她長得挺好看的……時常嚷着要找買紅頭繩給她紮辮子……」

蕭原聽着，心裏一陣難過。

溫貴和的眼中淚光閃閃。「何伯，你不要這樣……你不要再折磨自己，阿蘭她們若知道你這樣……在九泉之下也會很難過的。」

老人眼角肌肉搐動幾下，抖着咀唇吸了口烟，眼中淌下淚來。

溫貴和不敢再說什麼，悄聲對蕭原說道：「阿蘭是何伯的女兒，若不是死了，今年也有二十歲了。」

蕭原心裏沉沉的，像塞着什麼似的，他也不知說什麼才好，只好不吭聲。

好一會，溫貴和才道：「何伯，你有乾淨的衣服麼？我們的衣服都被泥水沾污了，想脫下來洗一下。」

老人默默地站起來，走入房中，拿了兩套乾淨衣服出來，遞給溫貴和。

溫貴和將一套衣服遞給蕭原，對老人說一聲：「何伯，我們到井邊洗個澡。」

老人點點頭，溫貴和便招呼蕭原走出屋外。

× × ×

蕭原這一晚睡得很酣，幸好這一晚並沒有什麼事發生。

他之所以這麼放心睡覺，是因為何伯那句話。

何伯曾問溫貴和，他的妹妹嫁了沒有，這就表示他並不知道他的妹子已死了，也就是說，並不知道他被當作殺人兇手被追捕這回事，那就不怕他會溜出去告密了。

而蕭原更看到，老人雖然活着，心却已死了，一個連希望也沒有了的人，是不會多管閒事的。

翌日早上，兩人起床後，將昨晚洗了，還未乾的衣服烘乾，換上，待老人回來後，便向他告辭。

原來，老人習慣了天才亮便起床，到果樹林中打個轉才回去弄早飯吃。

蕭原在老人未回來前，偷偷地放了一張二十塊大洋的票子在他的枕頭下面。

辭別過老人，兩人便離開果園子，往米田鄉走去。

一路之上，兩人都很小心留意，恐怕會遇上追捕他們的士兵與鄉團隊。

兩人也不敢走大路，盡揀荒僻的路徑走。

中午時，兩人終於走到米田鄉。

蕭原並沒有馬上走入鄉村內找他那個朋友，這是他小心的地方，他恐怕王家的人會從那個趕車的口中，查問出他是從那裏來的，要是王泰知道他在這附近有一個朋友，那極可能會請周排長帶人到這裏來，找他那個朋友，查問他是否收藏了他們。

他的顧慮沒有錯，這時候，周排長帶了半排士兵，正在蕭原那個朋友的家中查問及搜查。

蕭原那個朋友姓朱，名洪，亦是一個追捕手，與蕭原很投機，這一次，他是拗不過年逾八旬的祖父，才回鄉成親的。

原來，他祖父有十四個孫兒女，十三個已娶妻的娶妻，嫁人的嫁人，就只剩下他一個還是孤家寡人，做祖父的當然希望能夠看到孫兒成家立室，便對他父母說，若看不到他成親，便死不瞑目，那時候的人最怕擔上一個不孝的惡名，便好說歹說，逼他回鄉成親。

想不到，却無端惹上麻煩。

那時候，手中有槍的丘八最威風，平民百姓遇上他們，更是有理說不清，朱家的人雖然又氣又怒，却不敢阻攔那些士兵搜查，要不是朱洪抬出縣長大人的小舅子的大名，周排長還不會那麼快罷休。

知道朱洪是個在外面跑，並認識縣長大人的小舅子後，周排長馬上對朱洪客氣起來。

「朱老哥，兄弟剛才不知道你老哥與蘇爺是朋友，多有得罪，請不要見怪。」

朱洪不想生事，忍下那口氣。「周長官，你是在辦公事，所謂公事公辦，我怎敢怪你。」

跟着又道：「你已查清楚，我並沒有收藏那兩個人，事實上，那兩個人根本沒有來找過我，你該相信了吧。」

周排長連聲道：「相信，怎會不相信，兄弟這就馬上告辭。」

「周長官，喝杯茶再走吧。」朱洪說了句應酬話。

「打擾了老哥你這麼久，兄弟很過意不去，不打擾了，改日有空，請到縣裏找兄弟，兄弟請你老哥喝杯酒。」周排長是個兵油子，油滑得緊。

「一定，一定。」朱洪連聲道：「周長官好走。」

周排長帶着半排士兵，離開朱家，走出米田鄉。

當他們走出村口的時候，被躲在村口外面一個茅棚內的蕭原及溫貴和窺望到，兩人都不禁捏了把汗。

——兩人要是貿貿然走入村內，那肯定會遇上周排長他們，只怕逃不了，還會給朱洪惹上麻煩。

直看到周排長與手下走遠後，溫貴和才吐口長氣。「好險。」

蕭原並沒有吭聲。

——他在想，好不好去找朱洪。

溫貴和見蕭原不吭聲，不用問道：「蕭老哥，你在想什麼？」

蕭原道：「我在想，要不要去找我那個朋友——朱洪。」

溫貴和馬上接口道：「蕭原兄，我看還是不要去找你那個朋友了，免得連累他。」

蕭原沉吟了一下，搖搖頭。「還是去找他，在這裏，只有他能夠幫助我們，而我們又一定要有人幫忙才成，不然，很難查清楚眞兇是誰。」

「但……」

溫貴和一個「但」字才出口，便給蕭原打斷了，「你放心吧，我會悄悄進村內找他的，只要沒有人看到我去找他，那就不會令他惹上麻煩。」

溫貴和想一下，除此之外，確是想不出還有什麼人可以幫忙他們，只好不再反對。

「溫老兄，我們先離開這裏，待天黑後，才摸入村中找那個朋友。」蕭原扯一下溫貴和的衣袖，走出草棚外面。

「去那裏？」溫貴和問。

「去一個可以吃飽肚子的地方。」

蕭原邊走邊說：「你身上的傷好多了麼？」



蕭原和朱洪等商議捉拿眞兇的事。

「好多了。」溫貴和輕鬆地道。

原來，昨晚睡前，蕭原曾替他用金創葯敷搽在身上被打傷的地方。

兩人走了七八里，看到有一條村子，便走了進去，找到一家很小的飯鋪，走進去坐下。

兩人都慶幸這村子內有一家小飯鋪，因為兩人都餓了。

兩人要了一斤米酒，吩咐那個老闆有什麼菜，只管拿出來，那個老闆見有生意可做，大為高興，先拿了兩碟現成的鹵菜給兩人下酒，跟着到灶間親自宰了一隻鷄，弄了個一鷄兩菜式。

這一頓飯，是這兩天以來，兩人吃得最愜意的了。

結果，兩人喝了斤半酒。

吃完那頓飯，蕭原將錶拿出來，打開看一眼，已經是下午三點多四點了，這時候慢慢地走回米田鄉，正好天黑，於是，便結了賬，與溫貴和走出村外。

這一日的天色很好，沒有下雨。

走到村外的一棵大樹下，蕭原首先坐下來，示意溫貴和也坐下來歇一下。

坐在樹下歇了半個鐘頭左右，蕭原才扯扯溫貴和，站起來，慢慢地走向米田村。

兩人走到米田村的時候，大概是晚上八點多，這個時候，村裏的人應該都吃完晚飯了，有些甚至已上床睡覺。

那時候的鄉民，都習慣早起、早睡，可以省點燈油，最主要的是，要早起做工作。

蕭原與溫貴和躲在村前田邊的那個茅棚內，呆了半個時辰左右，估計村裏的人大概都睡了，蕭原才吩咐溫貴和呆在茅棚內等他回來。

——他獨自一人摸入村內找他那個朋友——朱洪。

村內的人果然大都睡了，蕭原很快便摸到朱洪的屋子後面，走到屋子側面的窗下，發現有燈光透出來，大概朱洪仍未睡。

這間屋子是朱洪的父親為了娶媳婦，特別建造給兒子與媳婦住的，蕭原來喝喜酒的時候，便已知道，所以，不怕會驚動朱洪的家人。

他伸手攀住窗沿，身體往上一弓，探頭往窗內張望，只見朱洪一個人坐在屋堂內，喝悶酒。

蕭原低聲叫道：「朱洪，朱洪。」

朱洪立時聽聞，扭頭一望，頓時霍地起來，驚喜地叫道：「蕭原，是你！」

跟着幾步搶到門前，打開大門，走出門外。

蕭原已跳下地，急急走到前面，朱洪伸手一把抓住他的手臂。「蕭原，看到你，眞高興，快進來再說。」

拉着蕭原走入屋內，隨即將門關上。

「蕭原，我知道你惹上麻煩，急死我了，如今看到你無事，才放下心來。」朱洪邊說邊將蕭原按坐下來。「你吃了飯麼?」

蕭原搖搖頭。

「我去叫醒我女人煮飯給你吃。」朱洪說着便往房間走去。

蕭原忙一把將他拉住。「別叫醒嫂子，我還有一個朋友在村外，你可否跟我到村外說話。」

「你怎不與那個朋友一起進來?」朱洪責怪道:「你那個朋友是否就是那些人所說的殺人兇手?」

蕭原點點頭。「我們今天正午時，便來到村外，幸好我沒有進來找你，不然，遇上那夥兵大哥，那就很難逃得了，也會令你惹上麻煩，因此，我與那個朋友在附近轉了個圈，等到這時候，才摸黑進來找你。」

「蕭原，我不相信你會救走一個殺人兇手，其中必有內情。」朱洪不愧是蕭原的朋友，對他的為人，了解得很清楚。

「你跟我到外面，我才將事情對你說清楚。」蕭原不想驚動他的妻子。

朱洪點點頭，與蕭原走出屋子，將門帶上，走向村外。

呆在草棚內的溫貴和正自等得不耐煩，又擔心蕭原會否遭遇意外，正自在草棚內坐站不安的時候，看到蕭原與一個人向草棚走來，那顆心才定下來。——眼前，他將一切的希望都放在蕭原的身上，他當然担心蕭原的安危。

蕭原替兩人介紹。

兩人互相握一下手。

朱洪心急地道:「蕭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蕭原便將他遇上溫貴和，將他捉住，再將他救走，以及溫貴和對他說的，一一對朱洪說出來。

朱洪聽完後，咬咬咀唇。「蕭原，聽你這麼說，果然其中別有內情，怪不得你會冒險救走他。

頓一下，又道:「只不過，這一來，你也成了一個逃犯，怪不得他們要捉拿你兩個了。」

蕭原正想說話，朱洪又道:「眼前的情形，你們若是被他們捉到，肯定沒有辯白的機會，因此，你們一定要先找一個地方躲起來。」

「朱洪，我來找你，正是想請你幫忙，找個地方，讓我與他暫時安身，然後再查出眞兇是誰。」

朱洪想也不想，便道:「你與溫老哥可以在我家暫住……」

蕭原打斷他的話:「朱洪，住在你家不大好，我怕會連累你。」

「蕭原，你這麼說，還來找我?」朱洪不悅地道:「你既然將我當作朋友，就不要那麼說。」

蕭原感動地握住朱洪的手。「朱洪，我知道你是個有義氣的人，所以，我才來找你幫忙，不過，我實在不想連累你及你的家人，我想你找一個安全可靠的地方，讓我們暫住。」

「蕭原，既然你那麼說，我明天便帶你到我的一個親戚那裏。」朱洪道。

「朱朋友，謝謝你的幫忙。」溫貴和激動地道。

「溫老哥，別這麼說。」朱洪道:「若連這點忙也幫不上，那還算什麼朋友。」

蕭原知道朱洪是一個爽快的人，所以，並沒有說多謝的話。

「蕭原，你與溫老哥先到我家睡一晚，明天一大早，我便帶你們到我那個親戚那裏。」

「貴親住在那裏?」

「我那個親戚住在離此約五里外的白水村。」朱洪道:「是我的表叔。」

「方便麼?」

「方便。」朱洪道:「他的兩個女兒早已嫁了，剩下兩老，以前我想過契他的，他們對我很好，我也有經常去看他，只要我說一聲，兩老一定答應。」

蕭原聽他那麼說，覺得是個理想的「藏」身之地，便不再說什麼。

「蕭原，溫老哥，走吧。」朱洪說着便往村子走去。

「朱朋友，打擾你，眞不好意思。」溫貴和始終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溫老哥，又說客氣話了。」朱洪扭頭道:「見面也是朋友，以後別再說那些客氣話了。」

蕭原接口道:「溫老哥，朱洪是個爽快又是義氣朋友的人，所以，我才會來找他。」

三人摸入村內，悄悄地進入朱洪的屋子內，為免引起村人的好奇，朱洪將油燈吹熄了。

朱洪待蕭原兩人坐下來，便要到房間內，叫醒妻子煮飯給兩人吃，却被蕭原阻止了。「朱洪，別麻煩嫂子了，再說，這麼晚了，還生火煮飯，若是被村人發覺，會覺得奇怪的，你也知道，我不是一個對食很挑剔的人，有什麼可以吃的，拿出來，只是塡飽肚子便成。」

朱洪聽他那麼說，才不再堅持，在屋內東翻西找的，結果，找出一些成親那天做下的糕餅之類的食物。

兩人但求塡飽肚子，拿起來便吃。

朱洪又到灶間去倒了兩碗水來給兩人喝。

待兩人吃飽後，朱洪才開口說道:「蕭原，若要查出眞兇，只怕很棘手。」

不等蕭原說話，又說下去:「要查出眞兇，必須到泰和鄉去偵查，但你與溫老哥被視為逃犯，根本不能在泰和鄉露臉，若是暗查，那不但要冒險，亦會費時失事，所以，你一定要找個人幫忙。」

蕭原一聽，馬上明白他的意思。

「朱洪，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但我不想你牽涉入這件事情之中，再艱難，我也會查個清楚明白。」

「蕭原，你這麼說，可是不將我看作朋友?」朱洪面紅脖子粗的，要不是屋內燈光全無，蕭原準會看到。

蕭原急忙道:「朱洪，我不是那個意思，你與嫂子成親不過三四日，只是新婚燕爾，我怎好意思要你為了我的事，冷落了嫂子?」

「蕭原，你也知道，我不是那種重色輕友的人。」朱洪發急地道:「你既然來找上我，我若不幫忙，還算是朋友麼?」

蕭原雖然看不到朱洪的臉色，但却聽出他是認眞的，知道再怎麼說，他也不會聽，只好道:「好吧，唉，我眞後悔來找你。」

朱洪高興地道:「蕭原，這才夠朋友。」伸手拍一下蕭原的肩頭。

三人說話聲音都很低，所以，並沒有吵醒朱洪的妻子。

「蕭原，你與溫老哥走了一天路，都累了，我帶你們到另一個房間去睡，待明天到了我表叔家，才商量一下如何着手偵查兇手的事情吧。」朱洪說着站起來。

蕭原與溫貴和也感到有點累，點點頭站起來，跟朱洪到房間去。

× × ×

翌日，天才濛濛亮，蕭原與溫貴和已醒過來。兩人正準備起床，朱洪已走進來，原來他比兩人起得還早。

蕭原馬上坐起來，疾聲道:「朱洪，不是發生了事情吧?」

朱洪咧咀一笑，「別緊張，一點事也沒有，我不過進來看一下，你兩個醒了沒有。」

蕭原邊下床穿上鞋子，邊道:「這就去你表叔那裏?」

朱洪却搖搖頭。

蕭原一怔，疑惑地道:「朱洪，你不是……」

朱洪一笑，「我們到縣城去。」

「去縣城幹嗎?」溫貴和亦已下了床，聽說改去縣城，立時緊張起來。

蕭原眼中疑惑之色更濃。

朱洪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輕鬆地在床沿坐下來。「蕭原，我昨晚躺下床後，忽然想起一個人，說不定可以幫我們一個忙，因此，我才改變主意……」

「那個人住在縣裏?」蕭原接口問。

「對。」

「朱洪，你忽然想到要去找他，那個人一定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

「可以這麼說。」

「那人是幹什麼的?」

「他什麼也不幹……」

「那豈不是個二流子?」溫貴和插口道。

朱洪搖搖頭，「溫老哥，你猜錯了，那個人之所以什麼也不幹，是因為他不愁生活，家裏有的是錢。」

頓一下，加重語氣道:「最重要的是，他是縣長大人的小舅子，還有，他很喜歡幫忙別人。」

蕭原聽他那麼說，頓時大感興趣，「朱洪，你認識他麼?」

「認識。」朱洪點點頭，「要不，我也不會要你們到縣城去找他。」

「這太好了。」蕭原興奮地道:「只要他在縣長大人跟前說一聲，我與溫老哥就可以公然返回泰和鄉，查出眞兇。」

「我正是這個意思。」朱洪笑道。

「你與他的交情怎樣?」蕭原擔心朱洪若是與那個人只是泛泛之交，那就未必肯幫忙了。

「我與他有過救命的交情。」朱洪道:「五年前，我曾救過他一命。」

「這太好了。」蕭原頓時喜形於色。

朱洪得意地道:「我昨天就曾拿他來鎭住那個周排長，要不，那傢伙不將我的房屋搜個天翻地覆才怪。」

跟着，他又說道:「要不是昨晚躺在床上時，想起那夥丘八聲勢洶洶地要搜查我家，我還想不起去找他，說起來，那個周排長說得上幫了我們一個忙。」

「那個縣長大人的小舅子姓甚名誰?」蕭原問。

「姓馬，名道宏。」

「溫老哥，事不遲疑，我們快去洗個臉，馬上趕去縣城。」蕭原說着便向房間外面走去。

「別急，吃了早飯才動身不遲。」朱洪笑着站起身來。「我已吩咐我女人弄早飯。」

「朱洪，煩勞嫂子，那怎好意思?」蕭原過意不去地說道。

「又說客氣話了?」朱洪一拳撞在蕭原的臂膀上。

溫貴和看到兩人的友情那麼好，既羨慕，又感慨。

× × ×

蕭原與朱洪，溫貴和在午後來到縣城。

三人是坐馬車來的。

三人在快到縣城前的一個鎭集上已吃過中午飯，肚子還飽，所以，三人便進去找縣長大人的小舅子——馬道宏。

這就要朱洪帶路了。

朱洪帶着兩人直奔城南面，來到一座雅緻的園林前，一逕走進去。

兩人只好跟着朱洪走進園子內。

一路上，景緻頗雅，處處假山亭橋流水，最雅緻的是那些盆栽，盤虬曲折，千姿百態，令到兩人大開眼界。

曲曲折折地走了好一會，來到一個臨着荷池的亭子前，只見幾個人正在亭子內聽鳥唱。

池內荷葉幾乎將池面遮蓋，若是

蓮花盛放的季節，一定荷香撲鼻了。

亭子的四邊的檐下，掛滿了雀籠，那些雀鳥正在婉轉鳴唱着，悅耳動聽。

亭內的四個人分別坐在石鼓形的櫈子上，正自聽得出神。

此情此景，三人也不敢貿然打擾亭內四人的雅興，悄然站在亭前不遠的一座假山旁邊的柳樹下。

聽了一會，三人聽得有點入神。

那些雀鳥的鳴唱聲，實在太動聽。

好一會，亭內才有人開口說道：「余兄，你的金絲雲爪果然唱得美妙動聽，兄弟的金嗓子自愧不如。」

說話的人年約二十五六，剪了個西洋裝，身穿一件米白綢緞長衫，皮膚白晰，眉目清秀，十足一個飽讀詩書的秀才。

朱洪悄聲，對蕭原兩人道：「那個說話的人，就是馬道宏。」

「果然一表人材。」蕭原忍不住讚嘆出聲。

就在這時，只見一個年約三十上下，個子高瘦，穿一件銀白長衫的人站起來，走到一個鳥籠前，愛惜地看着籠中那隻全身金黃羽毛，腳爪雪白，兀自引吭鳴唱的鳥兒，眉開眼笑地道：「馬兄，你終於認輸了！」

馬道宏笑說道：「輸即是輸，不過，我一定會找到一隻雀鳥，將你的金絲雲爪比下去的。」

「兄弟拭目以待。」那個高瘦的年輕人一臉得色。

「余兄，別不可一世的，我一定會找到一隻比金絲雲爪更好的，和你比下去。」

另一個身材中等，與馬道宏年紀相若的年輕人邊說邊站起來。

朱洪示意蕭原兩人站在那裏，跟着快步走向亭子。「馬兄，好雅興啊！」

馬道宏聞聲抬眼一看，馬上高興地歡聲道：「朱兄，是你！」急步迎出亭外。

兩人在亭外互相執着手，搖了搖。

「朱兄，近來好麼？」馬道宏上下打量一眼朱洪。「朱兄的氣色很好啊。」

「還不是和以前那樣，爲錢賣命。」朱洪說笑道。

「朱兄眞會說笑。」馬道宏笑說道：「地方上要不是有朱兄你這種人，只怕那些爲非作歹的人更猖狂。」

「馬兄，和朋友玩雀麼？」朱洪抬眼瞧一下掛在亭檐下的雀籠。

「像我們這種無所事事的人，若不找點消遣，悶也被悶死，朱兄，像我這種人，是不是個無用的人？」馬道宏自嘲地道。

「馬兄眞會說笑。」朱洪道：「你要是個沒用的人，我又怎會專程來找你？」

「朱兄原來不是專程來看望我這個朋友的麼？」馬道宏半眞半假地說道。

「馬兄，說眞的，我這一次來，有一半是來找你幫忙，另一半是來看望你的。」朱洪說道。

「朱兄，我不過和你說笑，別當眞。」馬道宏說着拍了朱洪的肩頭一下。「你有什麼事要我幫忙的，只管說出來，若我能夠幫忙的，絕不會說一個不字！」

「馬兄，眞高興有你這麼一個朋友！」朱洪執住馬道宏的手，搖了搖。

「來，到亭子裏坐下說話。」馬道宏拉着朱洪走向亭子。

朱洪忙道：「馬兄，我帶了兩個朋友來……」

「在那裏？」馬道宏扭頭說道：「朱兄，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他們就在那裏。」朱洪扭轉身指一下假石山那邊。

蕭原與溫貴和已聽到朱洪的說話，從柳樹下走出來。

「蕭原、溫老哥，快過來，這位就是馬道宏兄。」朱洪高聲對蕭、溫兩人說。

馬道宏打量着走前來的蕭、溫兩人，對朱洪道：「朱兄，那一位是蕭兄？」

朱洪伸手指一下蕭原。

馬道宏的眼中立刻發出光彩，迎上去，一把執住蕭原的雙手，熱情地道：「蕭兄，你的大名，兄弟時常聽朱兄提及，如雷貫耳，今日終於有幸識荊，眞高興。」

「馬兄，幸會，幸會。」蕭原高興地道。

「蕭原，兄弟說的可不是客套話。」馬道宏仰慕地瞧着蕭原。「朱兄對兄弟說了不少你的事情，兄弟我對你神交已久，想不到今日有幸見到你，實在令兄弟我驚喜莫名！」

「馬兄，你別聽朱兄亂吹，我不過是個很普通的人。」蕭原謙道。

馬道宏搖搖頭：「蕭兄太謙了，兄弟絕對相信朱兄說的話！」

接轉對朱洪道：「朱兄，謝謝你讓我能夠結識到兄弟心儀已久的蕭兄。」

蕭原恐怕溫貴和被冷落，忙說道：「馬兄，這位是溫老哥。」

馬道宏立刻熱情地對溫貴和道：「溫兄，幸會，幸會。」

溫貴和是個老粗，幾曾聽過如此文謅謅的客套話，他自然不會來那一套，只好笑着對馬道宏點點頭。

這時，馬道宏那三個朋友看到他有朋友來找他，都識趣地各自取下掛在亭檐下的雀籠，走出亭子，那個姓余的對馬道宏道：「馬兄，你有貴友到訪，不打擾你了，異日有空，再找你喝茶。」

馬道宏忙對姓余的三人道：「余兄，石兄，丁兄，眞不好意思，改日有空，一定請三位喝酒。」

姓余的三個朝馬道宏拱拱手，往

園子外走去。

馬道宏揖送三人。「余兄，丁兄，石兄，不送了，慢走啊。」

待姓余的與姓丁的，姓石的三人轉入一條曲徑內，馬道宏忙將朱洪三人讓入亭子內。

各自坐下後，馬道宏對朱洪道：「朱兄，三位吃了午飯麼？」

朱洪忙道：「在城外吃過了。」

「那兄弟不與你們客氣了，待晚上，兄弟才請你們到醉月樓喝酒。」馬道宏笑對三人道。

「馬兄太客氣了。」朱洪道：「該我請才是。」

「朱兄，你才客氣。」馬道宏笑說道：「兄弟說什麼今晚也要盡地主之誼。」

蕭原沒有說話，含笑看着馬、朱兩人。

他覺得朱洪沒有說錯，馬道宏確是一個好客，又熱心腸的人。

他對馬道宏的印象很好。

馬道宏不等朱洪說話，已岔開話題，免得他與自己再爭着做東道。「朱兄，你不是說，有事要兄弟幫忙的麼？說出來聽聽。」

朱洪瞧了蕭、溫兩人一眼。「馬兄，是這樣的……」將蕭原昨晚對他所說的，原原本本地，對馬道宏說了一遍。「馬兄，我想你在縣長大人面前說一句，暫時不要將蕭兄與溫老哥當作逃犯，准許他們返回泰和鄉查出眞兇，未知馬兄能否幫這個忙？」

馬道宏聽完朱洪的敘述後，憤然道：「人命關天，怎能如此草率辦事，那個周排長也太糊塗了，我姐夫也眞是的，派那種人去偵辦如此重大的案子，簡直——」下面的話，他覺得不該在外人面前評論他的姐夫，急忙咽住。

掃了朱洪三人一眼，接着說下去。「朱兄，放心吧，這個忙兄弟一定幫，能夠替蕭兄做點事，是兄弟我的榮幸。」

看來，他對朱洪仰慕得緊。

「馬兄，拜托了。」朱洪朝馬道宏拱手揖謝。

蕭原也對馬道宏抱拳一禮。「馬兄眞是古道熱腸，我與溫兄都很感激你的幫忙。」

「蕭兄，你爲了一個並不認識的人，冒險救走溫老哥，單是這份俠義之舉，便教人敬佩得五體投地，兄弟與你一比，就如螢火之對皓月，兄弟幫這個忙，簡直算不上是一回事。」

溫貴和在這種場合，由於不善詞令，只好閉着咀巴聽他們說。

「馬兄，很高興與你做朋友，」蕭原誠摯地握住馬道宏的手，搖了一下。

馬道宏高興地說道：「蕭兄，你才是值得一交的朋友，兄弟我與你一比，簡直是一錢不值。」

「馬兄，希望你盡快對縣長大人說出那件事，我想盡快找出眞兇。」

「蕭兄，你放心吧，今晚吃飯之前，兄弟一定給你一個確切的答覆。」馬道宏肯定地說道。

漸露端倪　匪徒逞兇

天色慢慢地黯黑下來，去了差不多一個時辰的馬道宏，興衝衝地趕回石亭。

原來，他在太陽剛開始往西天邊慢慢地落下去的時候，便已急急趕去縣府，求他姐夫允准蕭原等人不用理會周排長與王泰的指控，返回泰和墟，偵查兇手。

他想得很週到，怕朱洪三人在亭內枯等會很悶，所以，便特地吩咐家中的下人，弄些點心送到亭子內，招待他們。

苦候了差不多半個時辰的蕭原三人，看到馬道宏興衝衝地走入亭子，都高興得站起來，幾乎異口同聲地道：「馬兄，縣長大人可是答應你的所請？」

馬道宏用力點點頭：「我姐夫聽完我的述說後，連叫荒唐，只聽一面之詞，無證無據之下，居然便判定一個人是殺人犯，簡直草菅人命！直罵周排長糊塗，他已吩咐兄弟待會帶你們到保安大隊的劉副隊長那裏，了解清楚案情之後，明天與你們趕去泰和鄉，重新偵辦那件命案。」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然後說下去：「至於那個周排長，我姐夫要他馬上回縣裏，大概會狠狠地訓叱他一頓！」

馬道宏才說完，溫貴和合掌道：「縣長大人眞英明！我這一次得救了，馬爺，謝謝你的幫忙。」

蕭原聽了馬道宏那番話，大大地鬆了口氣，就憑那個縣長大人一句話，他與溫貴和便馬上改變了身份，不用怕再被追捕，對於馬道宏的幫忙，他大爲感激。「馬兄，謝謝你。」

馬道宏忙道：「蕭兄，一點小事，何謝之有，能夠認識你，實一大樂事，希望蕭兄日後還記得有兄弟這個朋友。」

蕭原一把執住馬道宏的手，激動地道：「馬兄，我這一輩子交定你這個朋友！」

「蕭兄，兄弟很高興。」馬道宏也緊緊地執住蕭原的手臂。

「蕭兄，我沒有說錯吧！」朱洪笑對蕭原道：「馬兄確是一個值得交結的好朋友！」

「朱兄太抬擧兄弟了。」馬道宏笑嚷道：「只要你們肯交兄弟這個朋友，兄弟已很高興。」

跟着，他又說道：「來，我們到醉月樓去，順道到隊部去，請劉隊副一起去喝酒，並將我姐夫的決定告訴他，再研究一下案情。」

朱洪馬上贊成：「馬兄，這最好不

過。」

「那這就去吧。」馬道宏招呼朱洪三人往外走。

× × ×

馬道宏是醉月樓的常客，也是闊客，所以，他們被招呼到一個雅座內坐下來。

劉隊副亦在座。

馬道宏在隊部時，已替雙方介紹過，原來劉隊副也曾聽聞過蕭原的大名，對於能認識蕭原，感到很高興。

馬道宏亦對劉隊副轉達了縣長大人的命令，並將縣長大人親筆書寫的手令交給他。

劉隊副看過手令後，當然遵命照辦。

五人坐下來後，馬道宏吩咐跑堂的伙計寫了一桌酒菜，跟着，便請蕭原將那件命案的內情，以及他「捉放」溫貴和的經過，說一遍給劉隊副聽。

劉隊副聽完蕭原的述說後，也認為溫貴和不會是殺死王富生的兇手，若溫貴和說的是眞話，那麼，兇手應該另有其人，不過，他認為溫貴和仍有嫌疑，除非查出兇手眞的另有其人。

他認為周排長太過武斷，單憑一面之詞，便斷定溫貴和是兇手，那簡直糊塗。

蕭原聽了劉隊副的說話後，對他的見解大為佩服，同時，也認為自己以前的判斷有點主觀，不能單聽溫貴和一面之詞及所看到的，便認為溫貴和是被誣陷的。

劉隊副決定明天便與蕭原及溫貴和趕去泰和鄉，展開偵查。

這一頓飯，由於大家都抱着識英雄重英雄的心情，所以，吃得很開心。

× × ×

受人錢財，自然與人消災。周排長這兩人帶着手下盡全力緝捕溫貴和和蕭原，但却一無所獲。

王泰對他大為不滿。

因為，他最少孝敬了周排長百多塊大洋。

另一個人也很着急，那就是王華山。

他比周排長要落力多了，帶着那些鄉團隊，四處搜索溫貴和的下落，昨天直搜到晚上，才收隊回去。

自然，他亦是一無所獲。

所以，當他們看到劉隊副帶着一班士兵，「押」着溫貴和與蕭原來到鄉公所，都驚喜不已。

「劉隊副，怎樣捉到這兩個逃犯的？」周排長又喜又急地道。

「劉長官，捉到這兩個逃犯，眞是太好了。」王華山也是喜不自勝。

王泰正想說話，劉隊副已肅然說道：「你們別太高興，他們並不是被我捉住，而是與我一起來這裏偵察那件命案的！」

王泰三人一聽，大為錯愕，周排長急急道：「劉隊副，姓溫的是個殺人犯，姓蕭的將他救走，兩個人都犯了大罪，你却……」

劉隊副睜眼道：「周標，你說溫貴和是殺人兇手，有確實的證據麼？」

周排長被問得窒了一窒，隨即說道：「有，看更的老頭看到他從死者伏屍的那條巷子內慌張地走出來，屬下帶人去捉他的時候，他又聞風先遁，這足夠證明他有罪。」

「周標，這些就是證據了？」劉隊副聲色俱厲。「你眞是太糊塗了，大概財迷心竅了！你應該知道，辦案首重證據，你却單聽一面之詞，便斷定溫貴和是殺人兇手，簡直是草菅人命！」

頓一下，又道：「他雖然從死者伏屍的那條巷子走出來，但有誰看到他殺了死者？」

周排長被訓叱得臉色陣青陣白，垂下頭，不敢吭聲。

「周標，你說，有誰看到溫貴和殺死死者，或是找到證據？」劉隊副逼視着周排長。

周排長只好硬着頭皮道：「沒……有。」

「那你憑甚麼判定溫貴和就是殺人兇手？」劉隊副得勢不饒人。

周標額上沁出汗來：「屬下……糊塗……請劉隊副……」

「周標你不是糊塗，是被錢迷了心竅！」劉隊副厲聲道：「你馬上回縣裏聽候處分，這件案子由我接辦，是縣長大人的意思！」

「是。」周標臉色灰白。

王泰在旁聽着，急得大聲說道：「劉長官，雖然沒有證據證實溫貴和殺死我兒子，但他為何要逃？他若不是心中有鬼，大可以辯白的啊！」

劉隊副冷冷地瞧了王泰一眼：「王翁，我並沒有說他沒有嫌疑，但在沒有確實的證據之前，不能妄自判斷一個人有罪！」

跟着，又說道：「我今次來偵辦此案，是接到縣長大人的手令的。目的是要查出眞正的殺人兇手，要是查出溫貴和是眞兇，我一定不會放過他，但也不容許有人誣陷他！」

蕭原在旁聽着，對於劉隊副的精明能幹，大為佩服。

王泰還想說話，却被王華山暗中扯了他一下，才閉上嘴巴，不再吭聲。

「王翁，要不要看看縣長大人的手令？」劉隊副冷冷道。

「不用了。」王泰的臉色很難看。「劉長官，希望你能夠盡快查出殺我兒子的兇手。」

「王翁，你放心吧，我一定會盡快查出殺人兇手！」劉隊副臉色更冷。「請問那一個是鄉長，我要請他安排一下我們的宿處。」

一直在旁沒有吭聲的王富添——王泰的長子這時才開口說：「劉長官，你放心，我馬上便替你們安排宿處。」

說時，拿眼瞥了父親一眼。

看樣子，他對王泰頗為畏懼。

一直冷眼旁觀的蕭原却看在眼內。

× × ×

結果，王富添安排劉隊副等人住在鄉公所內。

本來，他依照父親的意思，想將劉隊副安排在家中住宿的，却被劉隊副拒絕了。

對於劉隊副的這一次決定，蕭原大是激賞，對於由他接辦這件案子，更加放心。

他相信，一個精明能幹，持正不阿的人，一定會辦事公正的。

當他聽了劉隊副的一番話後，對他更加敬佩。

劉隊副待王泰等人走後，慨然說道：「蕭老兄，兄弟最看不慣那些有錢人那種恃財凌人的嘴臉，所以，兄弟從來不賣那些有錢人的賬，兄弟要讓他們知道，錢不是永遠可以通神的，有錢人更不可以為所欲為！」

頓一下，他又深有感觸地道：「小時候，由於家窮，受慣了有錢人的氣與白眼，也看到不少有錢人恃財欺壓窮人的事，才令到兄弟長大後，決不賣有錢人的賬，只有這樣，才能替窮人伸張正義！」

蕭原從劉隊副那番話，認為他是一個值得交朋友的人。

吃過午飯後，劉隊副與蕭原在鄉公所研究如何展開偵查行動。

蕭原說出他的意思：「劉隊副，眼前毫無線索的情形下，我們先去找那個看更的查問一下，看看他說的是否屬實，然後，去找幾個曾在那晚與王富生聚賭的傢伙盤問，說不定，從那幾個傢伙的身上，查出一些線索。」

「蕭老兄，你懷疑那幾個傢伙有可能是殺死王富生的兇手？」劉隊副瞧着蕭原。

蕭原點點頭：「不無可能。在未找到眞兇之前，我們必須對所有在那一晚曾與王富生接觸過的人，都加以懷疑，劉隊副，你有甚麼高見？」

劉隊副點頭道：「兄弟也是這個看法，還有，那條巷子內的人家，也不要忽略了，說不定，有人在那一晚無意中看到殺人的經過，或是看到那個兇手。」

蕭原連連點頭：「一定要派人去查問那條巷子內的每一戶人家。」

「還有，我們不能單聽溫貴和的一面之詞，便不懷疑他，兄弟會派人到他家中搜查一下。」

蕭原又點點頭，表示同意劉隊副的話。

「劉隊副，要查那幾個與王富生聚賭的人，必須要先知道那幾個人是誰，溫貴和大概會知道。」蕭原想了一下說道。

「嗯，若不是你提醒我，我倒想不起來。」劉隊副頷首道：「兄弟去叫他來。」

蕭原搶先站起來。「劉隊副，我去叫他。」

劉隊副本想說甚麼的，蕭原已快步走出房外，他只好將到口的話咽回去，看着蕭原走出房外的背影，搖搖頭。

很快，蕭原便偕同溫貴和走入房中。

待溫貴和坐下來，蕭原瞧了劉隊副一眼，示意他開口問他了。

劉隊副便對溫貴和道：「溫老哥，你可知道那一晚與王富生聚賭的人是誰？」

溫貴和立刻道：「那晚與王富生聚賭的，一共有五個人，他們是爛鞋秋、勾鼻九、跛腳欖、大樹、臭狗屎。」

頓一下，跟着又說道：「這五個人都是不務正業，遊手好閒的二流子。」

「王富生經常與他們在一起的麼？」劉隊副問。

「是他們整天跟着王富生。」溫貴和道：「要不，他們那來那麼多錢吃吃喝喝的。」

「你認為他們有沒有可能殺死王富生？」蕭原瞧着溫貴和。

「他們應該不會殺死王富生，劉隊副，一個人若是要依靠另一個人的施與才有飯吃，你說，那個人會不會殺死他的『米飯班主』？」溫貴和反問劉隊副。

劉隊副搖搖頭：「當然不會。」

但隨即又道：「若王富生的身上帶有大筆錢，那就有理由殺死他了。」

頓一下，跟着又道：「這叫謀財害命。」

「但也是殺鷄取卵！」蕭原接口道：「劉隊副，我不相信那五個二流子會為了一筆錢，而殺死王富生，他們不會蠢到為了取卵而殺鷄的，你說是不是？」

劉隊副想了一想，認為蕭原說得極有道理：「蕭老兄，你說得也有道理。」

跟着又說道：「待會，我們去找那五個二流子。」

蕭原點頭贊成。

× × ×

蕭原與劉榮——劉隊副在溫貴和的帶領下，在村內一間屋子內找到臭狗屎、勾鼻九與爛鞋秋三人。

那三個傢伙正在喝着酒，吃花生米。

三個人正在喝得興高采烈的，忽然看到蕭原與劉隊副帶着五個士兵走入屋子，頓時目定口呆地睜大眼看着蕭原等人。

大概平日幹的都不是正經事的關係，三個人心虛得說不出話來。

站在蕭原後面的溫貴和悄聲對蕭、劉兩人道：「對面那個就是臭狗屎，坐在左面的是勾鼻九，右面的是爛鞋秋。」

蕭、劉倆邊聽邊逐個打量一眼，

三人看到蕭、劉兩人一直不吭聲，只是瞧着他們，心裏更加不安，彷似屁股下面的櫈子上面有釘子一樣，幾乎坐不住。

「你們好興緻啊，大白天的，聚在一起喝酒。」劉隊副似笑非笑地瞧了爛鞋秋三人一眼。

三人互相覷了一眼，誰也不吭聲。

劉隊副冷笑一聲：「怎麼了，你們不是喝昏了頭，聽不到我的話吧？」

三人又互覷了一眼，臭狗屎在爛鞋秋、勾鼻九的覷視下，只好硬着頭皮開口說話：「長官，我……們一時……無聊……才喝點酒……」

「你們不是五個的麼？還有兩個呢？」劉隊副目光冷厲地掃了三人一眼。

「大樹與跛腳櫈到鄰村去了。」臭狗屎咽了口口水。

「你們好大膽啊！」劉隊副忽然聲色俱厲。

三人頓時臉色遽變，坐在右面的爛鞋秋的身子還抖了抖。

「長官，是甚麼事啊？」臭狗屎顫着聲道：「我們可沒有幹過甚麼……事啊！」

「分明作賊心虛！」劉隊副臉色一沉：「要不，何用急急否認。」

「長官……我們……眞的……沒有幹過……犯……法的事啊！」勾鼻九臉色蒼白，嘴唇直抖。

「你們殺了人，還說沒有幹過犯法的事？」劉隊副厲聲道。

「長官，我們沒有殺過人啊！」三人一聽，驚得「崩」地一聲，從櫈子上跳起來，異口同聲否認。

「大膽兇徒，還想抵賴！」劉隊副厲喝一聲：「有人親眼看到你們在那晚殺了王富生，你們還有甚麼話說？」

「長官，我們眞的沒有殺人，更沒有殺死王富生。」三人驚得面無人色：「他是我們的『米飯班主』，我們沒有理由殺死他，打爛自己的飯砵！」

「你們還要抵賴，看來，不給點苦頭你們嚐一下，你們不會招認的了！」劉隊副一掌拍在桌子上。

「長官，我們眞的沒有殺死王富生！」三個人腳一軟，跪了下去。「王富生走的時候，我們五個還在賭，根本不知道他在外面被人殺死，直到那個看更的大叫，我們才知道有人被殺死，走出屋外一看下，才知道王富生被殺死了。」三個人幾乎是異口同聲的說。

「你們聽着，要是另外那兩個傢伙說的與你們所說的不一樣，嘿嘿，我剝下你們的狗皮！」劉隊副惡狠狠地指着三人。

「王富生伏屍的地方，距你們賭錢的屋子不遠，你們難道一點聲音也聽不到？」蕭原直到這時才開口說話。

爛鞋秋喘了一口氣，搶着說道：「那時候我們已賭得天昏地暗，根本就聽不到屋外有沒有異聲響起……」

勾鼻九跟着說道：「王富生要走的時候，我們都叫他別走，他却怕他的阿爸知道，執意要走，他若不走，就不會被人殺死了。」

「我們聽到叫聲，跑出屋外，看到被殺死的人是王富生，都驚愕不已，想不到他會被人殺死。」臭狗屎也接口說道。

「你們在那間屋子裏聚賭，有別的人知道麼？」蕭原再問。

「除了我們五個之外，還有大口三、豬頭炳、光棍林三個人。」臭狗屎搶着說話。

「沒有了麼？」蕭原掃了三人一眼。

三人異口同聲道：「沒有了。」

蕭原不再說話，拿眼瞧着劉隊副。

劉隊副馬上道：「你們聽着，在未抓到殺人兇手之前，你們不能離開村子一步，不然，我便將你們關起來！」

三人連聲道：「長官的吩咐，我們怎敢不聽。」

劉隊副沒有再說甚麼，看了蕭原一眼，便轉身走出屋外。

蕭原與溫貴和跟着離開屋子。

× × ×

天快黑的時候，蕭原與劉隊副，還有溫貴和，終於等到跛腳櫈與大樹自村外走回來。

溫貴和老遠便認出兩人，馬上告訴蕭、劉兩人。

蕭、劉兩人緊緊地盯着走近村口的跛腳櫈與大樹，待兩人走到近前，便將兩人截住。

大樹與跛腳櫈看到劉隊副身穿軍衣，知道是當兵的，自然不敢發作，還陪上笑臉：「兩位長官，甚麼事啊？」

兩人以為蕭原也是當差吃餉的偵緝人員。

劉隊副兩道目光在兩人的身上溜了溜，好一會，令到兩人渾身不自在的，最後，將目光落在兩人的臉上。

「你們兩個就是跛腳櫈與大樹？」

兩人忙齊聲說道：「是，長官。」

劉隊副冷冷地盯視了兩人好一會，才盤問兩人。

結果，兩人所說的，與臭狗屎三人所說的沒有多大的出入，同樣矢口否認是他們殺死王富生的。

劉隊副看看問不出甚麼，便訓誡兩人在未抓到兇手之前，不得離開村子，兩人唯唯諾諾，劉隊副不再為難他們，放他們進村。

× × ×

吃過晚飯之後，蕭原替溫貴和身上的傷瘀處敷上金創藥，才到劉隊副的房中說話。

蕭原才走入房中，劉隊副劈頭便道：「蕭老兄，你認為臭狗屎五個人有沒有嫌疑？是否說謊？」

蕭原坐下來，想了想，才道：「我

認為他們的嫌疑不大，說的應該是實話，像他們那種人，只會幹偷鷄摸狗的勾當，殺人麼，還沒有那種膽量！」

劉隊副連連點頭：「我的看法與你一樣，他們要是說謊，每個人所說的，不會沒有出入。」

「明天早上，我們分頭去找豬頭炳三個人。」蕭原提議。「劉隊副，你認為好麼？」

「好。」劉隊副贊成。

「劉隊副，有一點我們似乎忽略了，王富生被殺死後，他身上的錢財是否遺失了，這一點很重要。」蕭原說道：「從而區別出，他是被劫殺的，還是被仇殺的。」

「嗯，你不說，我根本想不到這麼重要的問題。」劉隊副連連點頭：「我們這就去問一下王泰，以確定他是兇殺，還是劫殺。」

兩人來到王家，王泰還未睡，招呼他們到客廳內坐下來。「兩位這麼晚來找我，可是有甚麼頭緒？」

劉隊副搖搖頭：「王翁，我們來找你，是想證實令郎是被劫殺，還是被仇殺的。」

蕭原接口道：「王翁，令郎被殺後，身上的錢財可有失去？」

王泰搖搖頭：「他身上帶了多少錢，我不知道，但他身上沒有被搜掠過的痕跡，當時身上還有七八塊大洋，一張二十塊錢的大洋票子。」

「據王翁這麼說，令郎不是被劫殺的了。」劉隊副道。

王泰用力點一下頭：「我認為小兒是被仇殺的！」

頓一下，掃了蕭、劉兩人一眼，又說道：「劉長官，我認為，溫貴和的嫌疑最大，他曾經怒火沖天地找小兒的晦氣，並與小兒打了一架，臨走時聲言一定要小兒償他妹子一條命。他極有可能在那晚伏在那條巷子內，待小兒從屋內走出來，殺死他。」

「王翁，你可知道，溫貴和為何找令郎的晦氣？」劉隊副眼睛直瞧着王泰。

王泰目光閃爍了一下，才說道：「詳細的情況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小兒有一次在村外的魚塘邊，遇上溫貴和的妹子，小兒生性輕浮，調笑了她幾句，她罵了小兒幾句，扭頭便跑，那知道却失足跌下塘中，小兒本想救她，但却不識水性，急得只好跑回村叫人去救她，那知道，村內的人趕到去，將她救起時，她已咽了氣，溫貴和知道後，便一口咬定，是小兒害死她妹子的，要替他妹子報仇！」

歇口氣，跟着又嘆口氣。「唉，說起來，小兒也有不是，他不該調笑溫貴和的妹子，但翠花的死，根本與小兒無關，是她自己失足跌下魚塘的，姓溫的怎能要小兒償他妹子一命？」

王泰的語氣激動起來。

「王翁，你可是認為殺令郎的兇手是溫貴和？」蕭原看着王泰。

「本鄉之中，除了他，還會有誰要殺小兒？」王泰固執地道。

「所以，你便認定溫貴和是兇手？」蕭原的語氣變得尖銳起來。

「除非你們抓到另一個兇手，不然，我仍然認為姓溫的是殺死小兒的兇手！」王泰口氣很硬。

「你等着瞧吧！我們一定會捉到眞正的兇手的。」蕭原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來。

「兩位，我會等着瞧的！」王泰說着已站起來。

劉、蕭兩人知道他要送客——正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兩人馬上站起來，劉隊副說一聲：「王翁，打擾了，告辭。」也不要王泰相送，與蕭原大步走出客廳。

王泰看着兩人走出客廳的背影，暗暗咬牙。

他對兩人不賣他的賬，感到很惱火。

走出王家，劉隊副長長地透了一口氣，苦笑一聲：「蕭老兄，我眞不明白，王泰為何一口咬定溫貴和是殺死他兒子的兇手！」

「那大概是他對溫貴和有很大的成見，加上先入為主，所以，他固執地認為，溫貴和是兇手。」蕭原道：「又或許因為你不賣他的賬，所以，他便與你唱反調。」

「他以為有錢，別人就要聽他的，笑話，我偏不賣他的賬！」劉隊副冷笑一聲：「我要他知道，窮人不是好欺負、任人擺佈的！」

「劉隊副，看來，周排長得了他不少好處，才會那麼賣力替他追捕溫貴和與我，並一口咬定溫貴和是兇手！」蕭原道。

「周標越來越不像話了。」劉隊副痛恨地道：「他簡直丟盡了我們這些當兵的面子，現在我終於知道，為何百姓會如此鄙視我們這些穿軍衣的了。」

「劉隊副，不要自責。」蕭原拍拍劉榮的肩頭：「俗語有謂，樹大有枯枝，族大有敗家兒，就是我們那一行，同樣有見錢眼開的害羣之馬。」

「蕭老兄，謝謝你。」劉隊副用力一握蕭原的手，跟着捏起拳頭：「王泰，我一定會抓到眞兇，教你無話可說的！」

× × ×

蕭原在豬頭炳的家中，找到豬頭炳。

豬頭炳是個宰豬的，長得像個關西大漢一樣，身材高大，臉上長着繞腮鬍子。

像這麼樣的一個人，幹屠夫，眞是恰如其份。

他的外表如此「威猛」，別人一定以為他的膽量很大，要不是他在看到蕭原帶着一個士兵走入府時，臉色一陣發白，蕭原還不知道，他的外貌與膽量是不一樣的。

他的家人也顯得很驚慌。

蕭原直截了當地對豬頭炳道：「你就是豬頭炳？」

豬頭炳點點頭：「長官，你找我有甚麼事？」

「王泰的兒子被殺死那一晚，你在那裏？」蕭原直視着豬頭炳。

豬頭炳抖着嘴唇道：「長官，你不是……思疑我……殺死富生吧？」

「答我。」蕭原沉聲道。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家中。」豬頭炳道：「我老婆與孩子可以做證。」

「長官，孩子他爸爸那一晚確是一直在家中，我們說的都是實話啊。」

蕭原看了豬頭炳兩夫婦一眼，只見兩人一副誠惶誠恐的神色，不像是說謊的樣子，於是便放緩口氣，說道：「豬頭炳，你知道王泰的兒子那一晚與臭狗屎等人在那條巷子的一間屋內賭錢的事麼？」

「知道。」豬頭炳怯怯地道：「是爛鞋秋告訴我的，他想叫我去賭，我本來也想去的，後來被我老婆知道，她不准我去，我才沒有去。」

「長官，他這個人甚麼都好，就是好賭兩手不好，而且逢賭必輸，這些年來，少說點也輸給爛鞋秋那幾個不務正業之徒三四十塊大洋了，他還是要跟他們賭，眞拿他沒辦法。」豬頭炳的女人看到蕭原沒有惡意，膽量大起來，話也多了。

「豬頭炳，你與他們賭，都是輸的麼？」蕭原好奇地瞧着豬頭炳。

「大概是贏過一兩次，贏得很少，不超過三個大洋，但輸的時候，最多的一次，輸過八個大洋。」豬頭炳說時，仍然有點心痛。

「你輸多贏少，難道沒有想到，他們聯手『千』你麼？」蕭原含笑看着豬頭炳。

「甚麼叫千？」豬頭炳不解地問。

「就是他們串謀做手腳騙你。」蕭原解釋。

豬頭炳露出恍然明白的神色，沉聲道：「爛鞋秋他們雖然不務正業，但都是本鄉人，都是鄉親的，他們不會串謀騙我吧？我也看不出他們在賭錢時做手腳。」

蕭原聽豬頭炳那麼說，便知道他是一個老實人，不禁又好氣又好笑。「豬頭炳，凡是騙人的把戲，要是讓人看出破綻，那就不叫騙了，只怕你也不會饒過他們，你說，他們既然不務正業，那來的錢吃喝？除了偷鷄摸狗之外，那當然要靠騙了。」

「阿炳，這位長官說得有道理，爛鞋秋他們十九是在和你賭錢時做手腳騙你，不然，你為何幾乎逢賭必輸？」豬頭炳的老婆生氣地看着丈夫。

豬頭炳眨眨眼，忽然一拍大腿：「他媽的，越想越像，不然，為何我總是輸錢，等會，我去找他們問個清楚明白，他們若眞是騙我，決不放過他們。」捏起瓦缽大的拳頭，晃了一下。

蕭原忍着笑：「豬頭炳，他們不會認的。」頓一下，跟着又道：「他們要是認了，豈不是自討苦吃？」

豬頭炳正想說話，蕭原又道：「你曾經將王富生與爛鞋秋他們那一晚在那條巷子內賭錢的事，告訴過別人知道麼？」

豬頭炳搖搖頭，忽然又點點頭：「我省起了，曾告訴她。」伸手指一下他老婆。「她知道後，才不讓我去賭。」

「你有沒有告訴別人知道？」蕭原目光烱烱地瞧着豬頭炳的妻子。

那女人立時大搖其頭：「長官，那一晚我根本沒有到外面去，很早便上床睡了。」說到這裏，神色有點忸怩地瞥了丈夫一眼，垂下眼說下去了。「我根本就沒有告訴別的人。」

「眞的？」蕭原看到那女人忸怩的神色，馬上猜到他們夫婦那晚那麼早上床睡覺的原因，心裏不禁暗自發笑。

「長官，我與……她說的都是眞的，千眞萬確，絕無虛假。」豬頭炳眼巴巴地道。

「在王富生被殺之後，你們聽到甚麼話麼？」蕭原已完全相信兩人說的話。

「聽到的，都是說溫貴和為了替他妹子報仇，所以才殺死他。」豬頭炳的妻子搶着說。

「你們相信溫貴和是殺死王富生的兇手麼？」蕭原注視着兩人。

「不大相信。」豬頭炳這一次總算搶在妻子的前頭說話：「貴和是個怎樣的人，我們都很清楚，他雖然曾說過要替他妹子報仇，那不過是一時氣惱，才說出來的氣話，像他那麼老實怕事的人，怎有膽量去殺人！」

「富生那個敗家子也算得上該死了。」那女人馬上接口說道：「仗着家中有錢，終日遊手好閒，與爛鞋秋那夥無賴混在一起，弄得村裏不得安寧，這還罷了，最該死的是，他曾先後利誘威迫三個女孩子跟他好，玩膩之後便不再理會人家，簡直是禽獸所為，該死有餘！」

「妳別亂說啊！」豬頭炳怕事地扯一下他妻子的衫角：「要是被王家的人聽到，那就有麻煩了。」

那女人噘噘嘴：「又不是我一個人這麼說，村中的人，那一個不是這麼說，怕甚麼！」

豬頭炳又氣又急地道：「別人說，是別人的事，你不要亂說！」

蕭原看看問不出甚麼，便告辭。「豬頭炳，你要是想清楚，記起曾將賭錢的事告訴過別人的，便到鄉公所去找我。」說完，便走出屋外，與那個站在門外的士兵返回鄉公所。

兩人才走了幾步，便看到劉隊副急急走來，蕭原看到劉隊副走得那麼急，猜想必是發生了甚麼事，忙加快腳步迎上去。

快走近的時候，劉隊副急急開口

說道：「蕭老兄，臭狗屎死了。」

蕭原一聽，不由愕然停下腳步。「劉隊副，臭狗屎是被人殺死的麼？」

「不是！」劉隊副透了口氣：「他是吊頸死的！」

「吊頸死？」蕭原大感詫訝。「他昨天還好好的，怎會忽然吊頸死？」

「他吊頸前，遺下一張遺書。」劉隊副道。

「寫些甚麼？」蕭原不等劉隊副說下去，便心急地問。

「遺書上寫着，是他殺死王富生的，他知道遲早會被查出來，他不想被押到刑場被砍頭，所以，便自尋短見。」

「他在那裏吊頸的？」

「在家裏。」

「甚麼人發現他吊頸？」

「是大樹。」劉隊副道：「據大樹說，他吃過午飯後，一時無聊，便去找臭狗屎，然後再去找勾鼻九等人找些消遣，那知道走入臭狗屎的屋內，赫然看到他吊死在房間內的屋樑上。」

「劉隊副，我想去看一下。」蕭原急聲道。

「我來找你，正是想你去看看。」劉隊副說着便轉身往來路大步走去。

蕭原腳步急急地跟着。

× × ×

來到臭狗屎的屋子前，門前已圍了一大堆人，已在竊竊私議着。

門前，有兩個士兵持槍守着，不准無關的人進去。

蕭原與劉隊副擠開人辭，走入屋內。

屋內也有幾個士兵在看守着，鄉長王富添與鄉團隊長王華山也在屋內。

村內出了人命，他們自然要來看看。

原來，王華山不但是王泰家的護院頭兒，也是鄉團隊長，眞是公私兩便。

蕭原與兩人打過招呼後，便走入房中。

劉隊副跟着他走入房內。

臭狗屎的屍體已被放下來，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伸出外面的舌頭長長的紫黑色的，五官因為氣絕前的痛苦而扭曲得很厲害，膽小一點的人要是看到他的死相，準會嚇破膽。

蕭原看過不少死人，所以，他一點也不覺得可怕。

那條用來吊頸的繩子還套在臭狗屎的頸脖上，沒有被除下來。

蕭原仔細地看過臭狗屎的屍體後，對劉隊副道：「他留下的那張遺書呢？」

劉隊副從床後的一張木桌子上，取過一張紙，遞給蕭原。「你看看吧。」

蕭原接過那張紙，看了一遍紙上寫着的字，抬眼看着劉榮。「劉隊副，你相信他是殺死王富生的兇手麼？」

劉隊副用力搖搖頭。「當然不信！」

跟着反問：「你呢？」

蕭原也搖搖頭。「不信！」

跟着又道：「安排這個局的人，簡直將我們當作白痴！」

「蕭老兄，你看出多少破綻？」劉隊副問。

「起碼有兩處破綻。」蕭原道：「第一，臭狗屎與大樹五人在昨天我們盤問他們時，他們都異口同聲說，王富生離去的時候，他們五個人仍在賭錢，誰也沒有離開過，如今臭狗屎卻忽然在遺書上說他殺死王富生，那除非他那時候有分身之術，又或是他們五人串通了對我們說假話，我認為這不大可能，像他們那種二流子，根本就沒有甚麼義氣可講，明知他殺了人，殺的又是王富生，他們決不會替他隱瞞的。」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頓，才接着說下去：「第二，既然不是劫殺，臭狗屎有甚麼理由會殺死王富生，他與他根本就沒有仇，每一個人，凡做一件事，都會有目的，除非是瘋子，才會無緣無故地殺人，但臭狗屎卻不是瘋子，因此，我想不出他有甚麼理由去殺死王富生。」

「蕭老兄，你說得對，臭狗屎根本就不是殺死王富生的兇手，有人佈下這個畏罪自殺的局，好令我們不再追查下去。」劉隊副將他的見解說出來。

「劉隊副，我也是這麼想。」蕭原道：「不過，還需要我們加以証實。」

頓一下，看了劉榮一眼。「現在讓我們查看一下臭狗屎是否自己吊死，抑或是被人套上去的。」

說完，他便走到床前，動手去解開套勒在臭狗屎頸脖上的那根繩子。

劉隊副忙凑過去。

解開那條繩子，蕭原俯下頭，仔細地察看臭狗屎頸脖上的瘀痕。

頸脖上只有一條瘀黑的痕跡。

劉隊副也看得很清楚，不由疑惑地道：「蕭老兄，頸脖上只有一條瘀痕，莫非他眞的是自己上吊死的？」

蕭原却不做聲，伸手撥弄臭狗屎的頭髮：「劉隊副，有可能他是被人擊暈後，套入繩圈內吊死的。」

但臭狗屎的頭上却沒有瘀腫的痕跡，蕭原並不氣餒，將臭狗屎的屍體翻轉過來，撥開他後腦上的頭髮。

臭狗屎的後腦上，赫然有一塊腫起來的瘀痕！

蕭原吁口氣，扭頭對劉隊副道：「這塊瘀腫的痕跡，足以証明臭狗屎不是自殺，而是先被人擊暈，然後吊死的！」

劉隊副亦已瞧清楚臭狗屎後腦上的瘀腫，那分明是被硬物重擊之下弄出來的。「殺死臭狗屎的兇手，一定是殺死王富生的那個兇手，他以為使出這[illegible]招，便可以令到我們以為臭狗屎就是眞正的兇手，未免太小看我們的

智慧了，他這一着不但白費氣力，而且，反而証明了溫貴和不是兇手！」

「劉隊副，我們出去看看那個王鄉長與鄉團隊長有甚麼話說。」蕭原忽然道。

劉隊副一時間弄不明白蕭原的眞正意圖，但也沒有問他，點點頭，走出房外。

——他知道蕭原忽然那麼說，其中必有深意。

兩人才走出屋堂外面，王華山叔姪一眼看到，馬上站起來。「劉長官，總算水落石出，原來臭狗屎就是殺死富生的兇手！」說話的是王華山。

「王老哥，你眞的認爲臭狗屎是殺死王富生的兇手？」蕭原直瞧着王華山。

王華山雙眼一睜，認眞地道：「當然，他在吊頸前寫下的那封遺書上，清清楚楚地招認是他殺死富生的，難道還有假的？」

「白紙黑字寫下來的，當然不會是假的。」蕭原冷笑一聲。

「蕭老兄，你也這麼說，証明臭狗屎就是眞正的兇手！」王華山急急打斷蕭原下面的話，道：「如今眞相大白，眞敎人高興，但也令我感到慚愧，我不該聽信一面之詞，便相信溫貴和是殺人兇手，甚至連蕭老兄也誤會了，眞不好意思。」

王華山話聲未落，王富添已接上口說道：「劉長官，這一次眞是煩勞你與各位弟兄了，如今案情大白，你們也該回縣裏報告一切了。」

王富添這麼說，簡直是對劉隊副下逐客令。

劉隊副抿嘴一笑，沒有說話。

——他是想讓蕭原將剛才還未說出來的下半截話，先說出來。

蕭原冷冷地掃了王華山叔姪一眼。「王老哥，你誤會我的意思了，待我將下面的話說出來，你一定會感到詫愕不已！」

停了一下，他才將被打斷的那句話說出來。「不過，那絕對不是臭狗屎在死前寫下的，而是有人在他死後，替他寫的！」

「蕭老哥，臭狗屎是自己上吊死的，那應該不會有人替他寫遺書吧？」王富添一副不以爲然的神色。

「你說錯了！」劉隊副冷冷道：「臭狗屎根本不是上吊死去，而是被人擊暈後，被人吊在樑上吊死的！」

王華山却不相信。「劉長官，他明明是吊死的嘛，舌頭也伸了出來！」

「王老兄，你跟我去看一下，臭狗屎的後腦上有一塊瘀腫的痕跡，分明是被人擊中後，留下的痕跡！」劉隊副說着便往房間走去。

王華山與王富添跟劉隊副走入房間，看過臭狗屎後腦上的瘀腫，才無話可說。

劉隊副冷冷地看了兩人一眼，說道：「你們現在不再說臭狗屎是自殺而

死了吧？」

王華山不吭聲。

王富添嘟喃道：「他原來不是自己上吊死的，是甚麼人殺死他？」

「王鄉長，我們也很想知道。」劉隊副道。

劉隊副與王富添兩人走出房間，蕭原已走出門外，與看熱鬧的人聊起來。

「大叔，你認識臭狗屎麼？」蕭原面對一個年約四十多五十不到的鄉民道。

那鄉民打量了蕭原一眼，答道：「我看着他長大的，怎會不認識他！」

蕭原心中暗喜：「大叔，臭狗屎讀過書麼？」

「讀過。」那鄉民說道：「不過，只讀了一年私塾。」

「你看過他寫的字麼？」

「看過。」那鄉民道：「像鬼畫符一樣，幾乎連自己的姓名也寫不清楚。」

「大叔，你看一下，這是不是臭狗屎寫的。」蕭原說着從衣袋中拿出那張「遺書」，遞給那鄉民。

那鄉民接過來，打開來，只看了一眼，便搖頭道：「不是他寫的，他要是寫得這麼好，他阿爸生前也不會時常罵他，讀了一年書，幾乎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了。」

「謝謝你。」蕭原收回那張「遺書」，放回衣袋內。「大叔，你住在附近，在發現臭狗屎被吊死之前，可有看到有甚麼人走入他的屋子內？」

「沒有啊。」那鄉民想也不想便說。

蕭原又謝謝那鄉民一聲，便走回屋內。

劉隊副馬上問：「蕭老兄，你剛才去了那裏？」

「我剛才去問一個看着臭狗屎長大的大叔，據他說，臭狗屎雖然讀過書，但只讀了一年私塾，幾乎連自己的姓名也不會寫，他看過那張遺書後，一口便說不是臭狗屎寫的，臭狗屎根本寫不出那些字。」

「嗯，這就足以証明，那封遺書不是臭狗屎寫的了。」劉隊副高興地道。

王華山與王富添都沒有吭聲。

「兩位請仔細看一下，說不定能夠看出那是誰的筆跡。」蕭原說着將那張遺書拿出來，遞給王華山兩人。

王富添伸手接過，反復看了兩遍，搖搖頭。「我認不出是誰的筆跡，不過，從字跡可以看出，寫這封遺書的人讀書不會多，才會寫出這種很普通的字。」

說完，將那張紙遞給王華山。

王華山只看了一遍，便說道：「看不出是誰寫的。」接將那張紙遞回給蕭原。

蕭原接過，並沒有說甚麼，將之放回袋內。

劉隊副看了蕭原一眼。「蕭老兄，那條屍我們都查看過了，沒有甚麼好查了吧？」

蕭原搖搖頭。

劉隊副接對王富添道：「王鄉長，你派人將那條屍埋了吧。」

王鄉長答應一聲：「是，長官。我馬上派人來辦理臭狗屎的後事。」

× × ×

「蕭老兄，那個王鄉長與王華山似乎不想我們留下去，草草結案便算。」在走回鄉公所的路上，劉隊副對蕭原說：「要不，他兩人不會睜着眼說瞎話，硬說臭狗屎是自己上吊死的。」

「我也看出來。」蕭原點點頭：「你不是懷疑他們吧？」

「有點思疑。」劉隊副點頭承認。「他們那麼做，實在令人啓疑。」

蕭原笑笑：「劉隊副，換轉是你，會不會那麼着痕跡？」

劉隊副搖搖頭：「當然不會。」

「這就是了。」蕭原道：「他們不是蠢人，那當然不會蠢到自露形跡了。」

跟着又道：「別忘記，他們分別是死者的兄長及堂叔，難道他們會殺死自己的兄弟？」

劉隊副連連點頭：「蕭老兄，你說得對，他們不可能殺死自己的親人。我看，他們之所以認爲臭狗屎是畏罪自殺，只不過想快些結案，好打發我們走。畢竟，我們這些穿黃軍衣的，一般的百姓都對我們既敬且怕。」

蕭原笑笑道：「劉隊副，也不是所有的老百姓都對你們抱着敬鬼神而遠之的心情的，你們當中，大都是好的，就像你，就是一個好樣的。」

劉隊副聽得心裏一陣舒暢。「蕭老兄，你太看得起我了，我與別的當兵的，還不是一樣。」

「在普通人的眼中，當然沒有甚麼分別，但在我的眼中，分別就大了。」蕭原伸手拍一下劉隊副的肩頭：「希望你永遠也不會『變樣』。」

「蕭老兄，這件命案眞棘手。」劉隊副吁口氣。「起初，我還以爲很容易便破案，我眞是太天眞了。」

「劉隊副，別洩氣，再棘手的案子，只要多動腦筋，細心偵查，一定能夠破案的。」蕭原拍拍劉隊副的肩頭。

「看樣子，一兩日內，這案子破不了。」劉隊副苦笑一下。

「這可說不定。」蕭原道：「若案情忽然有驚人的突破，說不定今晚就可以破案。」

跟着，又說道：「我剛才說王鄉長與他的堂叔王華山不大可能有嫌疑，那是我太武斷了，如今想想，他們也有可能是兇手，就算是兄弟父子夫妻，爲了爭權奪利，一樣會父子相殘，手足相爭的，這樣的事例太多了，我剛才居然想不起來。」

「蕭老兄，你懷疑王鄉長殺死他的兄弟？」劉隊副停下腳步，睜大眼看着蕭原。

蕭原點點頭：「不無可能。」

「爲了甚麼？」

「最明顯的是為了家產。」蕭原道：「又或是為了別的利害衝突，他也會殺死他的兄弟的。」

跟着他又說道：「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根本就沒有証據加以証實，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了他們。」

「說得對。」劉隊副道：「你的頭腦比我精明多了。」

「劉隊副，我們再去找大樹及勾鼻九四人查問一下，以証實那張遺書是別人揑造代寫的。」蕭原忽然道。

「好。」劉隊副道。

兩人很快便找到大樹與勾鼻九四人。

四人都聚在跛脚欖的屋子內，顯得很驚恐。

原來，四人已知道臭狗屎被殺的事，那是大樹告訴另外三人的。

對於臭狗屎的死，他們都有一種莫名的驚恐。

因為，他們都不相信，臭狗屎會自己上吊尋死。

他們恐怕下一個會輪到他們。

當蕭原與劉隊副找到他們的時候，他們都像遇到救星般，要劉隊副將他們關起來。

劉隊副當然不會無端端關起他們。「你們沒有犯罪，我不能關起你們。」

「長官，你就當我們犯了罪，關起我們吧。」跛脚欖哀求。

「不能！」劉隊副臉色一沉。「除非你們犯了法！」

「長官，我犯過法！」爛鞋秋搶着道：「我在兩日前，曾偷了何二嬸的一隻鷄，又在村口墟場上偷了一個人的錢包，這算犯法了吧？關起我啊！」

大樹馬上接口道：「我與爛鞋秋一起幹的，你也關起我吧。」

跛脚欖正想開口，劉隊副已沉聲喝道：「住口！你們發甚麼瘋？」

四個二流子立時噤若寒蟬。

「你們到底怕甚麼？」蕭原瞧着四人，放緩語氣。

「我……們怕……像臭狗屎那樣，無緣無故地上吊死了。」勾鼻九囁嚅地道。

「他自己尋死，關你們甚麼事？」劉隊副故意裝出聽不明白他的話。

「長官，臭狗屎根本不是自己上吊死的！」大樹發急地叫道。

「你怎知道？」蕭原瞧着大樹。

「無緣無故的，他怎會尋死。」大樹道：「昨天晚上，臨分手的時候，他還對我們說，今天吃過午飯後，與我們一起到鄰村……偷一頭猪……拿到金花墟賣，弄幾個錢，到縣去逛逛，長官，你說，他又怎會自己上吊尋死！」

「你們以為他是怎樣死的？」蕭原含笑問。

「他是被人殺死後，弄成上吊的樣子。」勾鼻九說時眼中閃過一抹驚色。

「甚麼人會殺他？」劉隊副大感興趣。

「一定是殺死富生的兇手幹的！」爛鞋秋道：「他想殺人滅口！」

「莫非你們知道兇手是誰？」蕭原眼中閃射出一抹興奮之光，朝劉隊副打了個眼色。

爛鞋秋與勾鼻九四人幾乎是異口同聲道：「我們根本不知是誰殺死富生的！」

「那兇手為何要殺你們滅口？」蕭原問。

「大概他以為我們知道，所以，便要殺我們滅口。」爛鞋秋道：「却不知道，我們一無所知！」

「長官，求求你，關起我們吧，我們不想死。」跛脚欖苦着臉哀求：「就算是我們偷鷄摸狗犯了罪，好麼？」

劉隊副還是第一次遇到有人要求他關起自己的，不禁又好笑又好氣。

「你們眞的甚麼也不知道？」

「長官，眞的！」四人異口同聲道。

「但臭狗屎却在一張紙上寫着，是他殺死王富生的！」蕭原忽然說道。

四個人愕了一愕，同聲罵道：「他大概瘋了。不，那不是他寫的，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殺死富生，是別人嫁禍他的。當時，我們五個人仍在賭錢，誰也沒有離開過一步，他又怎能殺死富生，簡直荒謬！」

「你們說的都是眞話？」劉隊副盯着四人。

四人齊聲道：「我們怎敢在長官面前撒謊？」

「嗯！」劉隊副點點頭：「你們聽着，殺死臭狗屎的人並不是要殺他滅口，只是想佈局嫁禍給他，弄成他畏罪自殺的樣子，目的是想令到我們相信，臭狗屎就是殺死王富生的兇手，那我們就不會追查下去，以為破了案。所以，你們不用害怕，那個兇手不會殺你們滅口的。」

頓一下，加重語氣道：「不過，我希望你們從今後好好做人，不然，終有一日，會落得臭狗屎的下場，又或是眞的被我關起來！」

四人不住點頭，唯唯諾諾。

「你們要是知道甚麼，馬上到鄉公所告知我們。」劉隊副道：「知道麼？」

「知道。」四人齊應一聲。

「你們看看這張紙，可是臭狗屎寫的？」蕭原從衣袋中拿出臭狗屎那封「遺書」，遞到四人的眼前。

四人都露出好奇的神色，勾鼻九伸手接過，打開來，看了一遍，遞給爛鞋秋。

「怎麼樣？」劉隊副看着勾鼻九。

勾鼻九舔舔咀唇，搖頭道：「要是臭狗屎能夠寫下那封遺書，我豈不是可以當教書先生？」

爛鞋秋看完後，一邊遞給大樹一邊道：「根本不是他寫的，他連自己的姓名也幾乎寫不出，怎能寫下那封遺書？簡直荒謬。」

「這麼說，那是別人寫的了？」蕭原問。

「還用說！」跛脚欖早已湊過去看個清楚。「一定是殺死臭狗屎的人寫的，好令人相信，他是畏罪自殺！」

蕭原聽完後，與劉隊副交換了一瞥意會的目光，跟着離開屋子。

× × ×

經過這一番偵查，蕭原與劉隊副已肯定臭狗屎的死，不是畏罪自殺，而是被人殺死，佈局成畏罪自殺的樣子，目的就是令到他們以為破了案，不再追查下去。

這一招本來很高明的，可惜，却破綻百出，這反而幫了溫貴和一個大忙，反証他並不是兇手。

眼下，他們只有一條綫索，就是那封臭狗屎的「遺書」，只要查出那張紙上的字是誰寫的，那就等如捉到兇手。

兩人肯定那封「遺書」是殺死臭狗屎的兇手寫的。

但這條鄉少說點，也有上千人口，要查出那封「遺書」是誰寫的，可不容易，而且大傷腦筋。

兩人還未想出一個查出殺死臭狗屎的兇手的辦法，另一件傷腦筋的事又發生了。

引蛇出洞　元兇就逮

溫貴和失了蹤。

那個陪他外出的士兵，則被打暈過去，直到他醒轉過來，跑回鄉公所告知那個姓蘇的班長，再由蘇班長告知剛走回鄉公所的劉、蕭兩人，兩人馬上感到不妙，認為事情嚴重。

兩人認為，溫貴和的失踪，一是他擊暈那士兵，自己逃走，二是擊暈那士兵的人另有其人，溫貴和是被人擄走的。

劉隊副馬上下令那個士兵帶他們到被擊倒的地方察看一下。

他帶了一個班的士兵去。

那士兵被擊暈的地方，是在溫貴和屋子後面不遠處的菜園子內。

原來，溫貴和想回家看一下，順便拿兩套乾淨的衣服回鄉公所，以作替換，那個姓蘇的班長為了他的安全着想，便派了一個士兵陪他回家。

溫貴和回家拿了兩套衣服，本來想返回鄉公所的，忽然想起才種下不久的蔬菜，沒有淋水幾日，不知是否枯死了，於是便到菜園子去看一下。

那知道，那士兵就在菜園子內遇襲，而溫貴和亦失了踪。

蕭原與劉隊副在菜園子內發現了溫貴和從家中拿出來的兩套衣服，棄在菜畦上。

跟着，蕭原與劉隊副又在那塊菜畦的附近，發現一些雜亂的脚印，有淺有深。

蕭原看一眼劉隊副，「劉隊副，你認為如何？」

劉隊副看着地上那些雜亂的脚印，沉吟道：「照眼前的情形看來，溫貴和不是自己逃跑，而是被人擄走的。」

「是甚麼人會將他擄走？」蕭原雖然已想到，仍然詢問劉隊副的看法。

「極有可能是王泰！」劉隊副握着拳：「只有他，才會將溫貴和擄走！」

跟着又道：「一直以來，他都認為溫貴和是殺死他兒子的兇手，我看得出，他心裏一直不服我們替他翻案，所以，他便將溫貴和擄走，好替他兒子報仇！」

「劉隊副，我們馬上趕去王家！」蕭原想到王泰極有可能會剮溫貴和來生祭他的兒子，馬上急如火燒，汗毛直豎。

若王泰眞的拿溫貴和來生祭他兒子，那未免太殘忍了。

劉隊副似乎亦想到這一點，馬上揮手招呼那些士兵。「弟兄們，立刻趕去王家！」

蕭原與劉隊副帶着一班士兵十萬火急到王家，却找不到王泰。

就連王家的下人，很難才找到一個。

蕭原心裏頓感不妙，大聲問那個唯一見到的下人——一個老頭——、概是看門的。「王泰在那裏？」

那老頭張張眼，才答道：「不知道。」

「家裏的人呢？」蕭原急問。

「不知道。」那老頭仍然是那三個字。

「你家大少爺呢？」蕭原恨不得將那老頭揪起來，從他口中掏出答案。

「不知道，大概在鄉公所吧。」老頭這一次說多一句話，但說了等如沒有說。

「你家主人是不是將溫貴和捉了？」劉隊副將臉湊到老頭的眼前。

老頭眼中閃過一抹驚恐之色，搖搖頭。「我甚麼也不知道。」身子顫抖。

看到老頭那可憐的樣子，蕭原心生不忍。「劉隊副，算了，他年紀這麼大，別難為他。」

劉隊副也覺得不好為難那老頭，吐口氣，轉對蕭原道：「蕭老兄，現在怎辦？說不定王泰與他手下的人，正在不知甚麼地方，殺死溫貴和，替他兒子報仇。」

蕭原心裏急得甚麼也似的，一時間也猜不到，王泰將溫貴和捉到甚麼地方，正自不知如何是好，驀地腦際靈光一閃，一陣風般奔回停靈的地方。

靈堂上依然香烟嬝嬝，與上一次看到的沒有兩樣，但王富生的屍體却不見了。

蕭原立刻又像一陣風般衝出外面，喘着氣對那老頭道：「老伯，你家二少爺是不是今日下葬？」

老頭苦着面，哀求道：「長官，求求你們別再問我，我甚麼也不知道，

就當你們可憐我吧，好麼？」

蕭原與劉榮聽他那麼說，心裏大是不忍，只好不再問他。

「劉隊副，王富生的屍體不在靈堂上，一定是抬去墳地下葬了。」蕭原將他的猜想說出來。

劉隊副馬上道：「一定是，我們馬上趕去，說不定，王泰要將溫貴和與他兒子一起生葬！」

「我們不知墳地在那裏啊。」蕭原發急地道：「他又不肯說。」指一下那個老頭。

「我們去問別的人！」劉隊副道：「別的人一定知道王家的墳地在那裏！」

× × ×

王家在泰和鄉乃是首富，鄉中的人自然知道王家的墳地在那裏，所以，蕭原與劉隊副很快便從一個鄉人的口中，知道王家的墳地在墟外南面一座叫土龍山的山脚上。

蕭原與劉隊副馬上帶着那一班士兵，飛奔向土龍山。

兩人拚盡力氣往前跑，只躭心趕到土龍山時，會太遲了。

幸好土龍山距泰和鄉不過兩里地左右，蕭原與劉隊副一口氣奔跑到山脚下，只見山脚上正有一羣人在幹着甚麼。

那班士兵落後兩人足有二三十丈。

蕭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邊往山脚上跑，一邊拔出槍朝天開了一槍。

山脚上的人立刻被驚動，有人驚叫：「不好了，保安隊趕來了！」

有人喝叫：「快，趕快埋！」

劉隊副也拔出槍來，朝天連開三槍，敞聲大喝：「快停手，不准下葬！」

山脚上的人亂作一團！

兩人飛快地奔上山脚，那夥人正是王泰與他的家人，還有王華山，以及幾個護院。

「王泰，你們在幹甚麼？」劉隊副不客氣地對又驚又氣又怒的王泰喝問。

王泰吸口氣，怒道：「我在安葬小兒，你們是甚麼意思？」

「溫貴和呢？」蕭原喘着氣問。

「蕭老哥，你眞胡鬧！」王泰氣怒地道：「我在安葬小兒，怎知那個姓溫的在那裏！他不是跟你們在一起的麼？」

「他被人擄走了！」蕭原逼視着王泰：「一定是你幹的！」

「你——」王泰一張臉脹紅，抖着咀唇，戟指着蕭原。「胡說八道！」

「劉長官。你們這算是甚麼意思？」王富添沉着一張臉，走上來：「我二弟今日下葬，你們却來胡鬧……」

「王鄉長，你是一鄉之長，可不要知法犯法啊！」蕭原冷冷地瞧着王富添。

王富添的臉色頓時變了，王華山接上口道：「蕭老兄，捉賊拿贜，你也看到，這裏根本就沒有姓溫的！」

王華山說得一點不錯，墳地上，確是沒有溫貴和的影子。

這時候，那班士兵已奔上山脚，散開來，將墳地圍起來。

劉隊副窒了一下，才說道：「王鄉長，人命關天，你家的嫌疑又最大，說不得，兄弟我要公事公辦，搜查清楚，若在這裏找不到姓溫的，兄弟我一定向你們致歉謝罪，若是找到他，嘿嘿，那就別怪兄弟不講情面了！」

「你們已經看過了，那裏有姓溫的人影？」王泰色厲內荏地叫道。

「劉長官，這裏一眼便看得清清楚楚，還要怎麼個搜法？我二弟下葬的吉時正是這個時候，有甚麼話，待我們葬了二弟，再說好麼？」王富添放軟口氣對劉榮說。

劉榮看一眼蕭原，斬釘截鐵地道：「不成！若不搜個清楚明白，不准下葬！」

「你……你別欺人太甚！」王泰氣怒得臉上陣青陣白，抖顫地伸出手指，指着劉榮。

劉榮却不爲所動。「兄弟只是公事公辦，蘇班長，馬上搜！」

站在墳地上面的蘇班長答應一聲，立刻招呼幾個士兵在墳地內外搜查起來。

王家的女眷立時放聲哀哭起來。

蕭原朝劉榮打個眼色，走向墳坑。

王泰父子與王華山立時緊張地睁大眼，盯着蕭原。

墳坑的旁邊有一堆泥土，那四個「山狗」(專門替人造墳豎碑的人)怔怔地站在墳坑旁邊，手上仍然拿着鋤頭，不敢將那堆土塡落墳坑內。

蕭原與劉隊副走到墳坑邊，探頭往下看，只見坑下放了一副棺材，棺面上有幾堆泥土，大概那四個山「狗」正準備將墳坑塡平，被劉隊副與蕭原及時制止了，要不，這時候只怕已將墳坑塡平了。

墳坑內也沒有溫貴和的人影。

「劉長官，你也看到了，還有兩刻鐘，吉時便過，求求你，讓我們安葬了二弟吧！」王富添着急地走到劉榮的身邊，低聲下氣地懇求。

劉榮看一眼蕭原，看到蕭原搖搖頭，便對王富添道：「王鄉長，不是兄弟故意爲難，實在是人命關天，兄弟不敢馬虎。」

「將棺材弄上來！」蕭原對那四個「山狗」說。

四個「山狗」互覷一眼，猶豫着不動，劉榮雙眼一睁，喝道：「站着幹麼？你們不是想嚐嚐被關起來的滋味吧？」

那四個「山狗」一聽，慌不迭動手將棺材弄上去。

那些女眷哭得更大聲。

王泰似乎站不穩，身子搖搖欲倒，一個護院急忙上前將他扶住。

四個「山狗」終於合力將棺材吊上去，蕭原與劉榮往墳坑下細看，看不出坑底下曾埋過人的痕跡，蕭原仍不放心，跳到坑底下，看清楚後，才攀上去。

「劉長官，現在可以安葬舍弟了吧？」王富添看到蕭原攀上來，輕輕地噓了口氣。

「不成，將棺材打開來！」蕭原一邊拍掉手上的泥土，一邊斬釘截鐵地道。

「不能開棺！」王泰慘厲地大叫一聲，昏倒過去。

那些女眷哭叫着，紛紛撲在棺材上，不讓開棺。

王富添也氣怒地道：「劉長官，開棺是不吉利的，舍弟慘遭殺害，他如今下葬了，你們也不放過他麼？」

劉隊副不由猶豫起來。

就在這時，棺材內忽然又响起「砰砰」兩下悶响，所有人的臉色都變了。

那些女眷也止住了哭聲。

「快開棺！」蕭原厲聲道：「溫貴和一定在棺內！」

那些女眷一聽，頓時又放聲哭起來。

跟着，棺材內突响起「砰」的一下悶响。

「還不動手！」蕭原朝那四個「山狗」大喝！

蘇班長馬上與幾個士兵走上前去，將那幾個女眷拉開。

「快開棺！」蕭原朝那四個「山狗」喝叫。

那四個「山狗」不敢不從，馬上開棺。

揭開棺蓋，蕭原與劉隊副往棺內望去，只見棺內躺着一個死人。大概就是王泰的二子王富生。

劉隊副不由扭頭看了蕭原一眼，蕭原明白他的意思，伸手指一下那條屍。「劉隊副，你不覺得那條屍放得太高了麼？」

劉隊副定眼瞧清楚，那條屍果然放得比一般的高，他馬上便想到，下面一定是墊了甚麼物事，不然，不會放得那樣高的。

當他想到下面墊着的，可能就是溫貴和，他不禁頭皮一陣發炸，汗毛直豎。

「將屍體搬出來！」他咬着牙朝那四個「山狗」喝叫。

「劉長官，你們已經開棺看過了，還要將屍體搬出來這不大好吧……」王富添一張臉煞白，抖着聲哀求。

「快搬！」劉隊副並不理會王富添的說話，朝那四個不知所措的「山狗」喝叫。

「快動手！」蘇班長用槍指着那四個「山狗」。

那四個「山狗」抖索了一下，急忙上前將棺內的屍體搬出來！

那條屍才搬起來，蕭原與劉隊副一眼便看到，棺底下躺着一個人！

「溫老哥！」蕭原倒吸一口氣，大叫一聲，撲過去。

棺底躺着的那個人，赫然是溫貴和！

王泰與他的家人居然用他來墊屍底。

這比活埋一個人還殘酷！

劉隊副只覺一股怒火直衝腦門，睁着雙眼對王富添怒吼：「王鄉長，你以爲有權有勢，便可以胡作非爲麼？你們以爲是甚麼？是皇帝？可以任意將一個人處死？你他媽的簡直不是人。統統該槍斃！」

那些士兵看到王泰他們居然將一個生人墊死人，活活埋葬，都感到很殘酷，顯得很憤怒。

躺在棺底內的溫貴和似乎已氣絶，一點動靜也沒有，蕭原探手按一下他的心臟，還好，仍然跳動，不禁長長噓了口氣。

他馬上將溫貴和抱出棺外放在地上。

「蕭老哥，他怎樣了？」劉隊副因爲憤怒，一張臉仍然鐵青着。

「還好，他只是暈過去。」蕭原抬起頭。「我們若是來遲一步，就是神仙，也救不活他！」

「王鄉長，你們擅自擄人活葬，可知犯了殺人大罪？」劉隊副恨透了王泰這種恃勢妄爲的惡霸，他幾乎控制不住自己，要開槍斃了王泰父子！

王富添白着一張臉，搭拉着腦袋，不敢吭聲。

那些女眷也停止了嚎哭，露出驚恐的神色。

王華山也不敢吭聲。

那四個「山狗」嚇得「唻唻」發抖，其中一個顫着聲道：「長官，是王大爺要我們那樣做的，不關我們的事。」

蕭原正在動手救醒溫貴和，終於，溫貴和口微張，發出一聲夢囈的呻吟聲，跟着眼皮一陣顫動，慢慢地張開來。

蕭原長長呼了口氣。「溫老哥，你醒過來了。」

看到溫貴和醒過來，劉隊副也不由長長地透了口氣。

那些士兵看着，都露出喜色。

就連王富添的臉色也沒有那麼白了。

因爲，溫貴和要是死了，他與父親就犯了殺人罪，那是要砍頭的！

如今溫貴和醒過來，他們的罪就輕得多，自然如釋重負。

溫貴和的眼珠緩慢地轉動一下，隨即射在蕭原的臉上。「蕭……老兄……是你。」

「是我，」蕭原大聲道：「你仍活着！」

「蕭原老兄，謝謝你……們，救了我。」溫貴和由於激動，眼中湧出淚水來。

「溫老哥，現在沒事了，他們再不能傷害你！」蕭原怒視一眼王富添與王華山。

「蕭老兄……我……就像發了一場……噩夢……總算死裏……逃生。」

蕭原與劉隊副聽着，只覺鼻子一陣酸酸的。

「王鄉長，你聽着，窮人也是人，有錢有勢的人決不能胡作非爲！」

王富添搭拉着腦袋，不敢抬起來。

「你現在可以繼續安葬你那個無賴弟弟，今晚我會到你家找你！」劉隊副厲聲對王富添說。

跟着，他轉對蕭原道：「蕭老兄，我們回去吧！」

蕭原點點頭，扶起溫貴和，有兩個士兵馬上走上去，將他左右扶住。

那些士兵對於溫貴和被王泰父子慘遭生葬，都很同情。

× × ×

吃過晚飯後，劉隊副與蕭原來到王家。

王泰已醒過來，看到兩人，不敢再那麼囂張，垂着頭，不敢瞧兩人一眼。

王富添也一副忐忑不安的神色，招呼兩人坐下。

王華山不敢露面。

劉隊副掃了王家父子一眼，開口說道：「王鄉長，你們擄人活埋，犯了謀殺罪，你們也知道這個罪會被判甚麼刑罰！」

王泰父子一聽，身子抖顫了一下，王富添慌不迭說道：「劉長官，我與家父都知錯了，求你通融一下，網開一面，我保証不會再……胡作妄爲。」

王泰則垂着頭，不敢作聲。

蕭原憎惡他瞧着他，恨不得狠狠地揍他一頓，好讓他知道被人欺侮的滋味。

劉隊副板着臉，一點也不賣賬。

「單是說幾句悔過的話便可以逍遙法外麼？那你以後豈不是更加橫行不法？那還有公理麼？這件事若是公佈給鄉民知道，只怕他們也不會就此罷休！」

「王鄉長，你父子既然膽取犯法活葬一個人，難道沒有想到，那會令到你父子被判極刑。或是坐牢的麼？」蕭原氣憤地道。

王富添頓時無話可說。

「你大概以爲財可通神，就算事發，只要花點錢，便可以開脫，是麼？」劉隊副直視着王泰父子。「告訴你，當差的並不都是見錢眼開的！我就是其中一個！」

王泰父子頓時臉如土色。

「現在我對你們說，我要將你父子關押起來，待破了案後一樣回縣裏法辦！」

王泰父子一聽，頓時癱軟在椅子上，就像一個待決的死囚一樣。

蕭原與劉隊副看到王泰父子那副熊樣，心裏感到一陣痛快。

半晌，王泰才掙扎着說道：「劉……長官……求你高抬貴……手，你……要我……怎樣……我都……答應，……但求你……不要……公事……公辦。」

劉隊副與蕭原交換了一瞥眼色，板着臉，沉聲道：「王泰，我早已說過，我不是周標，你的臭錢買不通我的！」

王富添噗地一聲跪在地上。「劉長官，求求你，高抬貴手，我……知錯了，你要我……怎麼……補償，我……都答應了。」

劉隊副又與蕭原交換了一瞥眼色，同時發出會心的微笑。

「你眞的甚麼也答應了？」劉隊副冷冷地瞧着王富添。

「是，是！」答話的却是王泰，那種神色就像遇溺的人，終於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般。

「好！」劉隊副用力吐出那個「好」字。「你父子聽着，第一，你父子要向鄉民公開承認你們犯了法，並保証以後不再犯。第二，你們要賠償溫貴和所受到的傷害，爲了表示你們有悔改之意，你們要捐出一筆錢，周濟鄉中的貧苦孤老。第三，爲了以示懲戒，我要將你父子關押起來，直到破案之後，才放你們出來，我這麼做，一來是要讓你父子嚐一下被關押的滋味，以儆效尤，二來，是不想你們妨礙我們查案！」

頓一下，加重語氣說道：「你父子若答應我這三個條件，我便放過你們！」

王泰父子但求不會被押到縣裏法辦，而那三個條件也不算過份，父子兩人幾乎是異口同聲說道：「答應，答應。」

蕭原這時插口道：「劉隊副，你忘了還有一個條件——要王鄉長當衆辭去鄉長之職，並免去王華山鄉團隊長之職，然後另選一個適當的人出來當鄉長。」

「嗯，我眞的太急了。」劉隊副接轉對王富添道：「怎麼樣了。」

王富添點點頭。

「好，那明天就召開鄉民大會。」劉隊副站起來。「希望你父子能眞的悔過！」

蕭原跟着站起來。

王家父子忙亦站起來。「劉長官請放心，我們還敢不知悔改麼！」

「我希望你們說的是眞心話！」劉隊副肅然道：「更希望你父子別說的一套，做的一套——乘機逃走，你們也知道，蕭老兄是有名的追捕手，你們別指望逃脫得了，再說，你們也不捨得這麼大的一副家業吧？」

王泰父子連聲應是。

蕭原與劉隊副深深地看了王泰父子一眼，才離開王家。

兩人很滿意這一次到王家的一行，而劉隊副向王家提出的條件，是兩人在來王家之前，商量好的。兩人都認爲，與其將兩人押到縣裏法辦——未必可以入其罪，那何不乘機要王家父子做點有益鄉里的事，以作懲罰。

兩人的目的達到了。

× × ×

次日一吃過早飯後，便在鄉公所前的空地上，召開鄉民大會。

這種事情在泰和鄉可說是第一次，也是新鮮事，所以，鄉人在好奇之下，都踴躍參加。

空地上聚集了一大片人，少說點也有五六百人。

鄉公所的前面，搭起一個小木台，木台的下面，站着一班士兵，蕭原與劉隊副，還有王家父子，站在台下。

看看鄉民已到得差不多，劉隊副與蕭原交換了一瞥眼色，便縱身跳到台上，舉起雙手，示意鄉民靜下來，跟着大聲說道：「老鄉們，今日召集你們到這裏，是因爲王鄉長與王泰有話跟你們說，也有一件事情要向你們宣佈的，現在先讓王鄉長上來說話。」

台下的鄉民靜聽完劉隊副的話後，馬上紛紛議論起來。

王家父子在台下就像兩隻鬥敗的公鷄般，不敢看一眼黑壓壓一片的鄉民。

劉隊副跳下台，示意王富添上去說話。

王富添難堪地一步步走上木台，好一會也沒有開口說話。

台下數百雙眼睛看着台上的王富添，屏息着等他說話。

所謂醜媳婦終須要見家翁。王富添雖然恨不得腳下有一個洞可以鑽下去，却不得不硬着頭皮開口說話。「鄉親們，我與家父在昨天做了一件大錯特錯的事……」接下來，他將昨天擄走溫貴和，欲將他墊屍底生葬的事說出來。

台下的鄉民聽着，不由大嘩，顯得既激動，又憤怒，不少人大聲叱罵王泰父子殘忍無良，橫行妄爲。

王富添在鄉人的憤怒譴責聲中，垂下頭，就像一個待決的死囚一樣。

王泰在台下搭拉着腦袋，不敢抬起頭。

劉隊副與蕭原忙跳到台上，揮動雙手，請鄉民安靜下來，好一會，鄉民才慢慢安靜下來。

跟着，王富添大聲向鄉民承認做錯事，公開道歉，並當衆辭去鄉長之職。

鄉民們都痛快地歡呼起來。

對他們來說，眼見王富添向他們低頭認錯，可說痛快極了，感到吐氣揚眉。

有權有勢的王家父子，居然向他們這些無權無勢的人低聲下氣，認錯道歉，那眞是破天荒的痛快事！

跟着，便是王泰上台，向鄉民公開認錯，並向溫貴和道歉，保証以後不再恃勢胡爲。

看到王泰那種無地自容的樣子，那些鄉民都感到很痛快，紛紛要他補償溫貴和所受的欺侮。

結果，王泰當衆忍痛大聲說，原意賠償溫貴和一百塊大洋，作爲賠償他受到的傷害，並捐出二百塊大洋，周濟鄉中的貧困老弱。

鄉民頓時發出一陣歡呼聲。

王泰所說的數目，事先已向劉隊副與蕭原說出來，得到兩人的同意，才向鄉民說出來的。

待衆鄉民的歡呼聲停止，劉隊副又跳上台，大聲對鄉民說，要他們公選出一個新的鄉長及鄉團隊長。

衆鄉民經過一番商議推選，結果選出一個爲人公正，肯爲鄉民辦事的人——李玉德作鄉長，至於鄉團隊長一職，則選出一個叫牛剛的中年人擔任。

接着，劉隊副便宣佈散會。

衆鄉民都興高彩烈地散去，有些人還燃放爆竹，以示慶祝，一時間，爆竹聲此起彼落，幾乎比過年還要熱鬧。

這一次的鄉民大會，可說大快人心。

待王泰父子賠償了溫貴和一百塊大洋，並拿出二百塊大洋交給新任鄉長李玉德，用作周濟鄉中的孤苦貧弱後，劉隊副便將他父子關押在鄉公所內，讓他們嚐一下被關押的滋味。

× × ×

雖然懲罰了王泰父子，但案子却一點進展也沒有，令到劉隊副與蕭原焦躁不已。

本來，兩人也曾想過，要利用那封僞造的「遺書」查出兇手，但想深一層，這個辦法很難行得通，不要說村中有上千人口，要每一個懂得寫字的人交一張字紙到鄉公所，然後加以核對會費時失事，要是僞造「遺書」的兇手故意用假的筆跡寫字，那就根本查不出來，而且這個可能性很高，因此，兩人放棄了這個辦法。

兩人想到另一個辦法，到王富生被殺死的那條巷子內逐戶查問，希望有人意外地目睹王富生被殺的經過，又或是聽到甚麼不尋常的聲响，從中找到綫索，結果，令兩人失望，那條巷子內的人家，都說沒有看到甚麼，也沒有聽到甚麼。

兩人都感到束手無策。

兩人呆呆地坐着，苦思破案的辦法。

半晌，劉隊副忽然站起來，蕭原頓時目光一亮，以爲他想到甚麼辦法，正想開口詢問，劉榮用力抓抓頭髮，喪氣地道：「這件案子眞棘手，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一個辦法，眞教人氣惱。」

蕭原雖然也很焦急，而且也一籌莫展，但却安慰劉榮。「劉隊副，別急，越急便越想不出辦法，走，我們去

喝兩杯，說不定喝完酒後，會想出一個辦法。」

劉榮也覺得與其苦思不出一個辦法，何不去喝兩杯輕鬆一下，無謂折磨自己，便點了點頭，與蕭原走出鄉公所，到墟口那條大街上唯一的飯店去喝酒。

結果，兩人喝到那家飯店上門關鋪，才帶着幾分酒意結賬離去。

大街上的店鋪，已全關了門，街上很暗黑，幸好月色很好，走在石板路上，兩人感到飄飄然的。

「蕭老兄，今晚喝得眞痛快，我很久沒有喝得這痛快的，要不是那個老闆要關門，我眞想再喝他兩斤！」劉榮脚步有點虛浮。

蕭原的脚步也有點不穩。「劉老兄，這叫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有機會，我們再暢飲一番。」

「蕭老兄，你娶了老婆麼？」劉榮打了個酒呃，忽然問。

蕭原搖搖頭。「你呢？」

劉榮也搖搖頭。「像我們這種當兵的，有誰願意將女兒嫁給我們？人們都說，好仔不當兵。他們却不知道，有很多人都是老實人，爲了生活，不得不去當兵。」言下感慨不已。

蕭原拍了他的肩頭。「劉老兄，世俗人的眼光難免有偏見，但只要抱着一個宗旨去做人，但求心之所安，管別人怎麼看。」

「對，只要自己問心無愧，管他娘的對你怎樣看。」劉榮揮動一下手臂，突然高聲喝道：「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日是甚麼！」

蕭原被他引得豪興勃發，也高聲喝道：「人生得意須盡歡，酒逢知己千杯少！」

跟着，兩人以掌互擊，哈哈大笑起來。

——蕭原自出道以來，從未試過像這一次般，放浪形骸。

兩人一路笑，一路高吭着自己認爲豪氣的語句，走回鄉公所。

× × ×

一覺醒來，蕭原發夢也料不到，案情會急轉直下。

就是劉榮也意想不到。

蕭原洗好臉，正想行到劉榮的房間去看一下他是否已起床，那知道他還未走出房外，劉榮已出現在房門口。

蕭原正想問他昨晚睡得可好，劉榮却以怪異的語氣對他說道：「蕭老兄，想不到大清早，便發生了一件怪事……相信你聽了以後，也不會相信！」

「甚麼事？」蕭原好奇地瞧着劉榮。

「有一個人今早來投案，自稱是殺死王富生的兇手，你說，這是不是怪事？」劉榮一口氣說出來。

「眞的？」蕭原聽聞之下，也是一副難以置信的詫異樣子。

「千眞萬確。」劉榮認眞地道：「那個人正被扣押在一間小房間內。」劉榮也是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

「那人多大年紀？」蕭原這時仍有一種如在夢中的感覺。「叫甚麼名字？」

因爲這實在太離奇了，簡直敎人難以置信。

「那人大約三十七八年紀。」劉榮吐口氣。「他自稱姓石，名叫大堅。」

「是本鄉人麼？」蕭原隱隱感到那個人的出現，有點蹊蹺。

「新上任的李鄉長已對我說，那人不是泰和鄉人。」劉榮道：「他自稱是外縣人，流落到這裏，在附近幾條鄉村替人家做短工維生。」

「他可有說，爲何要來自首麼？」

「我沒有問他，他也沒有說。」劉榮道：「我只問了他幾句，便來找你。」

「他會不會是個瘋子？」蕭原眨眨眼。

「看他的樣子，不似是個瘋子，說話有條有理的，不過，穿得很襤褸。」

「走，我們去看看，詳細地盤問他。」蕭原邊說邊往房外走。

劉榮與他並肩走着。「蕭老兄，這件事，你有甚麼看法？」

「暫時還很難說。」蕭原沉吟道：「不過，我有一種感覺，那個人出現得太蹊蹺了……劉老兄，待見過那人，盤問過後，才能夠下判斷。」

× × ×

那個叫石大堅的人神色鎭定，一點也不像是來自首的殺人兇手。

蕭原定定地瞧着那人——石大堅，沒有開口說話，但却感到，此人不似是一個窮兇極惡的人，他的雙眼中，並沒有一絲一毫兇戾之光。

「石大堅，你想清楚，殺人是大罪，會被判砍頭的，這可不是鬧着玩，你如今否認還來得及。」劉榮目光炯炯地看着那人。

石大堅鎭定而又清楚地道：「我不是和你們開玩笑的，那個叫王富生的，確是我殺死的！」

跟着又道：「我說的都是眞的。」

「你怎樣殺死王富生？」劉榮顯得很冷靜。

「我……用一柄宰豬的刀殺死他的！」石大堅就像是說着一件很平常的事那樣，一點也不顯得激動或是驚恐。「我……想不到那柄刀如此鋒利，一割便幾乎割斷他的頸脖！」

「那時候是甚麼時間？」

「讓我想想。」石大堅翻翻眼。「大約離天亮還有半個時辰左右。」

「你在那裏殺死他的？」

「那條巷子叫甚麼名字我不知道。」石大堅道：「不過，我仍然記得那條巷子不很長，只有二十多戶人家左右，鋪了麻石板，要不要我帶你們去那裏？」

「你爲甚麼要殺王富生？」

「我想搶去他身上的錢。」石大堅道：「本來，我是想摸入一戶人家的屋子內。偷點財物的，偏巧他在那時候走出來，他正在玩弄衣袋內的大洋，弄得叮噹作響的，於是，我便改變主意，向他下手。」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才又說下去。「本來，我不想殺他的……將刀抵在他喉頸上，只不過想嚇唬他，好令他乖乖地將自己的錢拿出來，那知道他却大聲叫，並用力掙扎，我情急之下，手一緊，刀鋒便切入他的喉嚨內，那知道脚下一滑，手肘一轉，刀鋒割入他的喉頸內，幾乎將他的頸脖割斷，我發覺自己殺了人，嚇得魂不附體，拔脚便跑，但忽然想到，不殺也殺了，怎不將他身上的錢財取去，於是，我便將他放在牆角上，伸手去搜他的衣袋，就在這時，忽然有輕微的脚步聲響起，我不禁吃了一驚，恐怕被人看到，也顧不了拿取那人身上的錢財，慌急溜向巷子的另一頭，一直溜出墟外。」

「殺死王富生的那柄刀呢？」劉榮問道。

「溜出墟外後，便扔了，記不起扔在甚麼地方了。」石大堅在說話時，不時瞥一眼劉榮與蕭原。

「你逃到甚麼地方？」

「一直逃出很遠，後來在一條小溪內將身上及衣服上的血漬洗去，然後在野外胡亂睡了一覺，以後，便在附近的鄉村中，替人做短工。」

「你本來可以逍遙法外的，爲何自首？」一直在旁聽着的蕭原忽然開口問道。

石大堅看了蕭原一眼，才說道：「自從我殺死那個人後，我一直心驚肉跳，怔忡不安，晚上做惡夢，時時從惡夢中驚醒，令到我失魂落魄的，晚上不敢睡覺，恐怕那被我殺死的人的鬼魂來索命……我無法再忍受那種無形的折磨，若是那麼下去，我一定會瘋了的，所以，我便來自首，我既然殺了人，好應該償命。」

「你是那裏人？」蕭原又問。

「我是鄰縣人。」石大堅道：「至於是那條鄉村的人，我就不知道了，自我懂事開始，我便與阿媽到處乞討爲生，後來阿媽病死了，我便到處流浪，靠乞討或是替人做短工雜活過活，有時候，也會做鼠竊狗偷，總之，爲了生活，我甚麼也做。」

說到這裏，他忽然露出厭倦的神色。「這種生活，我已感到厭倦，乏味，孤苦零丁的，活在這個世上，有甚麼意思？倒不如死了，不用再吃苦受難！」

劉榮與蕭原聽他說完那番話後，好久也沒有做聲，半晌，劉榮才一字字道：「石大堅，我再說一次，你說的都是眞話麼？」

石大堅立刻點點頭。「絕無一字半句虛假！」

「好，那我正式逮捕你！」劉榮跟着扭頭朝外面大聲道：「蘇班長，進來將這個殺人兇手押到後面那間屋子關押起來！鎖起他！」

站在外面的蘇班長與四名士兵齊應一聲，走入房內，將石大堅押出去。

待石大堅被押走後，蕭原與劉榮坐在櫈子上，好一會也沒有說話。

「蕭老兄，你認爲怎樣？」終於，劉榮首先開口。

蕭原轉動一下眼珠。「我覺得，他好像在說故事一樣，神色一點也不激動或是驚恐慌亂，他不是說心神不寧，失魂落魄麼？我却一點也看不出來，還有，一個殺人兇手，眼中却連一絲兇戾之色也沒有，兇狠惡毒的人我看得多了，從沒看到一個像他那麼心平氣和，不露一點兇相的殺人兇手！」

「蕭老兄，你這麼說，可是認爲他在胡謅，假冒兇手？」劉榮呆楞地瞧着蕭原。

「他的話可能不是胡謅的，而是眞話！」蕭原道：「但假冒是一定的了，說不定，正是那個眞正的兇手，敎他說那番話的！」

歇一下，跟着又說道：「他既然來假冒兇手，替人頂罪，那他說的話必須要令人相信，與事實才符，才不會令人懷疑，劉老兄，你說是麼？」

劉榮連連點頭。「蕭老兄，我與你的看法一樣，那個傢伙是替人頂罪，不可能是眞正的兇手，我不相信一個經常作壞事的人，忽然會良心發現，甘願自首的。」

「劉老兄，那人若眞的是替人頂罪的，那麼，那個眞正的兇手就不是一個尋常人，要不，怎能買動那人替他頂罪抵命？」蕭原揑着拳頭，輕輕擊一下櫈子。

「這個當然了。」劉榮點頭道：「能夠買下那人的一條命，出的價錢必然很可觀，否則，那人不會甘願頂罪抵命的！」

「蕭老兄，這不過是我們的猜測，需要加以証實。」劉榮微微皺起眉頭。「那人甘願替人頂罪，必然不怕死，一個連命也不要的人，只怕很難令他說眞話，這眞敎人頭痛。」

蕭原忽然含笑拍一下劉榮的肩頭。「劉老兄，其實一點也不頭痛，那人既然自認是殺人兇手，那將他押回縣裏法辦，不就交了差麼？」

劉隊副先是怔了一下，隨即便看出，蕭原在與他說笑，於是嘆口氣。「蕭老兄，可惜我這個人不是那種打馬虎眼的人，要不，也不會被人說我不會轉彎了。」

「劉老兄，我就是喜歡你不打馬虎眼，不會轉彎。」蕭原抬手拍一下劉隊副的肩頭。「要不，我也不會交你這個朋友！」

「蕭老兄，能夠交上你這個朋友，眞開心。」劉榮也伸手拍一下蕭原的肩

頭。

「走，到外面去喝兩杯，慶祝捉到那個兇手！」蕭原站起來，拉着劉榮便往外走。

「蕭老兄，你不是當眞的吧？」劉榮睜着眼，瞧着蕭原。

蕭原朝他眨眨眼，劉榮馬上會意，笑着跟蕭原一起走出鄉公所。

× × ×

蕭原拉着劉榮走入那家飯店，眞的要了一瓶米酒，喝起來。

這時候距中午大約還有個半時辰左右，這麼早便喝酒，難怪那個伙計對兩人投以詫異的目光。

「蕭老兄，眞的來喝酒？」就連劉榮也忍不住問他。

蕭原喝了一口酒，笑說道：「當然來喝酒啊，難道這麼早便吃飯麼？來，我們乾一杯！」說着拿起杯子。

劉榮不知他葫蘆內賣甚麼藥，只好拿起杯子與他碰一下，一口喝乾那杯酒。「蕭老兄，你到底弄甚麼把戲？」

蕭原放下杯子，輕鬆地道：「既然已捉到眞正的兇手，不値得喝兩杯麼？」

「蕭老兄，別再說笑了。」劉榮正色道。

蕭原也馬上收起笑臉，正經地道：「劉老兄，要查出那個傢伙是否眞正的兇手，等一會回去之後，將他放了，便知道他是否眞兇，說不定，還可以將那個眞兇手引出來。」蕭原越說越小聲，說到後來，他是附在劉榮的耳邊說的，那大概只有他兩人才聽得到。

劉榮邊聽邊點頭，蕭原才說完，他便笑說道：「蕭老兄，原來你早已想到這個好辦法，却讓我着急一場。」

「現在你可以放心喝酒了吧？」蕭原拿起酒瓶，替他斟了一杯酒。

待蕭原斟滿自己的杯子，劉榮馬上拿起杯子。「蕭老兄，我敬你一杯。」

蕭原拿起杯子，與他碰一下，各自一飲而盡。

這一頓酒，兩人直喝到中午，順道連午飯也吃了，才結賬離去，返回鄉公所。

回到鄉公所後，兩人一逕走到關押着石大堅的小屋子前，劉隊副吩咐那個看守的士兵將鎖打開，推門走了進去。

石大堅居然心平氣和地躺在地上睡覺。

蕭、劉兩人交換了一瞥眼色，劉榮上前用脚踢一下石大堅。「喂，起來，我有話跟你說。」

石大堅的身動了一下，睜開眼。

「長官，我已認了是殺死王富生的兇手，還有甚麼好說？」

「你聽着。」劉榮直視着石大堅。「你雖然自認是殺死王富生的兇手，但我們却查出，你是一個半瘋半癲人，說的都是胡亂想出來的瘋話！想騙兩餐飯吃，待到將你押回縣裏，你馬上大叫冤枉，然後瘋瘋癲癲的，要我們放了你，你的把戲已被我們識穿，你馬上給我滾！」

石大堅聽得臉色連變，賴在地上不起來。「長官，你才胡說八道，我是眞的殺人兇手，我不走，我受夠了，我應該得到報應！」

「丘田，將他手脚上的鐐銬打開，趕他走！」劉榮朝外面叫道。

呆在外面的那個士兵應聲進屋內，從腰帶上取下一串鎖匙，替石大堅打開脚鐐手銬。

石大堅却大叫大嚷，在地上滾動着，不讓丘田打開他手脚上的鐐銬。

世間事眞是無奇不有，石大堅居然放着生路不走，死賴着自認是殺人兇手，不要活，這簡直是天下奇聞。

蕭原與劉榮眼看那士兵無法按得住石大堅，打開脚鐐手銬，只好幫手將石大堅按住。

石大堅仍然大叫大嚷，自認是兇手，他不是瘋子，要劉榮押他到縣裏法辦。

好不容易那士兵丘田才打開石大堅手脚上的鐐銬，劉榮吩咐聞聲趕來的蘇班長與幾個士兵將他拉出去，押出墟外。

蘇班長等人都露出疑惑之色，不明白劉榮何以放了一個自認是兇手的人，但奇怪歸奇怪，劉榮是他們的上司，他們只好遵命照做。

結果，蘇班長與幾個士兵要將石大堅抬出鄉公所，不然，根本無法將他弄出去。

看着石大堅被抬出去，劉榮吁口氣。「蕭老兄，但願我們所料不錯，他能夠幫我們找到眞兇。」

蕭原拍一下他的肩頭，充滿自信地道：「放心吧，他一定會替我們將眞兇引出來的。你曾看過一個殺人兇手，抵死也不肯活，硬要認罪一死的麼？」

劉榮搖搖頭。「死賴着不肯被押去刑場的死囚我看得多了，像石大堅這種甘願一死，矢口自認是兇手的人，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蕭原道：「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大概只有瘋子，才會不怕死，但他却不是瘋子，所以，這其中必有蹊蹺。」

跟着，他認眞地道：「劉隊副，那些人手都已安排好了麼？」

劉榮點點頭。「都安排好了，包保他溜不了。」

「一定要將他盯得緊緊的，但又不可露出形跡，不然，就會前功盡廢。」蕭原提醒劉榮。

「放心吧。」劉榮一點也不擔心。「我暗中指派的那幾個人，都是極機警的，他們不會出錯的。」

「劉老兄，那我們等着好消息傳來吧。」蕭原一脚踏出屋外。

× × ×

石大堅被蘇班長與三個士兵抬到墟外，扔在地上，也不理會他仍在大叫大嚷，轉身走回墟上。

墟上的人自然都被驚動了，人們都當石大堅是瘋子，因爲他們都不相信，一個正常的人，會自尋死路——自認是殺人兇手，並賴着不走，硬是要死。

除了幾個村童跟着看熱鬧外，沒有一個大人跟着走出墟外，就連那幾個村童，在墟外看了一會，也覺得無聊，返回墟內。

石大堅眼見沒有人理會他，便停止叫嚷，却躺在地上不起來，半晌，才爬起來，口裏喃喃自語，一逕往西面走去。

很快，便走得沒了影。

劉榮與蕭原整個下午都坐在鄉公所內，沒有外出。

太陽已下山了。

劉榮開始有點坐不住了。「蕭老兄，怎麼還未有消息傳回來？」

蕭原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劉老兄，別急，天黑後，一定有消息傳回來的。」

「他們會不會被那傢伙走脫了？」劉榮擔心地道。

蕭原聽他那麼說，頓時坐不住，霍地站起來。「劉老兄，你不是說，他們很機警的麼？」

「蕭老兄，我不過說說吧。」劉榮忙道：「就算石大堅是一隻耗子，也溜不掉。」

「劉老兄，但願你說的是眞的。」蕭原噓了口氣。「否則，就前功盡廢了。」

× × ×

終於有消息傳回來了。

那個急趕回來的士兵（已換穿了民裝）喘着氣對劉榮道：「報告隊副，石大堅正偷偷地溜向墟集的南面。」

「之前他去了那裏？」劉榮急聲問。

「他一直往西走出七八里，然後爬上一棵樹，睡大覺，害得[illegible]個趴在一片荊棘叢中，呆等了幾個時辰，身上被荊棘刺得手脚滿是血痕……總算他又有行動了。」那個士兵撫着手臂，皺眉的道。

「嗯，你去治理一下刺傷的手臂吧。」劉榮朝那個士兵揮揮手去。

那個士兵應了一聲，快步離去。

「蕭老兄，你現在可以放心了吧？」劉榮高興地拍拍蕭原的肩頭。

「蕭老兄，別高興得太早，這不過是初步消息，希望繼續有消息傳回來。」蕭原可不敢太過樂觀。

這時候大概是晚上八時左右。

大約半小時之後，又有消息送回來。

「報告隊副，石大堅溜到墟集南面的一個小土丘上，未幾，便有一頭狗奔下土丘，往墟內奔去。」向劉榮報告的一個趕回來的士兵道。

蕭原一聽，馬上說道：「那條狗一定是跑回墟內，送消息給石大堅要聯絡的人。」

「他們倒想得好週到啊，」劉榮冷笑一聲。「可惜，却逃不過我們的監視。」

「劉老兄，我們立刻趕去小土丘，看看是否能夠捕到一頭狡狠。」

「好！」劉榮馬上召集了半個班的人手，要那個士兵帶他們趕去那個小土丘。

× × ×

蕭原與劉榮，還有八個士兵，趕到墟外南面的小土丘前，與跟踪監視石大堅的三個士兵會合。

「包大昌，有甚麼動靜？」劉榮才蹲下來，便急不及待地問伏在他身邊，原已在監視石大堅動靜的一個士兵。

包大昌忙低聲道：「報告隊副，暫時未有動靜。」

「不要被石大堅溜了，也不知覺。」劉榮悄聲道。

包大昌壓低聲道：「隊副，你從土丘上看一下，那棵矮樹下不是有一個人影嗎？他就是石大堅！」包大昌用手往土丘上指點。

劉榮睜着眼，往土丘上望去，果然看到一棵矮樹下，有半截人影，這才放心地吐了口氣。「那人影就是石大堅？」

包大昌點點頭。

由於天上的月亮很圓，所以，夜色頗清明，加上劉榮等人匿藏的地方跟土丘不過四五丈遠，所以，還能夠看到土丘上矮樹下的半截人影。

「蕭老兄，那條狡狠怎麼還未出現？」劉榮不耐煩地道。

蕭原壓低聲音。「劉老兄，捉狡狠，一定要有忍耐力，你等着瞧吧，那眞兇一定會出現的。」

一句話說完未幾，只見兩條人影鬼鬼祟祟地從墟內疾奔出來，蕭、劉等人發現之後，頓時精神一振。

那兩條人影直奔上土丘。

劉榮馬上吩咐所有的士兵馬上散開來，將土丘包圍起來。

那兩條人影才奔上土丘上，蕭原等人馬上聽到傳來一陣怒喝聲與爭吵聲。

但由於聲音很低，蕭原與劉榮都聽不清楚土丘上那兩個人在爭執甚麼？

驀地，其中一個發出一聲痛叫，蕭原頓感不妙。「劉老兄，該動手了。」

蕭原點點頭，手一揮，當先向土丘上衝去。

土丘上的兩條人影這時是扭作一團，跟着又是一聲悶哼響起。

蕭原恐怕其中一人會被對方殺死，情急之下，朝天開了一槍。「停手，別跑，你們已被包圍！」

土丘扭作一團的兩條人影頓時分開來，其中一條人影却倒在地上，却張口大叫：「捉住他，別讓他跑了，是他要我去自首頂罪的！」

另一條人影有如驚恐的兎子般，朝土丘的另一面竄奔下去。

一陣呼喝聲馬上喝起。「別跑，快站住！」

「再跑，便開槍！」

「我們是保安隊，快站住！」

人影閃竄，奔向土丘。

蕭原朝天開了一槍。

墟上的狗隻被槍聲驚動，响起一陣狗吠聲。

「弟兄們，別讓他跑掉！」劉榮邊跑邊高聲大叫。

蕭原與劉榮最先奔上那個土丘。

那條往下竄奔的人影已竄下土丘，根本不理會劉榮與那些士兵的呼喝，沒命地往前竄奔。

那些士兵眼見無法將那人截住，立刻開槍射擊，企圖將那人射倒或是嚇得不敢再跑。

那人只是窒了一下，仍然拚命竄奔。

那些士兵可能平時疏於操練的關係吧，槍法不大準，居然射不中那條人影。

他們呼喝着緊追下去。

蕭原第一個奔上土丘，一眼便看到倒在地上的那條人影正自發出呻吟聲，雙手緊捂着肚子，月色下，可以看到，他的雙手滿是血。

蕭原一個箭步奔到那人身前，看清楚，那人原來是石大堅，只見他頭上滿佈汗珠，一張臉扭曲着，雙手捂着的傷口，不斷有血湧出來。

原來，他的肚子被捅了一刀，左手肩膊上也挨了一刀，要不是蕭原及時發出喝叫聲，他早已被另一個人刺死了。

蕭原蹲下來，疾聲問：「那個人是誰？」

石大堅喘口氣，啞聲道：「王……家的護院頭兒王華山！」

「是他，」說話的是緊接奔到來的劉榮。「想不到會是他！」

蕭原二話不說，馬上從身上拿出金創藥，替石大堅敷在肚子上及手臂上的傷口上。

劉榮說一聲：「蕭老兄，我去追他！」飛奔下土丘。

跟在後面的幾個士兵先後奔上來，蕭原叫住一個，幫他將石大堅肚子及肩膊上的傷口包紮起來，接對那士兵道：「你留下來看着他，我去追那個兇徒！」

話聲未落，他已像一支箭般，奔下土丘。

× × ×

蕭原追上那些士兵，急忙對一個士兵問道：「那個兇徒呢？」

那個士兵指一下前面。「那傢伙逃竄到前面那片草叢內，便不見了。」

蕭原往前面看一眼，前面丈外的地方，果然是一片野草叢，齊膝那麼高，是躲藏的好地方。

「劉隊副呢？」

「他要我們在外面堵着，他一個人走入野草地內搜尋那個傢伙。」

蕭原聞言往野草地掃一眼，果然看到一條人影已彎着腰，在搜索。

不用說，那人一定是劉榮。

那塊野草地大約有十多二十丈方圓，那些士兵則散站在草地的周圍，持槍戒備着。

蕭原暗暗點一下頭，認爲劉榮這個決定很對，要是所有的士兵都走入草地搜索，人多雜亂之下，很容易會被王華山有機可乘——冷不防挾人奪槍，那就痲煩了。

「劉老兄，發現那傢伙麼？」蕭原邊說邊快步走入草地內。

蕭原馬上直起腰來。「那傢伙躲得好密，就算要翻轉這塊草地，我也要將他揪出來！」

「劉老兄，千萬別躁急！」蕭原走入草地。「慢慢搜，他又不是土行孫，會遁地，總會將他搜出來的！」

「蕭老兄，你那一招引蛇出洞果然使得，那傢伙終於被引了出來！」劉榮朝蕭原豎起大拇指。

就在這刹那，一條人影驀地從劉榮左後側竄撲起來，蕭原一眼瞥見，疾聲喝道：「小心……」

喝聲才出口，那條人影已撲在劉榮的身上，一下子將他撲壓在地上。

蕭原急奔過去。

站在草地周圍的士兵目睹之下，亦紛紛衝入草地。

兩個人倒下的地方，那一片野草不停晃動，不用說，劉榮與那個人——王華山正在扭打着。

蕭原急衝前去，驀地，一條人影竄起來，疾喝道：「別走過來，你再走一步，我便打死他！」

蕭原頓時窒住，看清楚，那人正是王華山，他手上握着一支槍，斜指向地上。

槍嘴指着的地上，躺着一個人，一點聲息也沒有，不知是死是活。

那人當然是劉榮。

蕭原一顆心直往下沉。

衝入草地的士兵亦呆住了。

月色下，只見王華山像一頭惡狼般，神色猙獰，目射兇光。

「王華山，快將槍扔掉，你逃不了的！」蕭原直視着王華山。

「放屁！」王華山兇惡地嘶叫。「除非你們不顧劉隊副的生死，不然，你們一定要放我走。」

「就算放你走，你能夠逃到那裏？」蕭原冷靜地道。

「這你不用替我擔心！」王華山哼了一聲。「你們快退後，退到一邊去，不然，我一槍幹掉他！」

蕭原看出，在眼前的情形下，爲了劉榮只好聽王華山的話去做，於是

揮手朝那些呆站着的士兵道：「快退開去，退到那邊！」

那些士兵紛紛退後，退到右邊去。

蕭原却沒有動。

「你！快退開去！」王華山朝他吼叫。

蕭原却沒有動。「我想知道劉隊副是生還是死。」

「他當然活着！」王華山兇惡地吼道：「你若不再退後，他眞的會變成死人！」

「若我不肯走呢？」蕭原冷靜地一雙眼緊緊地盯着王華山。

「那我會先幹掉你！」王華山斜指着地上的劉榮的槍嘴倏地一揚，指回蕭原。

一下槍聲就在那刹那响起。

王華山揚起的手猛地一震，手上的槍脫手掉落地上。

那一槍是蕭原開的。

他故意拿話去激王華山，目的就是要令到他將指着劉榮的槍嘴移開，他果然上當，蕭原就在他揚起槍，指向他的刹那，以迅疾無倫的手法，抬手一槍射向他握槍的手臂。

王華山終於見識到蕭原那神乎其技的槍法，不過，他付出的代價就大了。

那些士兵都沒有機會看到，因爲他們正自退開去。

但槍聲一响，他們都停下來，但隨即便撲奔前去。

——他們都看到，王華山扭身撲向地上，卻搶回掉到地上的那支槍，蕭原一個飛身，縱撲過去。

——蕭原之所以不開槍，是怕會誤傷地上的劉榮，因爲那支槍就掉在劉榮身邊的地上，王華山正撲落去。

王華山的手才摸到那支槍，蕭原已撲落他的身上，握槍的手狠狠地砸落在他的手臂上。

王華山頓時發出一聲慘叫，蕭原跟着又一拳砸在他的面頰上。

王華山馬上又發出一聲痛叫。

那些士兵紛紛衝到來，撲在王華山的身上，一陣拳打脚踢。

王華山發出殺豬般的嚎叫。

要不是蕭原喝叫那些士兵停手，眞會將王華山的活活揍死。

不過，王華山也被揍得半死。

蕭原扶起劉榮，發覺他的腰上中了一槍，並沒有死，只不過被擊暈過去，忙替他敷上金創藥，包紮好，劉榮醒轉過來。

「蕭老兄，捉……到那傢伙麼？」劉榮第一句就問。

蕭原點點頭，「抓住他了。」

劉榮連聲說：「好，好！」

× × ×

經過一番盤問，王華山終於承認，王富生是他殺的！

不過，另有主謀人。

而主謀人竟然是王富生的親兄長——王富添。

這簡直匪夷所思。

要不是王華山親口說出來，眞令人難以置信。

至於王富添與王華山之所以殺死王富生，原來是因爲王富生時時勒索兩人，兩人不勝其苛索，遂動了殺心，結果由王華山動手殺死王富生。

而兩人之所以被王富生勒索，原來兩人一直與王泰的兩個妾侍有染，却不愼被王富生發覺，便以此來要挾兩人，經常向兩人伸手要錢。

兩人有把柄落在他的手上，不敢不滿足他的需索，王富生却是一個揮霍無度的人，需索一多，兩人便不勝其煩，王富添便心生毒念，既可以殺人滅口，又可以獨承家產，於是便與王華山商議，由他下手殺死王富生。

原來，王泰雖然一共有六個妻妾——年紀最輕的三個只有二十多歲，但却只有兩個兒子——王富添與王富生，女兒却有五個，但始終會嫁出去的，那麼大的一份家產，就只有王富添兄弟承受，要是其中一個死了，剩下的那一個自然獨自承受家產了，這也是王富添出主意殺死王富生的原因之一。

可憐王泰却懵然不知，給他綠帽戴的，竟然是他的長子及堂弟！

溫貴和之所以被他們認爲是兇手，那當然是替罪羔羊了。

至於那個去鄉公所自首的石大堅，自然不是兇手，也不是鄰縣人，而是距此約二十里外的玉河村人，家裏很窮，就靠他給人打工養活一家七口，那自然很艱難了，他以前也曾到王家幹過短工，那一日，他正想到王家去看看，可有短工做，却遇上王華山，看他一副愁眉不展的樣子，便隨口問他爲何如此，石大堅長嘆一聲，原來他那個八十歲的老母病了，他又是個孝子，由於幾天沒有工做，家裏連飯也沒得吃，那有錢替老母看病，所以發愁。王華山靈機一觸，暗中與他商量，只要石大堅肯頂替殺人罪名，他答應給石大堅五百塊大洋，並設法輕減他的罪名。石大堅已走投無路，想想用自己的一條命，能夠換得一家溫飽，以後的日子不用發愁，而母親的病也可以醫好，便把心一橫，答應頂罪。

當然，那筆錢由王富添付出。

至於臭狗屎的死，也是王華山幹的，目的就是要令到蕭原與劉榮相信，兇手已找到，案子就算破了，自然不會再追查下去。

總之，王富添與王華山使盡手段，只有一個目的，不會追查到他們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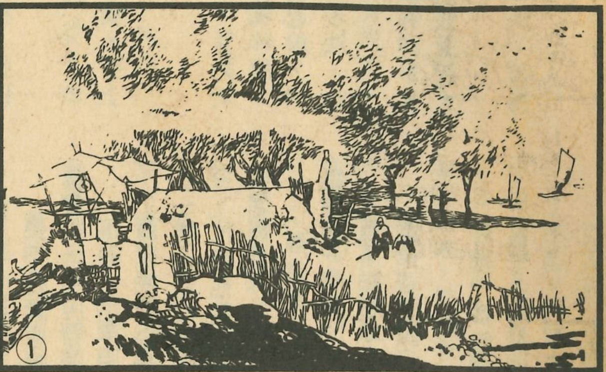
當王泰知道所有的內情後，氣得半死，大病了一場，成了鄉民談笑的話柄。

這件棘手的命案在蕭原與劉榮鍥而不捨的偵查下，終於破了。（全文完）

武林英雄軼事

武林奇女（上）

劉世慶・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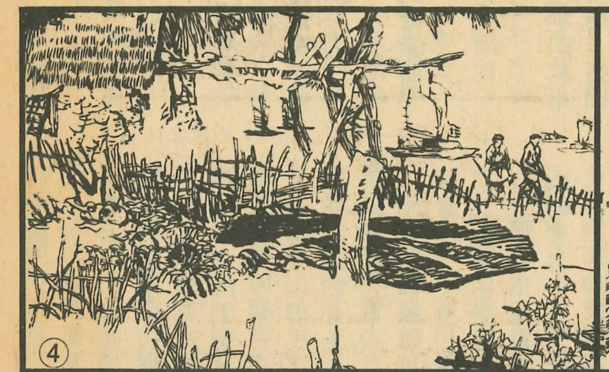
1　十八里運河灘，像一張碧水荷葉；荷葉上閃爍着一顆晶瑩的露珠，那便是名叫柳巷的小小村落。村外河邊，有一片八篙寬十篙長的小小瓜園；瓜園盡頭，有兩間瓜棚；瓜棚裏，住着瓜把式柳老爹和他的兒子柳梢青。



2　種瓜是柳老爹的看家本領。瓜園裏，千條萬條瓜藤四下蔓延，層層密葉下面，長滿了西瓜、香瓜、蜜瓜。這年，柳梢青剛滿十歲。一天，柳老爹挑了一副荊筐，走村串鄉賣瓜，把他留在家裏看園。



3　柳梢青爬上一棵老龍腰河柳向北運河眺望，只見河上漁船穿梭，客貨大船似行雲流水。突然，一個戴着腳鐐手銬的女人從一條悶罐官船裏翻身投河，押船的兩個兵勇慌忙向河中開槍，他不由暗暗爲那個女人擔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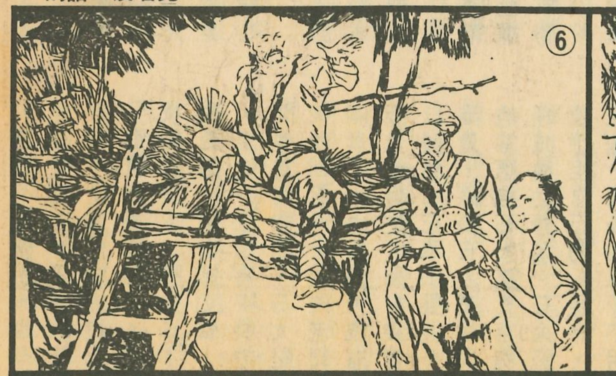


4　柳梢青急忙跑回瓜棚，忽見人影一閃，那個投河的女人扒開瓜園的柳籬，鑽了進來。他看到官船已經靠岸，兩個兵勇正向瓜園走來，慌忙連打手勢，叫那投河女人鑽進瓜壠，藏到密密層層的瓜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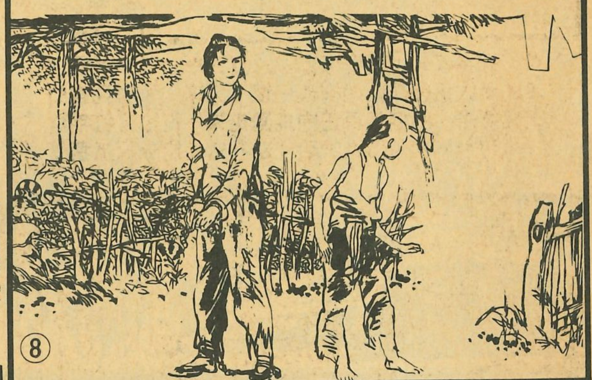
5　兩個兵勇闖進瓜園，柳梢青跳下瓜棚，笑臉相迎說："軍爺，買瓜嗎？"一個小頭目橫眉立目、粗聲大氣地喝道："小兔崽子，看到一個女逃犯嗎？"柳梢青用一副天眞爛漫的神態答道："回軍爺的話，沒看見。"



6　時値正午，天氣悶熱，沒有一絲風，滿園凝聚着瓜香。那個小頭目垂涎三尺，大模大樣坐在瓜棚上吆喝："摘幾個瓜來解渴！"另一個兵勇剛要進壠，柳梢靑忙攔住他說："軍爺，你看不出成色，還是小子替您摘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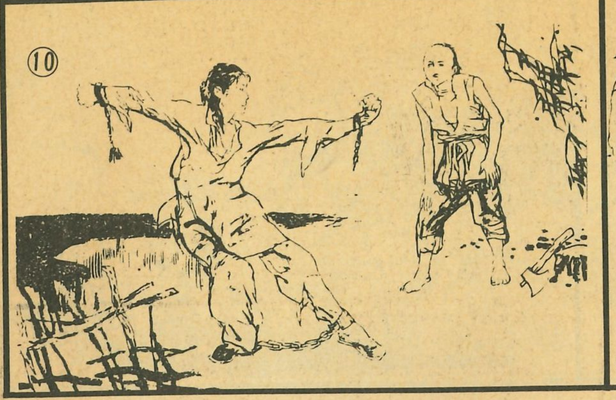
7　柳梢青摘來一個黑崩筋的大西瓜和幾個香瓜蜜瓜，兩個兵勇搶過西瓜，抄起瓜刀就宰開，狼吞虎咽吃起來。吃完，兩人喊聲"記上帳！"掂着大肚皮，鴨擺鴨擺地走了。



8　等那條悶罐官船解了纜，走出半里水路，柳梢青才向瓜壠裏喊道："大嬸，出來吧！"隨着喊聲，從密密層層的瓜葉下，站起一個三十上下，又高又壯的慓悍女人。那女人雖然蓬頭垢面，懷着臨盤身孕，但卻長得俊俏。



9　這女人走到瓜棚下，給柳梢青作了個大揖說："好個有膽量、有肝膽的小兒郎！多謝你的救命之恩。"柳梢青從瓜棚裏拿出一把砍柴的斧頭說："大嬸，讓我給你砸開手銬腳鐐，你快點逃命吧！"



10　"不必！"這女人深深吸了口氣，全身收緊，猛地大喝一聲，兩臂一伸，雙腳一叉，只見那手銬和腳鐐的鐵鏈立即環環碎裂；她又將兩手五指並攏，就像柔軟無骨，從手銬裏抽出來，又雙腳一頓地，腳鐐也綻開脫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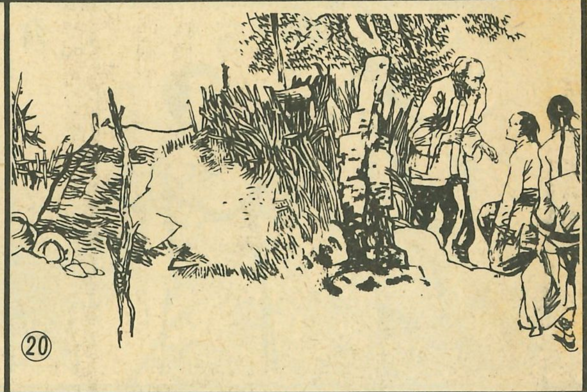
11　柳梢青驚呼道："大嬸，您好大氣力！"女人微微一笑，問："你也想練出這一身功夫嗎？"柳梢青響亮地答道："想！"女人拍拍肚子說："那就跟我走吧！我不僅要傳授你高強的武藝，如生下個女兒，還要白送給你當媳婦！"



12　柳梢青躊躇着說："我得問問我爹願意不願意。"囚犯婦人陡地變了臉說："不行！你得跟我走！"說完，伸手掐住柳梢青的手腕；一矬身，把他背在背上，健步如飛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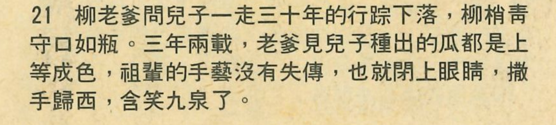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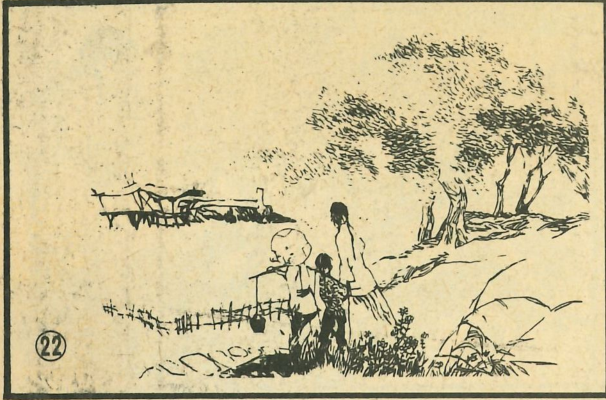
19　柳葉眉十三歲那年，武大師姐一病不起，躺在床上不咽氣。柳梢青找來一把牛耳尖刀，跪在床下，叫柳葉眉接過刀去，刀尖頂住他的心口，說："娘，孩兒決不再娶，如違此言，死在眉子刀下"。武大師姐才一縷輕烟咽了氣。



20　柳梢青掩埋了老岳母，倦鳥思林，人老想家，帶着女兒柳葉眉，從關外重返運河灘。柳老爹還活着，已經七老八十了。柳梢青從老爹手裏接過瓜園，悶聲不响地繼承祖業，種瓜爲生。




21　柳老爹問兒子一走三十年的行踪下落，柳梢青守口如瓶。三年兩載，老爹見兒子種出的瓜都是上等成色，祖輩的手藝沒有失傳，也就閉上眼睛，撒手歸西，含笑九泉了。



22　柳葉眉回到運河灘，生成的野性難改，跟京門臉子長大的姑娘不搭調。小小瓜園，孤懸柳巷村外，柳葉眉不由悶得慌。但她一個人能唱兩台戲，變着法子逗她爹笑，瓜園裏經常飛出她那銀鈴般的笑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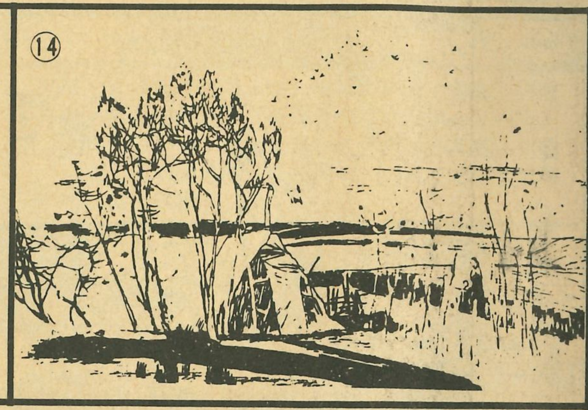
23　一年小，兩年大，柳葉眉十六歲了。她朦朦朧朧覺得，身邊得有個調笑打趣的人，日子才快活。正在這時，柳巷村窮門小戶的子弟，眼下是個教書先生的吳鈎，登門來見柳梢青，想拜師習武。



24　柳梢青種瓜，是家傳的手藝，不但不傳外人，連女兒也秘而不宣，柳梢青的武藝，得自武大師姐，武林的規矩也是藝不出門。因此柳梢春一口回絕。但吳鈎一不氣惱，二不灰心，每晚都來瓜園串門，陪伴柳家父女講古論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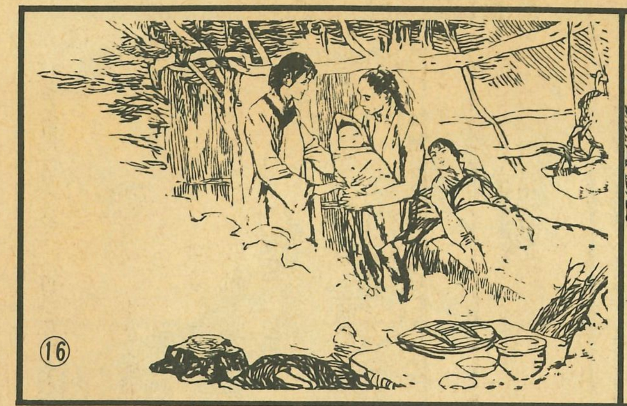
13　柳老爹賣瓜回來，兒子不見了。他四處尋找，也不見兒子蹤影；只是渡頭路口，村頭廟墻，官府到處張貼告示，懸賞緝拿義和團的逃犯武大師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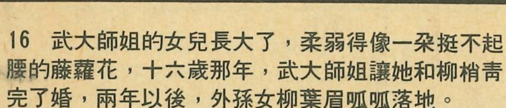


14　武大師姐帶着柳梢青下了關東。半路上，她果眞生了個女兒。娘兒仨一路北上。這天，走到一條水天茫茫的大江邊，江上不見船影，插翅難飛。武大師姐砍倒一片蓬蒿，搭起一座馬架（窩棚），就在這荒村埋名隱姓住了下來。



15　從此，柳梢青就跟武大姐學習武藝。武林的規矩是藝不出門，但武大師姐把柳梢青看作是倒插門（入贅）的女婿，所以悉心傳授，沒幾年，柳梢青就學到了武大師姐的全部絕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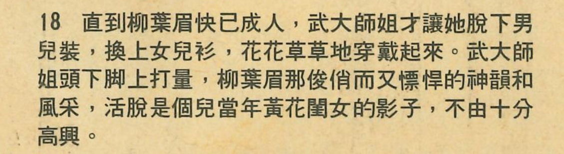



16　武大師姐的女兒長大了，柔弱得像一朵挺不起腰的藤蘿花，十六歲那年，武大師姐讓她和柳梢青完了婚，兩年以後，外孫女柳葉眉呱呱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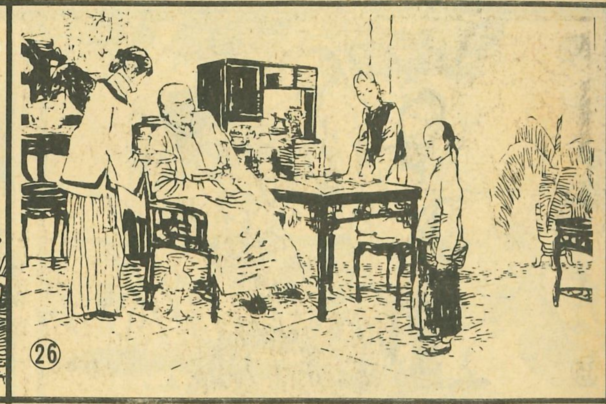
17　柳葉眉三歲，母親死了，她跟着姥姥長大，武大師姐一心想叫外孫女頂天立地，把柳葉眉當男孩子打扮，每天讓她跟男孩子們爬樹登高，下河戲水，教她打拳踢脚，飛刀舞槍。




18　直到柳葉眉快已成人，武大師姐才讓她脫下男兒裝，換上女兒衫，花花草草地穿戴起來。武大師姐頭下脚上打量，柳葉眉那俊俏而又慓悍的神韻和風采，活脫是個兒當年黃花閨女的影子，不由十分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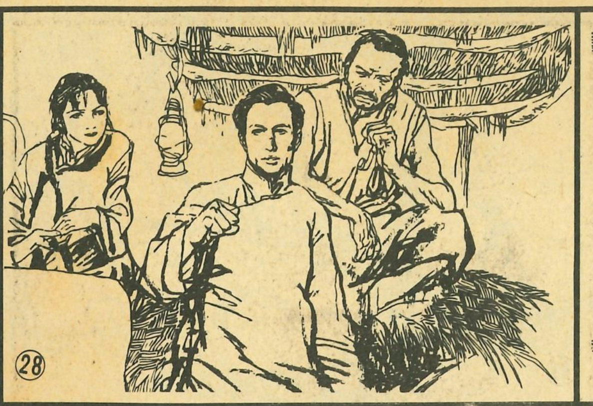
25　吳鈞還會吹一支洞簫，簫聲悅耳動聽，得柳葉眉歡喜。一天月夜，吳鈞坐在瓜棚上，爲柳梢青父女吹奏一曲，簫聲剛落，柳梢青忽問："吳鈞，你家窮門小戶，孤兒寡母，你怎能進城念書，當上教書先生？"



26　吳鈞深沉地講起辛酸的往事："八歲那年，我給鄰村一個財主少爺當伴讀，一字一淚唸了幾年書。後來考進了通州縣立師院學堂，財主逼我賠還幾年陪讀的學費和飯錢，爲了求學，我只得立下一紙欠債的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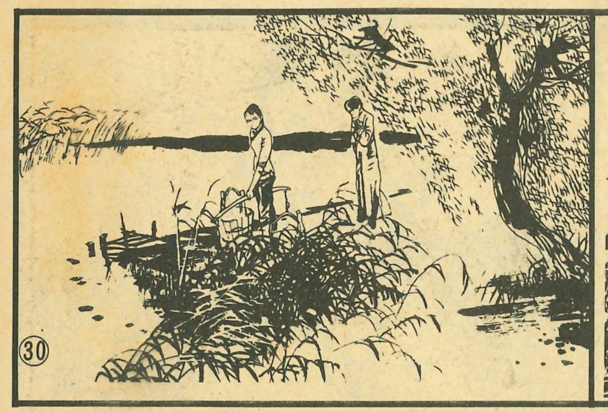
27　"畢業以後，我被撥到鄉村小學教書，每到月頭，薪水都被財主的帳房取走。八年了，本利沒還一半。我只得租種二畝河灘地，每天放學回家，戴月荷鋤，辛勤耕種，才勉強夠娘兒倆糊口。"



28　柳梢青又疑惑地問："那你一個文墨書生，學什麼刀槍拳腳？"吳鈞哽咽着說："日本鬼子侵佔了東三省，還想吞併中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想學點武藝，再教給學生們，有朝一日投筆從戎。"



29　柳梢青悶頭抽烟，沉默不語。忽然，柳葉眉喊道："吳大哥，我來教你！不知你願不願意拜我爲師？"吳鈞說道："能者爲師，愚兄願拜妹子爲師。"柳葉眉朗聲一笑，說："好！鷄叫頭遍，你到瓜園外老龍腰河柳下等我"。



30　第二天早晨，吳鈞因爲回家改了不少作文，醒來天已大亮，他趕到瓜園外，柳葉眉正挽着褲腿在河邊挑水。吳鈞連聲說："遲到了，慚愧，慚愧！"柳葉眉怒氣冲冲地說："回去，明天再來。"



31　又一個早晨來臨了。天麻麻亮，吳鈞趕到河邊，柳葉眉已坐在河邊洗臉梳頭。吳鈞低聲下氣地說："昨晚你爹讓我講故事，我才起晚了。"柳葉眉冷若冰霜，鐵面無情地說："回去！明天再來！"



32　這天晚上，吳鈞長了心眼，他到瓜棚裏吹了半夜洞簫，回家和老娘知會一聲，來到河邊柳下，眼睜睜坐到天明，晨霧中，柳葉眉哼着小曲走來，吳鈞霍地站起身，笑吟吟地說："小妹，敝人恭候多時了！"



33　柳葉眉發出一陣清脆的笑聲，說："我是三戲吳大哥！"吳鈞又壘起一座小小土台，插上三根香蒿，恭恭敬敬地說："師父請上坐，弟子要行拜師禮！"柳葉眉啐了一口說："咱倆拜乾哥兒們吧！你還是大哥，可得我叫二弟。"



34　從此，黎明和夜晚，吳鈞都到河邊來跟柳葉眉習武，柳梢青並不出面，只是常常隱身在不遠的柳叢中，偷偷觀看。



35　一夜天晚，練完幾套拳腳，走過幾趟刀槍，吳鈞和柳葉眉坐在小堤上歇息。柳葉眉突然悶聲悶氣地問："大哥，你怎不娶媳婦兒呢"吳鈞淒然道："我家一貧如洗，誰肯進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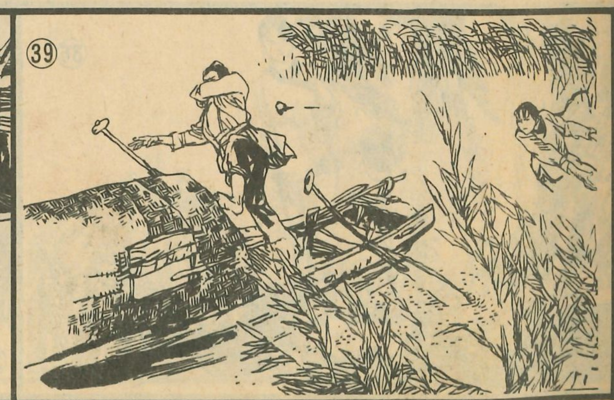


36　柳葉眉站起身來，一本正經地說："唉！我倒想給你當媳婦兒，只是你得更名改姓，到我家倒插門兒，委屈一下你這個土聖人。"吳鈞板起面孔說："豈有此理，你是我兄弟，豈可胡思亂想。"

37 柳葉眉不覺渾身燥熱，大聲說："那我來給你保媒，磨破八雙鞋，不討你一針一線。"說罷，扑通一聲，下河戲水去了。吳鈞只當玩笑，便也轉身回家。



38 運河上，常有人販子的鷄籠小船過路，船艙裏捆綁着被拐騙來的女子。半夜，柳葉眉聽老爹扯起鼾聲，偷偷來到河邊，等候鷄籠小船路過。她要救下一個女子，讓這個女子和吳鈞配成夫妻。



39 不一會，一隻鷄籠小船來了。船尾，有個人咿呀搖櫓，艙內，傳出嗚嗚咽咽的哭泣聲，柳葉眉飛出一棵石子，打中那個搖櫓的人腦殼，搖櫓人啊呀一聲，抱頭滾下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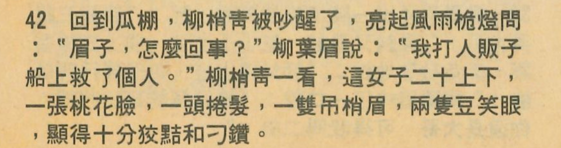
40 柳葉眉把小船牽到岸邊，拴在河柳上，剛打開鷄籠艙門，只見一個黑影竄出，柳葉眉扯住這黑影的手說："別怕，我是來搭救你的。"這個黑影却回頭咬她一口，撒腿就跑。



41 柳葉眉火起，三步兩趕步上去，一個枯樹盤根掃堂腿，把黑影放躺，摸到一條大辮子，挽在手裏，把她擒回瓜棚去。



42 回到瓜棚，柳梢青被吵醒了，亮起風雨桅燈問："眉子，怎麼回事？"柳葉眉說："我打人販子船上救了個人。"柳梢青一看，這女子二十上下，一張桃花臉，一頭捲髮，一雙吊梢眉，兩隻豆笑眼，顯得十分狡黠和刁鑽。



43 柳梢青背過臉去問道："姑娘，你叫什麼名字？怎會被人販子拐上賊船？"那女子狠狠地叫道："我叫花三春，不是被拐賣的女子，我跟老爹到下水去打魚，你家丫頭爲什麼攔路劫船？"

44 柳梢青讓柳葉眉把花三春送回去。柳葉眉挽住花三春的大辮子來到河邊，那隻鷄籠小船早已無影無踪。花三春放聲大哭："老賊骨頭！你撇下親生女兒不管，只想討你主子的歡心。你好狠心喲！"



45 柳葉眉把她的大辮子挽緊一扣，厲聲問："你到底是什麼玩意兒？"花三春痛得哇哇大叫："放開手，我……我說實話。那個搖櫓的人是我的親爹花子金，他是天津衞專做放鷹生意的人販子龍頭少爺湯三圓子的跑腿。"



46 這種放鷹生意是將已降伏的拐騙來的女人賣給孤身男子，讓她們取得男人的信任，然後約期把男的財物席捲歸巢。如約期不歸，便有人準時前來，繞着院子吹口哨，女人便要去接頭，如女人避而不見，就有殺身之禍。



47 "這一回，鷄籠小船裏押着兩個女人，就是約期不歸的。我爹讓我甜言密語把她們勾出村子，綁架上船，不想碰到了你。"柳葉眉狠狠打了她一個咀巴說："原來你是個狐狸精。我要叫你們偷鷄不成蝕把米，賠了夫人又折兵。"



48 花三春原形畢露，不敢放刁，可憐巴巴地問道："小姑奶奶，你打算怎麼發落姪女兒？"柳葉眉冷笑道："我要把你剪掉翅膀關進籠兒，運河灘上給你找個主兒。"（待續）

小劍仙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黃金城歷險記

闖入黃金墓　格鬥外星人

清晨。薄霧。沙海。

空氣如此清新涼爽，一夜奔波的空空兒、李丹丹、皇甫姍三人，不由自主的輕舒了一口氣。

然而稍一會，煙消霧散，朝陽仿似熱銅盤，霎間腳下的黃沙便灼灼的烤人，沙中的龍舌草立刻趴伏地上不敢抬頭。

李丹丹喘了口粗氣，嬌聲嚷道：「我的天！呆在這兒地方，不消半日，便被它烤乾了！」

皇甫姍汗流滿面，但卻不敢叫嚷，抱歉的苦笑一下，論功力她遠遠及不上空空兒和李丹丹，在這熱浪沙海中，她自然最感辛苦，但她年紀却最大，而且他們是爲了她上這兒來的，她如何還敢說甚麼？

空空兒瞧見兩人模樣，忽地一笑，遙指前面，喜洋洋的叫道：「嘿！快瞧！前面一片湖泊，波光蕩漾，湖畔林木青翠，中有房舍小道，嘿，道上人來人往！跳到湖裏痛快的洗個澡呵，這可比人間仙景還更美妙！」

李丹丹、皇甫姍一聽，心神一振，不約而同的翹首探望道：「在哪，在哪？」

空空兒嗤的一笑。皇甫姍還滿臉迷惑，李丹丹卻已嬌嗔的跳起來道：「作死麼？滿目黃沙，哪來湖泊……咦！你這是使望梅止渴的法兒！」

空空兒哈哈笑道：「這並非望梅止渴，而是望湖止熱麼！」

空空兒話未畢，李丹丹已跳起來扭住了空空兒的耳朵。皇甫姍亦不禁咧嘴一笑。

經此一鬧，困身奇熱沙海中的三人卻也彷佛舒服了點。

三人又往北面再奔行了一段路程。

李丹丹忍不住嚷道：「姍姐姐！皇甫大俠當眞是往北行，遇上那電光老人和那絕壁中飛出的鐵船麼？」

皇甫姍點頭道：「不錯，先父與娘親當日私語時，我聽得一清二楚！不料卻把兩位少俠引來這酷熱荒漠，這教人如何心安？」

李丹丹道：「若眞能在此地尋着那電光怪人，見識見識會噴光芒衝天而起的圓鐵船，倒值得辛苦一場，但眼前一片灼灼荒漠，休說人影，只怕連鬼物亦逃之夭夭啦！」

皇甫姍無言以對。

空空兒忽又道：「皇甫大俠生前可有甚仇家？例如你沒見過，僅聽聞芳名而已！」

皇甫姍歎了口氣，道：「先父一生以德服衆，雖有絕世神功，但從不輕用，他常說道：『力只能令人身服，德方能令人心服也！』因此在江湖多年，行俠仗義，身經百戰，但連他的敵人亦爲之折服道：『世人皆道凡與皇甫德爲敵者絕非善類，我等與他作對，委實乃以螢火與日月爭輝呵！』況且就連爲數甚少的仇家，若論武功、智計、

人緣，與先父根本不能相提並論，更何況是在一夜之間，令皇甫家一門滅絕，連屍身亦不知所踪，普天之下，除了李勝大俠，只怕誰也沒這般本事！」

李丹丹一聽，嗔怒道：「好端端的，爲甚把李勝也扯上了？你懷疑此事乃李勝所爲麼？」

皇甫姍慌道：「妹妹誤會了！我連李勝之名，亦僅在先父口中聽過，更遑論見面，如何便敢懷疑？況且李大俠乃人間奇俠，其人如日月懸於中天，我一個弱質女流，怎敢懷疑？妹妹切勿多心！」

空空兒笑道：「她如何不多心？皇甫姐姐可知道，我這位丹丹妹妹，便是你口中李大俠的孫女兒！」

皇甫姍一聽，霍地一跳，驚喜道：「丹丹妹妹果然是李大俠的孫女兒麼？」

空空兒微笑道：「如假包換！她爺爺的眞正武功她並沒學得多少，但是她的鬼靈精卻青出藍而勝於藍也！」

李丹丹嬌叱一聲，跳起來就要扭空空兒的耳朵，空空兒早意料她有此一着，一閃身便避了開去。

李丹丹蹦蹦跳的不依道：「爺爺吩咐你照顧我，而你盡把人家欺負！」

皇甫姍驚喜道：「原來空空兒弟弟亦是李大俠一家子，怪不得有如此高明的身手！」

李丹丹嬌嗔道：「誰跟他一家子？他呀，不外跟爺爺學了幾招三腳貓功夫，就自以爲了不起，光會欺負人家弱女娃娃！」

空空兒一吐舌頭，道：「你也算弱女娃娃？我的媽呀！只怕天下最兇的男人你也敢鬥上一鬥！」

李丹丹卻哈哈一笑道：「過獎！過獎！難得空空兒哥哥如此稱讚，小妹妹就饒恕你這一遭吧了……」

話未畢，趁空空兒不留意，一個箭步飛身而上，扭住了空空兒的耳朵。卻捨不得用力，只輕輕的一擰，便忙道：「你求我呀！求我饒恕你呀！不然我就要用力啦！」

空空兒一笑，不再跟小丹丹胡鬧了。他畢竟比她大了三歲，漸漸處事已甚有分寸，想了想，問皇甫姍道：「這般說，皇甫姐姐斷定此事非皇甫大俠仇家所爲麼？」

皇甫姍點頭道：「不錯！就算有，可能性也極少！」

空空兒皺眉道：「這般說，最大的嫌疑便是那古怪老人了！但天下間竟有以目光殺人的武功麼？還有那衝天而起的鐵船，遍數武林中的奇珍異寶，只怕也沒這號寶貝！」

「咦？這可是甚麼東西？」忽地，跳過一邊去嘟着嘴生氣的李丹丹跳起來嚷道。

空空兒和皇甫姍連忙跑過去。

李丹丹手指正招着一粒閃閃發光的鈕，一粒在世上從沒見過的怪鈕！

空空兒接過細看，發覺這鈕甚輕，卻極堅硬，非銅非鐵非金非銀，這些空空兒在家時都見過，眼下這粒鈕他卻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到底是甚麼？他怔怔的根本說不出話來：「這肯定不是普通人丟下的！」空空兒忽然說道。

李丹丹道：「當然不是普通人丟下的！這還用你說麼？」

皇甫姍道：「那麼是誰丟下的呢？」

李丹丹俏眼一瞪，道：「你問我麼？但我問誰？只怕我這位空空兒哥哥腦裏亦空空如也！」

空空兒卻道：「這鈕既非世上之物，丟下這粒鈕之人自然亦非世上之人！」

李丹丹噗嗤一笑道：「並非世上人，難道是鬼麼？但鬼怎會造出這等精美絕倫的珍品？」

空空兒道：「這自然亦非鬼物所能製造！」

李丹丹把兩隻小手一拍道：「我的天！非世上物，非世上人，非鬼亦非人，那留下這鈕扣的到底是甚東西？跑來跑去還不是跑回原路麼！說了豈非等於沒說？」

皇甫姍畢竟年長了點，聽兩人這般你一句我一句，忽然有點醒悟，道：「既非鬼非人非世上物非世上人，又肯定這粒鈕是人才能造的，那這個人或者便是人們相傳曾有的神仙亦說不定哩！」

空空兒搖搖頭道：「神仙之物，那會輕易遺落於人間？既然是神仙，就算他在萬里之外，掉了東西亦會知道，他手指頭一勾也就收回去了，還會留落此地麼？」

李丹丹氣道：「好！好！如今連神仙亦非也，那是空空兒哥哥你自己丟的麼？」

空空兒卻點點頭道：「不錯！是像我們人類的人造的！但他們是來自另一個乾坤的另外一種人！」

此言一出，李丹丹與皇甫姍均怔怔的半晌說不出話來。「空空兒呵空空兒！想必你是想瘋了！不然爲甚說出這等稀奇古怪的話來？」李丹丹好一會指着空空兒的鼻子叫道。

空空兒歎了口氣，道：「我並沒瘋，清醒着哩！而且這也並非瘋話，如我猜的不錯，這不慎丟下這粒鈕的人，很可能潛伏在此地許久矣，接着是皇甫大俠不慎誤闖了進來，因此便永遠失踪，而我等是第三起上此地之人，只怕已有人在暗中窺伺着我等矣！」

李丹丹驚道：「這神秘人窺伺我等幹麼？我等與他素未謀面，無恩亦無仇，他犯不着對我等不利！」

空空兒道：「但我等已知道了他一點秘密！這一點秘密就足以令我等從這世上失踪了！」

李丹丹跳起來道：「就憑這粒鬼鈕，他便要殺人滅口？」

空空兒歎了口氣，道：「皇甫大俠亦僅是與他碰一碰面，便惹上殺身之禍，我等雖未碰見其人，但已知道他一點秘密，至少是這粒怪鈕的秘密，他豈會容我等全身而退？」

就在這時，三人的臉色不約而同的一變！

叮咚！叮咚！三人均同時聽到一陣琴聲！這時是中午時份，荒漠中鬼影也不見一隻，但卻響起了琴聲！而且這琴聲緩慢而低沉，彷彿是穿過厚厚的地層透了出來！

李丹丹貼着地面仔細聽了聽，她不由的怔住了，「錯不了！是地底傳出來的！來自地底的琴聲……這不是鬼麼！」李丹丹突地尖叫一聲，跳起來便抱牢了空空兒。不久前古廟女鬼一幕，已把她嚇破了膽，眼下提起鬼字她就怕得要命。

空空兒笑道：「太陽尚高照哩！這時便有鬼也被曬熔了！」

李丹丹又羞又氣道：「笑！笑……虧你這時還有心思笑！」

空空兒笑道：「空空兒乃名符其實的空空兒，空空兒週身無物，連鬼也不會尋上空空兒！況且我又不怕鬼！」

李丹丹怒道：「那你怕甚麼？怕不怕我？」

空空兒一吐舌頭道：「怕！怕之極了！還有就是那種並非這世上的人，但那是眞正的人！不知道來自何處，隱於何處的人！」

空空兒越往下說，李丹丹心頭就越發抖顫，終於她硬不起來了，放軟聲音求道：「好！好！我的好空空兒哥哥！小妹妹求你快找出那琴聲的下落，不然嚇也把人嚇死了！」

空空兒不再取笑了。其實他說話時，耳朵卻追尋着琴聲的下落。空空兒這時向李丹丹、皇甫姍兩人微一示意，便搶先向一座沙丘疾奔上前。

空空兒拔出青龍寶劍，以劍撥沙，漸漸地，沙丘的深處露出一塊綠慘慘的東西。空空兒用劍把沙土撥開，嘿，綠慘慘的東西竟是一個面目猙獰的鬼臉！

李丹丹和皇甫姍嚇得哇的一聲，便趕緊掩上臉面，不敢再瞧。空空兒卻噗的跳入沙坑中去了。

「你們看！這是甚麼東西？」

空空兒又噗的跳上來，他的右手卻抱着一尊人高的石像。

石像的面目甚為奇特怪異：嘴巴與額角向前凸起，面色塗了一層不知甚麼東西，竟閃閃發着綠光，眼睛猶如綠豆般細小，空洞洞的眼眶中卻射出綠慘慘的光芒！世上根本就沒有這等形相的造像！

「聽！琴聲是從石像腹內傳出來的！」李丹丹知道這是一具石像，雖然面目古怪奇特，但再奇再怪也不過是一塊石頭，她的膽子因而就大了點。她仔細一聽，果然就被她聽出點眉目來了。

空空兒和皇甫姍把耳朵貼近石像腹部，裏面果然傳出「叮咚叮咚」的琴聲，奇怪的是，貼近了反而聲音很小，但離得越遠，琴聲就聽得越眞切。

空空兒默運神功於劍上，猛地朝石像的腹部劈去！這一劍下去，休說是一塊石頭，便是硬如銅鐵也會立分成兩段。

「乒乓！」一聲，青龍劍與石像相碰，發出硬物相碰的叫聲，石像腹部紋絲不動，不要說被劈開，便連一條劍痕也沒留下，倒是青龍劍被震得嗚嗚作響，若非空空兒以神功注入劍中，青龍劍只怕便斷碎了！

空空兒的手腕也被震得隱隱作疼，他大驚道：「天！這是甚東西？竟堅硬如斯！」

李丹丹早已驚得張口結舌，不能作聲。她自然知道空空兒這一劍的威力，她親耳聽他爺爺李勝說過，憑空空兒現時的功力，他實力一擊之下，連鐵鑄的厚門也會被擊穿！何況他手握的還是一柄無堅不摧的青龍寶劍！但這一劍擊下去，這貌似普通的石像，竟然絲毫不動，連劍痕也沒留下一條！這石像的堅硬，簡直非人可以想像！

皇甫姍忽然道：「我聽先父曾提及，世上有一種石比鐵還硬上十倍，想必這石像便是這種石造的了！」

李丹丹忙道：「這石叫甚名堂？能弄一塊回去鑄一柄劍用，豈非天下無雙麼？」

皇甫姍道：「先父說，這種石乃天上掉下來的，故稱為九天玄石。九天玄石刀劍不入，火燒不熔，丹妹想用它鑄一口劍，只怕跑遍天下也難尋着一個會造這種劍的鑄劍師也！」

空空兒歎了口氣，道：「正是！正是！這石像堅硬如斯，想必是那叫甚麼九天玄石鑄的了，但普天之下，有誰身具這種熔鑄九天玄石為像的本領？除非這人像九天玄石一般，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吧！」

李丹丹聽空空兒說着，忽然靈機一動，突然道：「從天掉下……咦，皇甫姐姐曾說，皇甫大俠親眼瞧見那古怪老人乘鐵船衝天而起，他既然可以衝天而起，那為甚不可以從天而落？」

空空兒心頭一動，李丹丹這略帶孩子氣的一嚷，似乎深隱玄機，但細思卻又不知其意味甚麼，一時間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各位：這也難怪空空兒這位古時的劍俠不可想像，「從天而落下一個人來」是甚麼意思，除非是神仙，但神仙是無形無影的誰也見不着。就算今日，如果有人說「從天上掉下來」，你或許會相信，因為你已經知道這世上有飛機、降落傘等的現代法寶，但如果有人說「從外星球掉下來」你會信麼？當時的的小劍俠空空兒就正處於現代人一般相同的境地，因此也就怪不得他被弄得心神恍惚，不知所措了。

× × ×

空空兒百思不得其解，他就乾脆不再去想了。

想不通的東西硬要去想，豈非執着牛角尖來戳刺自己？空空兒生性不會幹這般蠢事，萬事皆可拋開，這是空空兒的本性，否則他也不叫空空兒。

空空兒笑道：「這石像既然如此古怪，我便抱回去，賣給古董店，也好換三幾兩銀買酒喝也……咦，既然有石像這等寶物，難保下面尚藏有甚麼，若趁手的話，弄它幾件帶回去，也不枉了上這鬼沙漠一場！」

空空兒說罷，果眞又跳落沙坑中，仔細的挖掘起來。

皇甫姍不禁又好氣又好笑，悄聲對李丹丹道：「空空兒弟弟果然是孩童氣未泯，如今怪事頻生，我等顯見已陷險境，能否全身而退尚屬未知之數，他竟忙着尋寶物回去換酒喝了！」

李丹丹噗嗤一笑，道：「你以為他眞的尋寶？你信他眞的尋寶？你知道空空兒這名字是誰改的？是他自己改的！他寧肯拋下爹娘遺給他的大筆田產，跑到深山尋我爺爺，他還會稀罕這甚麼法寶？他其實故作輕鬆，他的心裏可比誰都要焦急，他這跳下去呵，準是又想通甚麼線索，急急的查找去了！」

皇甫姍微笑道：「丹妹妹很了解你的空空兒哥哥啊！」

李丹丹頭兒一側，嬌而傲道：「當然！我是瞧着他長大，瞧着他練武學藝的！我不了解他，普天之下誰還能了解他？」

皇甫姍笑道：「你年紀比他小了幾年，你怎麼看着他長大？倒不如說，你是陪着他長大，陪着他練武學藝吧。還有……」皇甫姍笑笑欲言又止。

李丹丹急道：「說嘛！吞吞吐吐的幹嘛？」

皇甫姍道：「還有，以後還陪着他闖蕩江湖！陪着他天南地北，天長地久，天荒地老！」皇甫姍忍不住逗弄了李丹丹一句，不知怎的，她自與這對小劍俠相處時日，心胸也逐漸開朗，不像以往的終日悽悽慽慽。

李丹丹一聽，先是一笑，最後她有點尷尬了，她對男女情愛這等事當眞是初七廿五的月亮，心似月芽兒，雲遮暮掩，朦朦朧朧。但後來仔細一想，臉蛋兒就倏的紅了！她跳起來，不依道：「皇甫姐姐你取笑人家！我不依你！我偏不跟他天長地久！」

皇甫姍笑道：「好好，那就不陪他天長地久吧！大家分手吧！」

李丹丹怒道：「誰說我要跟他分開？」

皇甫姍道：「既然你怕陪着他，那當然要分開啦！」

李丹丹格格一笑，道：「他敢？他曾經答應爺爺，這一生要照顧我的！」

皇甫姍嘻嘻一笑，點了點李丹丹小巧玲瓏的鼻子，笑道：「傻瓜！你爺爺的意思，就是讓你們永遠、永遠陪着伴着哪！」

這下子又說中了李丹丹的心事，她的臉蛋兒又印上兩朵梅花，但卻沒再撒野，還偷偷的笑了，似乎甚為開心。

「你們快下來，下面有一個洞哩……」

在沙坑中的空空兒忽然大叫道。

李丹丹、皇甫姍連忙跳了進去。沙坑已被空空兒弄得很深，但下面卻有一塊石壁擋住了去路。

李丹丹一見就叫了：「這是石壁！不是洞呀！你準是被那寶物弄昏了頭了！」

空空兒笑笑，沒理李丹丹，卻把右腳往石壁跺了跺。

空空兒微笑道：「你們聽，是甚麼聲音？」

皇甫姍道：「好像是『空隆！空隆！』的！你再跺一跺看。」

空空兒抬起右腳，又跺了跺石壁。

「空隆！空隆！」

一陣迴音傳了上來，這次三人都聽清了。

李丹丹眨了眨眼，隨即醒悟，她一拍小手，道：「好呀！這石壁下面原來是空的！」

空空兒笑道：「石壁下面不但是空的，而且還很空，很遠！」

李丹丹道：「你怎麼知道？」

空空兒道：「空隆之音傳得很遠，這是聲音在石壁下面迴蕩的結果，聲音既然能夠迴蕩，這只有一個解釋，下面的空間很大、很遠！」

皇甫姍滿面驚異道：「你們怎麼懂這麼多？我可是一竅不通？」

空空兒笑道：「我叫空空兒，裝的東西自然就多了一點點！」

李丹丹格格一笑道：「皇甫姐姐別聽他瞎吹！他呀，跟了我爺爺這麼久，爺爺又把他當寶貝，待他比我這個親孫女還好，爺爺那一套察天知地的本領，他還不學得七七八八麼！這全是我爺爺偏心的緣故！不然，為甚麼光他懂，我就不會？」

空空兒笑笑，卻沒理她。他深知他這位丹丹妹妹的性兒，若與她纏上了，那就活該他空空兒頭痛。

空空兒用劍把石壁上面的沙子撥去，又用手掃淨，這是一塊半丈方圓的石蓋。空空兒勁運於臂，並不怎麼艱難，就把石蓋揪了起來。好傢伙，下面果然是一個黑黝黝！一股陰森森的涼氣噴了出去，皇甫姍和李丹丹不禁倒抽了一口氣兒。

空空兒撲在洞口旁，把頭探進洞口仔細的瞧了瞧，他發覺洞裏有一道斜坡向下延伸，他縱身跳進洞口，仰頭道：「下來呀！這就進洞去！」

皇甫姍先跳了進去，三人中她的功力最差，心情又緊張，踏腳不穩便

欲摔倒，空空兒一舒手臂便把她輕輕抱住了。

李丹丹隨後跳進，她穩穩的落在石上，見空空兒抱着皇甫姍，心頭就有一股酸酸的味兒湧了上來，嗔道：「你扶別人，爲甚麼不扶我嘛！」

空空兒笑道：「丹妹年紀雖小，但若論功力，皇甫姐姐倒要拜你爲師哩！」

一句話又把李丹丹逗笑了，她不再說甚麼，走過去，緊挨在空空兒的身旁。空空兒雖然只有十八歲，但身臨如此境地，兩位女孩子可就把他當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來依傍了。

三人帶着惶恐神秘的味兒，沿着斜坡緩緩的向前探索。

皇甫姍年長，便讓李丹丹走在中間，空空兒開路，她就權充殿後。但她的功力尚淺，進洞後好一會，眼前還是黑沉沉的，甚麼也瞧不見，只好緊挨着李丹丹，猶如瞎子般的摸索前進。

漸漸地，皇甫姍也能瞧清眼前的事物了。在黑暗中，人的瞳孔會慢慢放大，因此慢慢就能瞧着，這是人在絕境中的一種求生的本能。

原來這是一條猶如漏斗狀的通道，口小底寬，洞壁全是堅硬的花崗巖砌的，光是這項工程，就非常艱巨，須知這是荒漠的下面，這幾千萬塊千斤以上的巨石，要運進來就絕非一件輕鬆的事兒。

三人走到斜坡的盡頭，空空兒眼前突地現出一道石梯。

「石梯……」李丹丹突地嚷了一聲，顯然她的眼睛早已適應洞穴的黑暗。

「小聲！」空空兒忙扭頭叫道。

李丹丹嘟着小嘴，不服氣道：「這地穴中鬼也沒一隻，還怕人聽到麼？」

空空兒歎了口氣，道：「其實大聲小聲早沒關係，反正已有人早就知道我等已進秘道！」

李丹丹嚇得往空空兒身前一跳，道：「人在哪！嚇人麼！」

空空兒又歎了口氣，待皇甫姍也上了石梯，便用力一踏！

「隆！」的一聲巨響，突然便在後面的通道響了起來，而且猶如滾雷，隆！隆！隆！」滾雷般的迴響又響了起來。

李丹丹又驚又喜，道：「這是甚麼機關？這很好玩啊！」說罷格格一笑。

空空兒道：「現下你笑，待會就該哭了！」

李丹丹迷惑的一睜眼，道：「甚麼？」

空空兒歎了口氣，道：「你見過聽過這等精密無瑕的迴音設計機關麼？」

李丹丹眼一瞪，道：「沒有呵！我相信，連爺爺也沒聽過、見過！不然他準會告訴我！」

空空兒道：「但這機關確實是人製造出來的！他既然能夠製造這麼精密的迴音機關，自然是爲了防範別人偷窺他的秘密！但任何東西通過這地道口也逃不過他的耳朵，就算一隻老鼠走過，牠的腳步也立刻變成雷霆萬鈞的聲響！他能掌握進洞的人一切，但進洞的人卻連他的影子也見不到的……」

李丹丹漸漸地臉色又發白了，皇甫姍也比她好不了多少，忙道：「這又怎麼辦？你這樣說，地洞的主人早已知道我等進來了！說不定甚麼時候就會出手對付我等！」

空空兒歎了口氣，道：「既然他已經知道，要退出去也來不及了！若我猜想的不錯，這主人立刻就會有所行動……」

吱吱！一聲響突地在三人後面響了起來，三人扭頭一看，石梯後面，幾乎無聲無息卻有如閃電般的降下一道鐵閘，把三人與唯一可以退走的通道分隔開來。

三人面面相覷，好半晌說不出話來。

空空兒運青龍劍往鐵閘一點，嗡嗡之聲大作，青龍劍突地彎曲，幸而空空兒一點即撤，不然難保不攔腰折斷……空空兒收起青龍劍，歎了口氣。

李丹丹急了，嚷道：「歎氣！歎氣！你今天怎的光是歎氣！這是甚麼意思？」

空空兒又歎了口氣，道：「這是說，退路已斷絕了，唯一的路是沿石梯走上去，走一條安排好的，通向陷阱的路！」

李丹丹氣道：「這與你歎氣有甚麼關係？」

空空兒道：「我不服氣，肚子裏憋了氣，但又沒法子，既然沒法子，留着它幹麼？不如把它吐出氣來，心裏就舒服多了！」

李丹丹被空空兒弄得張口結舌，嬌嚷道：「你！你！你……你這是甚麼鬼道理？」

空空兒也不答話，搶先就向石梯踏上一步。李丹丹沒法，只好跟上。此時此地，若把她獨自留在這鬼地方，這簡直有如要了她的小命兒！

石梯很長，也不難走，在空空兒的感覺中，石梯似乎已逐漸靠近了地面。

再走了一小段，石梯卻突然中斷，一道石壁擋在前面，四周全是石壁，哪裡還再有出路呢？

李丹丹與皇甫姍面面相覷，想着被困在這黑洞洞的石梯的滋味，李丹丹就忍不住要哭起來。她帶點哭音的道：「這才叫山窮水盡再無路了！」

空空兒獨自在石壁四周摸索着，嘴裏喃喃的道：「難道便不會柳暗花明又一村麼……咦？這是甚麼古怪圖？」

李丹丹、皇甫姍一聽，連忙走過來，順着空空兒的目光一瞧，李丹丹依稀見着石壁上有一道道縱橫交錯的

刻疤，但這是甚麼，她就瞧不清楚了。皇甫姍眼前更是迷矇一片，一任她拚命瞪大眼珠，依然猶如睜眼瞎子。

「看不清！看不清！快想個辦法吧！我的好空空兒哥哥！」李丹丹急得大叫道。

空空兒想了想，便拔出青龍劍，默運神功貫於劍上，然後猛的一舉，青龍劍便突然迸射出耀眼的紫光，剛好把距劍三尺的石壁照亮了！空空兒又靠近了點，劍上的紫光把石壁上的雕刻圖文展現出來。

古怪圖畫的外形像一個瓶子，前端突出，猶如橢圓蛋殼的前端，蛋殼的中間最寬處，倒懸着一位頭戴圓形盔甲的男子，男子的容貌，就跟洞外那個怪石像的一模一樣！

形貌恐怖男子的四周刻滿銅錢大小的東西，男子的左手，正按在一粒鈕般的金屬物上，這金屬物的形狀就與空空兒他們撿到的鈕一模一樣。男子的右手，握着一根圓桿桿，他的頭部的圓形盔甲連着許多細長的管子，更奇特的是，這隻似瓶似蛋的怪物的尾部，竟然噴着熊熊的火焰！

「我的媽呀！這可是甚麼東西？」李丹丹雙眼瞪得猶如銅鈴，一拍小手，跳了起來叫道。

空空兒沉默，李丹丹問他，可他也是不要說見過，便連博聞天下事的李勝也沒對他說過，顯然他也不知道，而假如李勝也不知道的事，普天之下只怕就再沒第二個人知道了！

空空兒明知憑他自己的記憶根本無法解開這怪圖之秘了，他乾脆就不再去追尋，反而沒頭沒腦的問皇甫姍道：「皇甫大俠是說見過衝天而起的鐵船麼？」

皇甫姍一怔，道：「先父是這麼說過！他還說鐵船衝天而起時，它的尾部噴出一道耀目的强光……但你問這幹麼？難道你……以爲這就是那鐵船……」

空空兒笑笑，道：「我沒這麼說，我只是忽然有這個奇想吧了！」

但皇甫姍卻急急的道：「這麼說，雕刻這怪圖的人，就是那噴火鐵船的主人！也就是說，他是殺害我皇甫滿門的兇手！」

李丹丹也慌道：「對啦！這怪人一定已經知道我們是衝着他來的！這才叫不是冤家不聚頭！」

李丹丹、皇甫姍二人吱吱喳喳的惶急的叫嚷，把空空兒吵得頭昏腦漲，但也忽然判定了一點：這地穴的主人，的確是有意把他們引進來。至於他的用意是甚麼？是否就是那位絕壁中拖鐵船而出的古怪老人？也是否便是殺害皇甫大俠全家的兇手？空空兒是不能最後判定。

空空兒的青龍劍從怪圖上移開了，移到石壁的西面，但光禿禿滑不溜手，甚麼也沒發現。青龍劍再移向東面，這次空空兒又見到一長串奇形怪狀的符號，他雖然根本讀不懂這是甚麼意思，但空空兒有一種獨特的本領，那就是遇事從不鑽牛角尖，想不通的事他根本就不會去想，他會乾脆憑他的直覺去行事，這因此他就可以永遠保持清醒的頭腦。

這時空空兒又依着他的本能行事了。他不加思索，左手就往那些符號按去，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既然這地穴的主人有意誘他進來，而且直到現在還沒有對他們下手，那就證明這人還有下一步的行動，既然這樣，他就必定留下甚麼記號！」

空空兒也不加思索，就這般順着符號的次序一直按下去！至於這可能出現甚麼後果，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爲知道與不知道結果都是一樣，既然如此，爲甚麼還要鑽牛角尖去思想？

× × ×

漸漸地，空空兒自己也忘了正在按第幾個符號了，總之他就是執着的毫不放鬆的按下去！突然，「轟隆！」的一聲響，花崗巖石壁果然向右面緩緩的移開了！洞壁霎時露出一個方形洞口，一道耀目的金光從裏面噴射出來！

空空兒一頭就從洞口中鑽了進去。李丹丹和皇甫姍也跟着鑽了進來。但剛鑽進來，皇甫姍和李丹丹就驚奇得呆住了！空空兒也好不了多少，張口結舌的站着，連話也說不出來！

三人眼前恍似一座古墓，墓室中央放了一具棺材，耀目的金光竟是從棺材噴射出來！這可是一具如假包換的金棺材！

黃金是誰都喜愛的，空空兒三位大娃娃自然也不會例外。三人怔了半晌，就不約而同的向金棺材奔上前去。

金棺材原來有蓋，棺蓋上有金絲與金珠聯成的龜背骨架形花紋，揭開金棺蓋，裏面又有一副灰色的鐵棺，鐵棺的材料顯然與外面怪石像的九天玄石一模一樣，這點空空兒一瞧便知道了。

空空兒不加思索，就伸手掀起了鐵棺蓋，李丹丹、皇甫姍只瞧得一眼，便「哇！」的一聲大叫，掩着眼睛躲到空空兒的背後，這時就算用刀劍指着她兩人的頭，也不能令她們睜開眼睛再看一看！

原來鐵棺內的屍體，竟與外面那個怪石像一般的奇特，一般的恐怖，令人瞧上一眼就遍體生寒！

外棺是黃金造的，內棺是比黃金還更珍貴的九天玄石，但棺內藏着，卻是這麼醜陋之極恐怖之極的人形屍體，這强烈的對比本身就令人不可思議。

空空兒卻向棺內的屍體彎下腰去，他忽然就驚疑的「咦！」了一聲，然

後輕聲道：「她還是一位老太婆哩！」

李丹丹雙手緊捂着臉，眼珠兒卻忍不住打指縫間溜出來道：「你怎麼知道她是女的？」

空空兒微笑道：「屍體的骨盆特別寬大，頸上也沒有喉結，這不是女的是甚麼？」

聽說是一位「老太婆」，李丹丹的膽子就大了點，雖然同是恐怖的怪物，但在感覺上，女怪物總比男怪物要弱一點，因此李丹丹就敢睜開眼皮了，而且還咬着牙根走過前面，向棺中的屍體再次一瞧，果然好像是一位老太婆的模樣！李丹丹的膽子就更大了點，她招呼皇甫姍道：「皇甫姐姐你怕甚麼？她再兇也是一位死去多時的老太婆！」她也忘了自己片刻之前也怕得半死了。

皇甫姍走過來，但依然不敢往棺內細看，飛快的往屍體溜了一眼，就連忙別轉臉去。

見皇甫姐姐比自己更怕，李丹丹可就樂了，她格格的一笑道：「空空兒哥哥！你估計這金棺材有多重？」

空空兒道：「五百多斤吧，只多不少……但你問這個幹麼？」

李丹丹笑道：「爺爺不是終日嚷窮，不給我倆吃好穿好一點麼？我知道黃金最值錢，這把它抬回去換衣服呵，你說該換多少件？」

空空兒微笑道：「若搬回臨安呵，只怕滿城的綢緞鋪都搬出來了！」

李丹丹大樂道：「哪好呀！你搬呀！」

空空兒道：「搬去幹麼？」

李丹丹道：「換衣服穿呵！你說可以換許多許多漂亮衣服！」

空空兒微笑道：「我是說過，但我沒說要搬回去呀，我是空空兒，若多了這幾百斤黃金，空空兒豈非要改名字了麼？」

空空兒說罷，雙手一鬆，棺蓋便呼的一聲重新合上了。

空空兒在棺柩旁邊跪了下來，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響頭，道：「我不知道你是甚麼東西？也不知你來自何處？但你既然已躺在棺材裏，就不應該再受驚擾！我爹娘沒有了，我知道失去爹娘的痛苦！若然我空空兒能夠平安出去，我一定替你把這墓穴永遠封閉，讓你永遠得到寧靜安息！」

「嘿！嘿！嘿……小娃娃！你的心腸還挺好啊！」

就在此時，墓穴中突然響起一陣老鼠吱吱叫聲，尖厲而急促，根本就不似人類所發出來的！

空空兒嚇了一跳，霍的跳了起來，他四周搜索，墓穴四面皆石壁，只有那個洞口是空着，其餘根本不可能隱藏什麼，但那吱吱尖叫卻根本不是從洞口傳進來的。

李丹丹驚叫道：「你到底是不是鬼！李家後人可不怕你！」

「嘿！嘿！嘿！」一陣如尖針刺人的尖笑聲又響了起來！「小女娃你狂叫什麼？若非瞧在這個稱空空兒男娃娃的三拜之份上，憑你方才那一句話，這墓穴早就是你等葬身之所矣！」吱吱聲急促的厲叫道。

這厲叫聲猶如羣蜂襲體，任你如何躲避亦是徒然，刺得人心胸也似欲驟停！

李丹丹雖然好勝，但這時她自感連開口發話也困難，卻如何出得了聲？皇甫姍早就盤膝坐於地上，咬牙抵受，她雖然不作聲，但瞧她渾身抖顫，便知她觸着那厲叫如遭電殛！

空空兒倒是不覺得什麼，雖然他的心亦被刺得亂跳，但畢竟尚能保持靈台清明。他深知皇甫姍已面臨生死關頭，李丹丹也好不了多少，自己雖可勉力自保，但要救助二人卻已力不從心。幸而他尚能保持清醒，他從厲叫聲中聽出，這絕境似乎尚有轉機的餘地。

空空兒猛吸口氣，氣貫於丹田，運勁把聲音傳了出去道：「何方高人前輩，請聽小子一言！方才冒犯，不外是小娃娃的頑皮成性，並非存心冒犯！前輩高人若有訓示，便請現身如何？但合理處，小子當洗耳恭聽！」

空空兒的聲音傳了出去，他這一點運神功傳音也眞厲害，竟能透過分隔秘道的鐵閘，在通道中驟起一陣如炸雷般的轟鳴！

這嘯聲一出，皇甫姍頓感心胸一舒，長長的呼出一口濁氣，雖然空空兒的嘯聲把那厲叫的震波衝散了！

就在此時，空空兒突感背後被人無聲無息的猛然一撞，一股威力無匹的勁力把他推出墓穴的洞口，直向一處黑漆如墨的地方捲去！

在身不由己中，好個空空兒，猛地一個急旋，藉自身旋引之力把背後那股無形勁力引向兩面，轟隆！兩面的石壁被這股威力無窮的勁力撞得片片碎落紛飛！

空空兒趁機一個迴旋，身子已然飛進洞口，一手一個，扯着李丹丹和皇甫姍退出墓穴……就在此時，墓穴口已悄沒聲息的重新合攏了！若然留在裏面，便得受生葬的滋味了！

空空兒暗叫一聲「好險！」但三人的身體尚在半空，腳未着地，那股勁力又無聲無息的捲了過來，猶如龍捲風般的裹着三人向前直飛，其威力之猛，簡直非人所可以抗拒！

空空兒雖然身負奇俠李勝的絕頂神功，但他畢竟是人，這再度的襲擊之下，他也失了任何抗拒之力，而且他身在半空，毫無着力之處，雙手又扶持着李丹丹和皇甫姍，他根本就沒有絲毫抗拒的機會！

空空兒到底是空空兒！換了別人，身處此絕境，早已躁怒攻心，後果就一發不可收拾，但空空兒明知已不能作任何抗拒，乾脆把眼睛一閉，哈哈一笑道：「若這般疾飛呵，只怕與神仙的騰雲駕霧不相上下也！」

在空空兒的感覺中，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但在皇甫姍和李丹丹的感覺中，卻起碼已經歷了幾次生與死的輪迴。

突地，捲着三人的無形勁力停了，三人只覺背部一陣冰涼，眼前一陣黃光耀眼，睜眼一瞧，原來已落在一座茫無邊際的巨大洞穴裏面！而躺身之處，是一條河，河水早已乾涸了，而河床竟然是用黃金鋪砌而成！河旁聳立着一座巨塔，巨塔竟然亦是用黃金造成的！

如果說這些已令人目瞪口呆，那往後的所見，就要令人因過度的驚嚇而窒息！

原來這條金河不過是一條護城河，那金塔亦不外是城外的一些小小的點綴，金河後面是一座城，一座遍體黃光、用如假包換的眞金所造的黃金城！

城樓、城門、街道，是一塊一塊的金磚砌成，黃金街上堆滿了黃豆般的金粒，深可沒膝。城樓四周的金欄杆，用黃金雕鑄了各色各樣的飛禽走獸，形態絕妙，栩栩如生！金樓、金門、金街、金獸、金人！一切都是黃澄澄的金子所造！就連空空兒、李丹丹、皇甫姍三人，身處其境，對黃金也失了興趣，因爲他們的感覺上，自己也恍惚變成黃澄澄的金人！

可惜那討人厭的吱吱厲叫聲卻又在此時響了起來！

李丹丹的第一個感覺是自己又恢復了對黃金的興趣，因爲她知道自己並非金人，而是活生生的人，否則厲叫聲就不會令她這般難受。第二個感覺才是驚恐，因爲這厲叫聲令人感到自己很快就會變作死人！

「嘿！嘿！嘿！都瞧夠了吧？」

厲叫聲剛響過，空空兒正欲有所表示，茫無邊際的地穴一角，赫然就站着一位高大的人，說是人並不太確切，因爲這人的容貌倒不如說是在外面的那尊怪石像突然掉進地穴中來！

× × ×

這「人」與空空兒他們默默的僵持着。這「人」沒任何表示，空空兒也只好沉默不語。因爲空空兒已確定，在這「人」面前，任何的解釋，任何的說話都是多餘的。

這默默的對峙也許不過是片刻的時間，但在李丹丹與皇甫姍兩人的感覺上，這比一百年是更漫長。百年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極限，但她們卻盼望它快點降臨，她們實在害怕再忍受這猶如行刑前的絕望！

終於，這「人」發出吱吱的尖叫！「你們是什麼東西？爲什麼上這兒來？」

這聲音冷漠得猶如殭屍的尖嚎，令人毛骨生寒，亦猶如電光般的令人生畏。

但空空兒卻微微的一笑，接口道：「我們不是東西！而是人！在我們這裏是活生生的人！上這兒不爲什麼，因爲這是我們人的土地！」

電光怪人吱吱道：「你還未答我的話！」

空空兒深知自己的答話稍有不對，對方就會猝然發難，他那種無聲無息的神功，簡直非人類所能抗禦！因此他深知他要非常小心，能夠了解對方多一點，自己這面生存的機會就會多一分！

空空兒想了想，忽然道：「在我回答這問題時，可否容我先問一個問題？」

電光怪人沉默了片刻，終於點點頭，空空兒見他略微點了點頭！他的動作是這般的輕微稍縱即逝，以至世上除空空兒外，只怕再無任何人可以發現。但空空兒卻捕捉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忙道：「金墓中的人，是你的母親麼？」

空空兒這話甫一出口，電光怪人的身軀就如遭電殛的抖了一下！隨即吱吱聲就響了起來了！

「你怎麼知道？她……是我母親？」

空空兒微微一笑道：「雖然我知道前輩乃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但我知道母愛可以征服一切人，就連前輩也不會例外！否則，前輩就不會如此看重金墓中的老太太！」

電光怪人臉上終於好像有了一點笑容，因爲空空兒發覺他眼中那股恐怖的光華隱退了一點。

「你倒有點像我們哪地方的娃娃！好，就算你說對了，現在你要答我的話！」吱吱聲厲叫道。

這厲叫聲雖刺人心神，但空空兒發覺它已柔和了一點。空空兒想了想，便毅然決然道：「前輩對死去的母親如此看重，那別人尋找失踪的父母就不應該麼？」

吱吱厲叫道：「你們是找人還是來報復？」

空空兒決然道：「首先是找尋失踪的父母！當然，如果有誰不分青紅皂白殺人，那怕他有多大的本領，都難以逃脫殘酷的報復！」

電光怪人極小的鼠眼中，忽地射出兩道强光，直掃空空兒身上！「你有這本事麼？」電光怪人吱吱叫道。

空空兒身子觸着那兩道强光，突覺心脈一陣刺痛，幾乎停止流動！他吃了一驚，暗道：「天！這怪人的目光威力之大，足可以立刻置人於死地，這到底是那一門子武功？我等修煉到劍仙的火候，能以眞力御劍，已是武學中的絕境，但比起他這殺人的目光也是自愧不如！」他明知自己以及李丹丹、皇甫姍等的生死，現時已懸於一線了！這怪人已然得到自己冒險坦白道出的身份來意，若這怪人已把皇甫大俠等一家殺害，那他就絕不會容許自己三人活下去！在這霎間，空空兒

眞有點後悔自己的坦白，但話已出口，他是有什麼辦法收回？

「空空兒呵空空兒！你一句胡說八道，就把三條生命賠上了！」空空兒在心裏叫道。但他說出口的卻是這麼一句話：「任何地方的人，都有他求生和自衛的本領！」

電光怪人桀桀長笑，笑聲猶如夜貓子的尖嚎！

李丹丹和皇甫姍一跤跌在地上，兩人掙扎着爬近，抱作一團，以抗禦這刺人心神的嘯笑。空空兒雖亦感心血一陣翻湧，但依然挺立不動，他知自己決不能在這怪人面前示弱，否則他們三人就連一線生機也失去了！

「好！你倒像我們那裏的娃娃！」這是電光怪人第二次說出這話了，「但我還要試試，你到底有多少本事！」

電光怪人吱吱叫聲剛落，突地身子原地急旋，他的身子每旋轉一圈，身上所發的光華就强一分，他如暴風般的旋轉，突然，通身上下化作一道强烈無比的電光，直向空空兒射了過來！

空空兒已知生死便於此一刻決定了！這念頭反而令他豪氣倍增，他大笑三聲，手中的青龍劍猛地一舉，氣運於丹田，再傳於劍上，抱元守一，心無雜念，唯一一個念頭就是「拚！」

電光堪堪射到身前時，空空兒手上的青龍劍突地射出一道青光，恍似蛟龍脫劍而出，張牙舞爪。毅然決然的撲向發射而至的電光！

青光與電光相碰，「乒乓」一聲脆響，電光驟散而復聚，而青光則繞着電光旋飛不已！

終於，青光與電光又「叮叮！」一聲脆響，便分不開來！各自掉頭而飛……

「砰！」的一聲，空空兒只覺胸口一震，喉嚨一甜，張嘴就噴出一口鮮血！

電光怪人依然站在原來的角落，但他身上的閃閃發光的袍服竟裂了一大片！

「好！好！光憑你這一手功夫，你就足有資格與我對話了！」電光怪人喘息着道，顯然他亦被空空兒的青龍脫劍一式弄得筋疲力竭了！而他的話音竟一變而爲柔和，竟似一位長輩面對他心愛的後輩一般。「娃娃！現在你可以提出你想知道的任何問題了！」

空空兒的眞氣被電光怪人反激撞回，胸口如遭電殛，但吐出一口鮮血後，卻感到舒服了點，他知道這是電光怪人手下留情的結果，否則他非吐血不止而亡。但他亦知道，假如怪人不留情全力一擊，被眞氣所駕駛的青龍劍，也勢必把對方的右臂削斷！因爲他肩胛處的金屬韌甲已被青龍劍氣削裂大片！

空空兒調息了一會，便一躍而起。他恢復得這般迅速，電光怪人不禁第三次露出了笑容，儘管這是稍縱即逝的笑容。

空空兒道：「那麼請問前輩，皇甫大俠滿門數十口人，是你殺死的麼？」

電光怪人道：「你只說對了一半！他們的失踪確實是我一手造成，但我並沒有殺害在這地方碰到的任何一位地球人！」

空空兒一聽，驚道：「地球是什麼地方？」

電光怪人柔和的一笑，指了指腳下，道：「我們稱這塊土地叫地球！能夠在這塊土地站立行走會說話的生物，我們就叫做地球人！」

這時，李丹丹和皇甫姍感覺所受的巨大壓力已完全消失了，連忙跑到空空兒的身邊。她倆瞪着電光怪人，心中驚恐之極，但漸漸地，卻被他身上迸發出來的極度神秘感懾住了！

「前輩來自何處？」空空兒道。

電光怪人手指往上一豎，道：「距這兒十萬八千里的一千倍以上！那是一個比地球大一千倍的地方！」

李丹丹忽然接口道：「那裏的人都像我們有男有女，都一樣站着走動的麼？」

電光怪人道：「當然有男有女，我母親就是女人！在那裏我們都像你們一樣站着走動，但到了地球，我忽然就發覺自己變得很輕，可以像電光一般的飛來飛去！」

李丹丹吐舌道：「這有可能麼？」

空空兒忽然接口道：「有！當然有！我想他們原來都很重很重，但到了地球就輕了一千倍，因爲地球比他們的地方少了一千倍！這道理就像練輕功的人，起初要綁着石頭走路，後來放開石頭，他就可以行走如飛了！」

電光怪人不禁點頭道：「孩子你很聰明！比我見過的任何一位地球人都强多了！」

李丹丹又神往的道：「前輩如何到這兒來的？」

電光怪人笑笑，直到這時，李丹丹才感到他眞的是笑！他道：「你們不是見過那幅古怪圖畫麼？那是我和母親使用的鐵船！可惜在半途我們碰上了困難，母親爲了救我，她自己就自殺死了！」

李丹丹格格一笑道：「所以前輩就千方百計來到這座地下黃金城，把你母親安葬在這裏！因爲在前輩的心裏，母親比金子還更珍重！」

電光怪人默默的點了點頭，李丹丹的話，似乎又勾起他對母親的追憶。

李丹丹又道：「那前輩多大年紀？」

電光怪人道：「不知道！在我們那裏沒有生命年齡這個念頭！但來到了這兒，發覺地球的時間快極了，地球的一年，在我們那裏只够吃一頓飯的時間！」

李丹丹想了想，不禁目瞪口呆道：「那豈不是說，前輩過一天，就等於我們過一千年麼？我的媽呀，前輩你到底有多少年紀？」

電光怪人沒理李丹丹的娃娃脾氣，空空兒又道：「前輩有名字麼？」

電光怪人道：「沒有！我們那裏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特別本領，因此別人見到一種本領，就知道他是誰，根本用不上名字！而且，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發展他自己獨特的本領！」

空空兒忽有所悟，道：「這麼說，電光就是前輩的獨特本領，因此，見到電光就等如見到前輩！是麼？」

電光怪人點點頭，又笑笑，似乎很讚賞空空兒的絕頂聰明。

「請問前輩！爲什麼你要擄走我的爹娘和兄弟？他們現在在哪兒？是不是都還活着？」皇甫姍這時再也忍不住了，大聲問道。

電光怪人凝視了皇甫姍一會，見她滿面惶急的樣子，便歎了口氣，似乎由此又勾起他對他母親的追憶。終於，電光怪人點點頭道：「母親！母親！看來不管什麼地方，母親都是最偉大最珍貴的……你們跟我來！」

電光怪人向空空兒他們一招手，便向右面掠去。空空兒、李丹丹、皇甫姍只好飛身跑上。幸而怪人的速度並不太快，連皇甫姍亦可勉强跟上。

眨眼間，便飛出了這個黃金城，飛出黃金城所在的地穴。

突地，電光怪人在一道石壁面前頓住身形，然後用手在石壁側邊的鈕上一按，石壁便移開了。一艘猶如蛋殼般的鐵船，以及皇甫德夫婦、皇甫姍的兄弟數十人，赫然全在這石壁後面的洞穴站着！但均呆立着動也不動！

皇甫姍一見，哇的尖叫着，便不顧一切的撲了過去，攬着娘親哀哀的哭了起來：「娘親呵！是女兒來了！你應我呀……」但一任皇甫姍如何呼叫，皇甫夫人卻依然睜着雙目，不言不動，猶如一具挺立的殭屍！

李丹丹早被眼前的景象驚得呆立着，寸步難移！

空空兒卻似乎已知道電光怪人的心意，他含笑望着電光怪人，……「前輩是怕他們洩露了你母親在黃金城的秘密？」

電光怪人歎了口氣，道：「你眞的很聰明！我差點忍不住要把你帶回去了……但不行呵！你的軀體跟我們不同，到了那裏，你的身子就比這裏重了一千倍，你只怕要變成肉餅……你放心吧，他們很快就可以跟你一樣可以重新自由行動了！」

空空兒肅然道：「前輩爲什麼願意還給他們的自由身？」

電光怪人歎了口氣，似乎依然有點爲難，他凝視着空空兒，好一會沉默不語。終於，電光怪人道：「因爲你使我相信，地球上也有見了黃金不心動的生物！」

空空兒斷然道：「那麼，請電光前輩放心，只要空空兒還在世上，就決沒有人敢來驚擾前輩母親的安寧！」

電光怪人點點頭，沒作聲。他飛身一躍，已跳上那蛋殼形的鐵船中去了。然後地面開始震動，隨即，鐵船的尾部噴出一股强烈的光華，「轟隆！」一聲巨響，鐵船已衝天而起，猶如利箭般的穿過上面厚厚的石壁，眨眼失了踪影……就在這時，一陣吱吱的叫聲卻傳了下來：「娃兒！你尋找的人不外中了我的强光定住，暫時失去活動能力，鐵船升空之日，熱力便可除去他們身上的困鎖……速領他們出洞！這裏的機關我已發動，片刻後一切均會灰飛煙滅……好好運用你的智慧和本領，去爲可憐的地球人效勞！」

這最後一句戛然而止，然後一切就重歸靜寂。

空空兒歎了口氣，不知爲什麼，他心中好像悵然若失。

然後是皇甫大俠一家人突然清醒過來，與皇甫姍相見時，自然有一番悲歡。然後他們便由空空兒領着，沿秘道疾速退出。

當衆人走上地面，腳下突然一陣劇烈的震動，然後是一陣悶雷般的巨響在下面的地底深處滾過。空空兒歎了口氣，他知道那令萬千人垂涎欲滴的黃金城，已隨着電光怪人乘鐵船衝天而去而永遠沉埋在這荒漠之中。

（此篇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午夜牛郎

出賣肉體　謝絕愛情

凌天扭開水龍頭，熱水隨即在花洒噴出。他一邊避免弄濕頭髮，一邊以讓水淋在肩膀和胸膛上。

每一次凌天幹完了那一回事以後，他總愛在浴室裏淋浴一番，以恢復他的精神和體力。

在浴室出來時，陳如玉仍然蓋着一張被單，一副滿足的樣子躺在雙人床上。

其實，這一次已經是凌天和陳如玉的第三次交易了。

「凌天，告訴我，你這一次得不得到滿足感？」

凌天看看這躺在床上的女强人——臉上抹上濃濃的粧。艷抹和白色的粉底，與脖子形成一道界線，好像是這些人造色素正要爲這名女士掩蓋着年齡的秘密，但可惜面上的皺紋無情地將她的年齡徹底暴露。老實說，她的年齡最保守估計應該已經接近四十了。

「滿足！滿足！妳是一個最令我感到滿足的客人。」

「你眞會說話。其實，我在普通人面前，就從來不可以有女性的特質，要撒嬌，更是千萬不可的事，因爲人們認爲我這樣才有性格。」

「啊，他們眞的弄錯了。」凌天吞一下口涎說：「我覺得妳比一般女人更令人驚訝，更加了不起。」

經凌天這麼一下吹捧，陳如玉就輕柔地握着凌天的手放在面頰上，接着再次刻意爆發她的魅力。

「對，我是一個女人，百份之一百的女人。我除了是女人以外，什麼都不是。」

面對着陳如玉這類型的顧客，凌天眞有點不耐煩；但不幸就是十居其九的顧客都是這類型的。

「你有沒有想過，在職務上加上『女』字，其實是侮辱女性的。你看到什麼叫女强人、女作家、女秘書……其實就是一種歧視的稱呼。你看爲什麼不見有人稱呼是男强人、男作家、男秘書呢……」

陳如玉一邊滔滔不絕地像在演說着，但凌天看一看手錶，已經是接近七時半了，而他的另一樁宗生意已經差不多到時候了。

「我……——」陳如玉並沒有察覺到凌天那份不耐煩的樣子，仍然在纏着凌天嘮叨。凌天好幾次想暗示，但對方似乎沒有察覺到。

但時間已經越來越少，凌天一想起不能給接着來的新客人一個不良的印象時，便忍不住吻一下如玉的額頭，然後開口說道：「對不起，我等會還有約呢！」

「啊！」陳如玉如夢初醒：「噢！眞是對不起，原來已經兩小時了。眞抱歉！」

凌天微微點頭一笑，並沒有答話。

陳如玉將被單擋在胸前，慢慢坐

起身來，拿起她的「姬仙蒂婀」手袋，輕輕地打開後，從裏面掏出一個白信封，遞給凌天。

凌天接過信封，說了一聲多謝，便準備離開。

在這一刻，陳如玉又戲劇化地回復她那份女强人的本色，一副嚴肅的模樣，變得毫無表情。

「那麼……下次見。」

陳如玉舉起一隻手，表示同意下次見面的意思，跟着就和凌天揮一揮手，不過仍是那副肅穆的表情。

凌天走出酒店的房間，踏在厚厚的地毯上，並無任何聲息，這亦和他與任何主顧交易一樣，在交易完畢之後，並沒有留下任何聲息。

凌天按了電梯的按鈕，電梯立即就關了門，便慢慢降下。

和平常一樣，凌天打開那個白信封，見到是一叠厚厚的壹百元紙幣。

他把鈔票數一下，裏面足足有三千元。

本來他每兩小時收費只是二千五百元，但如玉每次都給他三千元，當然那額外的五百元是每次的小費了。

凌天將錢拿出來放在銀包裏，隨手就將白信封搓成棒狀，輕輕地投入電梯門外的垃圾筒裏。

他再撥一下頭髮，向着大堂走去。

* * *

陳如玉認識凌天，是在凌天工作的地方「高達」會所。

高達會所是一間高級行政人員的會所，全部都是採用會員制，入會的會員都要經過兩名會員的推薦，而且年費亦要兩萬元。

參加「高達」的會員中，亦有少部份是女性高級行政人員，當然陳如玉也是其中之一。

而「高達」這個會所，表面上是間很高級的會所，但實際上這裏卻同時經營一些娼妓的生意，而侍應搭路提供那些新星給會員歡娛眞是比比皆是。

凌天本來是一名新進的電視藝員，他拍過一兩套劇集，但是，之後就沉寂下來，經過朋友的介紹，他就當起這份「午夜牛郎」的工作。

陳如玉是經由凌天的常客介紹而認識的。

當凌天第一次見到陳如玉時，就覺得她果是一個「女强人」，因爲當時她的衣着，她的飾物均與凌天一般接觸到的富婆不同，而她那副銳利的眼神更使凌天相信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你大概也聽過業偉國際貿易集團吧！」坐在陳如玉旁邊的女人巴結什麼似地說。

凌天點了點頭。

「介紹妳認識，坐在這裏的就是集團的董事陳小姐。」

凌天禮貌地向對方點了點頭，然後說：「妳好。」

陳如玉亦禮貌地回應一句：「你好！」

「陳小姐今天來這裏是打發一下她空閒的時間，我們可要輕鬆一點，別讓她覺得像在辦公室啊！」

那個女人又似是來吩咐地說，其實凌天心裏想，這個女强人明明是來找「性伴侶」，又何必在裝着那副假面具呢！

「凌天，別發呆了，還不請陳小姐作你的舞伴；不過可別跳得太過親熱啊！」

似乎，這個女强人將她在會所的一切行動，就交由旁邊那個女人安排着。

凌天點了點頭，接着就禮貌地邀請陳如玉跳正在演奏中的華爾滋舞。

陳如玉稍爲猶疑一下要不要跳舞，但最後還是點了點頭。

她將鱷魚皮手袋小心地放好，然後輕步出舞池。

陳如玉用她職業眼神望着凌天，使凌天感到有點不自然。

在舞池中央，凌天輕輕地帶着陳如玉隨着音樂拍子舞動。

「今天工作忙嗎？」凌天打開話匣了。

「還好。」陳如玉說。

「其實我很佩服妳們女强人的，不單能夠應付煩忙的工作，甚至工作力更超越一般男性。」

陳如玉笑了一笑。

隨着柔和昏暗的燈光下，凌天感覺到陳如玉彷彿在心靈上走進了另一個世界。

凌天用他職業上的伎倆，輕輕地摟着對方的腰，而且將兩個人的距離逐漸拉近。

凌天用他充滿男性魅力的聲音，把陳如玉驀地帶進她二十年前的浪漫內心世界。

陳如玉嬌羞地望着凌天笑了一笑，這簡直和剛才坐在沙發上判若兩人。

那濃郁的香水氣味在不停地藉着身體的熱度揮發出來。

「很濃郁的 OPIUM 味道！」

「果然是敏銳的觸覺。」陳如玉說。

「妳是第一次來高達？」

「不，以前也來過好幾次。」

「啊！」

「凌天，你們是買身體的嗎？」

「買身體」這個名詞，令凌天覺得有點不習慣，因爲從來也沒有一個人對他這樣說過。

「對！」凌天稍猶疑一下才說。

「你們做娛樂圈的人許多都是這樣嗎？」

「不一定，不過也有些人是幹這行作副業的，何況我們不能單靠電視台那份微不足道的收入生活。」

本來對初次接觸的客人，凌天從

不會說這些說話，就算是已經上過床，仍然會保留一些神秘感給對方；不過，陳如玉問得這麼乾脆，凌天也毫不隱瞞地回答。

「我眞想知道你們的生活是怎樣的。」陳如玉裝着好奇的說。

「有沒有興趣讓我陪妳一個晚上看看？」

「這個……」陳如玉稍有猶疑。事實上以她的身份，是不容有醜聞傳出的，但她這把年紀，卻着實需要一點性安慰。

「我們很有職業道德的，一切資料都會保密，我担保一定沒有人知道。」

陳如玉已經愈來愈動心。

「今晚怎樣？」凌天問道，同時緊握着她的掌心。一股電流，直擊陳如玉的心窩。

「多少錢？」陳如玉低聲地問。

「如果是由半夜到早上，通常是收五千；但如果祇是兩小時，則祇收一半價錢。」

「比我想像中便宜。」

「是啊！」

「我以爲會很貴的！」

「不過，酒店費用要妳付了。」

「沒問題。」

「那我們成交吧！」

「好。」

「什麼時候呢？」

「就由現在開始吧，反正我今晚沒有會開。」

「不過，我還沒有安排好酒店。」

「沒問題。」

凌天聽到陳如玉這句答案，倒覺得這個女人剛才祇是在做戲，因爲她一切已經安排好了，甚至連酒店房間也安排好了。

* * *

凌天坐上陳如玉的車子，很快就離開了「高達」，到達一間酒店。

「對大堂櫃枱員說要六二三號房的門匙，說是替業偉貿易公司安排客人入住的房間吧！」陳如玉吩咐說。

「那麼……」

「我十分鐘後會來，你先準備吧！」

凌天看看陳如玉，對她這種安排處事的態度，覺得這眞正是女强人的本色。

凌天在櫃枱拿了鎖匙，便上房間去。

在微弱的燈光下，凌天看見眞正的陳如玉。

她雖然脫光了身上的衣服，但仍然潛意識地用被蓋掩着身子。

「要溫柔點還是粗暴點？」

「隨便你吧！」陳如玉有點不自然地答。

凌天見沒有特別的指示，就按着他工作的慣例去做。

凌天確有他的天份，他在陳如玉的身上蠕動，好幾次把這個女强人弄得提高了嗓門，好像是一個正在反抗、被虐待的孩子一樣。

凌天從被窩中鑽了出來，輕輕撫摸她的背部。

「妳眞是一個令男人驚異的女人。」凌天用着他慣用的語句對陳如玉說。

「是嗎？」陳如玉有點害羞地答道。

「對！」

陳如玉聽見凌天這句答話，就感到甜在心頭，更輕柔地握着凌天的手放在自己的面頰上，又好像撒嬌般望着凌天。

凌天再輕吻一下陳如玉的額，向浴室走去。

當他冲身出來時，陳如玉已經穿回衣服，又回復她那份女强人的本色。

「這裏是三千塊錢。」陳如玉遞過一個白信封給凌天。

「多謝！」凌天道。

「我怎樣可以找到你。」

「啊！這裏有我的電話號碼，妳可以透過傳呼台找到我。」凌天說。

就由這一天開始，陳如玉找過凌天幾次，每次都是短敍。

* * *

這一次，陳如玉又安排和他見面，地點仍然是豪華酒店。

陳如玉雖然仍保持着女强人的作風；但在某些時候，她的態度已經有很微妙的轉變。

她已經主動地帶領着凌天，而且在擁抱時愈來愈像一個女人。而凌天亦可以嗅到陳如玉有愈來愈接近他的氣息。

「老實說，我好像……」陳如玉欲言又止。

「什麼？」

「我好像喜歡上你。」

那不是一個笑話，客人喜歡上自己，凌天做夢也想不到，而且他幾乎想笑出來。

「妳在開玩笑吧！」

「不是開玩笑。」陳如玉抬起頭來堅決地說，一大片雪梨皮和肉隨即跌在地上。

「不可以的，我們實在有太大的差距了。」

陳如玉停止削雪梨皮，但祇一刹那，她又好像恢復過來，接着冷靜地說：「我們可以再交易嗎？」

凌天眞有點茫然，他有點害怕繼續交易下去，就會有不良的惡果。

「不如我們就停止吧！」

陳如玉嘆一口氣，停了半晌後說：「我們現在再來一次好嗎？」

凌天點了點頭。

* * *

凌天拿着剛收到的三千元放入口袋裏，心想：吃他們這行飯的人，又怎可以動眞感情，和客人談戀愛的呢？

（全文完）

錢莊風雲

分道揚鑣　另起爐灶

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蕭萬貫·文　可飛·圖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上文提要：余森牟欲另起爐灶，與南託打對台，由豐隆銀行貸款部主任鍾坤向他提供詳盡的資料……由於僞咭案的發生，保安部主任邱雨强向章洋龍報告及提供建議；亦由於眼下收購豐捷成功，章洋龍將任命魯春齡爲該公司的總經理……邱雨强與助手王志平到職員李素菊家中探訪，由一連串的談話中了解內情，作出了大膽的推斷……

邱雨强緩緩的把這件事的每一個細節憶述出來，他根本就不必去瞧他的筆記本，儘管在那兒他已愼重的錄下關鍵性的細點，例如李素菊提到的那個電話號碼！說罷，他也沒瞧王志平，反而把頭探出車窗外，好像忽爾就對公主道兩旁的中西混雜的街景感興趣起來。其實他是有意讓王志平仔細的推敲，以便驗證他自己那個大膽的推斷是否確實！

王志平凝思了一會，就急促的說：「這件事只有兩種可能！其一是姓林的當眞是一個薄情漢！其二就是他可能與僞咭案有關連！」

「噢？爲甚麼這麼說！」邱雨强頭在車窗外，耳朵却聽着車窗內，這時他霍的把頭扭回來了。

「第一點不必說啦，這是那些白面書生的通病！第二點就複雜得多，假定我就是那個姓林的，我有心在信用咭上做手脚，我第一步當然就得設法接近那掌管銷存保險櫃的人，這個人恰恰是個未婚少女，我這個未婚上司最簡單最有效而又最不令人懷疑的手段就是向這位少女展開追求！第二步雙方混熟了，她把我視爲天下間最好的人，當然就不會提防我，我就利用許多機會中的最隱秘的一個，把她掌管的保險櫃匙印下模子，然後把原匙放回去，神不知鬼不覺地再把保險匙模複製出來；第三步就簡單一點了，我趁她不留意時，利用我這主任的身份，用複製匙打開保險櫃，把裏面信用咭的資料拍下副本，然後就把這些資料秘密轉送製造僞咭的工場，一個裏應外合，僞咭便可天衣無縫地完成了！」

「有意思！那我再問你，假如李素菊眞的是淸白無辜的，爲甚麼那內鬼把那些僞咭混進去？這樣豈非通知銀行方面提防他們那些僞咭麼？」

「財迷心竅哩！把十張八張正咭調換出去，也可以詐騙十幾二十萬！但這就把人家害慘了！」

「不！我看並非這般簡單！」邱雨强緩緩的搖頭說：「如此工於心計的賊不可能幹這吃小規模的勾當！他這是故意製造一些疑點，把我們的注意力都牽扯到追查這個別的僞咭上去，這樣我們就會忽略了隱蔽得極深的保險櫃信用咭資料被盜的事，然後他們就可以不斷地製造新的僞咭，那怕銀行方面轉換一千幾百次的信用咭資料，他們也輕而易舉就能第一時間獲悉！銀行的任何預防功夫就都白廢了！」

「那李素菊豈不成了他們的擋箭牌！」

「是祭品！是向銀行燒香祭奠的祭品！」邱雨强恨恨的說，他的拳頭狠狠的一揑，下意識中他就要把那些正在把一位少女推落陷阱的惡魔揑碎似的！但片刻後，他的拳頭却緩緩的無奈的鬆開了，就好像他終於明白，他揑着的只是一團虛幻的雲烟！一切都

只不過是推斷，雖然這推斷在他的同件口中得到證實，但終究還是推斷！一種大膽的甚至是狂妄的推斷，一種缺少憑據甚至極難找到憑據的推斷！

陷入痛苦沉思中的邱雨强不禁嘆了口氣，他不得不承認，眼下這案子是他幹這行以來的最棘手的一宗，作案手法的乾淨俐落幾至天衣無縫！他也不得不承認，他是碰着最厲害的對手了！這厲害的程度足以威脅銀行的生存，足以毀滅他這該死的保安部主任這職位，亦足以毀滅任何敢於擋住他去路或者可以供他利用的人！

突然邱雨强眼前一黑，原來這時車子已駛入海底隧道。這時正好是早上交通最繁忙的時間，在長長的隧道中，車子緩緩的向前移動。雖然是緩慢的爬行，但車子終究是向前進發，終於，車子爬出這長長隧道，邱雨强眼前一亮，活力四射的太陽正從東面車窗投進它的强烈的光線，原來已是茫茫大海的彼岸了！驀地，邱雨强心頭亦一亮！不是麼？人生就有如這長長的隧道，不能退縮，只有向前才是唯一的出路……就在這一霎間，一個比他的大膽推斷更大膽的行動方案在他腦裏撲騰了一下，沉下去，又更强烈的撲騰躍動，終於，像水銀瀉地四周濺射，把他腦海裏的每一處空隙塡塞，繼而就牢牢的頑固的盤踞着了！

「喏，你拿去仔細看看，能不能照樣子製一個電版出來？」車子轉上南亞信託銀行總行所在的告士打道時，邱雨强從筆記簿的夾層抽出一張南託的信用咭，朝倒後鏡中王志平揚了一下，突然問道。

王志平微微一怔，點頭道：「湊合看還可以！百分之百我不敢擔保，但九成半以上相信沒問題！你也知道我進南託前幹過幾年印刷廠技工學徒的！你問這個幹麼？老邱！」

「這個待會我再跟你說！志平，你坦白告訴我，你覺得李小姐她們一家人可憐麼？」邱雨强嚴厲的瞟着倒後鏡中的王志平說。這又是沒頭沒腦的話把王志平激得有點惱怒了，湊巧這時有路人打車前橫過，王志平狠狠的一按警號，喇叭鬼叫似的尖叫了一聲！

「找死麼？我開快一點你就得變路鬼！你是怎麼啦？老邱！打甚麼鬼謎語？甚麼可憐不可憐！以後你別扯我上這些三姑六婆家裏瞧着人家哭哭啼啼，再不溜走就連我也得陪着滴淚出醜！但這又怎樣？我又不是齊天大聖孫猴子，一下子揪出那妖魔鬼怪，證明她是淸白無辜的！」

「對啦！回去我就跟你講講孫猴子鑽肚子取巴蕉扇滅鬼火這故事！」

邱雨强睨着激憤的王志平笑笑，驀地就意味深長的說。這可就把本就滿腹疑團的王志平氣得幾乎打從駕駛座上直跳起來！

×　×　×

第二天上午，當南亞信託銀行董事長章洋龍上班的半小時後，在他的董事長室就發生了一件令銀行所有職員都吃驚的事！

當時約莫是上午十時左右，銀行開業也僅半小時，南託銀行保安部副手王志平，氣衝衝的向董事長室跑來，秘書司徒慧小姐要擋駕却被他一手撥開，然後就撞開董事長室的房門，向着正凝神沉思的董事長章洋龍憤怒的嚷道：「豈有此理！你就算財雄勢大，也不能一句話就把人家拘押解僱！李素菊小姐犯了銀行那一條規例，要這樣殘酷對待她！章董事長！」

正在沉思中的章洋龍猛的被王志平這麼一撞，思路就被打斷了，他霍的抬起眼，倏的注視在王志平身上！

「你！成何體統？這裏是甚麼地方？容得你大吵大嚷！出去！有甚麼事先問准秘書再進來！」

「不！我不出去！我既然進得來，不問淸楚，我無論如何不會出去！」

「嘿嘿！你是甚麼身份？敢如此對我說話？嘿嘿！你說，你到底想問甚麼？我倒想聽聽……說！」

因王志平的無禮，章洋龍非常憤怒，他大聲喝斥着，聲音之宏亮，直傳出外面的辦公大堂，把就近的銀行辦公文員嚇了一跳。秘書司徒慧小姐更嚇得面青唇白，她深知這該死的冒失鬼王志平今番準闖大禍了，不但如此，甚至連自己也得沾上挨訓話的邊兒！她印象記憶中章洋龍在他踏入他這王國——銀行董事長室的第一秒鐘起，就像一位雄踞睥睨的一國之王！他不能容忍這直攖其鋒的舉措……司徒慧這時當眞像吃了軟筋散，雙脚軟軟的，欲加以相勸却又不敢，因爲她深知董事長的脾性，在他憤怒的時候決不會接受任何人勸告！

在董事長室裏，因自己尷尬的處境，司徒慧擔心的是王志平會豁出一切的胡來！

「我就是那句話！章董事長！」

「嘿！那你是替她出頭囉？你是保安部副手，虧雨强推薦說你精明能幹才讓你坐上這位置！怎的如此糊塗透頂！她經手的信用咭出了問題，又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釋，她就有嫌疑！未查淸之前，就得停止工作！留職停薪已是對她寬大處理！你還胡鬧甚麼！出去，下不爲例！」章洋龍說，他的忍耐這時已到了接近爆發的頂點了。在外面緊張窺探着動靜的司徒秘書知道這點。但那該死的王志平却竟然不知好歹，還在糾纏下去！

「停薪人家就沒飯吃了！還有，秘密拘押這是侵犯人權！應當賠償人家的損失！不然……」

「不然怎麼樣？嘿！」

「我控告你！」

「哈哈！你控告我……好好，你就控告去！去呀！你給我滾出去控告吧！滾！」章洋龍怒極而笑，隨即就暴怒的吼道。

接着，王志平鐵青着臉孔怒氣衝衝的跑了出來，幾乎與在門邊等候傳召的秘書司徒慧撞了個正着，他一手撥開她，就衝過辦公大堂，在衆人目瞪口呆的注視中走了！

「司徒秘書！通知人事部！解顧王志平！永不錄用！豈有此理！」隨即，在董事長室响起章洋龍的一聲吼叫，隨即就沉寂了。

司徒慧知道王志平在南託甚至在整個銀行界的飯碗就從此打破了，但她根本不敢有任何表示，答應一聲就向人事部走去。「哎！這該死的冒失鬼，是甚麼英雄？强替人家出頭！白白就失掉這份好差事！看情形跟那李素菊有一手吧？但奇怪哩，老頭子從來不會如此破口罵人，他的威嚴不在表面，而在內裏！爲甚麼今早會這樣失態？大概是被那冒失鬼氣瘋了……」在走向人事部的途中，司徒慧惴惴不安而又迷惑的忖思着，但她到底也弄不明內裏的究竟，也就乾脆不去想了，事實上，她也要好好的謀算一下，在今天打下的時間，如何才可以在老頭子面前保持萬無一失的細心體貼！

到中午時份，在銀行的公衆食堂，辦公大堂的驚魂未定的男女職員就吱吱喳喳的把這件事傳了開來。但許多人不相信這件事是眞的，例如信用咭部的主任林尚輝就是其中的一個。飯後不久，他就借故走到保安部，表示自己對保安部出了這件難堪的事而震驚、難過，對邱雨强身爲主管的同情後，就湊近邱雨强的身邊，柔聲細氣的、作不經意的隨口問道：「哎，怎的會鬧出這事情？志平這人也太冒失了！但邱主任呵，事前你就沒瞧出他發作的徵兆麼？制止勸開一下也就不會發生這事啦，他可是你一手提拔的呀！」

對這問題，邱雨强只是苦笑的說：「我又不是他肚內的蛔蟲，何況他是我的同事？他飲兩杯，想必是酒後闖禍吧？我還有甚麼話好說！」

林尚輝眨了眨眼，也沒再說話，像終於證實了甚麼似的恍然大悟的拍拍邱雨强的手背，就施施然的走了。

邱雨强望着林尚輝的背影默默的把他送了出去，然後就陷入良久的沉思中。終於，他從筆記本的夾層取出一張信用咭，把上面的密碼記下，然後就向銀行的信用咭總審核電腦部撥了個電話，以保安部主任的語氣下令說：「從現在起，如果碰上以下的密碼，馬上轉送來保安電腦系統……這事就只有你知道，決不能向任何第三者透露！」邱雨强低聲的說了密碼的數字，略微抬高聲綫嚴厲的吩咐說，然後，他把電話一擱，就親自跑去保安電腦系統佈置甚麼去了。

漸漸地，隨着王志平在南託的失去踪跡，人們對這事也就淡忘了。事實上，吃銀行這碗飯的，也絕不容許去胡思亂想，因爲所有人的手底下幾乎都與錢銀這兩個字眼有關，誰亂花心思出錯，誰就是拿自己的荷包飯碗開玩笑！

所發生的種種事情都緩緩的從驚心動魄的緊張中淡出。不是麼？最受人關注的南亞信託銀行的股票已重新升上暴跌前的八元伍角，而且大有繼續上升反超前的趨勢。南託以股票收購豐捷財務的一役也已大功告成，隨即是豐捷財務董事局的重大改組，章洋龍的千金章仙綺在其母方玉嬋的力促下，代表南託出任豐捷董事局的常務董事，原來豐捷的董事局主席因收購事的合作，章洋龍念這點情讓他留任，但實際上所有的決策大權都由南託控制，因此章仙綺這常務董事的地位就舉足輕重，而豐捷財務總經理一職，果然就由魯春齡坐上去了，同時他依然兼任着多明尼加財務公司的總經理，但前者就比後者威猛得多了。經過反拋售一戰，章氏家族對南託的控股權增大到百分之四十五的絕對壓倒性優勢，唱對台戲的主角也退出了南託的舞台，章洋龍眼下可以回過氣來，施展他更宏偉的抱負了！

南託集團這個龐大的機器繼續如常的運轉，傳出來的聲音是這般的鏗鏘有力，就連那海浪托着太陽的商標霓虹，經成功收購豐捷一役後，也似乎變得更雄糾糾和更耀目！

就在人們已對他漸漸淡忘的時候，王志平却在一家屬於王氏企業的大型印刷廠當了一名電子分色製版技工。

王志平是憑他的眞本事得到這份工作的，自然也靠了他在外面那些三教九流的朋友的一點情面，他在這王氏印刷廠應徵的這天，王老板竟然破例的親自負責對他面試。

王老板年方四十五，有一個兀鷹般的鼻子，因此第一眼便會給人一種寒森森的感覺。不過，他說話的腔調却是令人舒服得出奇的柔和，而且夾雜着英文單子，就像一位喝足了洋水的紳士。

「你就是——MR. 王——志平？OK！成哥提過你，說你是條漢子，因此我就決定親自見見你。」王老板一見王志平進來他的總裁辦公室，他是透過反光鏡瞧見王志平走進來的，就把他坐着高背大班椅旋轉開來，正面對着王志平，用這種柔和得像見了老朋友的口氣說道。

王志平默默的向他鞠了一躬，才簡略的答道：「是！王老板！請多多關照！」

「OK！聽說你是被銀行趕出來的？對電版印刷有獨特的認識？是麼！」

「是！湊合着還是過得去！」

「OK！」王老板啪的彈了下手指，腰部一扭，大班椅就霍的旋了一圈，到重新面對王志平時，王老板說：「這面試就算通過了！你是成哥介紹來的

，怎麼說也得給他一點面子。但還不成，這世道光憑面子吃不開，還得看你有沒有眞本事！喏，MR.王，這是一幅美國製的聖誕咭，照這樣子製一塊電版給我看看，行麼？你現在就去製版部，完成了就馬上拿來給我看看！」

王志平含笑鎭靜的點點頭，接過那張印製精美的聖誕咭。王老板就對着他大班椅後面的反光鏡一招手，在外面守候着的護衛就走進來，向王老板恭敬的一彎腰：「老板！」

「老闆！你領王先生去製版部，照應着，他複製好就領他進來！去吧！」

老闆答應一聲，朝王志平一擺手：「請！王先生。」然後就寸步不離的把王志平領到製版部。

王志平彷彿是隨意的溜一眼這製版部，這是一個地道的製版部，設備先進精良，光是電子分色製版機就有三部，這在香港的印刷廠中算是入流的了。製版部除了正常的製版設備外，並無多餘的擺設，四周壁上掛了一些印製精美的半裸美女掛曆以及各款的賀年咭、聖誕咭等，上面落款均是「王氏印刷廠」。唯一令人奇怪的是在這兒任職的技工却只有二人，一位是年過六十的老人，另一位是雜役模樣的傻小子。

「老板對電版技工的要求極嚴！等閒之輩他也不請，因此這裏總是缺人，薪酬倒是挺高，就看你有沒有本事坐上去！」老闆咧着被烟熏得黝黑的大板牙，像瞧穿王志平的疑問，隨口解釋似的說。然後他走到老者的身邊，大聲說：「老黃！這位是王先生！是新來見工的！」

老黃似乎聾得挺厲害，因此老闆打雷似的吼叫才令他聽得清，他抬起那昏花的老眼，胡亂的在王志平身上溜了一下，也沒理他，自言自語的喃了一句：「來了又去，去了又來，來來去去，去去來來……」說着，就自管自的工作去了，在接下的時間再沒發一語，那傻乎乎的小子瞪着王志平笑笑，也笑嘻嘻着走到老黃那邊去。

「好啦，你自己就選一部最好的機子試試吧！」老闆咬着他的大板牙說。

王志平在三部電子分色製版機之間走了一遭，他立刻就瞧上其中的一部西德製的製版機！因爲南託保安部也有一部，是專門用來分析僞鈔僞咭的製版特點的，他的老搭擋邱雨强是弄這玩意的高手。王志平毫不猶豫的就選中了這部西德機。然後他就俐落的操縱着，用掃描機械對王老板提供的「原稿」進行掃描，很快，他就準確的完成了分色、加網、校色、縮放程序。到中午十二時，一幅複製聖誕咭的分色片——電版就被王志平揑在手上了。一直守候在旁邊監視的老闆却一伸手就攫抓過去！

「這是試工的規矩！現在你跟我馬上去見王老板！」老闆咬咬大板牙說。

然後就緊隨在王志平身後，向總裁室走去，王志平不禁在心裏歎道：「嘿嘿，任何人要想在這陣仗中弄虛作假，那是想也休想！」

很快，這塊電版就在王老板手上了。他用幾十倍的放大鏡極仔細的逐點逐點審視，他態度的認眞，就活像鑑證一張定奪命運的生死狀！終於，就連從容鎭靜的等候着裁決的王志平也有點惴惴不安了！「還眞瞧不出這鷹鼻子有這份耐力！這比那些頭指氣使的巨頭更厲害百倍！一切就得憑這裁決，稍有差錯，自己立刻就會被請出去！那所有的心血就付諸流水了！」王志平腦裏突地浮起這個不祥的念頭。

這時，王老板終於抬起盯着電版的目光，轉移投在王志平臉上，霍霍的搜刮着這上面是否有任何猶疑的神色，終於他又點點頭，把電版往桌上一扔，就說：「GOOD！清晰，立體感强！跟原版有九成以上相像！這電版的手藝不錯……你希望得到多少薪酬？MR.王！說一個數目字！」

王志平想了想，就小心翼翼的說出一個跟他在銀行任職差不多的數字。

「OK！就照你這個數字！這是試用期薪酬，好好幹吧，日後還會升上去！」王老板到這時却是爽快的說，接着，他就親自寫了一張條子，吩咐王志平拿去人事部辦個入廠的登記手續。

王志平走出這總裁室才暗暗鬆了口氣，所有努力的第一步終於成功了！但立刻他就狠狠的警告自己：得意麼！你面對的可是頂厲害的角色！這只是「試用期」，往後的花樣還多着哩！下意識裏，他探手進褲袋裏摸了摸，觸手的是一張南託信用咭！他狠狠的揑了一下邊角，然後就從客鎭靜的向王氏印刷廠的人事部走去。他要走的路還很遙遠。

× × ×

雖然昨晚招待黃伯祥、朱耀光、朱汝年、魯春齡等老朋友及有功之士的慶功宴着實散遲了點，因而章洋龍躺在床上又興奮的一夜難眠，眼睜睜的像小孩子般的數着天上的星星直到天亮，但到早上七時，他還是掙扎着爬了起來。

「多睡一會吧！怎麼啦？剛合上眼又起來？哎，洋龍！」還在被窩裏的方玉嬋嘟嚷了一句，又呼呼的睡去了。

章洋龍也沒驚動她，悄悄的走進盥洗室去。

章洋龍換上輕便的運動衣，誰也沒驚動，就走落大廳，走出花園，在梧桐樹簇擁的一塊草地上，打起太極拳來，一招一式的都挺認眞，但內行人一看便知他的所謂「太極拳」招數是獨創的，在陳、楊、吳、武、孫五大流派中不屬任何一派，在一零八式中也找不出一式與他的招式相同。有一次湊巧讓黃伯祥碰見，他問他打的是那路拳，他說是太極拳，黃伯祥越瞧

越奇，就問他這在五大派中屬那一派？章洋龍知道碰上大行家了，哈哈大笑，毫不尷尬的回答說：「魯班面前不藏拙，這並非太極拳中的五大派，而是章派！聽說太極拳是張三豐創出來的，他是張、我也是章，他能創，我章某人也一樣能創！哈哈！」他就是這麼一種脾性，只要他信任你，他就眞心眞意的把你當自家人，不會假心假肺，黃伯祥服他的，也是他這一點待人的眞誠，或者說是一種江湖義氣。

打完了這套他獨創的太極拳，出了一身汗，章洋龍折返客廳。這時，女管家黃玉香姑娘已守候着，體貼入微的侍候着他進了桑拿浴室，黃姑娘小心翼翼的替他調校好蒸氣的溫度，又預備更換的熱毛巾，這本來是下人做的功夫，但黃姑娘却堅持由自己來動手，久而久之也就成了習慣。做妥了這一切功夫，黃玉香向章洋龍笑笑，就欲轉身出去。章洋龍這時已脫了內衣褲，外面只蓋了一條大浴巾，他望着黃玉香那輕盈的腰肢，忽然就把她叫住了……

「不！章……太太快下來了！」

「嘻！她呀，沒到八點不會下來……怕甚麼？反正就是這麼回事啦！」

黃玉香的俏眼露出幾分疑懼和忸怩，終於還是把浴室門在裏面掩上了。一會後她就先退出來，去預備章家主人的早餐去了。再過了一會，章洋龍才穿着一套預備出外的唐裝衫褲走出客廳來。

客廳的一角茶几上，黃玉香早就吩咐下人預備好一壺熱茶，茶葉是地道的雲南普洱，幾十年來章洋龍喜歡喝的就是這種茶葉，他在茶几側邊的一張檀木硬椅上坐下，隨手抄起几上當日的早報，一面就慢慢的泡起茶來。

好一會後，方玉嬋就下樓來了。然後是章仙綺，然後才是起得最遲的章承業。也許是昨晚慶功宴上談論的大計的刺激，他們的臉上都殘留着未泯的興奮。在一家人坐上長形的餐桌上用早餐時，章仙綺剛喝了一口奶茶，連忙放下，首先就忍不住搶先望着章洋龍說：「爸爸！南託下一步眞的打算動豐隆銀行的主意？哈！這了不得哇！到時候排名第三位的南託大概就隱隱地爬上一位啦！」

「這一步依我看還得仔細斟酌，洋龍，不錯豐隆眼下的價錢是便宜，但原來我們的目標是商業銀行，對豐隆的情形就比較陌生，例如豐隆的內部儲備方面就不大清楚！妄下決定會不會成爲我們以後的包袱？這得想清楚呵洋龍！」

「我看不怕！爸爸！我馬上去打探一下，弄清楚豐隆各方面情形就可以下判斷！爸爸！」章承業連忙自告奮勇的說。

在收購豐捷的事上，他被章仙綺搶先了一步，帶出個魯春齡，着實助了一把力，因而大得章洋龍的歡心，先就成了獨當一面的豐捷「欽差大臣」，他這個長子看來不過是南託董事局的一位秘書！章承業心頭近日是憋了一肚子憤懣，滿不是味兒。這次在再動豐隆銀行的大計上，他發誓再不能落後半步了！

但章洋龍這時却似乎失了昨晚雄心勃勃的興緻，方玉嬋她們的吵嚷，他只是默默的點點頭。他把餐桌上的那碗及第粥上吃了一半就推開了，順手又抄出他特意挑選出來的早報的財經新聞版，悶聲不响的掃了幾眼，就把它擲在桌上。

「你們看看這段……玉嬋！」

章洋龍點點其中一段說。那是一段評論財經的「股海風雲」欄，作者是著名的善挖內幕新聞的「三鞭酒」。三鞭酒在「同根相煎何太歹毒，大鱷發難暗渡陳倉」的標題下，揭露說：有人暗中勾結豐隆銀行高級職員，提供豐隆的內部機密，大鱷利用該等資料，製告謠言，造成股民對豐隆的信心動搖，使豐隆的價位近日連續劇跌，大鱷趁機發難，暗海陳倉秘密大手吸納豐隆在外間的普通股，其動機難明；但據推測不外有二條，其一是意欲在市場發難，製造混亂，壓低豐隆，然後趁低吸納，再轉手高價拋出，狠賺一筆；其二是壓低豐隆價位後，趁低大手收購豐隆在外間的六十巴仙以上的普通股，進而一舉謀奪豐隆的控股權，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此舉是也……下面三鞭酒又分析了一下近日股市的走勢，但這已非章洋龍所關注的內容。

「看情形有人走在前面去了！」章洋龍沉吟着說：「但這人是誰呢？誰有這氣魄，收購豐隆我看至少得三至四億現金不可！」

「但也可能是做了手脚！低買高賣的毒招數！」方玉嬋接口說。

「這也不能排除！奇怪曉艮怎的就聽不到一點風聲？你跟春齡常在一處，有沒有聽他提及？仙綺！」

章仙綺搖搖頭：「沒見他提過。他呀，當了這個總經理頂神氣哩，整日到處鑽，很難跟他說上兩句！」

「春齡這段時間不是就把豐捷弄得有板有眼麼？他打的報告我看過了，一頭半月的工夫，就把豐捷在泰國的酒店成功放出套現回五千萬現金，這效率就挺不錯嘛！是個做生意人才！你好好跟他學習！仙綺，還有你，承業！別以爲自己讀了幾年經濟學就了不起，爸爸就沒讀過幾年書，中國人做生意講的是經驗，還有是待人接物！這點你就比不上你弟弟！將來你們三兄妹，我看就數承志最出息！對啦，玉嬋，總不見他有信回來，他在美國零用錢夠不夠用？每年就只肯要那點點錢，也太難爲他了！」

「嘿！還怕我待慢了你這位寶貝兒子麼？洋龍！」

「二哥也眞是，星期天還巴巴的去當甚麼業餘法律教師！別人瞧着，還以爲章家缺了他那幾個零用錢哩！」

「仙綺！這正是你二哥待人厚道的長處！」章洋龍瞪了章仙綺一眼，說。

章仙綺和章承業吐了吐舌頭，不敢作聲了。他們弄不清父親昨晚還雄心勃勃的，怎麼眼下彷似心事重重的。

章洋龍站起來，悶聲不響的走開去。快到客廳門口，扭頭對章承業道：「等會你去經烈，找曉艮表叔打探一下豐隆的情形！我在銀行等你！」

章洋龍的車子是打銀行的側門駛進去的。他走落車時，剛好保安部主任邱雨强在營業大廳作開業前例行檢查出來，章洋龍就把他叫住了，他沉聲問邱雨强說：「那件事進行得怎麼樣？看情形不會讓我白揹黑鍋吧！雨强！」

邱雨强湊近章洋龍身前，聲線壓得極低：「第一步成功了！詳細情形我再單獨向你報告。」

章洋龍知道邱雨强的意思是不便在此處談，也就不再追問：「要小心仔細！有甚麼特殊要求隨時提出來！」他轉身走開時，特別加了一句。

返到他的董事長室，秘書已把當日要他親自簽署的文件以及一些用紅筆勾出重點的資料擺成兩疊，整整齊齊的放在辦公桌上。章洋龍緩緩的坐上他的辦公椅，往桌上的資料文件溜了一眼就移開了，却從他唐裝衫那大口袋又掏出那份財經評論版，霍的擲在桌上，掃了幾眼又推開，把身子往後一仰就閉目沉思起來，也許是昨晚徹底失眠，早上在桑拿浴室與黃玉香那一會又着實虛耗了他不少精力，因此那興奮過後，他就感到身心的疲憊，這時候精神氣力實在是大不如前了！在沉思中，這念頭突地跳上章洋龍的腦袋。早陣子的驚風惡浪把他身上潛存的精力拚命的擠壓出來，因此他倒像恢復了早年的青春魄力，但當一切平靜下來時，他就感覺那擠壓出來的精力又在潛潛的退回去，非得拚命的往外擠，它才肯滯緩一點。看來眞是老了！下意識中，他的手指尖往頭上摸去，在感覺中，他也知道自己的頭髮已經是灰白一片，老了！眞的是老了！章家的基業往後就得靠承志他們三兄妹吧！章洋龍陷於這種心緒中，忽爾更强烈的想念起他那位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法律學，被妹妹章仙綺認爲「書呆子」的次子章承志來。

章承志是前幾年才離開香港去美國讀書的，以前就一直在章洋龍的身邊。這孩子自小便有點害羞，不像他的大哥幾歲大在大人面前說話有板有眼，他是直到八歲對着章洋龍說話也會臉蛋澀得通紅。章洋龍這時不禁想起他在那時害羞而又憨得可愛的模樣。有一次，章洋龍因銀行的一宗急事，與黃伯祥破例的在他的書房中徹夜長談。直到深夜十二時，家人才忽爾發覺章承志不見了踪影，章洋龍接報，就抛下銀行的事不理了，跑出來就指揮着衆人出處指尋，到處都找遍了，依然不見踪影，章洋龍急得要着人馬上報警，就在這時，章承志却打他的書房中走出來，他揉着小眼睛，睡意矇矓的問父親說：「爸爸，你和叔叔走了麼？」原來他在章洋龍和黃伯祥談話時，就悄悄的跟着進去，躲在章洋龍的大班椅下面，聽着爸爸和叔叔的談話，後來支持不住就在椅底下睡着了，他一直極有耐性的一動不動，因此章洋龍和黃伯祥也一直沒發覺他。當時章洋龍生氣的打了他一巴掌，他就委屈的哭了，章洋龍問他做錯事怎地還不服氣？章承志鼓着小腮說：「我見亞爸跟叔叔這麼要好，我就想看看爲什麼那些叔叔伯伯待亞爸這樣好，才跟着亞爸進去聽着，以後我也要跟亞爸一樣待人！」小兒子這麼回答，章洋龍的第二巴掌就再不忍心打下去了！

想起這事，章洋龍的嘴角就情不自禁的抖出一絲笑意，這孩子待人厚道，倒像是出自他本性似的！加上他做事的一絲不苟，確是一塊可造之材！當然還得在這行上多歷練才成！這麼想着，章洋龍因而產生强烈的衝動要早日召章承志返港了。但忽爾他的心緒就被桌上那份財經評論扯回，他霍的把它抄在手上讀起來，說是讀，不如說是下意識的捧着，因爲那上面的內容，章洋龍幾乎已經能隻字不漏的背出來！「那『三鞭酒』倒是打從那裏挖到這內幕消息？可靠性有多少？誰是他所指的『大鱷』？如果這是眞的，那『大鱷』的焦點又盯在何處？第二點是眞實的話那可能就給他搶先一步了！」這念頭開始把他粘住了，他因此而焦急的等着上韓曉艮那兒打探消息的章承業回來，他深信以韓曉艮在這行上的神通廣大，有關豐隆被人做手脚這麼一宗大事兒，他不會毫無知覺！

就在這時，秘書司徒慧却傳話進來：「董事長，豐隆銀行董事局有個酒會請束，是呈送來給你的，要送進來麼？」通常這類酒會章洋龍是不會赴席的，他吩咐一句話下去，司徒慧就會代他婉轉推掉這應酬。

「噢！你馬上送進來！」章洋龍一聽豐隆這名字，內心猛的一震，叫道。

但送請束進來的却不是司徒慧秘書，而是嘿嘿冷笑的玉嬋！她猛的反手掩上門，就尖聲的叫道：

「剛碰見司徒秘書，我叫她留在外間不必進來了！喏！就是這份請束！代表豐隆董事局署名的竟然是余森牟！這果然是天大的喜訊！嘿嘿……」

「你沒看錯！玉嬋！」章洋龍一把奪過請束，掠了一眼，就啪的狠狠的

擲在桌上！「什麼時候他跟豐隆扯上關係？還是這董事局主席！這算什麼？是向我示威麼？」

「是挑戰！洋龍！以前是在背後偷襲，現在是擺明車馬另立門戶明刀明槍對着幹！你對他太忍讓了！洋龍！早陣子就該把他的威風壓下去，現在也不會有今天的局面！」

「嘿嘿，他憑什麼和我對着幹？他有多大斤兩？別人被他迷惑，可瞞不過我！」

「你錯了，洋龍！論財力他比不上你，但論心計你就吃虧了！我老早就瞧出，姓余的這號人物是無毒不丈夫！按常理去猜度就會吃虧！你早該狠狠地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方玉嬋恨恨的叫嚷着，她把鵝毛扇狠狠的朝桌上一扔，似乎不如此她就不足以表示她洞悉對方的險詐的恨意！章洋龍却盯着桌上那請束，閉着嘴唇半晌沒有作聲。

就這時司徒慧秘書却又傳話進來。

「董事長，存款部主任老丁有事求見，讓他進來麼？」

「老丁？什麼事？好吧，請他進來！」

章洋龍向傳呼機嚷了一句，心頭就一陣納悶：下面剛剛開業，老丁上來幹麼？

老丁是南託資深的高級職員，精於交際，人面極廣，嘗試過在短短二天內替南託拉攏三千多萬存款，手頭掌握了一大批中等客戶，全是存款額百萬之上。而且在南託資歷甚深，在存款部主任這位上也坐了十幾年，算得上是南託的重臣，因此就連章洋龍對他也非常客氣，稱他一聲「老丁」，雖然他比他的年紀還長了十幾年。

「坐吧，老丁！有什麼事？下面剛開業，打個電話上來就行了。」

老丁走進來時，章洋龍壓住心頭的煩燥，向他客氣的說，方玉嬋向他笑笑。但老丁却沒坐下，他似乎沒料到董事長夫人也在裏面，原先泰然的臉孔因而露出瞬間的猶疑，他向方玉嬋點頭微笑一下，旋即轉向章洋龍，帶點抱歉的說出一句令章洋龍既意外又痛心的話來。

「對不起！董事長！這是我的辭職信，請董事長裁決！業務交接方面，一切我都準備好了。」

「什麼話老丁！你要辭職？爲什麼？不是幹得挺好的麼！」老丁這下子令章洋龍的心彷佛突然間被人刺了一下，他的臉色霍的一變，緊盯着老丁說。

「有什麼難處開心見誠說，能辦到的，我會考慮！要不，下午放工我再找你出去詳談！有什麼大不了，弄到要辭職？老丁！」

「不，董事長，我已經考慮清楚，才向你呈交辭職信！我打算下星期一就離開了！」

「這麼急迫！爲什麼？」

「我這是人情難却呵，董事長！這事眞抱歉，坦白說吧，是豐隆邀我過去！條件也算過得去，讓我加入董事局任董事，年終按存款部總額分紅利，所以我就答應了！」

老丁盡量婉轉的解釋說，他雖然另有高就，但也希望盡可能不致開罪章洋龍。但章洋龍原來微變的臉却虎的漲得通紅！這「豐隆」二個字眼，就像兩塊火碳猛的灼在他的臉上，滋滋的冒出烟來！

「嘿嘿！豐隆！怎的說話吞吞吐吐！老丁，怎不坦白說是豐隆董事長余森牟扯你過去！既然你已被他這大盤口打動主意，我就不敢留你！免得人家說我章某人截斷別人的財路……但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你該想清楚！你過去後幹得好我恭喜你，幹不好還可以回來找我！章某人做事就喜歡個乾脆，不愛在背後搗鬼，給小鞋人家穿！」

對章洋龍的發洩，老丁不敢回話，他默默的站着，但終於還是把辭職信往桌上放下，向章洋龍鞠了一躬，就走了出去。

「就不想辦法留住他再說？洋龍！」方玉嬋焦心的說，老丁在存款部所起的作用她也心知肚明！「他這一反叛，有不少大客戶會跟着他跑過去！這便宜了姓余這小子！」

「看情形老丁已被他鬼迷了心竅！他既然打定主意，我不會留他！留得他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南託缺了他也不見得就會塌下！余森牟這是枉作小人！」

「眼下他可是撕破臉皮跟你明鬥啦！往後還不知再要出什麼毒招！」

方玉嬋恨恨的尖叫道。章洋龍遭受這連番的刺激，他的臉由紅轉爲鐵青，默默的沉思了一會，就嘿嘿的一陣冷笑，神情却相反就鎭靜下來，他掃一眼桌上的請束，說，「這酒會就讓承業、仙綺和春齡代表南託去吧！你去一趟豐捷，告訴仙綺他們，請魯春齡馬上來見我！」

「還巴巴的去捧姓余的場！」

「嘿嘿，他既然明裏還擺着這副客氣的面孔，我們不去，未免讓人家說我小氣！我就讓承業他們去，也讓他瞧着心疼：章家百年基業，後繼有人！可惜承志不在香港！春齡我另有指派！」

章洋龍說，然後又是一陣嘿嘿的冷笑！

× × ×

四天後的上午十點時份，在港島郊外的余公館，便被一股特殊的氣氛籠罩着、催策着！主人余森牟更特意請回來一批侍應的各類雜役，各人都在裏裏外外忙得團團轉。

在余公館門口，特地放了二位負責通傳客人蒞臨的僕役，每有人客，他們只消對着對講機叫喊，便可以立

刻傳到鎮守大客廳的臨時「總指揮」雷平康那兒去。

通向裏面的柏油路也新洒了水，顯得更烏油油的發亮。兩旁的古榕、木棉樹，也經刻意修葺，那穿出榕樹頂的木棉樹幹更高峻挺拔、宏偉壯觀。

在大客廳中，原來的全套豪華高雅的天然木色西德傢俬大多被移到一旁，重新佈置的一個大餐廳的擺設，四周擺滿了精心挑選的水菓和品類繁多的美酒。客廳的中央空出了一大塊，四周擺設着各種小型的軟椅，所有的窗簾布全部換上象徵榮華富貴的紫紅色，天花板上面，新裝了六盞大型宮燈，全部是鑽石放射型，一早便開亮了，照得整個大客廳一片金碧輝煌。

在一片金碧輝煌簇擁着的是在客廳正中靠牆壁處的一塊巨大金字牌匾，大金字書寫「豐隆銀行董事長余森牟迎賓酒會誌慶」，左右襯了一副賀聯，右書「一紙風行生財有道」，左書「萬商雲集獲利無涯」，字體龍飛鳳舞，甚有氣勢，似是大書法家的手筆。

這時是上午十時十五分，離預定的酒會時間約莫只有個把鐘，余森牟從二樓走下來，他後面跟着是朱莉，自落到客廳的這一刻開始，他們就分開了，一個是表叔，另一位依然是「表侄女」。朱莉今日是着意的打扮了一番，就連唇膏也換上與這氣氛相配的紫紅。余森牟却依然是平日那風度翩翩的打扮，但却多架了一副K金邊紫紅色的太陽眼鏡，因此而使人平添了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坐鎮在客廳一角，被余森牟硬扯來權充「臨時總指揮」的雷平康，眼下是豐隆的副董事長了，他那愁眉苦臉正被團團轉的忙拉扯得老長，一見余森牟下來，連忙就顛着屁股走過來。

「可以了吧！森牟！我這就算交差了！你再逼我，我可要開溜了！」

「唔……總算像樣子啦！這不光是爲我，等會我可要把你向那些大行家好好介紹……李管家！時間差不多了，客人很快就會到來，馬上通知各管事，準備迎客！」

余森牟下令說。李管家是余森牟入主豐隆後所聘用的，身爲一位銀行董事長，余森牟覺得家裏也該人丁興旺。李管家接了這命令，滿頭臉的汗水也顧不得擦一擦，便活像鷄趕着吃米般奔了出去。

立刻，負責迎賓接待的，企堂侍應的，裏外跑腿通傳的，托着銀盤送酒和遞水的，各司其職的雜役紛紛各就各位，各人臉上都拚命擠出笑容，準備隨時恭迎駕臨的貴賓。

上午十一時左右，在余公館的花園、客廳的四周、各條走廊通道，已經人頭湧湧。娃娃的歡叫蹦跳聲，父母的喝斥聲，迎賓的音樂小調聲……混成一片，在各處縈繞。穿着深啡色制服，胸前掛了個絲綢「迎賓帖」的接待員，雙腳隨他們吞吐着的舌頭急急的移動着，把不同身份的客人引領到不同的地方去。脚踏一雙黑皮鞋的通傳侍應，火燒屁股似的跑入，剛在大客廳中沾了點冷氣的光，馬上又被一疊連聲的催策着，苦着臉兒跑出初夏陽光的花園中去。

在花園古榕樹下，在客廳四周內外，在花園的各處角落，到處是男女賓客。男的西裝畢挺，談笑風生。女仕們穿着迷人艷裝，有意無意間炫耀着她們的珠寶鑽石飾物，輕顰淺笑，幽香四溢，好個上流社會衣香鬢影的世界！

按着刻意的分派點撥帶引，有頭有臉的賓客漸漸都聚到大客廳裏來了。

先一刻到來的現任豐隆銀行分行經理的鍾坤，在客廳的西面，正和雷平康交談着，一胖一瘦的兩個頭兒湊碰着又分了開來。與他們隔了幾張椅位置的，是著名的德豐銀行的白副總經理和一班銀行界的顯要，余森牟風度翩翩在他們之間週旋，把他善於談吐的口才發揮得淋漓盡緻。而一班與豐隆銀行來往的海運、紡織、製衣、地產等業的首腦人物，則各自湊到一處指指點點的斟酌着。

這時，迎賓在大廳外面引進二男一女來。余森牟立刻就發覺了，他向那些銀行界顯要說一聲失陪，就迎了出來。「呵呵！是南託的貴賓到了！承業、仙綺！這位是……歡迎！歡迎！你亞爸——洋龍他有事不來呐，由你們代表也是一樣哩！」

余森牟離老遠就刻意的熱情的叫道。這明顯的勝利者得意的口吻，立刻就惹起章承業心中的怒火，狠狠的說了一句尖酸話：「余先生今天是志得意滿啦！恭喜！恭喜！」

「亞爸他忙着哩，眼下業務又擴大了，這麼大的機構得靠他點撥，那兒抽得出空來！對了，我替你們介紹，這位是新任豐捷財務公司總經理魯春齡先生！他就是這裏主人——余森牟先生——對啦，眼下是豐隆銀行的董事長哩！」章仙綺因有魯春齡伴着，倒稍能沉得住氣，雖然語帶諷刺，但還是把魯春齡向對方介紹了。

魯春齡一直極從容鎮靜的微笑着站在一旁，這時才向余森牟伸出手去，很有禮貌的說：「請多多指教！余董事長！」他說着的時候，臉上依然保持着他那從容鎮靜的微笑。

「那裏，那裏，魯先生客氣了！」

余森牟緩緩的說，他的語氣却變得凝重。他第一眼就感到魯春齡這人身上有一股神秘的氣質，一種自負能攫取世間一切的滿懷信心的氣質！但這種氣質却被他刻意的掩藏着！這可是個極工於心計的人物！余森牟在心頭不禁一凜，姓章的身邊竟有這號人物！自己日後可得加倍小心！但他憑自己

的經驗亦知道，要駕馭這號人物又是極其困難的，他不禁在心裏嘿嘿一陣冷笑，這號人物對老頭子還不知是禍是福哩！這只是一瞬之念，余森牟立刻就向章承業三人引領着，走入客廳的中央，不時向旁邊經過的客人刻意的介紹。

當四人快走到雷平康身邊時，雷平康正要避開，却被余森牟故意叫住了！雷平康無可奈何的向章承業他們客套幾句，就借故溜開了，直到眼下，他對老頭子還有一點莫名其妙的顧忌！被捎帶着介紹的鍾坤却眉開眼笑的就和魯春齡扯起話來。

接着就是酒會正式開始，作主人的照例要說上一兩句開場話。余森牟走到客廳的中央，那兒早有一個麥克風預備好了，余森牟站在麥克風前，拱着手朝四面作揖，然後向那班財經工商界首腦，極得體的微鞠一躬，就春風滿面的說：「蒙各位蒞臨，令滿室生輝，多謝！多謝！小弟今日有幸入主豐隆，得各位鼎力相助，隆情厚意，永誌不忘！日後豐隆當以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爲宗旨，冀能服務於社會大衆！望各位仁傑一本以往鼎力相助！草草之會，祈各位盡歡、快樂！」

余森牟的話落，便有陣陣掌聲迴應，接着便騰起隨意的話聲、笑聲，不絕於耳。

這時，穿梭在熱鬧人羣中惹人注目的朱莉，從客廳外面引進三位豔裝女郎，格格的嬌笑着說：「表——叔！她們是我在大馬的姐妹！聽說這裏有熱鬧，就嚷嚷着跑來了！喲，我忘了替你們介紹，他是我表——叔！豐隆銀行董事長哩！這位MISS張，這是MISS伊娜，這是MISS曼敏施！她們都是在大馬商場活動的女嬌娃哩！表——叔。」

張小姐、伊娜小姐、曼敏施小姐向余森牟點點頭，媚笑一下。余森牟的視線在她們身上着意的繞了一圈，「好一個性感的尤物！與神秘的夢露不遑多讓吧！」余森牟的目光緊盯在曼敏施的身上，那是一具近乎完美的女性的軀體，還有她那攝人心魄的風韻！就連自負善於把持的余森牟的心頭亦蕩了一下，但眼睛却霍的亮了！「嘿嘿！這對男人來說可是一部無堅不摧的犀利武器！」他腦裏原先的意念就又霍地他粘住了。

「好！太好了！MISS曼敏施，你們的到來，可給這裏生色不少哩！朱莉！你替我好好招呼她們，如果她們感到不開心，我可要生氣啦！哈哈！」

在這場合，余森牟的口氣就得體得帶點長輩的味道。然後，他微笑着朝朱莉她們擺擺手，就快步的往那財經工商界首腦人物堆中走去了。

漸漸地大客廳中的賓客，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目標，自然的形成了一堆堆的小圈子。

穿了白色制服的侍應，托着銀盤上美酒鮮果，在人羣中穿梭着，眼珠滴溜溜的留意着客人的需要。賓客們與這個一面之緣的碰碰杯，呷上一口，又走到另一邊去，向有意巴結的搭訕着、笑談幾句。有些却心不在焉的，沉默不語心事重重的，愁眉苦臉的……各種不同的面孔如走馬燈般在轉動。

這時，在客廳的一角，章承業正與源豐金鋪的少東謝光杰交頭接耳的談着什麼詭秘的物事，他們的視線不時向余森牟的「表侄女」朱莉瞟一眼，然後就擠眉弄眼的低聲談笑。

章仙綺伴在魯春齡的身邊，正神氣活現的點劃着什麼。魯春齡滿臉微笑，靜靜的聽着，眼睛却射向胖子鍾坤那面去。鍾坤這時不知打什麼時候起和朱莉帶來的大馬姐妹MISS張嘻哈着。魯春齡的嘴角突地浮起一絲神秘的笑意，他在章仙綺耳邊低低的說了一句什麼，就捧着一杯「長頸FOV」，向鍾坤那面走過去。

「鍾經理，你果然有一手，三兩句話，就把這位小姐逗得眉開眼笑！小弟佩服！佩服！」

「啊，是你魯總理！春齡兄近日春風得意，有章家千金伴在身邊，這可是攀鳳成龍的良機那！哈哈！」

鍾坤見魯春齡走過來，無奈的就依依不捨的與MISS張分開，魯春齡頂着個豐捷財務總經理的銜頭，鍾坤不敢輕輕放過這個攀交的時機。

魯春齡從容鎮定的笑着，目光就霍的移到鍾坤的眼上，他發覺這眼睛在混濁中透露着貪婪，一個深潛的意念就突地跳了出來，於是，魯春齡呷了一口「FOV」，靠近鍾坤，與他挺親熱的攀談起來。

從余森牟的酒會出來後，魯春齡獨自先返回豐捷財務。章承業和章仙綺一道上南託去，看情形是急着向章洋龍數說余森牟的囂張得意去了。

魯春齡走入他的總經理室後，沉思了片刻，就向外面撥了一個電話。

「觸角社麼？請程社長聽電話……程光兄呵，春齡！有生意啦，你做不做？」

「是春齡兄！多謝！多謝！老兄你當真是我衣食父母……但這是什麼生意？勞動春齡兄開口的，當然不是鷄毛蒜皮的事啦！」

「請你替我調查一個人的底細！他是豐隆銀行分行經理鍾坤！我可以告訴你一點入手的線索，姓鍾的似乎與豐隆新董事長有某種特殊的關係，你就從方面入手好了！三天內給我消息！辦得到麼？你有把握就好！當然，朝廷不差餓兵，你會滿意的！」

魯春齡在電話中對那「鬼經紀」程光說，然後他就擱下電話，開始盤算下一步的行動。他深知這「鬼經理」的本事，他既然說「有把握」，那就可以

八九不離十的辦到，只要掌握了姓鍾的底細，那下一步他就成竹在胸了！這事無論如何要幹得頂漂亮！否則老頭子也瞧不着他的眞本事！這麼盤算下來，魯春齡暗地警告自己：小心在意，千萬別遺漏了任何出破綻的細節！

如此反覆的盤算過了，魯春齡終於確信這整個行動就像在大馬那宗保險金案般天衣無縫！他這才回過神來，把身子往那大班椅上一靠，嘴角就擠出一絲陰毒的獰笑……終於坐上這大班椅了！但這只是第一步，那「金鎖匙」還懸在不遠處吊着他的胃口！嘿嘿，我無論如何非得到不可！在下意識中，他的手猛的向前一攫，然後就狠狠的捏住，就像那眼前懸着的「金鎖匙」已被他握在掌心一樣！

這時，總經理室的門却被人在外面砰的撞開了！魯春齡在沉思中被猛的扯了回來，他的眉頭疾速的一皺，他已知道這進來的人是誰！除了章家的千金小姐，在豐捷有誰還有這公然闖門的膽量！

進來的果然是「章家的千金小姐」章仙綺，她這麼闖進來，却自認是很平常的事，因此她旋風般剛進來，就向魯春齡這面走過來，大剌剌的在他對面坐下，格格的一笑，這才帶點撒嬌的說：「春齡！剛才我在董事長室打電話給你，但電話老是接不上線！我乾脆自己跑過來了！」

「我正和外面的一個朋友通電話！」

「什麼朋友那？是女朋友麼？不然怎會扯這樣久！我看準是！嘻！」

章仙綺笑着說，但這笑顯得有點勉强，不知爲了什麼，說完，她留神的望着魯春齡那橄欖樣的眼睛。魯春齡觸着她這眼神，心頭就驀地一動！他從這上面搜尋着一絲少女的羞意，雖然一閃即逝，但魯春齡却立刻就捕捉住了，章仙綺是一位閱歷未深的少女，她的一切又如何瞞得了魯春齡的眼睛。

「我哪來的女朋友，女人瞧不上我這號人哪！是麼？仙綺？」

「這與我有什麼關係？」章仙綺粉臉一紅，說。

魯春齡微微一笑，就轉口道：「你找我有事？仙綺！」

「是呀，我差點忘記了！爸爸要我告訴你，今天晚上他等你的電話！神神秘秘的，我問爸爸，他也不說，爸爸到底要你幹什麼事？連我也不能知道麼？」

章仙綺生氣的說，提起這事，她的大小姐脾氣又按捺不住的要發起來。魯春齡却體貼的一笑，說：「也沒什麼，這是你爸爸一種精細的策略吧了，總之你會知道這事，早知遲知不是一樣麼？」

章仙綺聽出這口氣中隱含的體貼，心中不禁一樂！這種語氣她還是從他嘴裏第一次聽到！這心緒的波動就把她的氣惱沖淡了，她格格一笑，站了起來，「嘻！我就瞧着你們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章仙綺走到門邊，魯春齡却忽然把她叫住。

「仙綺！周末晚上，我想請你出去吃晚飯！你會答應麼？」

魯春齡說，他的橄欖眼向對方瞟着一股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章仙綺驀地站住，轉過身來，她似乎微感突然的驚愕！但當她觸着那眼神，情不自禁的就嬌笑一聲。「你猜呢？但到周末還有四天時間，你再試試約約看！」說完，她帶點媚態的把頭一側，就轉身走了出去。

就在魯春齡要程光摸豐隆銀行分行經理鍾坤的底細的第三天晚上，鍾坤就不幸碰上一宗令他膽戰心驚的事兒！

這天下午五時許，豐隆銀行在旺街的一間分行收工的半小時後，分行經理鍾坤把當日的一張期票審批妥當，就往家中等着他回去的老婆撥了個電話，推說銀行有個應酬，要晚上十二時過後才能返家，他眼下是獨當一面的分行經理，這晚上應酬是經常的事了，因此他老婆在電話中不但不怪他，相反還吩咐他要好好週旋，別失了分行經理這新官的身份。鍾坤擱下電話，就哈哈一笑，吹着口哨，然後春風滿面的離開經理室。

「的士！」出到銀行的門口，鍾坤就得意的揚手吆喝。現在他是經理級的身份了，小車子一時還買不到，但的士却是少不了的代步工具。

「金宮夜總會！」

鍾坤向的士司機揮手叫道。然後他就把身子往車座上一靠，四平八穩的極舒服的半躺着，得意洋洋的吐了口氣。啊哈！人走起運來可當眞擋也擋不住！就連自己在外面鬼混，老婆大人也只能隻眼開閉！論地位眼下他這旺區分行經理算上總行副經理了，論薪酬他平生也第一次上了五位數字，除了每月向老婆大人上繳的部份，還可以留下一筆「應酬」費！

鍾坤情不自禁的在肚子裏打了聲唿哨！哈哈，這一切可是自己當機立斷的因果！姓余的——董事長也總算沒有食言，但話說回來，若非自己犯險向他提供那份銀行內部的秘密資料，使他洞悉先機壓低豐隆的上市價，他收購豐隆的計劃也未必就如此順利！這是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吧了！

鍾坤在肚子裏得意的叫了一聲，他的頭就探出車外去。大都市的夜景來得特別早，當陽光剛在高樓的背後隱沒，那萬千燈火就霍的亮了起來，橫跨半條馬路的霓虹燈也明亮起來了，那七彩的幻光把這大都會的一角映得繽紛奪目。這情景就像金宮夜總會的燈光！這時的鍾坤，靈魂兒早就飛向那銷魂的去處。

（未完・六）

塞外風雲錄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可飛・圖

幾番折騰　白忙一場

上文提要： 常恨春正要手刃殺妻仇人龔雙龍時，却被黃長河及時勸止了……當衆人手持指揮使野利鴻的虎符逃出興慶府後，在慌不擇路之下，來至一龐大木寨，楚嘯雲心忖此處可能便是惠宗被囚之地，誓要進內一看，不想却遇上遁跡江湖二十年的「屠魔」上官百山，並由他帶領黃長河、常恨春及楚嘯雲三人謁見惠宗，豈料却被困陷阱中……

侯知機道：「去路被封住了！此地離侯某跌下之處尚有六七丈遠！」

黃長河道：「廢話少說，快找出口！」當下羣豪在地道敲打，希望找到出口門戶。「胡胡」一聲，左壁上方突然露出一個一尺見方的小洞。楚嘯雲一躍而起，刀光在石隙中一揚，借力停空，打算探個究竟，誰知那小洞突有一股水噴出！

楚嘯雲虞不及此，吃了一驚，眞氣一鬆，跌了下來。常恨春道：「幸好水不太急，咱們還有時間找尋出路！」

郭全煥道：「他們有心溺斃咱們，還有不封死出口之理乎？倒不如當個舒服鬼，何必臨死還要勞碌？」

黃長河抗議道：「老六，難道你忘記咱們來此的目的麼？」常恨春、侯知機等人正想知道此事，聞言都安靜下來，目光在黃長河和郭全煥臉上飄來飄去。

誰知郭全煥乾咳一聲，不吭一聲，段秋山忍不住問道：「喂，你們來此，到底有甚麼不可告人之目的？」

張啓林怒道：「你胡說甚麼？」地道內沉寂下來，只聞嘩嘩的水聲。

黃長河道：「老二，快找出路，咱們一定要出去！」周晋應聲而去，楚嘯雲心頭嘀咕：「誰不想出去？」

地道開始積水，但出口尚未找到，羣豪越來越急，所幸地道大，一時之間尚不怕會窒息。未幾，楚嘯雲火摺子熄滅，周晋點起他自己的。火摺子一根接着一根，地道裡的積水也越來越深，水浸過膝頭，但覺冰涼透骨，但羣豪的心却更冷。

忽然周晋問道：「諸位可曾發覺一個問題？這些積水好像少了一點……」話未說完，楚嘯雲已道：「你說甚麼？還嫌水少？我看你是壽星公吃砒霜，嫌命長！」

常恨春轉頭道：「不錯，常某也有此感覺！莫非有出口？」

楚嘯雲又道：「若有出口，至今尚有找不到之理？」

黃長河抗議道：「大家凝神靜聽！」不知爲何，他的話似有魔力般，羣豪依言屏息靜聽，半晌黃長河道：「在左方！」周晋首先走過去，原來黃長河所帶來之人，都各有所長，周晋武功雖不高，但對機關消息，頗有研究。楚嘯雲和段秋山忍不住好奇心，尾隨周晋前進。

周晋走了幾步，便把耳朵貼在石壁上靜聽，如此行行停停，終於見到他彎下腰去，段秋山伸手接過火摺子，周晋用刀鋒在石壁上劃了幾下，此刻楚嘯雲亦聽到一個奇異的响聲。

周晋喜道：「在這裡！」羣豪都趕了過去，只見他伸手在水中摸索。

黃長河忙提醒大家：「小心一點，說不定還有甚麼機關設施！」羣豪聞聲都暗吸一口氣，小心翼翼。忽然水底下傳來「滴答」一聲响，猛見周晋弓着身，雙掌往石壁上一推，說來奇怪，

石壁上突然被他「推」出一道門來！

地上的積水，立即向石門湧去，羣豪歡呼一聲，周晉回頭道：「別急，待周某先過去看看！」他穿過石門，兩盞茶工夫之後，高聲道：「快過來！」

羣豪魚貫而出，誰知那邊還是一條地道！不過靠門之處有條水溝，積水由水溝流出去，是以地上十分乾燥！

毛元章道：「咱們沿水溝走，也許可以找到出口！」這一點羣豪都有同感，是以，不待招呼，都跟着水流前進。不料走了十多丈之後，水溝忽變成暗渠。周晉連忙快步走前，伏在地上聽聲。

黃長河問道：「如何？」

「這暗渠很長！你們在地道裡找一找！」

話音剛落，背後突然飛下一道千斤閘，把退路封死，黃長河急道：「大家快往前走！」羣豪沿地道急奔，那條地道比剛才那一條長而窄，彎彎曲曲的，不知通向何處！

忽然段秋山驚叫一聲：「咱們又返回原地！」羣豪仔細一看，果然見到那道千斤閘，甚是沮喪！段秋山問道：「周哥哥，你說這地道有否其他出口和通道？」

「應該有！」周晉道：「咱們再慢慢走一次，希望能找到開啓的機關！」黃長河立即亮起火摺子，羣豪摸着石壁慢慢前進。

毛元章忽道：「咦？這墻爲何會動？」

侯知機上前伸手往石墻上一按，「嘩啦啦」一聲亂响，地下又出現一個洞口，羣豪又跌了下去！事出突然，羣豪都發出驚呼聲！

驚呼聲未了，段秋山又發出一道尖叫。地上泥地上有許多骨頭，既有人骨，還有其他的，張啓林道：「這是蛇骨！咦，以前這裡一定有許多蛇！大概時間久了，又無人飼養，所以餓斃！」

侯知機急道：「廢話少說，快找尋出口！」

周晉抬頭望着洞頂，悲聲道：「憑經驗看，此處應該沒有出口，這個土坑專門用來『殺人』的，豈有出口！」

段秋山驚道：「那咱們不是要被困死於此？」

常恨春道：「儘管找找，死馬也得當活馬醫！」當下羣豪在那長五丈，寬二丈的深坑中，似沒頭蒼蠅般亂鑽。

楚嘯雲抽出刀來，對着地上的屍骨亂劈，罵道：「若然我再遇到上官百山，捨命也要在他身上砍幾刀！」

郭全煥哈哈笑道：「可惜這不是他的骨頭！」他抽出長鞭，亦學楚嘯雲拿骸骨出氣，在地上亂抽！毛元章哈哈大笑不止。郭全煥怒道：「老五你笑我？」

「不笑你！愚兄至今方知你的鞭法這般厲害！瞧，把地上的骨頭都全捲掉！」

郭全煥手腕一抖，長鞭忽怎地蛇兒般，改了個方向抽向毛元章的肩膊，毛元章驚怒地喝道：「老六，你瘋了麼？」邊說邊跳開，順勢舉起齊眉棍。

郭全煥一鞭不中，第二鞭又捲了過去，道：「四哥，咱們很久沒印證武藝了，今日大可以了却心願！」

毛元章冷哼一聲：「我早知你不服我，今日若不教你知道厲害，恐你會夜郎自大！」

郭全煥怒道：「我多次邀你比試，你都不敢！今日若不分個高下，豈不是要遺憾終生！」

黃長河喝道：「你們兩個混帳的東西，爲何自相殘殺？都給我住手！」

段秋山悄悄在常恨春耳邊道：「大哥，他們好像瘋了！」

侯知機却道：「你別吵，省得好戲上演不了！」說時遲，那時快，但聞「巴」地一聲响，長鞭急抽毛元章，毛元章斜閃一步，鞭梢抽空却捲住了地上的一個骷髏頭，毛元章持棍乘機向郭全煥迫去。

郭全煥的長鞭，因爲捲住了骨頭，連忙用力一扯，以便收回來，誰知竟然扯之不動，而毛元章的齊眉棍又至，急切之間，來不及抖腕收鞭，只好挪身閃避。

毛元章一棍不中，第二棍又至，幸而黃長河已至，一刀將棍架住，喝道：「老五，你瘋了麼？」他回頭又道：「老六，快把鞭收起來。」

郭全煥用力一抖，鞭梢竟然脫不掉，他十分奇怪，走過去一看，只見鞭梢被骷髏骨的牙齒咬住，顫聲呼道：「你們看！這骷髏骨……」

侯知機亦訝然道：「奇怪！骷髏骨還會咬鞭！」

楚嘯雲走過去，揮刀對着骷髏骨砍去。「噹！」刀鋒砍在骷髀骨上竟然濺起一蓬火星子來！刀雖是寶刀，但骷髏骨亦絲毫不損，他叫道：「這是假的，快來看看！」

周晉連忙排衆上前，道：「別動，讓我來！」

周晉雙手抓住骷髏骨頭，用力向左右旋轉。奇怪那骷髏頭居然能夠轉動。「退後！」周晉弓着腰，雙掌握緊骷髏頭，先向左轉三圈，再向右轉三圈，但聞地底下「轟隆」聲响，但地道裡却毫無變化。

黃長河叮嚀道：「老二，你自己可得小心！」

「不怕，此骷髏頭料是開啓出口的機關！」周晉不斷試驗，過了兩盞茶工夫，方覺土坑一陣震動，接着「胡」地一聲响，左首壁上現出一個門來！

段秋山叫道：「有道石階通往上面，一定是出路！」

周晉喝道：「別急，待我來！」段秋山向他吐吐舌頭，退至常恨春身邊，好像常恨春能爲她帶來安全般。

周晉由石級走上去，未幾傳來聲

音道：「你們都上來！」羣豪魚貫而上，上面不是出口，却是一座大廳堂，上下左右都是用白玉石舖砌，不知爲何裡面竟有點陰寒。

楚嘯雲嘆息道：「始終未能脫險！不過死在此處，總算好一點！」

張啓林瞪了他一眼，道：「你總不說一句好話，虧你還是著名的殺手，居然這般沉不住氣！」楚嘯雲臉上發熱，訕訕一笑，不敢反駁。

黃長河一至大廳，立即四處打量，地上石板正中雕了一個八卦圖畫，上面放了一隻大銅鼎，那銅鼎十分巨大，兩個人也未必抱得了，鼎內放着泥土和香灰，上面還有幾根香脚，看來以前有人在此焚香，但時隔已久，因爲泥土已結得十分堅實。

「奇怪，此處有甚麼人來焚香？」

常恨春道：「那人焚香拜甚麼神？」大廳之內，四壁蕭條，除了那口大鼎之外，別無他物，更無神像，這的確令人奇怪。

段秋山道：「大哥，焚香未必是要拜神，可能只是爲了驅蚊，或者辟異味！」

張啓林「格」地笑了出來，「此處何來的蚊子？」

黃長河道：「咱們再來找找出路！」周晉的眼睛却瞪着大銅鼎，乃問道：「老二，你看這口大鼎有何玄妙？」

周晉道：「也許開啓出口的機關就在這口大鼎和八卦圖案上！」他首先將雙掌按在銅鼎上，用力推動，誰知却如蜻蜓撼柱，絲毫不能動搖，黃長河連忙走過去，助他一臂之力。

那麼大的銅鼎立地生根，合兩人之力也不能動之分毫，毛元章等人走去協助，周晉道：「不必！」他鑽至鼎下，觀察八卦圖案。段秋山十分奇怪，暗道：「這石刻的卜卦，又不會變化，有甚麼好看？」

周晉伸手摸了一陣，鑽了出來，道：「小弟無能爲力了！」

張啓林走過去看了幾眼，道：「待小弟來試試！」他看了一陣，又退了出來，却向墻角走去，道：「老二，小弟大膽估計，出口在這附近。」

段秋山訝然問道：「你憑甚麼作出決定？」

張啓林見大家都望着自己，乃道：「若依八卦陣看，此處是生門！」

黃長河道：「老四對易經奇門遁甲頗有研究。」他們在談論，周晉已在生門找到開啓的機關，但聞「胡胡」一陣聲响，石門打開，羣豪齊發出呼聲，因爲已見到日光！

石門之後又是一道石階，周晉首先走上去，羣豪隨他而上，終於走到地面，只見西天一片鮮紅，太陽已將下山，而出口正在小山後，却不見木寨。

楚嘯雲道：「此處也許仍在『島』上，咱們去找上官百山晦氣！」

常恨春急道：「且慢，諸位可曾發現一個問題？爲何這個出口的門口打開着？」

侯知機道：「也許打開地廳石門，連帶出口石門也開了，一個機關控制兩個石門，有何奇怪？」他反問：「常兄又有何看法？」

常恨春沉吟道：「在下覺得『島』上似乎有人同情咱們，否則咱們應該死在裡面！」

黃長河道：「有道理，不過如今最好先去木寨裡看看，不過大家要小心，免得再中機關埋伏！」話音剛落，山壁上那道石門，忽然自動關上。羣豪發了一陣怔，不得要領，便急急上山。

翻過那座小山，便見到木寨，表面上看去依然無恙，但羣豪却料到，裡面的防守必然加强，黃長河問道：「諸位還記得裡面的位置吧？咱們分兩組進去，在庭院中集合！」當下常恨春、段秋山、楚嘯雲和侯知機一組，其他人一組，由黃長河帶領，分由左右兩邊圍墻躍進木寨裡。

奇怪，木寨之內居然靜悄悄的，不聞一絲聲息，越是如此，羣豪越有膽顫心驚之感。黃長河帶着四名手下，分成兩組，向中間突進，一至走至庭院中，見到常恨春等人，乃問道：「常兄，你們有何發現？」

常恨春道：「連人影也不見一個！」

黃長河望一望庭院東端的一棟石舍，道：「惠宗會否在裡面？」

楚嘯雲道：「既然來到此處，好歹也得進去看看！」

段秋山道：「原來你們的目的爲了見惠宗，當眞令人奇怪！一個西夏沒權的皇帝，有甚麼好見！」

黃長河沉吟半晌，抬頭問道：「諸位，咱們以前雖不認識，但自從至西夏後，屢次共患難。石舍之內，極可能有埋伏，加上上官老魔武功了得，是否進去查探，請大家先考慮一下，最好共同進退，若有甚麼不測，也不用互相埋怨！」

楚嘯雲見無人答應，便道：「在下已申明態度，就算你們不進去，楚某也要進去瞧個究竟！」

常恨春道：「在下亦無所謂！」段秋山忙亦表示要進去探個究竟，羣豪見如此亦都無異議。

侯知機却道：「且慢，咱們若不先吃些東西，惹再陷於地道內，必然餓死！」

毛元章道：「有道理，先找些吃喝的！」當下羣豪放棄進石舍，先在附近的房舍裡搜索，終於讓侯知機找到灶房。灶房內居然有一頭烤熟的羊，還有馬奶和酥油餅。他大喜過望，急出去召集同伴。

常恨春道：「咱們須先試試，食物是否被人下毒！」

周晉自身上取出一根銀針來，先

在羊肉上刺了幾下，銀針依然精亮，用布拭過，再試馬奶，都沒問題。羣豪已餓了一天，見狀大喜，用刀割下羊肉，就着馬奶，大喝大吃起來，片刻間，那瓶馬奶和那隻羊，已被吃喝得精光！

侯知機摸摸肚子，道：「如今才有點精神！」

毛元章道：「大哥，咱們進來這許久，不聞一絲動靜，莫非他轉移了？」

楚嘯雲抽出刀來，道：「何必在此瞎猜，如今便進去看看！」他一馬當先向石舍走去，羣豪恐他有失，連忙跟上去，楚嘯雲來至門外，稍稍一頓，突然一腳飛出，將門踢開！

木門彈開之後，楚嘯雲不敢貿貿然進去，先在外面觀察一番，小廳內佈置十分典雅，就像寮國化人之家，卻不見有人在。

楚嘯雲緊一緊手中刀，小心翼翼走進去，他提心吊膽，恐防有人偷襲，誰知不但廳裡無人，連書房和寢室亦不見一人。黃長河問道：「楚兄，裡面有沒有人？」

「沒有，你們都進來搜一搜！」

黃長河正想叫手下一齊進去，忽聞一陣衣袂聲響，侯知機轉頭望去，只見一道人影，由庭院中樹後閃過，乃叫道：「好像是上官百山！」

郭全煥立即急竄過去，他人未至，長鞭已先出手，繞過樹幹，向樹後抽去。常恨春腿上功夫好，輕功亦好，人如離弦之矢般射出。黃長河急道：「常兄小心！」他恐常恨春有失，急忙跟上去。

常恨春幾個起落，已來至樹後，那裡還有人？他眉頭一皺，恐再陷入地洞，連忙跳開。楚嘯雲聽見上官百山出現，不顧一切自石屋裡奔出來，問道：「上官百山在何處？」

段秋山抬頭一望，見上官百山的背影在木圍墻上飛出去，急道：「他由木圍墻跳出去了！」

楚嘯雲道：「惠宗不在，非抓住上官百山，不能知其下落！」當下羣豪一齊向木圍墻急射而去，其中又以常恨春最快！他一跳飛越木圍墻，騰身時一切順利，但落地時，忽感一陣頭暈！

他剛自一怔，背後忽然咕咚一聲，常恨春轉頭望去，只見郭全煥跌倒在地，乃問道：「郭兄無事吧？」

說時遲，那時快！木圍墻內也傳來咕咚之聲，接着又見楚嘯雲和黃長河跳出來，楚嘯雲上身一晃，連忙伸手扶住圍墻，叫道：「不好，咱們又中計了，食物有毒！」

毛元章但覺眼皮越來越重，語氣模糊地道：「老二……不是已用銀針……試過麼……」話剛說畢，人已暈死過去。

楚嘯雲身子不斷晃動，道：「小弟也支持不住了！」

常恨春急吸一口氣，轉頭四望，那裡有上官百山的影子！他一向冷靜，但此刻亦失去了常性，高聲叫道：「上官百山，你有種的便出來與我決一死戰，用下三濫手法算得甚麼英雄！」

他回一回頭，楚嘯雲亦已跌坐在地上，黃長河則在極力支撐。常恨春但覺眼前發黑，亦跌倒地上，一陣睏意襲上來，眼皮猶如千斤重般，片刻便不省人事。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常恨春才悠悠醒來，乍醒時頭還有點昏，他拍拍額頭，轉頭望去，只見黃長河躺在自己身邊，正睜着雙眼望着自己。他猛吸一口氣，打量一下四周，這才發現又重回地廳裡，自己正躺在大銅鼎旁邊，而墻上卻點着兩根兒臂粗的巨蠟！

黃長河也知道自己處身何地，一骨碌地爬了上來，詫聲問道：「怎地咱們又來了這裡？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常兄你可知道？」

常恨春慢慢坐起來，笑道：「常某也剛醒來，一切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說着楚嘯雲亦醒了，他一跳而起，叫道：「咱們怎地又來了這裡？」

黃長河道：「那還用說，當然是上官百山的傑作！」

「又是他，見到他楚某非殺他不可！」

毛元章等人亦相繼醒來，聞言道：「能見到他才發誓，尚未為遲也！老二，這次仍要你施展所長了！」

周晉走到「生門」的位置，去摸索開啓出去的機關，誰知這次竟然不靈。此刻毛元章才吃起驚來，道：「咱們到底還是要死在這裡！」

段秋山道：「小妹至今猶想不通，他在食物中下了甚麼毒，為何銀針測試不出？」

常恨春道：「亦非所有的毒，可憑一根銀針試出來！」

侯知機道：「據我估計，大概是羊肉中的毒與馬奶中的毒，混在一起才能起作用！」

張啓林道：「如今才研究這些，已嫌太遲，還是想辦法逃出才是正理！讓開一點，待我再看看那個八卦圖案！」他鑽進銅鼎下面，仔細打量。

八卦圖案刻在石上，深淺如一，証明是出自高手之手，他撫摸了一陣，閉眼苦思。郭全煥道：「大哥，小弟有個問題想不通，為何上官百山不在咱們暈倒時，在咱們身上加上一刀！如此不是更加一了百了麼？」

黃長河道：「這個問題還想不通，但終有一日必會查個水落石出！」

段秋山插腔道：「就算他殺咱們，也用不着將巨蠟留下來！所以，小妹認為這裡面可能還有你們的朋友！」

楚嘯雲道：「楚某沒有朋友在西夏！」

黃長河道：「段姑娘所言極之有理，或者除了上官百山之外，尚有漢人

在此，而他們同情咱們！」

楚嘯雲冷笑一聲：「總之此人不是上官老魔！」

忽然毛元章道：「咦，銅鼎裡面有包東西！」羣豪走了過去，果見鼎內香灰上面有一包用油布裹着的東西，毛元章小心翼翼，將之取出，慢慢解開，只見裡面是一些乾糧，另有一張紙。

楚嘯雲道：「快看看上面是否寫了些甚麼！」

白紙解開，果然有字：羊肉內和馬奶內下了藥，兩者同時吃喝，會產生作用，令人昏迷，但對身體並無其他損害。此乾糧無毒，可放心吃用。因身不由己，沒法助諸位離開，請自想辦法！一個漢人謹上。

黃長河道：「果然有人同情咱們！」

楚嘯雲道：「恐怕信不得！再說這包乾糧，只夠咱們維持一天半，過期還是要餓斃！」

黃長河回頭道：「老二老四，開啓出口的事宜，便由你倆負責！大家也散開找一找！」周晉和張啓林一個研究銅鼎，一個研究八卦圖案，其他人則用銀子或兵器在石壁上胡亂敲打。

地洞之內不知日夜，也不知過了多久，忽然有人道：「看，蠟燭就快燒盡！」

侯知機道：「來，大家先把乾糧吃掉，做個飽鬼也好！」當下把乾糧分作兩份，先吃一份，留下一份。剛吃了乾糧，火便熄了。侯知機道：「那個同情咱們的漢人，想得不周到，只放食物，不留食水，有個屁用！」

毛元章要點火摺子，黃長河提醒他：「不可浪費，待有需要才用！大家且先休息一下！」羣豪盤膝運功調息。

段秋山仍依在常恨春身邊，隨着她的呼吸，身上的幽香不斷向常恨春的鼻孔灌去，使常恨春心猿意馬，連忙挪開。黑暗中，忽有一隻柔荑握住自己的手，常恨春身子一震，低聲問道：「甚麼事？」

段秋山呵氣如蘭地在他耳畔道：「不要離開小妹……你不在我身邊，小妹便心驚肉跳！咱們死也要死在一塊兒！」

常恨春身子猛地一震，乾咳一聲，正想開口，誰知嘴巴又讓段秋山的玉掌捂住。他眼前突然泛上一張清麗的臉龐來，那張臉龐時而清晰，時而模糊，這張臉龐為他帶來了無數甜蜜之夜，亦令他失却了數不盡的失眠之夜！

「喜兒……」常恨春在段秋山掌下仍發出一道模糊的叫聲，但叫聲一起，眼前的臉龐忽然變了模樣。

段秋山瞪着一對剪水似的瞳子，在他耳邊問道：「喜兒是誰？是你的妻子？她一定很美麗了！」

常恨春喃喃地道：「她是天下最好的女人……」

段秋山輕哼一聲：「那又未必，你不過是情人眼中出西施罷了！其實……世上還有很多很好的女人……」

常恨春身子又是一震，喃喃地道：「你不明白的……」段秋山玉掌迅速地縮了回去，常恨春眼前又見到妻子的影子，他又呻吟似的叫了一聲：「喜兒，你等等我……」

喜兒忽然瞪了他一眼，道：「你眞的想死？你若愛我的，便該好好地活下去……」

常恨春心中喊道：「你不知道我內心的痛苦！失去了你，我每天都在寂寞中渡過。」

喜兒幽幽地一嘆：「你可以再找一個深愛你的女人！」

常恨春脫口呼道：「不行！」

叫聲在地廳內迴響，黃長河關懷地問道：「常兄你沒事吧？」

常恨春搖搖手，耳畔又聽到喜兒的聲音：「你常家三代單傳，我又命薄，不能替你養下一兒半女，你若尋死，便是大不孝！」

常恨春瞥了段秋山一眼，黑暗中仍能感覺到段秋山幽怨的目光，似在怪他不領情，喜兒又道：「這女人也不錯，你大可以考慮！」

常恨春心中急道：「不，她年紀太輕！」

「老夫少妻那才恩愛！總之若有人肯陪你終生，我在黃泉下也安心了。」

常恨春喃喃地道：「無人可以代替你……」話音剛落，忽然「噹」地一聲響，他吃了一驚，脫口呼道：「發生了甚麼？」

楚嘯雲道：「沒甚麼事，不過被你吵得安靜不了，所以用刀敲地發洩一下！」

常恨春赧然道：「對不起……」

黃長河道：「咱們似沒頭蒼蠅那般亂鑽，終非辦法，須得想個辦法！」

「還有甚麼辦法好想？」楚嘯雲道：「我本是來保護惠宗的，誰知反而把身陷在此處，交不了差，家母及舍妹生命有危險！楚某死不足惜，却要連累老母小妹，眞是死不瞑目！」

郭全煥訝然道：「奇怪，你怎會跑來此處保護惠宗？」

楚嘯雲冷哼一聲，道：「是司馬四爺擄了家母及舍妹，以此威脅楚某的！若非如此，誰管得了他的生死！」

侯知機道：「這是秘密，你隨便洩漏，不怕四爺他日與你算賬！」

楚嘯雲冷哼一聲，道：「還有他日麼？」

「楚兄冷靜一點！」黃長河道：「咱們不會說出來！」

楚嘯雲道：「楚某心繫老母小妹之生死，怎冷靜得了？若只是我一個人死！打從我當殺手那天開始，便沒想到自己會長命百歲！」

周晉道：「既然這般悲觀，楚兄又怎會當殺手？」

楚嘯雲嘆息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句話你聽過沒有？但楚某當殺手，却從來不掩飾！」一頓反問：「你們來此的目的又是爲了甚麼？反正都已離死不遠，何妨公開，萬一有逃生之機，任何人也不許洩漏！」

常恨春痛苦地道：「常某並無秘密，我來此只是爲了找尋殺妻仇人，只是不願提起！」

「這個咱們已知道，無需你說！」段秋山道：「我來此只是貪好玩而已！小妹是大理國之郡主，西夏野心勃勃，敝國上下信仰佛教，主張和平，但亦恐西夏入侵，家父常常爲此擔憂，小妹見此，故來西夏探個虛實！」

張啓林「啊」了一聲：「原來你是大理國郡主，失敬失敬！」

楚嘯雲道：「咱們都已將來西夏的目的說了，輪到你們了！」

侯知機乾笑一聲，道：「侯某沒你們的偉大，我來此只是爲了個人的利益，有人出高價，要侯某來西夏盜取無名眞經！」

此言一出，衆皆愕然，毛元章問道：「難道無名經眞有其事？是在西夏何處？」

侯知機苦笑一聲：「若知確實地點，那就好辦，人家亦不會出五萬兩銀子與我，還先付了一萬兩！」

周晋問道：「是誰僱請你到西夏盜取的？」

侯知機道：「這個與此無關，不必多問，在下生命交關亦不會告訴你！不過這件事，司馬四爺也支持我，因爲無名經流回中土，始終比落在異族手中好！」他一頓反問：「諸位來西夏的目的是甚麼？至今尚諱莫如深，怎好意思不斷問別人！」

黃長河道：「咱們來此的目的，非常簡單，只是爲了刺探西夏的軍情，因爲近年來，宋夏交戰，戰敗的多是宋國，說起來實在羞人，宋是大國，夏不過是個蕞爾小國，居然能搞至大宋國力衰竭，有人研究過，那是因爲咱們不知西夏國情軍情之故，而相反西夏大量收降納叛，故能做到知己知彼，所以……」

楚嘯雲冷笑道：「那位范大人不是號稱胸中有數萬甲兵麼？爲何會被人打得落花流水？」

常恨春道：「范仲淹只是文職大臣，對用兵一道乃門外漢，所謂胸中有數萬甲兵，乃屬吹噓，意在寒敵膽，眞正能用兵的是王韶安撫使，王大人本有機會收復國土，可惜因朝內新舊黨之爭，被司馬光貶職，以致前功盡棄，實在可惜！」

侯知機道：「朝中大臣，有幾個眞正把社稷和百姓放在心中的？爭來爭去還不是爲了自己的利益！可恨皇帝老子昏庸，所用非人，派文職大臣主持戰事，焉得不敗！」一頓反問：「黃兄是爲朝廷辦事的？」

黃長河道：「此點亦與約定無關，諸位再問，黃某也不會說！」他也長嘆一聲：「朝廷的事，的確令人失望，東北有遼，西北有夏，竟然找不到幾名大將去掃蕩！」

毛元章冷笑道：「莫說掃蕩，連抵禦也乏力哩！」

郭全煥道：「莫再說這種煩人的事，說了總令人火起，還是商討如何逃出生天，方是正理！」

黃長河急道：「今日說過的話，大家放在心上就好，萬不可說出去！」

楚嘯雲冷笑道：「放心，能否活着出去，還成問題！誰有火摺子？點燃再找找出路吧！」當下張啓林又點了火摺子，羣豪四處敲打石壁，都找不到出路，頃刻間火摺子又燃盡了，四周一片漆黑。

楚嘯雲叫道：「快接一根！」郭全煥連忙把自己的火摺子點亮，可是這根火摺子燃盡之後，仍然毫無寸進，羣豪都沮喪至極，或坐在地上，或躺在地上，腦海中一片空白，都感覺到死神在向自己招手。

黃長河問道：「誰還有火摺子？」一問之下，只剩他和毛元章的兩根。

楚嘯雲道：「再有十根也未必找得到，咱們不如把剩下的乾糧吃了吧，好歹也得做個飽鬼！」黃長河把乾糧分派與羣豪，但羣豪都難以下咽，只有楚嘯雲與常恨春把自己那一份吃光。

楚嘯雲道：「你們若不吃的，統由楚某包銷吧！」

常恨春低聲對段秋山道：「段姑娘，你爲何不吃？」

段秋山嗚咽地道：「常大哥，我……我不想死！」

常恨春身子一抖，道：「你若不想死！就應該吃！這裡的人，沒一個想死！」

侯知機高聲道：「可是不想死，難道還有別的路可走？等上官百山大發慈悲放咱們出去？別做夢了！這裡便是咱們的墳墓！常恨春，你還不錯，最低限度有位紅粉知己陪你下黃泉！」

常恨春恐段秋山生氣和誤會，急道：「侯兄不可胡說，這種話不可信口開河！」誰知段秋山竟無異議，反而伸出柔荑，握住了常恨春的手。

常恨春連忙把手縮回，段秋山在他耳畔道：「大哥，黃泉之下，若有你作伴，我死而瞑目！」常恨春又驚又喜又羞，百感交集，結結巴巴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侯知機嘿嘿笑道：「原來常兄是個不解風情的鐵漢！」

毛元章插腔道：「人家的恩愛，干卿底事？侯兄何苦迫人承認？！除非你在妒忌！」

侯知機罵道：「操你娘的！老子要女人何處找不到？要跟常恨春爭那個未識風情的小丫頭！」

毛元章霍地長身而起，怒道：「你操誰的娘！」

（未完・七）

上文提要：劉能被父親審問口供，只得追述在吳家比武受辱後，路上遇到鍾山雙絕，聽他們教唆，用假的天清二十四式，騙換了吳天慶的武功秘笈，劉鳳得到雙絕送她的明珠，雙絕得到吳家秘笈，自己仍未得到吳素蘭，查知吳英傑護送妹妹完親，以總鏢頭的身份押鏢，於是串同青鯉幫幫主程耀青劫鏢，在鏢車渡江時下手……

新派湖海恩仇錄／樊中奇・文　可飛・圖

俠義世家

不肖兒女　有辱家門

劉能精神陡地一振，正待吩咐划手將船向吳英傑划去，只聽水面上「嘩」地一聲響，程耀青從水中躍了出來，到了船上道：「去，快去對付吳英傑！」劉能一聲應，八名划手雙臂齊動，船便向吳英傑疾撞過去，吳英傑在水中，奮力傷了十七八個人，但是眼看所有的紅貨，已一齊沉入了江中，局面再也沒有辦法收拾，心中又怒又急，面色煞白，眼睛通紅，一見船撞到，怒吼一聲，手中的兵刃，用力向船身砸了過去。

那船的四周圍，全是包着鐵皮的，吳英傑的那一砸，力道雖然大，但是却砸不壞船身。但是，他一砸之力，却令得他身子陡地出了水面，吳英傑的水性雖然不錯，但究竟難以和青鯉幫的幫衆相比，在水中，他的功力，少說也打了一個對折，這時，他一躍上了水面，眼看青鯉幫幫主程耀青也在船上，心中一喜，暗忖，若是將程耀青擒住，那麼，失去的紅貨，還有可能追得回來！

吳英傑自小在江南長大，對於青鯉幫的底細，自然多少也知道一些，他知道青鯉幫中的人，武功大都不高，但水性極佳，連幫主也不例外，是以吳英傑對站在幫主身邊的那個醜漢子，根本不曾放在心上，一躍上了水面，便一聲怪叫，身子一撲，手中銅鎚，抖起朵朵鎚花，向下直罩了下來！

這些年來，吳英傑的武功精進，也實是非同小可，那隻船本是圓形的，而吳英傑那一招，身在半空之中，銅鎚又是極其笨重的兵刃，功力若是差些的，一招未會使出，人便會跌了下來了。可是，吳英傑那一招，却是使得有聲有色，鎚影從四方八面壓了下來。立時，將圓船的上空，一齊封住。程耀青就算想跳水逃走，也是來不及的。

剎那之間，程耀青亡魂皆冒，一聲怪叫，也就在程耀青發出一聲怪叫之際，只聽得「嗤嗤」兩聲響，兩柄長劍，陡地自下而上，疾刺了出去，那兩劍，是劉能所發，乃是一招「雙鳥投林」！這兩劍才一發出，身在半空中的吳英傑便大大吃了一驚，因爲他一聽到劍刃嘶空之聲，如此疾勁，便知道這發劍之人的武功，非同等閒，青鯉幫中，可以說是沒有如此的高手，如此說來，青鯉幫竟邀請了外人幫手的了？

吳英傑心念電轉間，兩柄長劍，已將要刺到了他的身上，吳英傑奮不顧身，也沒有法子在這樣情形下，再去捉拿程耀青了，他反手一鎚，向迎面刺來的長劍砸了過去。但是劉能手臂一沉，雙劍已然讓開，吳英傑的身子，也向下一沉，倏地落在船上。

吳英傑才落到船上，程耀青一聲驚叫，身子一側，已向水中落去。那八名划手也紛紛跳水，劉能則在吳英

傑身子尚未站穩之際，一連攻出了三招！

那三招六劍，劍勢極猛，攻得吳英傑大有手足無措之勢，但是，他的紫金八楞鎚，在水中施展不開，一到船上，却又大不相同，宜攻宜守，刹那之間，只聽得「錚錚」之聲，不絕於耳，將劉能攻來的幾劍，一聲擋了開去，一齊大喝道：「甚麼人？」

劉能却是一聲不出，他三招不中，第四招發出之際，身子突然向下一矮，雙劍一先一後，削向吳英傑的下盤，吳英傑身形拔起三尺，正待揚鎚下擊時，突然聽得江面之上，又傳來了一聲嬌呼道：「大哥！」

吳英傑立時轉過頭去，只見一隻小船，飛也似地順流划了下來，船上站着青鯉幫的幫主，在他旁邊的，却是個被綁了個結實，束手就擒的吳素蘭。

吳英傑一見，狂吼一聲，已顧不得再和劉能動手，立時反身一躍，又向水中躍去。

他這一躍，無意中將劉能的第五招，避了開去，但是，劉能一見吳英傑要走，手臂陡地一振，颼地一聲，長劍脫手飛去，正自吳英傑的腰際刺入，那一拋極其用力，長劍幾乎一直沒入劍柄，吳英傑口中鮮血狂噴！

劉能見一劍得手，而吳素蘭又到了青鯉幫的手中，心中大喜，第二枝長劍又已出手。吳英傑被一柄長劍自腰際刺入，幾乎登時斷氣，如何尚能避得開第二柄長劍，立時又被刺中，身子落了下來，還有一半在船內。

劉能一俯身，將雙劍拔了出來，大叫道：「事成了！事成了！」

程耀青押着吳素蘭，小船也划到了劉能的身邊，劉能一躍過船道：「幫主，事情已辦成了！」

程耀青一聲長笑道：「我們照前議辦事。」

他還怕劉能反悔，是以又追問一句，這時，如果劉能表示要分上些金銀珠寶，程耀青便立時對他不利了。

但是，劉能對於珠寶，根本不放在心上。此際，他一躍上了船，眼看吳素蘭就在自己的身邊，心頭便已然狂跳了起來，便道：「自然照前議辦事，一十二車金銀珠寶，全是閣下的，我祇要人。」

程耀青哈哈一笑道：「閣下當眞是英雄好漢，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人在這裏，你帶去吧！」

程耀青一面說，一面雙手向前陡地推了一推，他這一推，正推在雙手被反綁的吳素蘭身上，推得吳素蘭的身子，猛地向前一跌，跌向劉能身上來，劉能雙臂一伸，便將吳素蘭抱住。此時，吳素蘭既被點住了穴道，又被反綁了雙手，毫無反抗的能力，只得任由劉能抱住，而她的面色，則已難看得如同死灰一樣，劉能佳人在抱，心頭更是狂跳起來，正在不知如何才好之間，只聽得青鯉幫主又是一聲長笑道：「壯士，後會有期了！」雙手一振，身形拔起，「刷」地一聲，便已竄入水中。而程耀青一落入水中，那艘小船向前的去勢，也陡地加快起來。

小船順流而下，本就夠快的了，划手再一用力，小船更是快得如箭一樣向下游射去，轉眼之間，距離江心中的大船，便已遙遠了。怕不已出了五七里開外，劉能一直怔怔地抱着吳素蘭，大有六神無主之感。

小船划出五七里之後，便轉進了一個汊港，江面頓時狹了起來，汊港中，全是丈高的蘆葦，小船搖進了蘆葦叢中，便停了下來，八名划手一齊站起來，其中一個年紀最長的，向劉能行了一禮道：「壯士，我們送到此處爲止，前途閣下自己小心！」

劉能還不及回禮，這八人便已紛紛躍入水中，向前泅去了。他們在水中，全都像是魚兒一樣，快疾無比，轉眼不見。

小船上八名划手一去，便只剩下劉能和吳素蘭二人，劉能忙將吳素蘭扶到船艙中放了下來，他再退到船尾，搖動船槳，向前而去。前面汊港十分多，劉能也不理會前面是甚麼地方，只揀冷僻的地方搖去，越搖越是荒僻，直到小船進入了比人尚高的蘆葦叢中，眼看是絕不會有人撞來，劉能才放下船槳。他人在船尾，但是，却可以看到艙中的吳素蘭。劉能心知吳素蘭是可以聽憑自己擺佈的，他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形容，一俯身，便鑽進了船艙之中。

這時候，已經是傍晚時分，夕陽西下，映得滿天通紅，蘆葦搖曳，在甲板上投下無數縱橫交叉的影子，像是整條船都是在一張大網之中。劉能一進了船艙，便不由自主連氣息都粗了起來。艙內相當陰暗，但劉能仍然可以看到吳素蘭蒼白的臉龐。吳素蘭的臉色雖然是蒼白的，然而，看來仍然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美麗。

劉能伸出手來，他驚異地發現自己的手，竟然也簌簌地發抖，他心中問自己，怕甚麼？你怕甚麼？沒有人會經過這裏的，吳素蘭已是個到口的肥肉了，你怕甚麼？他想來想去，都絕無可怕之處，但是他的手，却越抖越厲害了。他本來是想伸手在吳素蘭的臉上，恣意地捏摸一番的，但此時，手伸到一半，却不得不因爲抖得太厲害而縮了回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吳姑娘，我……我解了你的穴道可好？」他一開口，聲音也乾澀得像另一個人一樣，連他自已聽來，也是太不順耳。

他問了一句之後，不禁苦笑了起來，因爲他想到，吳素蘭是被點了穴道的，當然是不會回答自己的話，可是，事情的變化，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只聽得吳素蘭突然開口道：「你是甚麼人？」

吳素蘭的聲音，冷靜而平穩，絕不是疾言厲色的斷喝，可是，那一句平靜的話，令得劉能所受的震動，是無可比擬的。他的身子陡向上跳了起來，「蓬」地一聲響，撞到了艙頂之上，那小船的艙頂，本來就是幾層蘆蓆和油紙鋪成的，哪兒經得起劉能的用力一撞？「撲」地一聲，劉能的頭部，便已穿艙而出，他頭部穿出了艙頂，面孔正好對準西邊，夕陽所放射的萬道霞光，一齊照到他的臉上，在那一刹間，劉能的身子，雖然不曾受到任何痛苦，可是，他心中的感覺，却像是他已被雷火所殛一樣！他的身子，更是不停的發抖起來。一時之間，竟全然忘了縮回頭去。

劉能當然想不到，點吳素蘭穴道的人，武功甚低，雖然封住了她的穴道，令她的身子不能動彈，但穴道却封得甚淺，所以吳素蘭可以開口講話，只不過，她一直不曾出聲而已！劉能就如此身在艙中，頭在艙外，呆若木鷄地站着，心頭撲通通地亂跳。一直到夕陽在天際隱沒，黑暗開始籠罩了大地，黑暗將他完全包圍了，他才像得到了庇護一樣，略爲安下心來，他心中自己問自己，道：「劉能啊劉能！你有甚麼可怕的呢？」

他這樣問自己的目的，本是想在心中說上幾下「不必怕」，來壯壯自己的膽子的。然而一問之下，他想起許多事情來，實在沒有法子不怕！

不錯，吳素蘭已到了他的手中，在這裏，根本不會有人來的，吳素蘭可以聽憑自己擺佈，自己可以得償獸慾。然而，自己走得了麼？那十二車的紅貨，乃是七十三家鏢局聯保的貨物，青鯉幫又是在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之下，公然做案的，七十三家鏢局失了寶物之後，就肯如此了事，不再追究麼？只消捉到一個青鯉幫中的人，自己的模樣，自己使用的兵刃，當然也會被人知道，到時候，躲到甚麼地方去？這一夕風流，所換來的代價，實在太驚人了，使人不寒而慄，使人不敢想下去！劉能到此時，不禁後悔起來。可是，既到了這時候，後悔又有甚麼用處？

夜色漸漸地濃了，蛙聲噪擾，劉能慢慢地轉過思緒來，忽然想到，如果自己不用强，而使得吳素蘭肯自願地和自己好，那麼女生外向，說不定她和自己，有了夫婦之實以後，反而會替自己開脫的。若是那樣的話，豈不是美人永在自己的懷抱之中；這實是大妙而特妙的事情！劉能想到這兒，才緩緩地舒了一口氣，身子一矮，重又縮回船艙中來。

其時，月華已升，月光映進艙中，劉能才一縮回頭來，便已聽得吳素蘭冷冷地道：「你是誰？爲甚麼你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劉能的心中，又起了一陣恐慌，但是，他立即自己告訴自己；女人總是喜歡聽好話的，而且，也是容易上當的，自己何不甜言蜜語，先將她的氣說消了再講！是以他未曾開口，便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吳姑娘，我是因爲太傾心於你，所以才逼不得已這樣做的，你要原諒我才好。」

吳素蘭聽了，甚麼也不說，只是發出了「嘿」地一下冷笑來。

那一下冰也似冷的冷笑聲，令得劉能在刹那之間，如同跌進了冰窖一樣，遍體生寒，而他心中準備好的那一連串鬼話，再也說不下去了。刹那之間，他不知該怎麼才好，僵了好一會，兇橫之性又發，大聲道：「你若是不從我，我便叫你多吃些苦頭！」

在他的想像之中，吳素蘭終究只是一個弱女人，在這種情形下，還不向自己苦苦哀求麼？等到她一開口求自己，那麼自己便又可以哄她一番了。

却不料他剛才甜言蜜語，吳素蘭報以一下冰冷的冷笑，此時，他兇神惡煞似地恐嚇着吳素蘭，吳素蘭仍然只是報以一下冷笑！

劉能乾瞪着眼，一時之間，想不出別的辦法來，他「哼」地一聲道：「好，看你怕不怕我！」

他一面說，一面陡地伸手，抓住吳素蘭的衣領，用力向下一撕，「嗤」地一聲過處，吳素蘭的衣服，已被他撕開了半邊，露出了雪也似白的一抹酥胸來。

劉能只當吳素蘭一定要求饒的，再不，一定是閉上眼睛，自知將受蹂躪，定然是珠淚滾滾的了，可是，吳素蘭却絕不，她不出聲，也不閉上眼睛，她只是定定地望着劉能，她雙目之中，射出了冰冷，寒森；如同兩股冰冷雪水的目光，兜頭淋向劉能。劉能在撕破吳素蘭衣領之後，慾念大升。可是，當他接觸到她那種寒浸浸的目光時，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不由自主，後退了一步。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吳素蘭一字一頓，緩緩地道：「我認得你了，你雖然戴着面具，但是，我還是認得你了，你是劉能，你就是劉天豪那不成材的兒子劉能！」

這幾句話，聽在劉能的耳中，劉能的身子把不住又發起抖來，他勉力叱道：「胡說，住口！」

吳素蘭冷冷地道：「你是劉能，你是劉……」

他撲到吳素蘭身上之際，腰際雙劍的劍柄，有一柄在吳素蘭的腰際重重地撞了一下，那一撞，竟將吳素蘭被封的穴道撞了開來。

吳素蘭突覺自己眞氣一鬆，穴道已然解開，心中不禁一喜，她是個極有見識的姑娘，當下仍是一動也不動。她口被劉能按住，自然出不得聲。

劉能喘了幾口氣才道：「不錯，我

是劉能，又怎麼樣？你如今尚有甚麼辦法？你尚有甚麼辦法逃出我的手掌？」

他一手按住吳素蘭的口，另一手，竟又來撕她的衣服。吳素蘭看出劉能這時，是絕不防備自己會出手的，她眞氣運轉，陡然之間，雙脚一齊倒踢了起來，踢向劉能的後腦，這兩脚若是被吳素蘭踢中了，劉能不死也得重傷，只可惜劉能近幾年來，功力大進，這時候，他固然獸慾高漲，但突然間，腦後風生，却立時身子向旁一側。

吳素蘭一脚踢出，另一脚結結實實踢到劉能的肩頭之上，踢得他一個打滾，滾了開去。吳素蘭身子一挺，一躍而起，她一躍起身來，一伏身，便自船艙之中，穿了出去。

劉能一見吳素蘭要走，這一急實是非同小可，因爲若是走了吳素蘭，他劉能還能有命麼？他手向下一按，身子也向上彈了起來，右手一挽，「鏘」地一聲，一柄長劍已然出鞘。

吳素蘭一矮身，出了船艙，落在船頭，那小船頭尾不過一丈許，吳素蘭落下之際的力道大了些，船頭猛地向下一沉，吳素蘭看出，四周皆是蘆葦和水影，這時候，她那裏還有多作考慮的餘地？船頭向下一側間，她的身子已彈了起來，向水中跳了下去，也就在她身在半空之際，劉能也趕了出來，一聲怪笑，尖聲叫道：「你尚能走得了麼？」身子跟着拔起，直綫向前標出，向吳素蘭追去。

吳素蘭身在半空之中，猛地一翻身，又翻出了七八尺去，「撲通」一聲，跌進了水中。

劉能仗着劍向前游了過去，吳素蘭雙手被反縛着，始終掙不開，自然也游不快。縱使她的水性比劉能好，也難以逃得遠去，轉眼之間，劉能已游到了她的身旁，怪叫道：「別逃，有話好說，你別再逃了！」

劉能看到吳素蘭要逃走，也不敢再有非份之想了。然而吳素蘭幾乎被辱，生死一綫，好不容易有個逃走的機會，如何還肯放過？她一見劉能到了身旁，心中更急，陡地一個翻身，頭下脚上，一個觔斗，便向水中鑽了下去，她看出劉能的水性不怎麼好，是以想潛到水中去，躲開劉能的追踪。

劉能叫了兩聲，只聽得嘩啦水響，眼前水花亂濺，吳素蘭竟已不見，心中這一急，連忙也鑽身入水中觀看。

可是，這時二人已順流從支流中淌了出來，將到支流入江口處，水流十分湍急，水色也非常混濁，劉能俯首入水，勉力睜開眼來一看，却是甚麼也看不見。他手中的長劍，也向前亂刺不已，連刺了幾劍，只覺其中一劍，像是刺中了甚麼。他連忙抛出劍，浮上水面來，只見在湍急的江水之中，飄起了一縷血水。但是，那一縷血水，在混濁的江水中略一翻滾，便已消失無踪了，吳素蘭則始終未曾浮出水面來。

劉能的心中，吃驚之餘，又在水中潑了幾下，眼看隨着急流，江面越來越闊，若再不游上岸去，只怕會溺斃在大江之中了；劉能一想及此，只得急急向江岸游去，等他好不容易濕淋淋地爬上江岸之際，已然筋疲力盡，倒在地上，除了不住地喘氣之外，簡直已和死人一樣。

但是此時，他心中的恐懼，却也無以復加，吳素蘭溜走了，自己的所作所爲，將要敗露，卻是天地不容的事，自己不知道要怎樣死法，劉能心知躺在江岸上，也不是辦法，如今唯一的辦法，便是先喬裝改扮，躲了起來，聽聽風聲如何？再作決定。

他將外面的錦衣繡袍，一齊棄去，用一幅衣襟包住了雙劍，夾在脅下，也不整理頭髮，又趁着衣服濕淋淋地，在地上打了好幾個滾，沾了一身污泥，變得看來如同一個污穢不堪的乞兒一樣，才連夜向前走去。天明時分，經過了一個小鎮，買了一些乾糧，一連好幾天，只在山野之間亂竄，到了第五天早上，他才在一個大鎮上，聽得鎮上的人，沸沸揚揚地說着青鯉幫全幫衆，全皆死亡，無一倖免的事情。

劉能乍一聽到此消息，不禁身子都軟了，幾乎當街栽倒在街心上。可是，他繼續聽下去，却又大喜過望。

原來，他剛一聽到青鯉幫全幫覆亡之際，還當了那是七十餘家鏢局糾集了高手，前去報仇，是以青鯉幫才會全幫覆亡的，但是聽下去，却並不是那麼一回事，竟是四天之前，青鯉幫幫衆，在江心撈起了那十二車金銀珠寶，全幫上下，齊集總舵，慶功歡欣，却不知如何，酒中有了毒藥，第二天一早，所有人盡皆毒發而死，只有幫主程耀青一人，和十二車珍珠寶貝，不見了蹤跡，可知是幫主起了獨吞之意，將全幫上下毒死，自己一人挾了寶物，遠走高飛了！

劉能聽到這裏，首先放下一半心來，他記得曾問得程耀青，劫了這單鏢之後，如何善後？程耀青却說他自己自有主意！程耀青這一走，自然是遠奔他方，隱名埋姓，再也不會在江湖上走動的了，那麼，他當然不會說出自己來，而其餘見過自己的人，全都被毒死了，自己也不能透露自己的樣貌，如今就是怕吳素蘭一人了，可是，如果吳素蘭已獲救的話，一定早已說出自己是有份的，武林中也早已哄動了，何以還會幾天過去了，尚是一點信息也沒有？他懷着一份僥倖之心，向姑蘇城行去。

兩天之後，他來到了姑蘇城閶門之外，已聽得人談起江南大俠金鼎震天南吳天慶的女兒吳素蘭，屍體在長

江中被人撈了起來，身上衣服破爛，疑是被人姦殺一事。劉能頓時大大地舒了一口氣，他知道自己是安全了。當天，他就進了城，又買了錦衣華服，在勾欄院中，着實快活了幾天，方始回到了家中。等他回到家中之後，這件事，也已經傳遍整個武林了。

江南有幾個著名的武林人物，恰好在找金獅劉天豪，要劉天豪也出面尋找正兇。可是，沒有一個人想得到，正兇之一，就是劉天豪的兒子。這件事，只有劉鳳心中對兄弟生疑，暗中嚴問了劉能幾次，劉能雖是矢口否認，但是在劉鳳嚴詞逼問之下，却是破綻百出，劉鳳自然也心知肚明了。

但因爲劉鳳自己也曾貪兩顆明珠，助人偷走了吳天慶的武功秘籙，令得吳天慶誤練僞造的「天淸二十四式」，以致走火入魔。所以她雖然知道了一些內幕，因爲心中有鬼，所以也不敢說出甚麼。

時間過得飛快，一瞬就是好幾年，這好幾年中，七十二家鏢局一直在邀請高人，找尋兇手的踪跡，但是，却是一點結果也沒有。開始的時候，劉能不免提心吊膽，唯恐東窗事發。但是日子一久，他知道自己已可以逍遙法外，也就漸漸不將之放在心上了。可是如今晴天霹靂，索命血魔影竟在牆上出現了！

當劉能知道索命血魔影在自己家中牆上出現時，他心頭的震駭，實是難以形容的，這比諸當年，他不知吳素蘭是死是活，自己一人獨自游上江岸之際，不知恐懼了多少倍。他自己知道這些年來，自己的雙劍，固然已使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而且內功也已精進，但是要和傳說中的血魔影一比，與無人能敵的索命血魔影較量，還是萬萬不能的。若要活命，一定要求得父親，姐姐一齊出手禦敵，好歹總是自己人，到了危急關頭，難道會看着自己去死麼？是以他不得不將當年所發生的事，一股腦兒講了出來。

× × ×

劉天豪坐在交椅之上，只覺得手脚冰冷，額上的冷汗，像是小泉一樣地流下來，他實在想不到，他——金獅劉天豪，在武林中享有這等威名的人，兒子竟會做出了這樣的事情來，他的女兒犯的事，已經夠驚人了，可是他的兒子，却是江南江北數十家鏢局，好幾派高手，幾年來一直在追緝的兇手。饒是劉天豪一生之中，不知經過多少大風大浪，這時候也不能不手足冰冷了。此時，劉天豪坐着，一動不動，劉鳳，劉蕙和劉風三人，則遠遠地站着，像是劉能患了瘟疫一樣。劉能看着情形不妙，雙腿一曲，跪了下來，叫道：「爹！」

劉天豪猛地一提氣，本來他是待要厲聲喝罵劉能的，可是，他一口氣提到了一半，便難以爲繼，只是發出了一聲長嘆，軟弱無力地說道：「畜牲，畜牲，你如今尚來叫我作甚麼？」劉能膝行而前道：「爹，我已知悔改了，這些年來，我一直未有甚麼惡行。」劉天豪道：「那還不夠麼？那已足夠令得索命血魔影找上門來的了。我看你不必跪在我的面前，你跪到那牆前去好了，我們還有甚麼辦法來救你？」劉天豪講到後來，音語已漸漸地鎮定了起來。劉能是他的兒子，骨肉關切，若是死在索命血魔影之手，他當然心中會難過的。但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不犧牲一個人是不行的了，劉能既然罪行如此之重，不也是該死麼？自己不但不應寬恕他，而且，要逼令他跪在牆前，那麼，自己在江湖上又可以博一個正義凜然，大義滅親的美名。在倒霉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發生的時候，自己的確需要有一件轟動的事來維持，加强自己在武林中的美名。他雙目定望着劉能，心中固然感到一陣陣的痛楚，但是在他嚴厲的聲音中聽來，却聽不出他心中也有隱痛的。他一字一頓道：「畜牲，你犯下如此重罪，我不但要你跪在血魔影前認罪，還要盡快請江湖前輩來，當衆宣佈，與你斷絕父子關係！」

劉能聽下去，面色更是慘白。等劉天豪的話講完，他的面色已白如紙，戰慄着道：「爹，你……眞的不顧我了？要我去死了？」劉天豪道：「你這種人，我怎麼顧你？」劉能本來是跪在地上的，這時突一挺身，站了起來，道：「你們不顧我，我反正是一死，自然也不會顧你們了。」

在一旁的劉鳳首先尖聲道：「你此言何意？」劉能緩緩地道：「死在這裏的嚴莊主，是誰下的手？我反正是難免一死的了，自然也難以顧及甚麼人了，還有不照實向人說的麼？」劉能此言才一出口，只聽得「錚」地一聲響，劉鳳長劍出鞘，直指劉能的心口！劉能手臂一振，「颼」地一聲，也已拔劍出鞘，向前格去，但是劉鳳的武功，遠在劉能之上，二劍相交，「鏘」地一聲響處，劉鳳的手臂，陡地一轉，一招「旋風陡生」，劉能的手臂便跟着一轉，一轉之後，一股極大的力道，自劍上傳了過來，將他的五指，一齊震得鬆了開來，他手中的長劍，也「刷」地向上飛了出去，直釘進樑頭之上，劉能面色慘白，立時後退一步，劉鳳長劍向前一伸，劍尖仍指住了他的胸口。劉天豪喝道：「且慢！」只見劉鳳雙目之中，眼光暴露殺機，她竟想不顧一切殺了劉能再說，就在劉天豪一聲大喝間，她手中的長劍，已陡地向前送去！

她的長劍，本已抵住了劉能的胸口，劉能可說是毫無躲避的餘地。他一聲怪叫，顯然表示就此去了，心有不甘，而也就在此際，劉天豪一伸手，右手已搭在劉鳳的肩頭之上！劉鳳的武功比她的弟弟高，能在一招之間便將劉能制住，但是比起劉天豪來，

她却又差得遠了。

劉天豪的手按在她的肩頭上，她身子發軟，便難以動彈。雖然她想刺向前去，卻是力不從心，長劍始終只是抵在劉能的胸口，再也難以向前刺出半分，她心中惱怒道：「爹，你按住我作甚麼？眞要讓他將事情說穿，我們一家全都活不了啦！」

劉天豪沉聲道：「他死了怎麼辦？索命血魔影來了，我們說甚麼？」劉鳳道：「我們就說，他罪無可恕，我們已將他殺了！」劉能厲聲道：「你自己呢？你們自己呢？你們哪個是淸白的？」

劉蕙和劉風二人，本來站在一旁，不斷地在互使眼色，神情甚是輕鬆，但是一聽得「你們誰是淸白的」一語，又不禁面上變色，幸而此時沒有甚麼人去注意他們。

劉天豪道：「不行，索命血魔影要取他性命的人，誰敢先下手殺了他？」他們父女二人，在討論着劉能的生死，就像是討論一個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一樣，怎也料不到他們在討論的，是他們至親的親人。劉鳳又道：「有了，先點了他的啞穴，使他不能胡言亂語！」劉能汗如雨下，聲嘶力竭地道：「你們怎知索命血魔影來找的，一定是我？」他這話一出口，人人都是一震！

劉天豪按在劉鳳肩頭上的手，不由自主地鬆了一鬆，而劉鳳却沒有趁此機會，一劍向前刺去，因爲劉能的話，直說進了她的心坎之中，若說肯定索命血魔影是來找劉能的，那也未必，自己所作所爲，難道還不值得索命魔影尋上門來麼？而且，此時要是殺了劉能，就算索命血魔影尋的是劉能，索命血魔影一來，正主兒却不在，那也不是了局。

劉鳳的心中，雖已心怯，但是口中却還硬得很，她「哇哇」地叫起來道：「好啊，旁的沒學會，就學着害父親姐妹？」劉能的面色，難看到了極點，但是他一開口，聲音却十分鎭定，道：「那也不能怪我，索命血魔影來了，你們不設法應付，却要拿我來頂槓，哼哼，你們既不講父子姐弟之情，我又憑甚麼要講？」

這幾句話，更講得劉天豪汗如雨下，他實是未曾想到自己的一家人，在大禍臨頭之際，會有如此表現，然而，這又能怪劉能麼？若不是自己先想豁出了他這個兒子來替自己頂災，劉能又怎會有這樣的打算，又怎會講出這樣的話來？劉天豪感到自己眞正完了，本來，他竭力想將事情遮瞞過去，在外表仍然維持大俠的聲名，而幾十年來，他被人家大俠長，大俠短地稱呼着，在他的心中，他也早已認爲，自己眞的是個義薄雲天的大俠，早把自己那些不義之行忘得一乾二淨了，但是此刻，他却開始認識自己，雖然擁有俠名，但在骨子裏，自己却是個卑鄙到極點的小人，這時刻，劉天豪除了苦笑之外，實在不知該做什麼好！

劉鳳的情形，顯然也和他相同，她也呆若木鷄似地站着一聲不响。劉能面靑唇白，在等候着他父親和姐姐二人當作是要害他的敵人，而他一方面要反抗他們的加害，另一方面，却又要利用他們二人的力量，來對付索命血魔影，因爲憑他一人之力，是萬萬難以和索命血魔影對敵的。他的心中亂到極點，情緒也緊張到極點，他們三個人全站着發呆，劉風和劉蕙二人，不約而同使了一個眼色，二人身子慢慢地向外退了出去。

他們看到，根本沒有人注意他們，便加快了脚步，轉眼之間，便已出了水軒之外。

一到了水軒外面，二人更是不約而同地鬆了一口氣，繼續向前奔去，憑着暗椿，掠過了湖面，到了一座假山石旁，停了下來。劉風首先道：「妹子，好運氣啊，看來那……玩意兒不像是來找我們的了。」

劉風繼續道：「正是，八成是找大哥，也可能是找大姐，我們的事情，十分秘密，絕不會有人知道的。」

劉風話一講完，劉蕙便道：「可是，二哥，那天晚上，我們曾聽到一陣琴聲，來到很近處了，但是我們循聲追去，却又看不到人，此事在我心中，始終是個大疙瘩！」

劉蕙一提起，劉風的面上也不禁變色，可是，他却硬着頭皮道：「我看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就算有人經過，也未必發現得了我們！那人若是存心偸看的話，又怎會彈琴？」

劉蕙却道：「那也難說，那時，我們正在行事，或許那彈琴的人看到了，特意以琴聲來警告我們的呢？」

劉蕙的話，直講得劉風的脊樑骨上，透着一陣陣的涼意。就在此時，二人都彷佛聽到，遠處似乎有一陣陣琴聲傳了過來。一聽到那種琴音，二人心中都不禁苦笑，暗忖鬼由心生，可是一點不錯，自己剛想到那天晚上的琴音在心中發毛，可不就聽到琴聲了？那當然只不過是幻覺而已！他們甚至尚相視會心地一笑！

但是，幾乎是立即地，他們都不感到有甚麼好笑了。那琴聲越來越近，也越來越清晰。而且，他們也聽出那琴聲所彈奏的調子，正是那天晚上所聽到的那種。琴音單調，但在單調的琴音中，却直透一股蒼涼的意味。

有時，當琴音尖而高的時候，眞像是能將人的心從胸膛中勾了出來一樣！劉風和劉蕙二人的面色都變了。他們再聽着琴音來到了花園的圍牆之旁，琴聲便沒再向前了。此時，這種令他們心膽俱裂的琴聲，聽來只不過離他們兩丈許遠近而已。

劉蕙和劉風二人的身子，同浸在冰水之中一樣，手足更把持不住在微微地發抖。剛才在水軒之中，看劉鳳

和劉能吵架時的那種心情，不知溜到何處了。他們呆了許久，那種勾魂攝魄的琴音，也持續了好久。二人之中，還是劉蕙先恢復鎭定，她一咬牙，低聲道：「二哥，我們難道等死？」劉風心中亂極，已沒有了主意，聞言只是翻着眼睛，望着他妹子。

劉蕙跺足道：「虧你還是男子漢，大丈夫，你說話啊！」

劉風苦笑道：「我……說甚麼才好呢？」

劉蕙的眼珠一轉，道：「我們先下手爲强，我看那人就在牆跟下，我們悄悄地攀上牆去，居高臨下，出其不意地出手，只怕他武功再高，也難免會着了我們的暗算的！」

劉風聽了，精神爲之一振，忙道：「是，我們至少也看看清楚，那彈琴的是甚麼人物！」

劉蕙道：「你又洩氣了！」

劉風忙改口道：「對，我們悄沒聲地將他殺了，就不再擔心了！」

兩人身形掠起，向前掠出，兩丈許遠近，一閃即至，到了圍牆跟前，二人將耳貼在牆上，那琴聲聽的更淸楚，奏琴之人，確在圍牆之外，極可能是倚牆而坐。要不然，琴音不會如此眞切。二人認準了地方，身子輕輕向上一縱，後園的圍牆並不十分高，二人一提氣間，雙手都已攀住了牆頭，二人的心情，十分緊張，他們屛住了氣息，慢慢地探頭出去，等到他們探出半個頭時，便已經可以看到了那奏琴的人了！

那人果然是靠着圍牆坐着，二人自上而下望去，看到那人一身破爛不堪、滿是補釘的衣服。但衣服只管破爛，洗得却十分乾淨。而他的頭髮，已呈花白，但也是凌亂不堪。他正盤腿而坐，一張七弦琴，放在他膝蓋上。雖是七弦的琴，但是只有三根弦，所以琴聲才會如許單調，蒼涼，而琴身漆黑，看來更是毫不起眼。那人似乎全然未曾發覺他頭上已有兩個人在偸看了，仍是伸指緩緩地在撥弄着琴弦。

劉風和劉蕙二人，一看到在圍牆前彈琴，令得他們冷汗直冒，心驚肉跳的，竟是一個老化子模樣的人，心中都不禁爲自己剛才被嚇得半死一事，覺得寃枉。劉風向他的妹子搖了搖手，向着水軒一指，意思是那老花子不値一理，還是回去吧。

可是，劉蕙却搖了搖頭，指了指腰際的長劍，又指了指那老化子，劉風當然明白，她的意思是要殺掉那老化子。

劉風也已看出，血魔影一現之後，家中的氣氛，在一日之間完全變了，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最好不要再節外生枝，生出甚麼別的是非來。那化子可以不殺，當然是放過他的好。然則那老化子雖然不足疑，但那種單調，蒼涼的琴音，却又十足和那天晚上聽到的一樣，爲了自己的安全，還是依照妹子的話行事。他並沒有考慮多久，便點了點頭。

二人的動作倒也一致，他們一齊慢慢地拔起劍來，動作十分小心，可以說一點聲音也不會發出。長劍出鞘，右手在牆頭用力一按，人又升高了幾尺，蹲在牆頭之上了。而在他們身子下的老化子，却仍在撥弄琴弦。

二人齊齊緩緩地吸了一口氣，提起長劍，突然之間，身形一縱，連人帶劍，一齊向下疾躍了下去，長劍對準了那老化子的頸側，一左一右，疾插而下，去勢之疾，若是被插中，只怕可以自那老化子的頸際直沒至柄，而二人也自以爲，在如此情形下攻出的兩劍，是乃無不中之理的！

却不料事情的變化，却大大地出乎二人意料之外，在疾刺之下，事前如毫無知覺的老化子，突將膝上的七弦琴向上一舉，放到了頭上。由於他的動作極快，是以當七弦琴放到了他的頭上之際，琴上的三根琴弦，兀自在震動而發出嗡嗡之聲。就在此電光石火間，劉氏兄妹的兩柄長劍，也已刺到。劍尖刺在那琴上，發出了「錚錚」二响，那琴竟是鐵鑄的！二人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急切之間，在半空中一個翻身，落在丈許開外，那老化子則又將琴重放膝上，若無其事的撥弄起來。琴音仍是那樣地鏗錚而蒼涼，劉氏兄妹，剛才突襲不中，這才知道對方非同等閒，一時呆若木鷄！可是他們向前看去，只見對方滿面皺紋，却又當眞是一個老化子，而且他的雙目，有白無黑，竟還是一個盲瞎子。

二人發覺對方是瞎子，膽氣又壯了一壯，劉蕙首先一挺劍，又待向前攻去，但是她劍才揚起，便聽得那老化子一聲冷笑，道：「你們還想再出手麼？」

那老化子的語音，和他那鐵琴所發出的聲音一樣，十分高吭刺耳，劉蕙一怔，長劍未曾發出，硬着頭皮喝道：「你是甚麼人？」

那老化子一面仍緩緩地撥着琴弦，不時發出「叮」地一聲，或是「噹」地一下，一面道：「我這琴，本來是七根弦的，一根斷得最早，斷在峨嵋金佛了空聖僧手上，嘿嘿！那時我尚年輕，不知天高地厚，自討沒趣！第二根，斷在苗疆天鷹子之手；第三根斷在北海，是玄武島島主夫婦合力才弄斷的；第四根，則斷在鎭南靜音師太手下，自此以後，過了二十年，尚餘三根鐵弦，幸得保存。你們二人，是甚麼東西？也敢暗算於我？」

他囉囉唆唆的講了一大串，仍未曾提及他自己是甚麼人，可是，這一大串話，却也絕不是廢話，因爲他所說的幾個人，全是當今武林正邪各派中的高手，他顯然都和這些人動過手，那自然是大有來歷的人。

「唉！我們剛才牆頭上，驟然看來，以爲是前些日子曾和我們相遇，却又被他漏網的竹山妖徒，是以才突然下手的，尊駕千萬莫怪，我們賠個不是了！」

劉蕙一面說，一面向劉風連施眼色，話一完，也不理對方是否看到，便和劉風一齊行起禮來。

那老化子却像是可以看到一樣，「唔」了一聲道：「不跪下叩頭麼？」

劉氏兄妹，全是驕橫已久的人，肯賠不是，全是爲了心中有鬼之故，一聽對方如此說，不禁盡皆大怒！

劉風首先忍不住，一提氣，便待大聲喝罵，但是，劉蕙雖然心中暴怒，也知道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父親的勢力已不足恃了，還是不要得罪人家的好。是以她故意按捺怒意，道：「尊駕如此說法，不是太過份些了麼？」

那老化子冷冷地道：「這還是客氣的了，你們可是還要試試別的麼？」

劉蕙一面向劉風作一個手勢，一面走向前道：「不知別的又怎樣？」

老化子微微揚起頭來，他雙目之中，一點黑色沒有，只有翻着白眼，看來十分怕人，只聽得他說道：「也沒有怎樣，只不過……」他才講到這裏，劉蕙的右手，已然疾揚了起來。

隨着她的右手揚起：「錚」地一聲機簧響處，三柄長可六吋的小劍，電也似疾向前射了出去！劉蕙的人極聽明。此三柄小劍，薄如紙，極其鋒銳，乃是她重金聘巧匠鑄成的，三柄小劍放在一個圓筒之內，放在袖中，筒中裝的彈力極强的機簧，只消手肘向上一抬間，觸及機簧，三柄小劍，便會電也似的，穿袖而出，快疾無比，確是殺人於無形，歹毒到極點！

此時，劉蕙離那老化子已然極近，一提手臂，三柄小劍電射而出，老化子可以說是毫無躲避的餘地。

果然，那老化子的身子略挺了一挺，只見三柄小劍已一起釘入了老化子的身中！一柄釘在肩頭，一柄釘在胸前，另一柄則在脅下，這三柄小劍向前射出的力道，大得幾乎是直沒至柄！

劉蕙是因爲早已知道對方武功的厲害，所以在決定暗算對方，而還未射出那三柄小劍時，心中着實害怕得很。若不是事情眞逼得急了，她也不會硬着頭皮作此打算的，却不料三劍一發後，立時得手，她高興跳起來叫道：「二哥，得手了！」

劉風心中也是大喜，忙道：「妹子，還是你行！」

二人只顧高興，也未曾再去注意那中了三劍的老化子，他們只當這三劍中在要害，那老化子不死也重傷的！

可是，就在他們興高采烈之際，忽然聽得那老化子陰惻惻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你們可高興夠了麼？」

此一冷冰冰的話，傳到了劉風與劉蕙耳中，二人有如被人分開了頭頂瓣骨，灌下一桶冰水一樣。二人陡地一呆，立時轉身，只見那老化子仍然坐着，三柄小劍，仍刺在他的身上，看來一點異狀也沒有，而他中劍之處，也沒有半點血漬。

二人呆呆地站着，一時間也不知怎麼才好。只聽得那老化子又發出了一下冷笑道：「不錯，此三柄小劍的鑄工不錯，但是你硬要送給我，我却也不領情，還是還給你吧！」一面說，一面胸口略挺，「撲」地一聲，陷在他胸前的那柄劍，突然激射出來，來勢之快，比諸剛才劉蕙衣袖中射出來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人此時，均已驚得呆了，眼看着劍光閃閃，那柄小劍正向自己射來，但因爲驚駭過甚，竟不知趨避，電光火石之間，二人都覺得頭上一涼，眼前斷髮紛落，身後則傳來了「叭」地一聲響，二人伸手往頭上一摸，只覺得雙腿發軟，幾乎站立不穩。原來他伸手一摸之下，竟摸到了自己的頭皮。頭上的頭髮，被小劍貼頭削過，削去一大撮。

二人都同時想到，若那柄小劍略低半寸的話，自己的天靈蓋，自然會被削去了，一想及此，二人心中，不由發毛。

那老化子道：「尚有兩柄，你們要我還到甚麼地方？」

劉風轉身便逃走，可是，他只走了兩步，雙腿便不住發抖，膝蓋相叩，拍拍有聲，再也難以向前邁出半步。

劉蕙雖然比較有些主意，但也僵立在當地，難以出聲。

那老化子道：「發這三柄飛劍的人，走到我面前來！」

劉蕙一聽，耳際「嗡」一聲響，眼前金星亂迸，那裏還走得過去？

那化子又道：「我要取你性命，還需你走過來才能動手麼？還不快？」

劉蕙一聽此話，神智才略爲清醒些，心忖那倒是事實。老化子武功如此之高，自己如何逃得開？不如硬着頭皮走過去，聽聽他有甚麼吩咐的好。

是以她戰戰兢兢，向前走去，到了那老化子的面前，只見老化子一伸手，將右手邊的衣服，扯下了一幅來，只見他肌膚如鐵，劉蕙也不知老化子想要做甚麼，只聽得那老化子道：「你將這兩柄劍拔了出來。」

劉蕙只答了一聲，先伸手去拔他肩頭上的小劍，她一面拔，一面心頭忍不住亂跳，因爲當她慢慢地將那柄長可六吋，完全陷入老化子肩頭的小劍拔出來之際，發現那柄小劍雖然全陷入了對方的身子之中，但絲毫未曾損及對方的肌膚，整柄小劍像是全無鋒口一樣，就像短劍向前飛來時，老化子的身上，忽然多了一個小孔，恰

好可容一柄小劍插落一樣。

儘管劉蕙生長在武林世家，一年到頭，慕名而來的各門各派武林高手不少，劉蕙的見識，也是極廣，但是，武功練到能將肌肉在刹那間控制到如此地步！劉蕙別說不曾見過，就是連聽，也不曾聽說過！

等到劉蕙將二柄小劍一起拔了出來，劉蕙的心中，也已驚駭到極點。她的聲音，微微發抖，問道：「你……你可就是傳說中的索命血魔影麼？」在此情形之下，劉蕙會有此一問，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因爲那叫化子的武功，實是太高了，使人除了想到索命血魔影之外，再也想不到第二個人來。

那老化子一聽得劉蕙如此問，面色突然一變，「哼」地一聲道：「你說甚麼？」

劉蕙聽出老化子的聲音很不善，嚇得不敢吭氣。

那老化子停了半刻，又道，「你剛才可是在說索命血魔影？」

劉蕙心中十分害怕，但是，却又不敢走開，她轉過頭去看劉風時，只見劉風失神落魄地站着，看來情形比她更爲不濟。她只得小心地道：「是的，我提到了索命血魔影。」

那老化子的嘴角牽動了幾下，像是想講甚麼，而沒有講出來一樣，他面上的神色，看來也相當激動，過了好一會，才漸漸地回復常態，而在那兩盞茶時間之中，劉蕙已汗流浹背了。

那老化子道：「索命血魔影不現江湖已有許多年了，何以你們不想到我是別人，而想到我是索命血魔影？」

劉蕙道：「我……因爲我……」她遲疑未說間，老化子已然暴喝一聲道：「快照實說！」

這四個字，雖自老化子口中發出來的，但是，聲勢之威猛，却和天際突然響起了四下焦雷一樣，震得他面前的劉蕙，呆如木鷄。

在刹那之間，她根本沒有作僞飾詞的餘地，脫口道：「因爲，索命血魔影，今早又重現了！」劉蕙此話才一出口，老化子的身形一長，陡然間站了起來。自從劉蕙兄妹二人發現這老化子之後，他一直是坐着的，而盤膝而坐之時，尚不覺得怎樣，可是，這一站起來，却顯得他的身子高大之極。他上身和常人差不多，特別長的，是兩條腿，若要看他非得挺高頭不可。

在那一刹間，劉蕙的心頭，陡地一動，這老化子如此異相，以及他手中的鐵琴，這一切，似乎都聽人講起過的，但是，在心中的印象，却已十分模糊。一時之間，又想不起來了。那老化子一直身站起來，劉風再也沉不住氣了，雙腿一軟，「咕咚」一聲，栽倒在地。劉風隨着向後退了好幾步。

那老化子一字一頓道：「索命血魔影今早又現了？現於何處？」

劉蕙牙齒打戰的道：「就在……就在我家的牆上。」

那老化子又厲聲道：「你家是甚麼人？」

劉蕙到了此時，實是不能不說了，她道：「家父叫劉天豪，人稱……」她一句話未講完，老化子又喝道：「快帶我去看！」

劉蕙心中想着，你雙目已盲，根本看不見任何東西，如何又看到索命血魔影？她又想告訴那老化子，塗有血魔影的那幅牆，早已倒塌了。可是，在那老化子厲聲呼喝之下，她心中想說的話，一個字也講不出口，她只是講了一個字道：「是……」

那老化子又喝道：「少廢話，快帶路！」

劉蕙轉過身去，只見劉風勉强撐着身子，站了起來，劉蕙道：「二哥，這位前輩要去看看血魔影，我們帶去吧。」

劉風道：「去……去……就……去……去……」他簡直成了白痴，連講了七八個去字，也不會講成一句話，平時，不可一世的倨傲之態，不知到那裏去了！

劉蕙看到了此等情形，心中不禁暗歎了一聲，她心中暗忖，一家人之中，如今沒有一個是靠得往的了，倒是這老化子，看來武功如此特異，是個可恃之人，而且自己先是躍下圍牆向他偷襲，繼而又發暗器相害，他連提都不提，像對自己頗具好感，還是想法子籠絡他，作爲依靠的好。

劉蕙在劉家四兄弟姐妹之中，最工於心計，她忙斥道：「二哥，這位前輩，只不過要我們帶去看看血魔影，你怕些甚麼？」

劉風上下兩排牙齒，得得叩得震天價響，道：「妹子，他……是……得得……得得……是……得得……」劉蕙的心中一動，暗忖當那老化子站起來的一刹那間，像是知道有這樣一個人一樣，但是却又想不起來，如今二哥如此樣子，難道是他已知道了那老化子是甚麼人？她剛想發問時，已見那老化子的衣袖，突然向外拂了拂，也不聽得甚麼勁風大力傳出之聲，只是在老化子的衣袖一揮之際，劉風的身子，却陡然之間，如斷綫風箏也似的向外直跌了開去，足足跌出了五六丈外才跌到地上，一動不動，也不知是生是死！

劉蕙見到了這等情形，心中大是吃驚，但是，她却裝作若無其事道：「前輩教訓得好，枉他是一個男子，却這等膽小！」

那老化子獰笑了一下道：「不錯，還是妳好，比較合我的脾胃些。」

劉蕙聽了此句話，心中也不知是喜歡好，還是害怕好，惴惴不安，勉强道：「前輩我帶你去。」

那老化子道：「不必了，你在前面走，我自然會跟在你後面。」

劉蕙答應了一聲，向前走去，繞過圍牆，到了大門口。平日劉府的大門口，健僕成羣，氣象萬千，但今天像是宅中都知道府中出了非常的事故一樣，門口竟一個人也沒有，冷清清的。劉蕙到了門前，本來想打開門的，但是，兩扇大門，卻應手被推開來。

劉蕙跨了進去，到了那幅斷牆的前面道：「前輩，索命血魔影就是塗在這幅牆上的。」她一面說，一面打橫退了一步去，只見那老化子將雙眼睜得老大，望着前面，他眼眶之中，分明是並無瞳子的，也不知他將眼睛睜得那麼大，是在看些甚麼。而在那頃刻之間，他面上神色的變化，也是激動之極，忽然之間，只聽得了他「哈哈」一聲長笑，那一下笑聲，卻又是戛然而止。

那老化子這一笑，卻把在水軒中的劉天豪、劉鳳、劉能三人，一齊引了出來。當三人出來之際，那老化子仍是呆呆地站着不動。

劉鳳首先問道：「妹子，那是甚麼人？」劉蕙並不出聲，只是搖搖頭。

劉天豪一出來，見到了那老化子，怔了一怔道：「閣下……」可是，他講了兩個字，那老化子又突然發出一聲長笑來！那一下長笑的聲音，更是鏗鏘高吭，到了極點。

劉天豪本身就是武功極高的人，他剛才一聽到老化子的笑聲，便匆匆地自屋中趕了出來，便是聽得發笑之人武功非同小可之故。

此時，那老化子又發了一下長笑，乃是當着他發出來的。聲音更是驚人，令得劉天豪的心中，陡地一驚，向後擺了擺手。

劉鳳恰在他的身後，她一見父親擺手，心中也大是緊張，伸手按住劍柄，打橫跨出了一步。劉鳳的身形一動，便聽得老化子的笑聲停歇，同時，老化子厲聲道：「自宅中出來的三人，誰是老化子的舊相識？」

這一句話，聽在劉天豪等人的耳中，卻是令得他們莫名其妙。劉天豪沉聲道：「閣下此言何意？」

卻不料劉天豪一言甫出，只聽得「錚」一聲響，老化子五指在鐵琴上揮過，琴弦發出異乎尋常的高吭音。而他的手指，則就着五指一拂的餘勢，倏地向劉天豪彈了過來，食、中、無名三指，插向劉天豪的人中穴，大拇指和小指，卻又向下。這一下手法，極其怪異，一望而知，在這一招之中，蘊藏着無窮的變化！

劉天豪身子一閃，連忙向後退出，喝道：「閣下是誰，何以一言不發，便要出手？」

那老化子的出手，快疾無比，他每一次出手之前，必然在鐵琴之上，揮上一下，異樣的錚錚聲，混合着他出手之際的呼呼勁風，聽來更覺驚心動魄。劉天豪問這句話間，他又連出了三招，但都被劉天豪避了開去，可是，那老化子仍然一聲不出。

劉鳳的個性最烈，大叫道：「問他甚麼，出手就是了！」

她手早已按定了劍柄，此際一面叫，一面身形略矮，嗤地一劍，已然刺出，身如行雲流水，跟着向前竄了過去，劉天豪早已看出，那老化子武功了得，是個修爲深博的人，是以在未明他來意之時，忍住不動手，此時見劉鳳貿貿然攻了過去，忙喝道：「鳳兒住手！」

可是，劉鳳的去勢，何等之快，到劉天豪大叫住手之際，她長劍已然伸到了那老化子的面前，那老化子倏地反手一彈，中指啪地彈出，正彈在長劍的劍尖之上，只聽得「錚」地一聲響，長劍便顫動不已。

劉鳳的手還握着劍，轉眼之間，連她的手臂也顫動了起來。

劉鳳此時還不捨得棄劍，緊接着，劍上的大力傳了過來，她整個身子都發起抖來，一面抖，一面向後面狠狽退去，叫道：「這……老化子……扎手！」她連開口所發出的聲音也是顫動不已，斷斷續續的。

那老化子也未曾再出手。劉天豪連忙踏前一步，將劉鳳的手臂握住，內力傳了過去，止住了劉鳳身子的顫抖，劉鳳呼了一口氣，抹了一把汗，失聲道：「好厲害！」

那老化子一側頭道：「你們之中，沒有索命血魔影在麼？」

劉天豪見那老化子的武技如此之高，而且一言不發，便向自己出手。一時之間，竟以爲他是索命血魔影了。心中着實緊張得可以。直到此際，聽得那老化子如此說法，他才知道自己弄錯了，對方並不是索命血魔影，而且聽口氣，似乎還是有意來找索命血魔影的麻煩的。

劉天豪的心中，不禁大喜，忙道：「當然沒有索命血魔影，閣下何以會知索命血魔影會來？」

老化子向劉風一指，道：「他說的！」

劉風曾被那老化子袖勁拂出，跌倒在地上之後，又爬了起來，一聲都未曾出過。可是，那老化子此際出手一指，卻是一點不錯，恰巧點中了劉風。他不由自主向後退了兩步。劉天豪立時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更令得他心頭狂跳起來。

劉天豪勉强一笑道：「不錯，索命血魔影的標誌曾在牆上出現，但是，這堵牆卻已被在下推倒了。」

那老化子冷笑一聲道：「你敢得罪索命血魔影麼？」

劉天豪長聲一笑，豪氣干雲地道：「劉某人自問絕無作過甚麼虧心之事，索命血魔影居然欺上門來，在下也只能與之一拚，不能引頸就戮！」

那老化子怪叫一聲，道：「說得好，直到今日，才又遇到了一個敢和索

命血魔影作對的人！」

劉天豪一聽對方如此說法，心中暗喜對方已陷入自己的算計中，然而他卻不露聲色，只是語帶憤恨地道：「這便奇怪了，除了劉某人之外，難道尚有人敢公然和索命血魔影作對的麼？」

那老化子怒道：「閣下如此說法，未免太小覷天下武學之士了，老朽不才，也頗想一會這個浪得虛名的索命血魔影！」

劉天豪心中更喜，又看出了對方的性子十分火烈，因之，再激他道：「傳說之中，那索命血魔影有通天徹地之能，閣下……」

果然，他話尚沒說完，那老化子已經叫了起來，道：「來來來，我們來拉拉手！」他一面說，一面伸出手來。他說要拉手，實際上分明是聽到劉天豪對他有輕視之意，要和劉天豪一較高下！劉天豪正待伸手出去，但一轉念間，暗忖，若是他的武功較自己爲高，以後行動不免受他箝制，若是他的武功不如自己，一個面上掛不住，就此離去，自己卻少了一個幫手了。

是以，他不再伸手，只是道：「這又何必？這裏有一塊大石在，閣下要試掌力，儘可出手！」

那老化子一聲冷笑，手伸處，在那塊大石上「啪」的彈了一下。那一下，看來隨便彈出來的，但是，一聲之後，只聽的「嗤」的一聲響，大石缺了一角。他一彈之力，竟硬生生的彈下了一枚石頭來。那枚小石子向前疾射了出去，「啪」地一聲急射在對面牆上，又陷了進去！刹那之間，只見那老化子連彈了七下，每一下，均彈出一小枚石子，都陷在對面的牆上，七枚石子，排列成爲北斗七星形狀，他這才轉過頭來，冷然道：「如何？」

那老化子露出了這一手功夫，在一旁觀看的人，全都驚得呆了。連金獅劉天豪心中，也不禁暗自佩服，他心忖，自己枉稱內家氣功已練到極高的境界，但是要自己做到如此地步，卻是有所不能。而對面牆上七顆小石子，排列成爲七星之狀，這也令得劉天豪的心中，陡地一驚，忙道：「敢問，這便是久已失傳的七星指功夫麼？」

那老化子「嗯」地一聲道：「活見鬼，這七星指功夫，何曾失傳？」

劉天豪聽了這句話，又是一呆，心中悲喜交集道：「如此說來，閣下竟是……竟是昔年威震天下，北斗七子之首的天樞上人了？」

那老化子面上，現出相當激動的神色來道：「原來賤名尚有人提起！」

此時，劉天豪的一家人，實在不知是驚的好，還是高興的好！如果在平時，他們知道昔年北斗七子之首的天樞上人，就在眼前的話，那一定吃驚不已，絕談不上甚麼高興了。因爲北斗七子七人，武功均有獨特的造詣，七人的脾氣，全是一樣古怪，邪不邪，正不正，高興起來，甚麼事情都幹，順手殺人，隨便放火，不知有多少門派，就是因一句話開罪了他們，以致尋上門來，烟消雲散的。但是他們七人的武功，當眞太高，是以也奈何他們不得的。

後來有一次，他們遨遊太湖之際，聽說在他們的船上，陡地出現了索命血魔影。但那也只是傳說而已。北斗七子那次入太湖，是許多人知道的，沒有一個人出來，也是事實，多少年來，人人只當北斗七子全死了，那「七星指」功夫，乃是天下三種極高的指上功夫之一，剛才劉天豪因爲想不到北斗七子尚有人活着，是以才說這種功夫早已失傳了的。經天樞上人一言提醒，劉天豪知道對方的來歷，這個天樞上人更是喜怒無常的大魔頭。可是如今，有大敵將臨，難得他和索命血魔影也有嫌隙，還不是又值得高興麼，劉天豪吸了一口氣道：「上人的大名，武林中人，時有提起。」

天樞上人「噢」地一聲道：「武林中人說起我們七人，突然不在武林中走動之時，如何說法？」

劉天豪心想，他們七人的聲名，本就壞極，當傳說他們在太湖遇上了索命血魔影之際，不論正邪各派，人人鼓掌稱快，如今天樞上人又盲了雙目，看來遇上索命血魔影一說，是眞的了，但自己又不能照實說，否則只怕惹惱了他。所以，他只是淡然道：「沒有說甚麼，武林朋友，只不過是嘖嘖稱奇而已，不知七位何以在聲名大盛之際，突然隱去？」

天樞上人聽了，不禁長嘆一聲道：「這個不提也罷，索命血魔影，是你在甚麼時候發現的？他甚麼時間會來？」

劉天豪道：「今天早上發現的。」天樞上人「嗯」地一聲道：「我知道索命血魔影，是爲了你一子一女而來的，是不是？」天樞上人此言一出，劉鳳和劉能二人，首先面如土色，失聲叫道：「你怎麼知道的？」

天樞上人一側頭道：「不是你們，你們何必亂認？」這一句話，更令得劉能和劉鳳二人，莫名其妙！然而，他們的莫名其妙，只不過是轉眼的事情，隨即，他們明白了！天樞上人是指劉風和劉蕙而言的。此時，劉風一個人在，劉蕙已跑出圍牆之外，是以三人的目光，一齊集中在劉風的身上，劉風大驚失色，雙手亂搖道：「不……不……干我的事。」

天樞上人厲聲道：「一人作事一人當，索命血魔影來就來，我正想會會他，有甚麼可怕？」

那一番話，聲音鏗鏘，講得極響亮，他話才一出口，只聽得門口的一株大樹之後，忽然傳來了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是麼？不怕我麼？」先聞其聲，不見其人，令得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神色大變。

（未完．五）

上文提要：陸翰飛追查楚湘雲無故失踪，發覺是被五毒門的人擄去。便乘船躡踪一個叫郭老三和洪老大的人，救出來的不是湘雲，而是冷秋霜，原來他們也是擄錯了人，只好與冷秋霜離去，至於湘雲，可能是被厲山雙煞擄去？此時一條小船駛近，自稱溫如玉，像書生打扮的人，說出來意，要比試武功，原來他是易釵而弁的姑娘……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魔僧傳授武技　尅制透骨陰功

陸翰飛本來就不願和她毫沒來由的鬥下去，但因對方劍招奇詭，自己雖然略佔上風，但也不是短時間可以分出勝負。

此時見她招式一變，竟然仗着內力，鎖拿自己兵器，心中暗暗好笑，故意賣個破綻，使了一招「撥柴挑火」，劍尖銀芒顫動，筆直刺去。

溫如玉那知就裏，一式「斜捲珠簾」，金蝎劍金鈎倏轉，一下便把陸翰飛長劍鎖住！

金鐵交鳴，响起一聲龍吟虎嘯之聲！

陸翰飛驀然一聲長笑，勁運右腕，招化「火龍吐珠」，劍尖突然向上挑起！

這下當眞大出溫如玉意外，只覺對方劍尖驟然迸出一股奇大無比的力道，一條右臂一直麻上肩頭！

金蝎劍呼的一聲，脫手飛起兩丈來高，又筆直下落，顫巍巍插入身前砂石之中！

溫如玉滿臉驚疑，秀目深注在陸翰飛臉上，怔了一會神，玉腕一縮，輕聲道：「啊唷，你好大的勁道，人家手都給你震麻了！」說到這裏，忽然眼珠一轉，又道：「陸少俠，你再試試我的『五毒金針』吧！」

陸翰飛聽她嬌聲軟語，怪自己把她手臂都震麻了，心中方悔適才不該用力太大，那知她眼珠這麼一轉，左手輕抬，耳中只聽嗒的一聲細响，眼前金光閃動，一大蓬金針飛射而來！

陸翰飛猛吃一驚，心頭不由大怒，左掌運足全力，向前拍出！

他盛怒出手，這一掌雖然無聲無息，不帶半點勁力，要不是他這聲大喝，誰也不知道他發出掌力，但「無形掌」的一股無形潛力，何等強猛？

只見一大蓬金針才到半途，突然自動回轉，朝溫如玉倒飛回去。

如果不明底細的人，還當金針是被陸翰飛這聲大喝，喝回去的呢！

不是嗎，站在一旁觀戰的冷秋霜，就睜着一雙大眼，滿臉都是驚奇之色！

溫如玉驚呼一聲，白衣閃動，慌忙向旁躍出，才算躲開，但也驚出一身冷汗！

伸手拔起金蝎劍，轉頭說道：「陸少俠果然使得好一手『無形掌』，溫如玉拜領高招，咱們後會有期！」

說罷，縱身一躍，飛落小船。

陸翰飛想起她「五毒金針」之名，心中一動，急忙大聲喝道：「姑娘是五毒門何人？」

溫如玉回頭道：「你日後自知！」

她揮了揮手，船上兩個大漢立即運槳如飛，破浪而去！

陸翰飛怔怔的目送小舟遠去。

只聽冷秋霜道：「陸大哥，她是五毒門的人？」

陸翰飛道：「她兵刃暗器，都淬有劇毒，可能是五毒門的人，我也只是

猜想吧了。」

「阿彌陀佛！」

突然兩人身後，响起一聲低沉佛號！

陸翰飛、冷秋霜同時一驚，急忙轉過身去。

只見離自己方才動手之處不遠，不知何時多出一個身穿大紅袈裟的老僧，盤膝瞑坐，似乎已來了甚久。

陸翰飛方自一驚，冷秋霜輕噫道：「陸大哥，這老和尚幾時來的？」

陸翰飛已知這紅衣老僧定然來意不善，因此急急的道：「妹子，我們還是趕路要緊，快上船去吧！」

冷秋霜連師傅師公都不怕，對陸翰飛却處處遷就，絲毫不肯違拗，她回頭瞧瞧紅衣老僧，果然依言往船上走去。

「阿彌陀佛！兩位小施主請留步。」

陸翰飛早知對方有爲而來，是以不覺絲毫驚奇，脚下一停，抱拳道：「老師父有何見教？」

紅衣老僧徐徐抬頭，道：「兩位小施主，想必就是南北雙嶽的傳人了。」

陸翰飛冷冷的道：「不錯，老師父如何稱呼？」

他先前因紅衣老僧低頭瞑坐，並未看清面貌，這時對方抬起頭來，只見他年在五旬以上，生得雙目低陷，寒光如電，方面大耳，蒜鼻獅口，濃眉如帚，短鬚如刺，都呈棕黃顏色！瞧他長相，分明不像中原人物！

陸翰飛方自瞧得一怔，只聽紅衣老僧沉聲答道：「老僧嘉檀！」

陸翰飛心頭猛地一震，記得自己以前曾聽恩師說過，除了中原武林之外，尚有北溟和西域兩派，武功別走蹊徑。

北溟一派，數十年來久無傳聞，但西域魔教中人，却時在中原走動，恩師當年曾在泰山絕頂，遇到過一位魔教長老，法名好像就是嘉檀！

心中一陣驚詫，還未開口！

紅衣老僧已瞧到陸翰飛驚疑不定的臉色，微微笑道：「小施主可是聽尊師說過老衲十年前，曾和尊師在泰山絕頂，有過一面之緣！」

陸翰飛連忙施禮道：「老師父原來是先師故人，難怪方才晚輩聽到法號，覺得甚是耳熟。」

嘉檀大師緩緩起身，目光瞧了陸翰飛一眼，點頭道：「簡大檀樾豪氣干雲，不失爲中原武林領袖人物，小施主精氣內斂，果然已得眞傳，也不愧南嶽門下！」

陸翰飛躬道：「老師父過奬了，老師父方才垂詢晚輩，不知有何賜教？」

嘉檀尊者道：「老衲途經此地，因江岸停有船泊，原想搭個便船，後來瞧到小施主和五毒教主動手，使的正是簡大檀樾的『丙靈劍法』，故而動問一聲。」

陸翰飛暗暗鬆了口氣，冷秋霜道：「老師父說的五毒教主，就是那位溫如玉人？你認識她嗎？」

嘉檀尊者微笑道：「老衲在中原行脚二十年，各門各派的人大都見過，那女娃兒繼承嶺南五毒門教主，還爲時不久，人稱蛇蝎教主溫如玉。」

冷秋霜道：「我不知道她就是五毒門的教主咯，要是早知道了，就不讓陸大哥放她走了。」

陸翰飛聽嘉檀尊者說出要搭便船之言，就接口道：「老師父不知要去那裡？」

嘉檀尊者道：「老衲前往岳陽，兩位想是到衡山去的？」

陸翰飛心知江湖上業已傳開，自己不好不承認，只得點點頭道：「晚輩正是到衡山去的，老師父前往岳陽，正是順道，老師父請上船吧！」

嘉檀尊者陰森一笑，點頭道：「老衲正要找尋小施主，有一事相詢，那就到船上再說吧！」

陸翰飛心中又是一驚，這老魔頭要找尋自己，除了也爲白衣劍侶石鼓山藏寶之外，决無旁的事故。

心中想着，一面只好硬着頭皮把他讓入船艙。

嘉檀尊者手持唸珠，巍然趺坐，等陸翰飛、冷秋霜坐定，兩道寒電似的目光盯着陸翰飛臉上，徐徐的道：「小施主可知老衲何事相訪？」

陸翰飛心中暗暗哼了聲「來了！」一面却故作不知的道：「老師父乞道其詳。」

嘉檀尊者道：「老衲風聞江湖傳言，兩位在武陵山曾遇上一個使『透骨陰指』的人，未知詳情如何，可否見告？」

陸翰飛聽他口氣，並非爲石鼓山藏寶而來，同時心中一動，暗想他既然詢問使「透骨陰指」的人，也許知道「透骨陰指」的來歷。

這就把師傅遇害，自己和楚湘雲找上武陵山竹伏坪，遇上獨角龍王沙無忌，金蛇叟荊山民等人聞風趕來，以及玄妙觀主和六指頭陀卜勝死在「透骨陰指」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嘉檀尊者只是閉目靜聽，等陸翰飛說完之後，才睜眼道：「據小施主說來，當時連金蛇叟荊山民和黔幫的沙無忌，都沒瞧淸他是誰？」

陸翰飛點頭道：「晚輩當時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恐怕他們兩位也是如此。」

嘉檀尊者微微頷首道：「這孽障果然練成了『木石遁形』和『傳音散聲』之術。」

陸翰飛全身一震，急急問道：「老師父知道此人是誰？」

嘉檀尊者微哂道：「小施主可知『透骨陰指』原是我魔教不傳之秘？」

陸翰飛道：「晚輩從沒聽先師說過。」

嘉檀尊者道：「尊師也許聽過『透骨陰指』之名，却不會知道『透骨陰指』

的來歷。」他說到這裡，微微一頓，接着又道：「我西域魔教一派，很少在中原走動，老衲却在中原行脚二十年，小施主可知老衲究是爲了什麼？」

陸翰飛搖頭道：「晚輩不知。」

嘉檀尊者臉色陰森的道：「老衲就是爲了這個孽障！」

當然，嘉檀尊者口中的孽障，就是指使「透骨陰指」之人！

陸翰飛聽得如何不急，抬頭問道：「老師父，到底此人是誰？」

嘉檀尊者憤怒的道：「這孽障就是逍遙先生夏侯玄的後人夏侯律！」

陸翰飛從沒聽說過逍遙先生，但把夏侯律這三個字，暗暗記住。

嘉檀尊者道：「你沒聽說過逍遙先生？他就是賽孫臏令狐宣的師傅了！」

陸翰飛口中「哦」了一聲。

嘉檀尊者續道：「據聞逍遙先生夏侯玄，不但武功極高，而且精通奇門之術，但性喜山水，江湖上很少人知，他除了一個兒子，另外只收了一個門人，就是令狐宣。這是三十年前的事，夏侯律還只有二十來歲，武功已得乃父所學十之五六，不料他生性好色，連續做出幾件姦殺命案，被他父親查悉，一怒之下，把他點廢武功，逐出門去。

「這孽障流落江湖，不知從何處聽說西域魔教門中，有透穴傳功，恢復經脈之術，居然不辭艱辛，尋上天龍寺去……」

「哦！」冷秋霜道：「老師父，天龍寺在那裡呢？」

嘉檀尊者並未置答，續道：「他在寺外苦求了三日三夜，老衲大師兄一念仁慈，破格收錄，只命他在寺中做些粗工，這樣一晃三年，這三年之中，大師兄既不傳他武功，也一直不提替他恢復經脈之事，如果換了旁人，早就難以忍耐，勢非逃出天龍寺不可，誰知這孽障城府極深，居然刻苦勤奮，口中絲毫不出怨言，果然，三年之後，大師兄正式宣佈，收他爲徒，如此又過了七年，大師兄功德圓滿涅槃西歸，這孽障乘老衲不備，偷了本門一部練功秘笈『陰魔經』，逃出天龍寺，返回中土。老衲職司經典，因此追蹤遠來，不想這孽障，始終認爲當年被乃父廢去一身武功，是他師弟告密所致，懷恨在心，這一返回中原，就找他師弟令狐宣算賬，刖了他雙脚……」

「哦！」

陸翰飛這才知道賽孫臏被他師兄刖去雙足，原來還有這麼一段經過。

冷秋霜心地善良，聞言眨着眼睛，低低的道：「這人壞死啦！」

嘉檀尊者又道：「等老衲趕到武陵山竹伏坪，他已離去多日，此人生性機警，知道老衲跟蹤追到中原，這孽障就始終沒有露面，於是老衲在中原，也就一躭二十年了！」

冷秋霜道：「他既敢偷了秘笈，還要這樣躲躲閃閃的，多沒意思？」

嘉檀尊者陰笑道：「姑娘說得有理，只是孽障知道，他雖練成『陰魔經』上所載武功，可以無敵天下，但本門仍有尅制他的功夫，才使他不敢公然露面，因此，他一意妄想劫奪公孫喬夫婦的藏寶，也是爲了……」

說到這裡，突然停止，他言中之意，好像是說只要學會公孫喬夫婦的武功，就可對付西域魔教，是以他不肯再說。

冷秋霜好奇的道：「老師父，公孫喬又是什麼人呢？」

嘉檀尊者重重哼了聲，才道：「公孫喬夫婦，就是你們中原武林稱做白衣劍侶金玉雙奇的人。」

陸翰飛雖然從嘉檀尊者口中，知道殺害師傅的仇人叫夏侯律，但對方武功出於西域魔教，高不可測，憑自己目前的功力，斷難與之抗衡。

就是以目前的嘉檀尊者而言，聽他口氣，也似乎對夏侯律有所顧忌，這樣看來自己要想報復師門血仇，當眞希望極渺！

他心中想着，不由怔怔出神，一語不發。

嘉檀尊者瞧在眼裡，臉上飛過一絲陰笑，徐徐的道：「小施主，有什麼心事嗎？」

陸翰飛切齒道：「老師父有所不知，這夏侯律，就是殺害晚輩師傅的仇人！」

嘉檀尊者目光一睜，射出兩道懾人寒光，盯在陸翰飛臉上，道：「小施主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如何知道殺害南北雙嶽的就是孽障？」

陸翰飛肯定的道：「晚輩從各種迹象推斷，殺害恩師和司馬師叔的，準是這賊子無疑！」

嘉檀尊者口誦佛號，微微搖頭道：「這孽障二十年來，業已練成『陰魔經』上所載武學，小施主雖得南嶽簡大檀樾眞傳，要想手刃仇人，怕難如願以償。」

陸翰飛切齒道：「老師父說得極是，只是晚輩和她師仇不共戴天……」

嘉檀尊者黃眉微聳，歎息的道：「別說是小施主，中原武林，能擋他一指的人，恐怕也寥若晨星！」

陸翰飛道：「晚輩身受師恩，明知不敵，也要和他一死相拚。」

「善哉、善哉！」

嘉檀尊者口中說着，竟自緩緩闔上雙目。

不，他一語不發似在思索着什麼？

過了半晌，突然抬頭道：「小施主爲師報仇，其志可嘉，老衲方才說過，我魔教之中，有一種專破『透骨陰指』的功夫，小施主願意學嗎？」

陸翰飛聽得一怔，感激的道：「老師父如此垂愛……」

嘉檀尊者道：「小施主有話只管明

說。」

陸翰飛道：「晚輩聽說西域一派，教規極嚴，不是本門中人……」

嘉檀尊者不待他說完，陰聲笑道：「小施主放心，老衲只傳你尅制『透骨陰指』的功夫，決不勸你身入魔教。」

陸翰飛俊臉一紅，忙道：「晚輩不是這個意思，晚輩因聽先師說過，貴教武功，不准傳授外人，是以江湖上只知貴教武功，神秘莫測，却從無一人能夠說得出來，晚輩是怕老師父容有不便。」

嘉檀尊者連連點頭道：「練武之人，誰不覬覦秘學，小施主果然不同凡响！」說到這裡，微微一頓，又道：「魔教武功，不准私相授受，雖爲天龍寺禁例，但老衲身爲教中長老，對方又是本教叛徒，自不在禁例之內。只是老衲破例傳授，也有一個條件，必須遵守，那就是小施主學會這種功夫後，除了對付孽障，一生不准再使，也不准對任何人提起，不知小施主意下如何？」

陸翰飛忽然噗的一聲拜倒地上，道：「老師父如此成全，晚輩終身感激不盡，老師父吩咐，晚輩當謹遵不渝。」

嘉檀尊者點頭道：「小施主記住就好。」

說着，袍袖輕輕一揮，把陸翰飛托了起來。

冷秋霜坐在一旁，一句話也插不進去，這會聽紅衣和尚把這種功夫說得這般厲害，傳授功夫，還要限制陸大哥只准對付夏侯律，忍不住問道：「老師父，你說的到底是什麼功夫？」

嘉檀尊者朝她笑了笑，向陸翰飛道：「魔教武功，分爲陽罡和陰魔兩門，除身爲掌教可以兼通兩門功夫之外，教中弟子，每人只得傳授一種，終身修習，老衲傳你尅制『透骨陰指』的功夫，叫做『火燄刀』，是陽罡門的功夫，以小施主目前的修爲，再由老衲施展『透穴傳功』之術，約有七天，也可以練成了。」

冷秋霜道：「啊，怎麼快就可以練成了？『火燄刀』這名字也不錯呀！」

嘉檀尊者說完之後，就命陸翰飛在他對面坐下，說道：「小施主從此時起，老衲就傳你『火燄刀』心法，你必須凝神澄氣，聽老衲叫你如何運功，你就如何運功。」

陸翰飛點頭應是。

冷秋霜雖然不懂世事，但也知道紅衣和尚傳給陸大哥的是魔教不傳之秘，自己不好坐在邊上，這就站起身來，正待往艙外走去！

嘉檀尊者笑道：「老衲傳他心法，姑娘只管在艙中，不必迴避，只是在這七日之內，不能有人驚擾，姑娘……」

冷秋霜想起自己在棺中練「九陰神功」，被少林和尚無意之中破壞，自己差點連眼睛也睜不開來，當時幸得師傅連點自己週身陰經，度入陰氣，始得無事。

他沒等嘉檀尊者說完，點點頭道：「我知道，如果有人驚擾了，陸大哥會睜不開眼來，老師父，那個蛇蝎教主如果再來，我會把他們打跑的。」

嘉檀尊者聽得一怔，接着笑道：「如果有人闖來，妳只要護住妳陸大哥就行，老衲自會打發。」

冷秋霜道：「這個我知道。」

嘉檀尊者皺皺眉頭，又道：「這七日之中，老衲和妳陸大哥都不進飲食，另外請姑娘告訴船家，船到岳陽附近，最好停在城陵磯上，那邊人迹較少，不易引人注意。」

冷秋霜一直點着頭道：「我都記得了。」

說着，果然不再出去，在艙中坐下。陸翰飛知道嘉檀尊者傳授自己的魔教絕學「火燄刀」，乃是自己報雪師仇的唯一希望，因此依言澄心靜慮，瞑目不動。

耳中只聽嘉檀尊者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小施主，老衲此時先傳你『火燄刀』心法口訣，你先記住了，待會老衲就要施展『透穴傳功』之術，以期速成。」

說到這裡，便把練習「火燄刀」的訣竅，和心法口訣，詳細說了一遍。

陸翰飛用心諦聽，好在天下武學大致相同，不外練功運氣。

他從師八年，學的正宗內功，這會雖覺「火燄刀」別走蹊徑，同屬純陽功夫，和自己所學的「少陽神功」，大異其趣，但不過按照口訣推究，上乘武學，儘管法門不同，也依稀可以揣摩出一點頭緒！

只覺這「火燄刀」乃是凝結全身純陽眞氣，作雷霆迸發之擊，練成之後，威力果然霸道無比！

心中想着，只聽嘉檀尊者一縷極細的聲音，又道：「小施主，快把全身眞氣凝集『百會』！」

陸翰飛依言運行，剛剛把眞氣凝結「百會」穴上，陡覺「百會穴」上有一隻炙熱的手指，戳入穴中，直透肌骨！

心知這是嘉檀尊者在施展「透穴傳功」，當下更不敢絲毫分心。

這一指戳入，似實而虛，自己才一感覺，嘉檀尊者已叫出第二個穴道：「後頂！」

陸翰飛急忙把眞氣移後一寸五分，果然又是一個炙熱的指印，直透肌裡！

接着「强間」、「腦戶」、「風府」、順序而下！陸翰飛也隨着他所喊的穴道，運行眞氣！

但在冷秋霜瞧來，陸大哥和紅衣和尚對面枯坐，一動不動！

不！紅衣老和尚右手還是持着一串唸珠，只是左手中指，不住的向陸大哥輕彈。

陸大哥一張俊臉，不住的紅將起來，如此而已！

冷姑娘一個人坐了一會，漸漸覺得無聊，就走出艙去，瞧瞧長江景色，用手撥着船邊水花！

夕陽下去了，船在一處江邊停了下來。

冷姑娘幫着小毛子升火做飯。

晚餐之後，她回進艙去，紅衣和尚已不再彈指了，兩個人只是相對枯坐。

陸大哥的臉越來越紅，身上冒上裊裊熱氣！

冷秋霜不敢驚動，獨自在中艙角落上倚着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她睜開眼來，兩人還是靜坐如故，陸大哥身上已經不再冒熱氣了，她知道他們這樣一直要有七天之久，只好一個人玩，有時瞧着船老大掌柁，有時也幫着小毛子打槳。

這是第三天早晨，船快到岳陽了，冷姑娘記着紅衣老和尚的話，吩咐船老大在城陵磯邊上，找了一處較為陰僻的所在，停下船來！

船老大堪堪把船泊好，只見江面上四隻梭形快艇緩緩朝自己這邊駛來，每艘快艇頭上，都站着一個勁裝跨刀的大漢。

船老大一看情形不對，趕緊拉着小毛子往後艙躲去。

左首第一艘快艇上，一個漢子大聲叫道：「喂，船家，你們船上，可是乘的南北雙嶽門下的陸少俠……」

冷秋霜身子一閃，鑽出艙去，叱道：「你們就是溫如玉手下，溫如玉自己怎的不來？」

那漢子被她沒頭沒腦一說，臉上不期一怔，連忙躬身道：「請問姑娘，這船上可是南嶽門下的陸少俠……」

冷秋霜道：「是又怎樣？」

那漢子道：「小的奉幫主之命，迎接……」

冷秋霜沒在江湖上走過，只道幫主就是教主，她粉臉倏地一沉，冷笑道：「姑娘可不管什麼蛇蝎幫主，狗蝎幫主，你叫她自己來好啦！」

那漢子見她辱及幫主不由臉色一變，依然忍耐着道：「姑娘不可誤會，幫主因有遠客在座，不克親來，這裡有幫主名帖，請姑娘過目。」

說着，快艇緩緩駛近，那漢子從懷中掏出一張大紅名帖，雙手遞上。

冷秋霜接過名帖，連瞧也不瞧，隨手朝漢子面前丟去，喝道：「你再嚕嗦，姑娘可要不客氣了！」

要知冷姑娘雖然「九陰神功」只有三成功力，但武林中一流高手，能擋得住的也為數不多，她這下不經意的一丟，那張名帖夾着一股奇寒澈骨的陰風，向大漢身前拂去。

那大漢站在船頭，只覺渾身一冷，立即閉氣過去，「砰」的一聲向後便倒。

其餘三條快艇上的漢子，眼看同伴倒下，不由大喝一聲，同時掣出腰刀，厲聲喝道：「丫頭，你敢出手傷人？」

三條快艇，立即品字形圍了上來。

冷秋霜冷笑道：「就是你們幫主親來，姑娘一樣叫她躺着回去！」

右邊一艘的漢子距離較近，喝道：「丫頭，妳好狂的……」

快艇駛轉靈活，他「口氣」兩字還沒出口，船頭已靠近冷姑娘立身之處！

「你也給姑娘躺下！」冷秋霜嬌叱一聲，玉手揮處！

「砰！」

那漢子連話都沒說出，一個身子往後一斜，「咕咚」跌落水中。

其餘的人一見情形不對，趕緊橫開船頭，派人跳下水去，把那漢子救起，業已牙關緊閉，全身不住的打着冷顫，和先前的那個投帖的漢子一模一樣。

冷秋霜瞧着他們一陣忙亂，不由臉上露出笑容，叫道：「你們誰要再來試試看？」

快艇不敢和她靠得太近，遠遠駛開一丈來遠，另一個漢子喝道：「丫頭，南嶽陸少俠可在船上？」

另一個漢子狐疑的道：「陸少俠準不在船上，不然怎不聞聲出來？」

冷秋霜咭的笑道：「叫你們幫主來了，不就知道了嗎？」

先前一個又道：「丫頭，妳敢在洞庭湖上發橫，有妳瞧的！」

冷秋霜笑道：「不忙，姑娘要在這裡停上四五天，你們只管回去通報好了。」

四艘快艇有三艘掉轉船頭，如飛而去，賸下一艘，敢情意存監視，離得遠遠的！

冷秋霜瞧得暗暗好笑，也不加理會，一面向後艙叫道：「船老大，你們快出來咯，一切有我呢！」

船老大哭喪着臉道：「姑娘，這事鬧大啦，方才來的是長江龍門幫的人，小……小老兒就是靠長江混飯吃，這下完了！」

冷秋霜道：「你不用怕，你是受人僱了來的，和你無關，待會他們幫主來了，我給你說一聲就是了，我才不怕他們什麼龍門狗門的。」

正說之間，只見江面突然駛來一艘雙桅大船，船後一字跟着八艘梭形快艇，船身一色漆着硃紅。

船老大嚇得臉如土色，惶急的道：「姑娘，巡江堂主來了，這可怎麼辦？」

冷秋霜抬眼望去，只見那艘大船艙門敞開，艙外對站四個彪形大漢，一色密扣對襟勁裝，白綁腿倒趕千層浪，懷抱朴刀，艙中一張虎皮金交椅上，端坐着一個中等身材，身穿青綢長衫的白胖漢子，看去年約四旬以

上！

冷秋霜沒見過這等場面，悄悄向船老大問道：「他是官嗎？」

船老大那還來得及回答，噗地跪倒艙上，叩頭直像搗蒜！

冷秋霜看得奇怪，暗想：這官一定很大，不然船老大為什麼要跪着叩頭呢？自己要不要也向他叩頭？

心中想着，只見那白臉漢子緩步出艙，打量冷秋霜喝道：「方才出手打傷本幫弟子的就是妳嗎？」

冷姑娘聽得不禁啞然失笑，自己還當他是什麼官，原來他也是龍門幫的人。

啊！瞧他這麼氣派，大概就是幫主了！

她心中想着，抬頭問道：「你就是幫主嗎？」

那白臉漢子道：「本座姜南豹，掌理龍門幫總巡江，妳要見本幫幫主，究係何事？」

冷秋霜道：「我不要見你們什麼幫主，是你們幫主要見我陸大哥，我說要他自己來。」

總巡江姜南豹皺皺眉頭，問道：「妳陸大哥可是南嶽門下的陸少俠嗎？」

冷秋霜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你要闖上我們船來，我才打發你回去。」

她說來自然，絲毫沒有把對方當一會事。

白面判官姜南豹，在龍門幫職司巡江堂主，地位極高，冷秋霜這般說法，如何不怒？他臉上倏地一沉，喝道：「妳是何人門人，敢在本座面前如此放肆，本座問妳的話，妳聽到了沒有？」

冷秋霜哼道：「你神氣什麼，姑娘就是北嶽門下，不信，就上船試試！」

這句話，激得白面判官姜南豹心頭發火，大笑一聲，怒道：「丫頭，看妳有多少能耐？」

喝聲出口，雙足一點，一條青影宛如鷹隼，凌空朝冷秋霜船上撲來！

冷秋霜道：「啊，你真敢上來？」

玉手一揮，輕飄飄一掌，朝姜南豹拍去！

白面判官身形將要飛落，陡覺一股澈骨奇寒的勁風，朝身前湧到，他掌理龍門幫總巡江，領袖水上羣雄，武功自然不弱。

何況冷姑娘口出大言，他在飛身撲近之時，早已有了戒備，此時發覺對方掌風有異，那肯硬接，身形猛地向側飛閃開去。

要知他撲上對方船頭，身形要落未落之際，這一打橫閃開，整個身子飛出江面足有七八尺遠，眼看非掉在水裡不可！

快艇上已有人驚呼出聲，這眞是電光石火一瞬間事，只見白面判官飛出江面的身子，劃了一個弧形，奇快無比的飛回原處，落到冷秋霜面前！

龍門幫的人，平日裡很少看到總巡江出手，此時白面判官露了這一手，瞧得大家都脫口叫好！

冷秋霜也被他這一神妙快速的身法，怔得後退了一步！

其實白面判官姜南豹何嘗不驚，他想不透和南嶽簡大先生齊名的北嶽司空曉門下，何以在掌風之中，會像旁門左道之士練的陰邪寒風？

他雙腳落至船頭，目注冷姑娘，冷冷的道：「姑娘眞是司空大俠門下？」

冷秋霜雙目一瞪，道：「誰說姑娘不是北嶽門下？接招！」

她只當白面判官說她武功及不上北嶽門下，心中一氣，右手一揚，纖纖五指倏然箕張，閃電般朝姜南豹腦門抓去！

白面判官瞧得心頭大驚，他在江湖上縱橫了幾十年，自然識貨，對方這一抓，正是厲山雙煞「白骨爪」的家數，難道眼前這位清麗絕俗的小姑娘，却是厲山雙煞的門下？

他心念一動，突然雙掌齊發，拍出兩股強猛掌風，把冷秋霜逼退一步，大聲喝道：「妳是厲山雙煞何人？」

冷秋霜自幼由師傅師公扶養長大，從沒和外界接觸，幾時自己師傅會把自己外號，告訴徒兒？她自然不知厲山雙煞是誰？

大眼睛眨了眨，道：「厲山雙煞是誰？誰說姑娘是厲山雙煞的什麼人？」

她口中說着，身子一閃，雙手又向白面判官攻到！

在此時，江面上又有三桅大船急駛而來，船頭有老有少，站着四五個人！

船頭上站着一位儒生打扮的清癯老者，和一個面目俊朗的勁裝青年，兩人身側，伺立着兩個懷抱朴刀的大漢。

雙方距離駛到六七丈光景，那勁裝青年噫道：「史老前輩，這姑娘並不是晚輩的師妹！」

儒衫老者兩道烱烱目光只是注視着動手兩人，回頭道：「杜老弟，隨我來！」

話聲未落，身形憑空飛起，直像一頭巨鷹，朝冷秋霜船上撲來，口中大聲喝道：「姜堂主，快請後退，此女已練成了『九陰神功』一類功夫。」

就在儒衫老者身形飛起的同時，勁裝青年也一式「海燕掠波」，從四五丈外。飛落船頭，才一上船，便朝中艙奔去！

只聽一個陰沉聲音，笑道：「想不到小施主功力，竟有恁地深厚，老衲預計最快也須七天才能練成的，小施主居然只有三天工夫，便已大功告成，可喜可賀！」

另一個清朗的接口道：「老師父成全之德，晚輩沒齒不忘！」

勁裝青年聽得一喜，那不是陸兄弟的聲音是誰？

脚下急急往中艙跨去，那知才一

探頭，艙中突然有一股奇大無比的吸力，一下把自己吸進艙去，後頸一緊，已被人一把抓住。

艙中的陸翰飛，堪堪站起，瞥見嘉檀尊者手上，不知何時抓着一個人，定睛一瞧，那正是護送司空師叔骨灰回轉恒山的杜志遠！

心頭一驚，急忙叫道：「老師父快請放手，他是晚輩的師兄。」

嘉檀尊者正待隨手往江心丟去，聞言緩緩把杜志遠放下，陰笑道：「阿彌陀佛，小施主請恕老衲孟浪。」

陸翰飛忙道：「杜兄，這位老師父就是西域嘉檀尊者，你快來見禮。」

杜志遠出道較早，在江湖上跑了幾年，自然聽說過嘉檀尊者之名，聞言吃了一驚，急忙施禮道：「晚輩北嶽門下杜志遠，叩見老師父。」

嘉檀尊者合十道：「小施主不可多禮。」

話聲一落，回頭朝陸翰飛合十道：「老衲要尊舟停泊此處，原有一件急事待辦，小施主前途珍重，老衲告辭了！」

說畢，不待陸翰飛回答，轉身就往艙外走去！

陸翰飛還待挽留，但轉眼之際，嘉檀尊者已飄然走出艙去！

陸翰飛和杜志遠兩人跟着跨出中艙，嘉檀尊者早已一脚跨出船外，紅袍飄忽，踏波而去。

轉瞬工夫，已去得老遠，浩渺煙波之間，只賸下一點紅影，漸漸隱沒！

杜志遠急問道：「陸兄弟，楚師妹呢？」

陸翰飛眼看冷秋霜正和一位儒衫老者在船頭上動手，那老者儒衫飄忽，雙手指風砉然，着着都指向冷姑娘要害，分明是點穴名家！

冷姑娘缺乏對敵經驗，這時已粉臉泛紅，漸落下風，嬌軀不住的躲閃！

急忙回頭道：「這事說來話長，那位可是杜兄同來的？快請他們住手！」

他話聲剛落，冷秋霜一眼瞧到陸翰飛走出艙來，心頭吃了一驚，玉手一斂，身子一下飄到陸翰飛身邊，睜大雙目，急急問道：「陸大哥，你要七天才能出來啊，老師父交代我，不能讓人家驚擾你，結果還是被他闖進去破壞了，我眞沒用。」

她是因爲自己練習「九陰神功」，被靈岩大師破壞，只當陸大哥也被人破壞了，心中又氣又急，纖纖玉指，朝杜志遠一指道：「你破壞陸大哥練功，一定不是好人，吃我一掌！」

她心地純潔如玉，也不想想陸翰飛如果練功遭人破壞，怎會和杜志遠並肩站着？

說話聲中，突然欺近，纖手往杜志遠當胸拂去！

陸翰飛慌忙攔道：「秋兒不可魯莽，這是杜兄……」

「哈哈，杜老弟，這位想是陸少俠吧？」那儒衫老者和白面判官姜南豹，一起走了過來。

杜志遠忙着替陸翰飛介紹道：「陸兄弟，這位是龍門幫總護法，人稱千手儒俠的史老前輩，這位是總巡江白面判官姜南豹堂主，你快來見了。」

陸翰飛以前曾聽師傅說過，千手儒俠史南溪之名，連忙向前作了一揖，口中說道：「晚輩曾聽先師說過兩位大名，久仰得很。」

千手儒俠呵呵笑道：「不敢不敢，老朽不過承武林朋友抬愛，算不得什麼，倒是陸少俠名師出高徒，今日一見，果然不凡！」說到這裡，一面朝冷秋霜打量了一眼，道：「這位姑娘，不知如何稱呼？老朽方才多多冒犯！」

冷秋霜搶着道：「不要緊，我不知道你們和陸大哥是熟人咯，我叫楚湘雲。」

自從五毒教主溫如玉把她當作北嶽門下的楚湘雲，這一路上，她也就以楚湘雲自居。

但這會不對了，北嶽司空曉門下的大弟子杜志遠就站在面前。

她「楚湘雲」三字出口，可把杜志遠聽得一呆，臉上露出驚奇之色，轉頭朝陸翰飛看去！

陸翰飛也不禁鬧得俊臉一熱，尷尬的道：「杜兄，這是冷秋霜姑娘，此事說來話長，待會再容小弟詳告吧！」

說到這裡，又低聲朝冷秋霜道：「秋兒，這位杜兄，就是湘雲妹子的大師兄。」

冷秋霜粉臉一抬，瞧着杜志遠，天眞的笑道：「杜大哥，你也叫我秋兒好啦，這一路上，他們都把我當作湘雲姐姐，其實我又沒折了她的名頭。」

千手儒俠史南溪笑道：「杜老弟，陸少俠，此地不是談話之所，咱們到君山再作詳談吧。」

杜志遠也道：「陸兄弟，我們快上船吧，別讓程老前輩久等了。」

陸翰飛知道龍門幫幫主程元規，乃是自己師尊多年好友，爲人正派，而且雄才大略，足智多謀，江湖上素有陸地神龍之稱。

只是眼下賽孫臏令狐宣和自己約定在石鼓山見面，爲期已迫，心中不由一陣遲疑，才道：「小弟本該早上君山，拜候程老前輩，實因這一路上發生了不少事故，目前又急於趕赴石鼓山去……」

杜志遠不待他說完，笑道：「陸兄弟路上情形，程老前輩已有耳聞，目前各派高手，雲集石鼓山，程老前輩就是怕你和楚師妹前去冒險，才派出多人沿路打聽，要你去石鼓山之前，先上君山一行。」

陸翰飛奇道：「杜兄，你也知道石鼓山之事了？」

杜志遠笑道：「目前江湖上到處都傳着石鼓山寶藏，只有你和楚師妹兩人知道下落，我從恒山回來，想到你

們要去石鼓山，定須經過岳陽，所以乾脆就在君山等候。」

這時那艘三桅大船，已靠着小船泊攏，放下跳板，千手儒俠史南溪讓大家上船。

冷秋霜忽然走到白面判官姜南豹身前，道：「姜大叔，我們的船老大是個好人，他方才怕死啦，你不可難爲他啊！」

姜南豹被她說得一怔，接着笑道：「姑娘只管放心，待會叫他到君山領賞就是。」

那船老大聽得大喜過望，只是叩頭。

大家一起上了大船，在艙中落坐。

杜志遠早已忍耐不住，問道：「陸兄弟，楚師妹到底怎麼了？」

他從小就瞧着楚湘雲長大，同門師兄妹，情如骨肉，此時雙眼望着陸翰飛，生怕他說出路上有甚不測的消息。

冷秋霜道：「杜大哥，湘雲姐姐被人家捉了去啦！」

杜志遠聽得身子一震，急急問道：「是誰擄去的？」

冷秋霜眨着眼睛，道：「可能就是師傅和師公捉去的。」

千手儒俠史南溪方才因幫中弟兄，被自稱北嶽門下的一位姑娘打傷，而且受傷的人，全身冷顫，好像中了旁門陰寒功夫，才和杜志遠一起趕來。

後來自己接了她二十來招，只覺冷姑娘又爪又掌，出手之際，奇寒澈骨，早已瞧出她出手路子，極似昔年一對兇名久著的魔頭門下，此時聽她說出師傅師公，心中一動，便開口問道：「姑娘年事極輕，一身武功，江湖上已不可多見，名師出高徒，不知尊師是誰？」

冷秋霜聽他稱讚自己武功，心中甚是高興，暈紅臉上露出甜笑，天眞的道：「我從小就叫他們師傅師公咯，不知師傅師公叫做什麼名字。」

千手儒俠微微一怔，天下做弟子的，那有不知自己師傅叫甚名字？

陸翰飛接口道：「冷姑娘的高師，人稱厲山雙煞。」

千手儒俠暗暗哦了一聲，暗想自己果然料得不錯！

白面判官姜南豹，和杜志遠兩人，聽到「厲山雙煞」這四個字，不由臉色微微一變！

冷秋霜道：「老前輩，你認識我師傅師公嗎？」

千手儒俠含笑道：「老朽昔年聽人說過，只是從沒見過面。」

冷秋霜喜道：「原來我師傅師公的名頭還很大，啊，杜大哥，湘雲姐姐要是眞的被師傅師公捉去了，一定不會有意外的。」

她那裡知道她師傅師公是江湖上出了名的魔頭，心狠手辣，二十年前，黑白兩道，只要聽到「厲山雙煞」，就會談虎色變。

杜志遠雙眉緊皺，兩道眼神只是盯着陸翰飛直瞧。

陸翰飛知道他心裡急於想知道楚湘雲被擄之事，這就摘要的把楚湘雲失蹤的事，大概說了一遍。

白面判官姜南豹忽然插口問道：「陸少俠，方才那位登萍過江的紅衣老僧又是什麼人？」

陸翰飛因嘉檀尊者曾有對任何人不准提起之言，這就答道：「那位老師父，在半途搭乘便船，只說到岳陽有事，小可也不知道他的來歷。」

杜志遠明明聽老和尚說什麼要七天練成，小施主居然只有三天就大功告成之言，但因陸翰飛如此回答，想係另有緣故，一時也不便多說。

舟行迅速，不多一會，便已駛到君山脚下一處港灣靠岸，水手門放下跳板。

千手儒俠史南溪引着大家魚貫登陸，曲曲折折的行了一里來路，只見前面樓閣紆連，矗立着一座大莊院，大家經過一片廣場，到了莊前，只見從正門走出一男一女，帶領着四名壯漢迎了過來。

那爲首兩人，男的中等身材，生着一張陰陽臉，太陽穴高高鼓起，雙目神光充足，看去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

女的身材苗條，穿着一身黑色緊身衣衫，臉上罩着一層黑紗，瞧不清面目，約莫二十三四光景。

大家才一走近，那陰陽臉漢子立即跨前一步，抱拳說道：「幫主得知總護法已和陸少俠三位乘船來了，特命兄弟和倪堂主在此候迎。」

千手儒俠含笑道：「有勞兩位堂主。」

一面替陸翰飛、冷秋霜兩人引見。

原來這陰陽臉是奪命飛環邢長林，女的是黑娘子倪采珍，都是龍門幫五位堂主之一。

陸翰飛拱手謙讓，口中連說久仰。

大家一面說話，一面走進內廳。

冷秋霜自小在山中長大，瞧着莊中陳設華美，雕樑畫棟，曲欄迴廊，她依在陸翰飛身邊，面露驚奇，瞧個不停。

過了三進庭院，來到後廳，只見迎面走出兩個青衣侍婢，躬身道：「幫主請總護法和杜少俠、陸少俠諸位，到書房待茶。」

千手儒俠史南溪含笑抬手，兩名侍婢垂手站起，引着大家轉過一座屏風，趕在前面，分左右掀起湘簾！

只聽裡面一個洪鐘般的聲音，呵呵笑道：「總護法和陸老弟來了嗎，快請裡面坐。」

（未完・九）

上文提要：狗蹦子一直尾隨毛錦秋至百里外的一家客棧追尋人皮的下落，狗蹦子更分析她手上的人皮是假的，並順手將之拋落山溝中，毛錦秋馬上制住狗蹦子，往山溝中找尋，却遇上天竺三仙、大悲道人、不空和尚等十多人，毛錦秋欲取回人皮，却遭拒絕，於是大打出手……而人皮終於由天竺三仙之老大撿得，並交狗蹦子還與豹俠……米倉答應盈盈對付豹俠，但却有附帶條件……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豹俠

偷取人皮　去而復返

這一手拆穿了百里光的陰謀，他的竹杖是天山千年的實心竹，五十年才長一節，根本不可能放入鐵砂子，他來這一手，果然是有用意的。可是老賊立刻停止，白眼一翻，道：「媽格巴子！我百里光不甩你這個鳥人，要幹就在這兒動手，再出點子，我馬上走人。」

米倉知道這老小子不光明，也不堅持，道：「好吧！這兒就這兒，你那些龜子龜孫，其實也稀鬆得很……」這工夫百里光已抖出竹杖，道：「老雜碎！亮兵刃。」

米倉道：「你的腦子給狗吃哩！老夫一生不用兵刃，就憑這兩隻手，打遍比你還成名的人物不知有多少？和你折騰嘿嘿……倒是委屈老夫這雙手哩！」

「嗡」的一杖掃來，米倉伸手抓杖，百里光不撤杖而能換招，在第一時間內原杖掃回。如此運杖的確少見。米倉道：「老賊，果然還湊合……」雙掌如飛，抓劈搧掃，百里光還眞不敢被他抓住竹杖。

幹了百十招，四周人影幢幢，果然出現了二十來個。爲首的有二人，各領了十來個，一個是黃鼎文，一個是梁松。其餘的人物都是堂主和香主。

米倉閃目一梭溜，心頭不免一緊，這些人物再來個三五個，或八九個他也能將就著應付，這麼多，還不知道要怎麼陰著幹？那就不輕鬆哩！他狂笑著道：「百里光，老夫剛說你搭漿、縮水還褪色，你還委屈哪！說說看，把你們窮家幫的滴滴拉拉孫兒都拎出來了！你可眞是有出息到家啦！上吧！別害臊，反正這兒除了老夫，都是你們自己的人。」

百里光道：「老賊，老夫倒不是要佔你的便宜，實在是你欺人太甚。那柳條包本是本幫到手的貨，你那龜兒子硬是搶了去，如今可好，大概連你自己也不知道到底飛到哪裏去了！告訴你，凡是和本幫過不去的人，絕不讓他們過太平日子！」

「呸！」米倉猛攻三十餘掌，百里光的竹杖一直施展不開，當然，米倉想往上貼也暫時辦不到，他冷笑道：「別他娘的淨往臉上貼金哩！那柳條包是你們窮家幫的貨？說這話你的老臉也不紅？老夫今夜才算服了你。想不到你們百里光，祖上有德，前輩子作了好事，出了你這麼塊寶……」

這工夫黃鼎文和梁松一揮手，各人所帶來的十來個好手，立即散開，呈包圍之勢，一撥繞一圈由左向右轉，另一撥由右轉左。以小碎步移位，且兩個人作麻花型穿梭游走，手中各有一根竹杖，大力震動，「嘩嘩」聲震耳欲聾。

二十來根竹杖齊響，這場面米倉還是頭一遭，一個百里光就夠他調理的了。這種精神威脅，眼花撩亂的場

面，換了任何人都頭大，尤其兩組人手正反穿梭猛搖竹杖，這叫著「倒配陰陽」，而且並非僅作麻花型穿梭而已，而是俟機作雷霆萬鈞的一擊。

米倉也知道，絕不是耍玩的，尚幸他也有所準備，只不過，不到緊要關頭，絕不輕易露相。

只聞百里光一聲低吼，陣形突變，二十來根竹杖，乍看像是暴風中吹亂了的籬笆，向米倉全身任何一個部位罩下。

包括百里光在內，沒有任何人能接下這二十餘人，可以說集窮家幫全部精英的一擊，事實也差不多。在萬點杖影中，米倉如陷身濃稠的膠液中或密集的荊棘中，近三十餘次的翻側、騰降或滾動中，掃劈七十餘掌，腋下的衣服被百里光的竹杖戳穿，褲子各被黃鼎文及梁松的竹杖掃破，皮破血流。但是，掌浪如驚濤駭浪，排空徹地而起，兩個香主和一個堂主如風中的敗葉摔了出去。

事到如今，沒有什麼可說的，百里光騰昇一丈二三，杖下人上，竹杖向下圈攪分散了米倉的注意力，不少於十五根狂嘯的竹杖弓曲著、蜿蜒著招呼米倉翻飛的雙掌可能出現的孔隙或破綻。

米倉此刻所遭到的壓力和危機是畢生中最大的，但也由此可見，僅僅一個百里光來對付米倉，那情況就不問可知了。

香、堂主們參與這種場面，他們心裡都有數，甜頭嚐不到，墊棺材底有他們的份。他們必須奮不顧身，明知玩命也要往上闖。又是兩個香主被砸出時，米倉挨了百里光一竹杖，肩衣及後頸血肉模糊。道：「百里光……你下面的龜羔子……不只這幾個……」

黃鼎文的竹杖捅破了他的袖子，百里光又趁機在他的腰上掃了一杖。

黃鼎文剛吃了點甜頭，却被米倉蹴了個觔斗。但這局面一定保持不久，米倉心裡清楚，而他也相信，米順和米秀英必然在路上有了麻煩。

不錯，就在兩里外的山坡上，十五六個身份不明的漢子，把米順和米秀英攔住，有的空手，有的使刀、劍等兵刃，悶不吭聲，問也不答，從他們那些泛紅的眼球上可知不是逗著他們玩，而是想打垮他們的。

米順道：「媽的！你們以爲不吭聲，不用竹杖，我們就不知道你們是百里光的『下部』嗎？呸！你們這些缺德帶冒煙的傢伙，小九九打得不錯，却擋不住我們前去支援……」兄妹倆眼色一交，施展出小巧功夫，硬上、軟貼一齊來，而一旦貼上，就用手掌往對方臉上或脖子上抹。

這些的確是窮家幫的小嘍囉，百里光也知道，一二十個擋不住米氏兄妹，但只要絆住他們半個時辰以上，那邊就差不多了。

儘管雙方人數相差懸殊，身手也差得很多，凡是被米氏兄妹以掌心抹過的人，不是流血披面，就是衣裂肉翻，鮮血透衣，驚呼連連，原來他們兄妹以爲，米家的拳掌功夫固然高絕，但和持兵刃者搏殺，總是吃虧，雖不便用什麼兵刃，總要想個法子在舉手投足之間使對方吃點暗虧才好。

於是他們發明了一種風磨銅戒指，每人兩手各有兩枚，在平時合起，就是一枚普通的金戒指，一旦彈出，就有個半月型的利刃，不論是手指、鼻樑甚至脛骨或頭骨，只要那麼一抹，必然斷裂。

這工夫十來個窮家幫的人互相看到自己的人不是一臉血污，就是衣破血出，於是有人大聲叫著：「弟兄們……別讓他們抹上……他們手指上有利刃……那玩藝比剃頭刀還要利……」

米順道：「我說大舅子，只可惜稍晚了些，其實沒什麼稀奇，百里光本就把你們當作肉靶子的……」

米倉那邊可就不同了，老臭蟲固然了得，只可惜他一人招呼了窮家幫的全部高手，身上已傷了七八處。而現在，在百里光的暗號之下，又要施展「倒配陰陽」。這一次的施展，固然窮家幫這邊會有好幾條人命填上，米倉也可能支持不住。百里光本就打算以二十條人命換他一條老命的。

已倒下的堂主和香主有七八個之多，負傷纍纍而尚能拚的也在五七人之上，就連百里光也中了兩掌，暗暗吞下了一口血。這是決定性的對決，「倒配陰陽」剛形成而有如嶽震山搖之勢，而一道人影突然射了過來。

在窮家幫這邊，以爲是攔截的人未遇上米倉的子女而前來協助。米倉則以爲是子女遲來一步，總算還不太遲。那知翻騰轉折中閃目一看，居然不認識此人。

來人蒙面，却使用一柄鍊刀。

這種外門兵刃難學也更難精，要破這種兵刃更不易，原因是這兵刃太少。來人就在衆多窮家幫人手微怔觀望之際，寒芒飛瀉、伸縮了五七次，慘嗥迭起，兩隻手兩條胳膊，加上一片頭蓋骨及頭髮飛了出去。

百里光一看來人既不像米家的年輕人，却像是衝着他們來的，竹杖狂掃着，道：「是那條線上的朋友？窮家幫百里光在此……」

那知他不提名道姓還好，剛報出名來，鍊刀呼嘯飛到，竹杖一擋想使鍊刀纏在竹杖上。那知對方火候純，鍊刀一抖彈回，却以鍊刀長鍊末端的把手，掄砸在黃鼎文的臉上，立刻鼻青眼腫。

這辰光，由於米倉發現來人是友非敵，打疊精神，勇不可當，差點一掌掃中百里光，鍊刀就在這檔口瀉到。「刷」地一聲，老賊的衣衫背後幾被切開兩尺多，背上至少有一尺多長的血口子，米倉道：「老龜羔子，這辰

光你是進退爲難，就此挾着尾巴走吧！等於是抱着香爐打噴嚏——一臉灰！硬着頭皮蠻幹吧！眼看你的龜子龜孫一個個地倒下，這又叫着黃鼠狼看雞——越看越稀。百里老賊，你要是把大褂疊起來，來一次集體求饒的話……」

米倉說俏皮話可沒閒着，而來人的鍊刀在一片竹杖中，並不是佔便宜的兵刃，只可惜這些人都昏了頭，被對方的氣勢所懾，好像鬥志全失，認定已不可爲似的，所以慘呼聲此起彼落。

其實以米倉和這怪客的身手來說，百里光這邊穩紮穩打，建立信心，畢竟也是一些長老及堂、香主人物。應能略佔上風才對。而在此時，忽聞米順在百十丈外吆呼着：「爹，順兒和妹妹來了……」

百里光突然猛搖竹杖，這是暗號，首先疾退三丈，挾起兩具屍體向相反方向林中飛掠。接着是二長老、堂主等，把死、傷者全部帶走。

米順和米秀英要去追，被米倉攔住，他喘着道：「你們兩個龜羔子到那裡涼快去哩？嘿嘿！要不是這位女士……你老爹恐怕已經被那些王八羔子擺平哩！」

米順道：「老爹，我們也沒輕鬆，半路上殺出十來口子，雖是便裝，也知道是吃百家飯的一些嘍囉，儘管不是一些出色貨，總要折騰一陣子吧？」

米秀英打量老爹，道：「哥，快爲爹看看傷勢，不知道這位怎麼稱呼？是叫大嬸、大嫂還是大姐？」

蒙面女人道：「就叫我一聲大姐吧！」

米倉揮揮手，叫米順不必操心，道：「這位大妹子，我米倉這輩子沒欠誰一點情，今天晚上可要破例哩！要不是妳，就算兩個小龜羔子趕來，八成也是渾身血糊淋爛的了！沒得說的，就請到蝸居一敍如何？」

女蒙面人點點頭，四個人立刻離開了現場。

此刻，在另一所在，「飄二爺」住東廂，「狗蹦子」在西廂，遙相呼應，鼾聲大作。正屋外間的屈能伸似也睡了。內間的門輕輕地，一寸一寸地敞開，停了一會，才探出一個頭來。

不久，張盈盈已站在屈能伸的床前了。

不錯，這「豹子」了得，到此之後所向無敵，但是，此刻她可以一刀子捅死他，俗語說：老虎也有打盹兒的時候。然而，她還是希望別人殺死他而不須自己動手。

現在，她只想把那東西弄到手，而那兩張人皮就放在他的身上。這要特別技巧、小心才能取到而不驚醒他。

他是側卧的，右肘作枕，左手放在腰臀之間。外衣已脫，搜搜外衣，袋內沒有東西。然後再小心地搜查他的內上衣左邊的口袋。只要輕輕一摸就知道裡面未放東西。

這毫無疑問，那東西不是在右邊袋內，就是在他的腰上板帶之中。這種板帶既可作爲束腰帶用，也可作隨身的錢搭子或夾萬之用。

再輕輕撩起他的內衣，去摸板帶，可惜他的左手壓在板帶側面，要搜板帶要移開他的左臂。

她當然不敢動他的手，這種高手的反應機靈萬分，即使在睡夢中，稍有警覺，他的舉措就是雷霆萬鈞的。

最好是仰卧着睡，既可搜他的右邊口袋，也較易搜他腰上的板帶。等吧！反正人在睡覺時，總會不停變換姿勢的。

她坐在床前椅上，焦灼地望着他，「如果他不是殺父仇人怎麼辦？」這念頭不知想過多少次了。總希望這念頭戰勝一切，停止報仇行動，可是事實難以改變，殺人者不可能是別人。

不過這件事要是能當面問問毛錦秋，該能有點頭緒。床上發出輕響，屈能伸翻過來，仰面睡着。

她的心開始蹦跳，能否到手，全靠這一次了。她的手輕靈地伸入他的右邊口袋內，心跳手也不免抖動，這可是她長了這麼大，第一次作賊行竊。作賊或作其他壞事一樣，羞恥心必因次數的增加而遞減。

「『飄二爺』……你可別這麼說……盈盈無依無靠……懷疑一個涉嫌重大……而又一時提不出反證的人是殺父仇人……她有什麼不對？我們是沒殺人……但也不必太委屈，要慢慢開導她……嗨！盈盈……妳要是咬定是我……不聽忠告……妳必將後悔的……」

張盈盈本已嚇得失色，聽完之後，才長長而緩緩地吁了口氣，原來他在夢囈。「哼！要說不是你，那會是誰？」

她的手已伸入袋底，什麼也沒摸到。眞感失望，小心地伸出手，又撩開他的內衣，去翻他的板帶，這種板帶是極厚的帆布製成的。有好幾層夾層，它束在腰上，雖然睡覺時放鬆了些，要摸板帶內部却十分困難。但她深信，那東西必在板帶內。

他的呼吸均勻，胸腹有規律地起伏着，鋼鐵般的軀體，散發着男人獨有的氣味。她的心頭跳得不甚規則了。

看來板帶內一定放了不少東西，而這些東西當中，必有那兩張人皮，要是能把板帶取下來就好了。

她解開了板帶上的帶子，由於纏了三道，必須自他身下一點一點地抽出來，這樣要抽兩次，她臉上和手心都出了汗。現在，板帶眼看就要抽出來了；恐怕功敗垂成，又停了下來。

屈能伸似乎太倦了，睡得很沉，在她抽那板帶的帶子時，他曾動了幾下，但沒有醒來。現在，她下意識地打量這張渾厚、堅毅，而又帶些粗獷

美的臉，眞正懂事少女所喜歡的就是這種男人。一種典型的、有濃烈男人氣息的男人。

目光移動，心弦像驟然繃緊欲斷，由於板帶抽動而鬆脫，竟未注意他的內褲已脫落到小腹的下部，甚至不知爲什麼開始一種觸目令人窒息的律動。

這種生理上的自然律動，幾乎能使一個純潔的少女在猛然目擊下而暈倒，盈盈差點失聲，她雙手捂臉，不敢再看。

但她不能功敗垂成，抽下板帶，她幾乎不必細看就可以馬上離開這兒。於是她忐忑不安地放下雙手，目光窺避着那使人聯想到原始火種似的律動，再去抽那板帶。

板帶一點一點地離開他的腰部，她不免緊張、興奮，同時看看他那渾厚樸實的睡態，也不免有些歉疚。至少，把他當仇人，猜測的成份居多，而到目前爲止，他對她却是十分關切體貼的。

人在這種檔口所作的抉擇，大多是先作了再說，不能虎頭蛇尾。以免事後後悔，絕少有人想到萬一錯了，對方情何以堪？而盈盈却想到了這一點，只是時間寶貴，不能多想，只有一小段約三五寸長的板帶壓在他的身下，往外一抽，由於是最後一段，操之過急，用力稍大了些，屈能伸被弄醒，本能地抓住板帶一抽，盈盈往前一栽，一手已被扣住，整個身子覆在他的身上。

這陡然的變化，固然使她心驚膽裂，但身子覆上之後，最使她震驚和羞急的是那種律動部位的觸擊。

她結結實實地摑了他兩個大耳光。

似乎這兩個耳光已把他完全打醒，吶吶道：「盈盈……妳……妳怎麼啦？妳打我幹什麼？」

她已大力掙扎着站在床前，目蘊淚光，這也是有生以來最最可怕的經驗，但是這却不能怪對方，似這是無意間造成的尷尬局面。

她眞想說，不但打你，還想殺你哩。但她忿然道：「人……人家好心爲你蓋被子……你却毛手毛脚地拉人……你們男人有沒有一個好東西？」

他坐了起來，懵然道：「盈盈，眞不敢當，勞妳的駕爲我蓋被子，我還以爲有敵人摸進來了呢……」一低頭發現板帶鬆脫，甚至連內褲也快掉了，不由發窘，急忙把板帶紮上，道：「盈盈，睡得太沉，恕我無狀，絕不是有意的……只是臨睡前把板帶放鬆些，沒想到太鬆了竟脫落下來。盈盈，我沒有失態吧？」

她哼了一聲，借機下台到內間去了。當然，她的心還在跳，此刻她更加矛盾，該慶幸沒有到手，還是應該惋惜功敗垂成呢？

＊　＊　＊

米倉和毛錦秋談得十分投契。並非他們有緣，而是各懷鬼胎，都有藉重對方、利用對方意思。

米倉今夜險些被擊倒，體會到一頭猛虎遇上一羣餓狼，照樣吃癟。他感到自己太孤單了些，至於毛錦秋，她更狡猾，知道自己的處境，她出過賞格請窮家幫殺屈能伸，既未殺成，而且看樣子，窮家幫即使再次傾巢而出和屈、康二人肉搏，勝算仍然不大。

因而窮家幫下一步會幹什麼？任務未達成，入了袋的銀子又不想吐出來，那只有回過頭來向委託人下手，殺人滅口了。

在武林中，江湖上，除了少數正人君子、俠義之士外，大多數都是虛有其名，道義云乎哉。

米倉在主位上，毛錦秋佔客位，米順和米秀英作陪，老臭蟲端起杯子道：「毛大妹子，妳這兩手還眞不含糊，我米倉在武林中混了近四十年，還沒見過使鍊刀使出這等火候的，大妹子，我眞服哩！」

毛錦秋倒也實受，其實這話也非溢美之詞，武林中使鍊刀出了名的，怕是獨此一家別無分號，道：「米大哥，我這麼稱呼你是否太……」

米倉道：「好！那太好了！老夫有這麼一位嬌滴滴的大妹子，也是前世修來的福，妳肯這麼叫，老哥哥臉上十分光彩。」

毛錦秋道：「不瞞老哥哥說，武林中是是非非，有時你想息事寧人，置身事外都辦不到。」

米倉道：「是啊！武林中是個是非之地，只要進來了，再想出去，那就難了……」

這時米順插嘴道：「毛姑姑，妳和于得水本是夫妻，似乎如今已成陌路，這到底是爲了什麼？是他喜新厭舊呢？還是毛姑姑另結了新歡？這些日子來外面風言風語地，說是……」

米倉「叭」地一聲，用筷子敲了米順的前額一下，道：「小龜羔子！怎麼老是不開竅？既然知道外面流傳的是風言風語，還說它幹什麼？」

毛錦秋道：「老哥哥，年輕人口沒遮攔，不要緊的。于得水要我的兩張人皮，我當然要考慮，就把他得罪了，這是什麼夫妻？」

米倉附和著道：「就是這話，于得水那老小子很詐，本身玩藝兒有限，找了些墊底的，聽說也被大妹子妳給折騰光了！」

毛錦秋自負地笑笑，道：「不怕老哥哥說我發狂，那些貨色實在上不了大枱面。只有『天竺三仙』嘛？還能折騰兩下子。」

米秀英道：「毛姑姑，妳可知那兩張人皮到底在何人身上？」

毛錦秋道：「風傳東西已入了屈能伸之手了。」在她來說，完全是胡扯，其實旨在使屈能伸的敵對繼續增加，其實

她並不知道東西在何人身上。

米氏父子以爲，這女人雖狡詐，關於這件事，她却沒有藏私。米秀英道：「毛姑姑，我看妳就住在舍下吧！也好有個照應。」

毛錦秋笑笑道：「米小妹，眞謝謝妳這份誠意，我一個人獨來獨往慣了！不大喜歡熱鬧。米哥哥，我以爲你我合作可以做一番大事業，至少可除去一些面目可憎的人物。」

米倉撫掌贊成，道：「大妹子，這正合我意，俗語說：一掌獨拍，雖疾無聲。屈能伸雖厲害，要不是身邊有個『飄二』作幫手，那就遜色不少。而妳我一旦聯手，再加上犬子和小女，這股子實力，不是老夫誇大，武林中還找不出這種鋼鐵般的陣容。」

毛錦秋乾了酒，道：「米老哥，就這麼辦，趕明兒兒咱們再從長計議。一定要幹一件轟轟烈烈的事，老哥，我走了……」

米倉揚揚手，道：「毛大妹子，有件事兒我要向妳先打個招呼。張海川之女張盈盈，有求於老夫，將來不能成爲米家的媳婦，也可能成爲合伙人，一旦遇上了，請手下留情。」

毛錦秋瞄了米順一眼，道：「米老哥，你既然打過了招呼，妹子一旦遇上了，非但不會爲難她，還會護著她哪！這碼子事兒您儘管放心吧！」

＊　＊　＊

「飄二爺」一進門就嚷嚷著：「小屈……小屈，奶奶的！有件新鮮事兒，你一定很想知道……」

屈能伸道：「什麼事啊？」

「飄二爺」探進頭來道：「張大千金呢？還沒回來？」

屈能伸攤攤手，道：「上街走走，散心去了！」

「飄二爺」道：「你倒是很放心哪！是不是叫『狗蹦子』跟著照料點？」

屈能伸點點頭，道：「老康，設若你是我，像她一樣家破人亡，六親無靠，你的心境又會如何？她畢竟還是個大孩子。」

「飄二爺」道：「小屈，你大概喜歡她了，不過這個姑娘的確也不賴，算你的眼睛開了光。記得你過去說過，以前有位敵人之女和你有點交情……」

嘆口氣，他道：「事隔五六年了，一點消息也沒有，女人到了二十左右，怕不早就嫁人生仔了？」

「飄二爺」道：「萬一那位還在等你呢？」

屈能伸在床上雙手托著後腦，道：「老康，別淨說這些，你發現了什麼新鮮事兒呀？」

「飄二爺」道：「這個騷貨，眞是神通廣大，又和刁家扯上關係了。眞是他奶奶的吃四方啊！」

屈能伸不以爲奇，道：「這女人現在很孤，儘管她手底下眞有兩手，在這幾撥人的夾縫中可不大好混。找個靠山，也可以說找個可以利用的人物，到時候也不至於唱獨腳戲。」

「飄二爺」道：「俺發現刁順送她出門，還『毛姑姑長毛姑姑短』地，叫得他奶奶肉痲兮兮地！小屈，這個姓刁的一家三口，在這一帶挺叫得響，你可聽說過有這麼一號人物？」

微微搖頭，屈能伸道：「除了南七北六一十三省，還有邊陲大荒之地，到處都有能人好漢，咱們不認識的實在不足爲奇。」

「飄二爺」道：「小屈，還有一件更不平凡的事，本來俺不想說的，想想，俺不說又不妥。」

笑笑，屈能伸道：「你『飄二爺』這陣子怎麼又忸忸怩怩地像個大姑娘小媳婦哩？」

「飄二爺」猛摸著下巴，道：「小屈，你說張大千金小姐到刁家去幹什麼？」

微微一震，屈能伸道：「會不會是看花了眼哩？」

雙手猛張，「飄二爺」道：「俺他奶奶地又不是鬥鷄眼，大白天會看錯了人？何況這位張大千金有一種特殊風格，不論是一顰一笑，走路也好，站在那兒也好，反正從那個角度看，都是個人模子，俺會看走了眼？」

屈能伸道：「進去多久？」

「飄二爺」道：「誰知道？由於刁順的戒備挺嚴，俺不敢打草驚蛇，只好回來問問你。」

屈能伸道：「不是小胡在跟著張盈盈嗎？」

「飄二爺」嘆口氣，道：「那小子不論作什麼事，叫他往東，他絕不會往南。眞是雞巴打鼓——一個點兒。跟著跟著就把一個大活人跟丟了！」

屈能伸不出聲。

「飄二爺」道：「小屈，俺的話你老是當耳邊風，咱們在這兒出的風頭不小，有所謂：出多大的風頭，栽多大的觔斗。難免有人暗中算計咱們。至於張盈盈這個小女人，俺就看得出來，表面還敷衍著，背後不知在打什麼主意？要是不防著點，恐怕有一天觔斗栽大了萬刧不復。」

屈能伸仍不出聲，他要是個沒有警覺心的人，不知被人家宰過多少次了。可是盈盈救過他，怎麼想，總不會往最壞的地方去想。

對於刁家，他也沒有再進一步詳細詢問，反之，他的決定就完全不同了。總之，有時候誰都會犯疏忽的毛病。

這工夫「狗蹦子」回來了，「飄二爺」道：「胡冲，張姑娘呢？」

「狗蹦子」猛搔頭皮，道：「這……這……張姑娘她說……別他娘的像差弁一樣，老是在後面跟著……所以俺也就先回來哩……」

「飄二爺」道：「別看你這小子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說起謊來就像眞事兒一樣，臉不紅氣不喘，眞是這樣的嗎？」

「狗蹦子」不安地搓著手，道：「『飄二爺』您……既然看到了……還他娘的陰著耍俺，您這夠意思嗎？」

「飄二爺」道：「胡冲，跟人有很大的學問，像你那樣跟，就是一個老太婆也會被你跟丟了！」

狗蹦子道：「『飄二爺』，您一定看到張姑娘是怎麼甩掉俺的了？」

屈能伸道：「胡冲，盯人的確很難，遠了不成，太近又怕被人發現，不要說你，就是我們也常常把人給追丟了。至於她去了何處，不久便知……」

＊　＊　＊

夜很靜，所以些微聲音就驚醒了毛錦秋。她聽出是一個人，在黑暗的屋中道：「什麼人？」

來人道：「錦秋，是我，請開門，我是得水。」

最初感到意外，也笑他大膽，但立刻就不這麼想了，道：「噢！是于大財主，是什麼風把您給刮到這兒來哩？貴人不踏賤地呀！」

于得水以半央求的語氣道：「錦秋，好歹咱們也是夫妻一場，應該有個照應嘛！妳說，這辰光有人想殺我于得水滅口，我死之後，妳就能耳根清靜，過太平日子嗎？」

心中一動，的確，若非高手想宰他，于得水絕不會臉皮如此之厚來找她。這當然也是因爲她的身手了得，目前知道的人不少，她道：「得水，誰要殺你？」

于得水道：「窮家幫的人，而且快來了……」

毛錦秋道：「你不是和窮家幫好得像穿一條褲的嗎？怎麼又弄翻了呢？」

于得水道：「錦秋，這妳就是明知故問哩！我相信妳也花過錢委託窮家幫對付『豹子』，結果『豹子』還是豹子，窮家幫却弄得灰頭土臉，損了幾名大將，他們爲了不退那筆鉅款，醜事不會傳出去，只有宰掉委託的人。當然，也怕咱們把這事兒洩到『豹子』耳中。」

毛錦秋早已想到這一點，沒想到來得這麼快，前後看看聽聽，沒有什麼動靜，她也怕于得水另有企圖，正在猶豫，後院已有動靜。

自屋內暗處望出去，就可以看清來人，爲首二人，是黃鼎文和梁松，另有兩名堂主。這工夫前院也有了動靜，只見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穿著樸素，却不是窮家幫的衣衫，也不用竹杖，竟用點穴钁。道：「于得水，你是跟我走還是看中了這兒的風水？」

于得水倚在門上，而毛錦秋就在門內，她低聲道：「得水，這是什麼人？」

于得水半側身子，嘴對著門縫低聲道：「百里光的兒子百里長虹。錦秋，妳忍心見死不救嗎？」

毛錦秋道：「怎能證明你心中還有我？而不是賣豆芽的沒帶秤——臨時亂抓！」

一時情急，而金錢和生命來比，也就分出輕重了，他道：「錦秋，我的一切就是妳的，而且一直如此，今後也是如此，只要咱們同仇敵愾，即使不敵而亡，也就沒有怨尤了！」

毛錦秋道：「這個百里長虹的身手如何？」

于得水不敢說得太眞，怕她膽怯自己溜了，他道：「和長老的身手差不多。以妳的身手，加上我這配襯，應該能拾奪得了的。」

毛錦秋道：「一共有多少人？」

于得水道：「除了這小子，大約還有兩名長老和兩個堂主。」

「哎喲」一聲，門敞開，毛錦秋走了出來，打量這個年輕人，即使于得水沒說出他的身份，一看這外表，也就認出來了。正是百里光的模子出來的，道：「是窮家幫小幫主嗎？」

百里長虹淡然道：「正是，本幫要找的也正是兩位，想不到居然在一起候敎，眞是好極了！這叫著魚忌柳條——最怕上串。」

後院中的黃鼎文和梁松聽到了聲音，也都趕來，毛錦秋笑笑道：「黃長老居然還活著，沒有自絕謝罪啊！」

黃鼎文哼了一聲，面色陰沉而尷尬。

于得水現在就挺起來了，道：「百里小幫主，讓于某想不通的是雙方既有合作及金錢上的往來，而在下又未開罪貴幫，小幫主今夜之舉，師出有名嗎？」

冷冷一笑，百里長虹道：「莫須有！」

毛錦秋道：「這倒乾脆！也不必轉彎抹角找些纏夾。只不過，窮家幫這個吃百家飯的幫會，在武林中也不怎麼響亮，百里光那個老甲魚，只會瞎咋唬，不堪折騰，一旦出手就和一千部下打羣架，一看不妙，後腿支起來竄得比兔子還快。這不禁使人產生聯想，他的後輩又能展揚到那裡去呀？」

百里長虹陰著臉乾笑，道：「毛錦秋，妳對自己又知道多少？掂過沒有？」

毛錦秋作了個輕蔑的動作，道：「在你來此之前，你又把老娘列爲武林中的第幾流人物？」

百里長虹笑起來很可厭，有很多人往往是想以笑來表答善意或快意，而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百里長虹雖然並不想表現善意，却也不想展示他的惡意吧！道：「我聽說過妳很會藏拙裝蒜，所以也很想把妳列入第二流之中，但是實際上，恐怕接近第四流了！」

毛錦秋似乎不在乎這個，笑得花枝招展，趁機對于得水低聲道：「一旦動手，先把一些零碎除去，免得碍手碍脚地。」

于得水道：「放心！我會照妳的意思去做……」

毛錦秋道：「百里長虹，就挑明了說吧！你那寶貝老子要你帶人來各個除去，一來不必退還殺人報酬，二來也可以殺人滅口，對不對？」

百里長虹道：「毛錦秋，看樣子是以妳爲主，你們就不必磨蹭時間了！也不大可能有援兵自天而降的。」

于得水道：「貴幫的援兵却可能隨時到達吧……」這工夫鍊刀疾如電蛇射出，在百里長虹面前伸縮了三次。百里長虹的點穴蹶攪動著，一陣清越的金鐵交鳴之後，兩人各退了一步。

似乎誰是第幾流人物，雙方心裡都有了譜。

這工夫兩個堂主揮著刀劍撲向于得水，兩長老一來是要表示不屑以聯手羣毆方式對付于得水，另外也想瞻仰一下小幫主的絕活。所以暫時沒有動手，這正合于得水的心意。

他是個陰險的人物，在另一方面來說，他能伸能屈也成，很會裝熊，所以和毛錦秋是一個模子出來的貨色。機不可失，才第三招就是救命絕活。兩個堂主本以爲這個老雜碎只是長於歛財，一身銅臭，玩這個不是把手，這念頭可眞要命。

待于得水的腰刀遞出，在二人之間纏繞著不可捉摸的寒芒銀線時，兩個堂主想使拿手的絕招應付或暫避鋒芒，都已太遲了。

「噭——啊——」聲中，腰刀在一個堂主的背部挑起了斷折而戳出的肋骨，回刀更有力，劃開了另一個的小腹。

兩長老驚怒中撲上，他們實在不敢相信，姓于的也是裝壞扮傻的能手，三五招就擊倒了兩個堂主。這兩人招呼于得水，老小子就知道，貨色不同，份量自然更不同了。

毛錦秋也知道百里長虹的斤兩，正如百里長虹事先輕估了她一樣。點穴蹶並不能隨心所欲，想攻什麼穴就指向什麼穴，他也是第一次遇上用鍊刀的高手，非但鍊刀的刀伸縮不定，詭譎、虛幻，路子不易捉摸，另一頭的鍊把手是個小錘，也能當流星用，直砸橫掃，險詐而兇猛。

這種打法和勢道，眞不像個女人的作風。

此刻于得水已挨了一刀和一劍，但粱松的脚背上被砍了一腰刀，跛著脚搏殺，就減輕了于得水不少壓力。

毛錦秋忽然覺得百里長虹比他老子只高不低，以她的造詣來說，獨戰百里光尚且不及，對付這個青出於藍的年輕殺手，已感十分吃力了。

百里長虹道：「兩位長老，你們先吊著姓于的，只要別讓他破了網就成，估計我這邊再有二三十招就可以結束了……」

黃鼎文道：「小幫主，我們兩個還支持得住！」

百里長虹道：「毛錦秋，自絕比被殺要痛快些，當然傳出去也好聽些。現在我給妳這種選擇的機會……」

匹鍊閃爍幻實不定，「刷」地一聲，百里長虹的長衫大襟被劃裂了三五寸的口子，她道：「小子，老娘還沒有這份度量，却不想給你選擇的機會……」

百里長虹發出一聲陰澀的乾笑，陡然大轉側，却以小弧度移位變換角度，「叭叭」兩聲，點穴蹶敲在她的左乳上部及右肩上。毛錦秋更加清楚雙方的實力和斤兩了。衣破血出，痛得眼花耳鳴，甚至想嘔吐。

要是住在米家，今晚就不會有這危機，如果不盡快的溜，今夜能逃過這一劫，那眞要老天爺幫忙才行。

于得水邊打也邊觀察那邊，看出了毛錦秋也支持不久了。兩人只有利害關係，沒有絲毫情感，他也在核計如何能逃離這兒。

當毛錦秋又挨了一蹶，十分危急，馬步虛浮地退了兩三步時，百里長凌空下撲，眞像隱伏在樹上而下撲的猛獸。毛錦秋幾乎沒有信心能接下這一擊。

突然一陣衣袂兜風之聲凌空瀉到，在半空中的百里長虹側身向上一瞄，乍見一個人在他上面赤手向他抓來。

都是行家，一試便知斤兩，百里長虹知道自保要緊，急忙放棄這十拿九穩的一擊，斜飄一丈以外，道：「什麼人攪局？」

來人正是「天竺三仙」老大拉瑪，他抱拳道：「在下拉瑪，『天竺三仙』老大，不知百里小幫主爲何要下殺手，置他們於死地？」

百里長虹十分惱火，當然也聽說過「天竺三仙」老大的厲害，但行將得手而被破壞，不禁切齒，道：「『天竺三仙』又如何？中原無人，也輪不到你們這些番奴來耀武揚威呀！」

拉瑪道：「小幫主扯遠了，在下過去和于大俠和毛女士有過賓主之誼，今夜適逢其會，不能袖手不管……」

百里長虹也知道，一旦弄僵抓破了臉，自己這邊絕討不了好，他道：「這麼說，三位這樑子架定了是不？」

拉瑪苦笑著揮揮手，道：「百里少俠又誤會了！在下只想息事寧人……絕對無意惹事……百里少俠回去，請向幫主代爲致意……」

拉瑪爲人較爲平實，也可以說工於心計，給他台階才能下台。會做人與不會做人，就在這節骨眼上才能分得出來。百里長虹以爲，有對方這兩句話，面子十足，就此賣個面子，不算虎頭蛇尾。抱拳道：「看在拉瑪大俠面上，今夜的事，暫時不談，但由於本幫兩名堂主死在于得水和毛錦秋手中，這筆賬以後再算……」揮揮手，帶著部下離去。

于得水不停地抹汗喘氣，道：「多謝三位及時援手，這些日來，不知三位大俠住在何處？我想此時此刻，局

勢險惡，能住在一起集中力量，敵人必然不敢輕侮……」

毛錦秋也在吁吁猛喘，負傷數處，狠狽不堪地道：「如果三位願意合作，我倒可以引薦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大家開誠合作……」

拉瑪抱拳苦笑道：「百里少俠剛才稱敝兄弟爲番奴，看來吾輩在貴國還是保持中立爲妙，兩位的善意，敝兄弟心領了！」

毛錦秋正色道：「拉瑪大俠，你是聰明人，應該看出這局面，沒有人能保持中立，『豹子』和『飄二爺』已成了氣候，相信三位已親身經歷過。窮家幫人多勢衆，動不動就是二三十個一齊上，當然不好惹；如今又多了個小幫主，自又如虎添翼。至於另外一撥人，諒三位也有耳聞，應該是這三撥人中的奇兵，三位如願識荊，我來引介……」

拉瑪道：「毛女士，好意心領，在下兄弟域外之人，不想淌這渾水，只想勸二位勿再惹事生非。而且倚靠別人，終非久計，挑撥離間，也許可逞一時之快，打擊別人，最後被揭穿而遭唾棄。在下言盡於此，二位請三思……」

說完揮揮手，消失在屋面上。

停了一會，于得水才道：「錦秋，這三個天竺黑鬼不知好歹，算哩！咱們也盡快離開這兒吧！」

毛錦秋可不死心，她以爲人皮可能在「天竺三仙」身上，大概得了手要遠去華山毛女峯找那東西，立刻招呼于得水去追。

其實追出不遠，就發現三仙不疾不徐地在街上走着，已近四更了吧？街上已沒有幾片葉子，在夜風中顫抖。一彎下弦寒月在樹枝隙縫中晃動着。

在十字路口處，三仙已右轉，但不久自左邊街上轉出一人，毛錦秋眼尖看出是張盈盈，她的念頭閃電飛轉，對于得水低聲道：「你小心地綴着三位，盡快把他們的行踪告訴我，我會在米家等你。」

于得水道：「錦秋，妳要幹什麼？」

吸吸嘴指指，低聲道：「我要和這個小騷貨聊聊。」

于得水茫然道：「和她聊聊比追踪三位重要嗎？」

毛錦秋聳聳肩，道：「至少，我並不以爲和她聊聊不比追踪三位重要……」

于得水離去，毛錦秋追上了張盈盈。她現在很矛盾，父仇和另一種情感正在她的心中力搏。乍見毛錦秋甜着臉追了上來，不能不暗暗戒備。

「盈盈小姐，這麼晚了一個人在街上晃盪，也不怕遇上壞人嗎？」

張盈盈道：「到處都是人，好人或壞人怎麼分別？」

毛錦秋笑笑道：「盈盈，看妳這落寞的樣子，是什麼人惹妳生氣哩？」立刻又似猛想起來似地，道：「你看我這個人有多糊塗，記性不好，忘性可不差。令尊去世，我不舒服，整整三天不吃不睡，尤其爲妳躭心，一個女孩子家，沒有個親人倚靠，這可怎麼得了嗎……」

嘆口氣，盈盈道：「毛阿姨這麼晚了不也在街上晃盪？妳又是爲了什麼？」

毛錦秋道：「別提了！不久前遇上了窮家帮的人，要不是有人在危急的檔口援手，我的天！八成咱們就見不到面了……」眼淚汪汪地，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

張盈盈看看她，果然身上掛了幾處彩，道：「毛阿姨，妳一個女流之輩，還不快走，在這是非之地逗留什麼呀？」

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盈盈，妳爹不瞭解阿姨，妳，當然也會受其影響，好歹我和妳爹昔年好過，一個女人總不會忘記她的第一個男人，妳爹去了，而且是被那狠心賊害死的，我能就這麼一走了之？」

張盈盈茫然地，顯然有點不大相信，道：「怎麼？阿姨要留下來找那害死我父親的人？」

毛錦秋忽然捂臉長嘆，道：「天哪！到現在盈盈妳還不相信『豹先生』就是殺海川的兇手？我的天！妳到底在想什麼？嗯！妳有什麼新的發現？證明兇手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

幽幽地，她道：「阿姨，我本來以爲他不可能，可是想來想去，不是他又是誰？尤其那殺人的兇器在屍身上所留下來的痕跡和創口……」

她握着拳，低嘶著道：「我也希望不是他，可是誰能推翻他殺人的動機？誰能認定他在現場的只是巧合？誰又能指出，還有什麼人用蝎尾鞭也同時用彎匕？盈盈，我……我簡直不知道該說什麼，事到如今，妳居然還以爲兇手另有其人……」

張盈盈猶豫的心情立即澄明而堅定下來，道：「阿姨，妳的話無疑是晨鐘暮鼓，啓我茅塞……」

毛錦秋却冷冷地道：「盈盈，由於我改嫁了于得水，造成了不佳的風評，但話又說回來了，還不是妳爹從中撮合的。所以過去妳對我不諒解，我也不便讓人家以爲我在丑表功、套近乎。嗨！盈盈，我不想多說，不過我可以指妳一條明路，如有難題，可去找米老爺，他是這亂世中的君子，施恩不望報。不似『豹子』他們，可能表面大方，却陰著動妳的念頭。」

張盈盈却以爲，米老爺也不是個施恩不望報的人，但是，如果施恩而略收報償，總比明著拒報，陰著需索更大報酬的人好些吧？

毛錦秋道：「盈盈，妳涉世未深，最容易被花言巧語所惑，有些人是老江湖，表裡不一，如果眞的喜歡妳，

以妳爹在那人皮事件的過錯來說，他是該放他一馬的。所以古人說：施恩者，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則斗粟可當萬鍾之報；利物者，計已之施，責人之報雖不鎰難成一文之功。」

張盈盈今夜才知道，毛錦秋不是個鄉婦愚婦，她胸有坵壑，頗有點墨水。道：「阿姨，妳也認識米老爺？」

喟然地唏噓一陣，道：「為人處世，不認識這個人怎麼成？盈盈，去找米老爺眞是找對了人哩！」

張盈盈道：「我也知道米老爺的人不錯，阿姨，妳現在要到米老爺那兒去？」

毛錦秋道：「正是，妳要去，咱們就一道走。」

* * *

張盈盈嘆口氣，道：「毛阿姨，我還有事，過兩天我會去的。」

毛錦秋道：「盈盈，妳現在住那裡？」

她幽幽地道：「和屈能伸他們住在一起……」

毛錦秋「噢噢」兩聲道：「盈盈，小心點！回去可別說遇上了我。」

張盈盈道：「不會的，毛阿姨……」

* * *

「狗蹦子」像一頭山豬衝過來，道：「屈大爺，『天竺三仙』求見。」

屈能伸和康莊在飲酒，兩人互視一眼，屈能伸道：「快請進來。」

「飄二爺」道：「小屈，眞邪門！我對這三仙就是摸不透。奶奶的！你呢！」

他輕輕揮手阻止他說話，並示意出迎。這工夫「天竺三仙」已到了院中，屈能伸上前抱拳為禮，道：「天天盼，天天巴望，三位眞是姍姍來遲，快些進來。小胡，快去買酒……」

進屋雙方客氣一番後，「飄二爺」忍不住道：「三仙在于得水身邊，卓獨不羣，在下和小屈心儀已久，尤其對三位把既得的兩張紋身人皮交胡冲轉交小屈，俺不但心折，簡直是敬佩萬分！」

拉瑪道：「實不相瞞，在下兄弟三人來自天竺，實與那兩張人皮有關。說得明確點，和天竺來到貴國的那位大師有密切關係。」

屈、康二人不禁肅然起敬，他們對昔日屈能伸的師兄白雲和尚與天竺來的高僧伽魯大師的交遊及往還，並不太清楚。所以「天竺三仙」談起往事，他們既感興趣，又感肩任重大。

屈能伸道：「原來如此，既有這種淵源，三位協助胡冲，交出人皮，也就不足為奇了。可否請拉瑪大俠談談昔年伽魯大師來敝國後的一切？」

拉瑪道：「伽魯大師是南天竺的有道佛門弟子，那時已六十多歲將近七十了。乃是達摩之師『般若多羅』的九代孫。在當時，因修持有素，已獲得如：『天眼』、『天耳』、『神足』、『他心』、『宿命』……等六大神通。他來貴國，是實地調查達摩大師在貴國闡揚佛教的成果如何？但不久即斷了音訊，後來傳說已在貴國涅槃了……」

兩人一聽，「天竺三仙」居然和伽魯大師有淵源，屈能伸道：「不知三位和伽魯大師又是什麼淵源？」

拉瑪神色一肅，道：「伽魯大師乃我兄弟三人的師祖叔，在下三人奉家師之命到貴國來，務要弄清師祖叔為何才六十餘就涅槃了？我三人非佛門子弟，素知佛門中人不貪圖年壽，多在七十與八十之間坐化或涅槃。而師祖叔六十餘就涅槃，不合常軌。」

屈能伸道：「拉瑪大俠，這我就不明白，既然伽魯大師隻身來到敝國，不久涅槃，遠在貴國的人如何能知道？」

拉瑪道：「師祖叔來到貴國，師祖伯及師祖還都在世，他們都通六大能力『神通』，只要具有『他心通』，即知師祖叔在貴國所發生事故的概略，但是，他的『他心通』境界畢竟不能像鏡子一樣那麼清楚。尤其是尚在天竺國的家師祖及師祖伯的造詣，尚遜師祖叔一籌有餘。」

「飄二爺」道：「依二位所知，伽魯大師到了本國的情況如何呢？」

拉瑪道：「師祖叔結識了一位貴國的佛門弟子，法名白雲，他酷愛武功，矢志以武技輔助行道，他認為這修行殊途同歸，伽魯大師告訴他，那種方式是見小失大，捨本逐末，但白雲大師頗固執，認定苦修救世以求解脫之法無效，似乎對天竺『數論派』教祖迦毗羅仙所倡之『神我自性對立說』之偏頗有心得，伽魯大師為了成全白雲大師，決提早涅槃，在骨灰中留下以舍利子煉成的金丹十顆相贈……」

事情是這樣的，倒是出乎意料，「飄二爺」道：「傳說舍利子烈火都燒不燬，又怎能煉成金丹？這俺就不明白，舍利子為修道者體內的精華，煉成金丹的舍利子是伽魯大師的還是別人的？要是他自己的，在他未涅槃之前就能取出來嗎？人的身上有多少舍利子？顆粒有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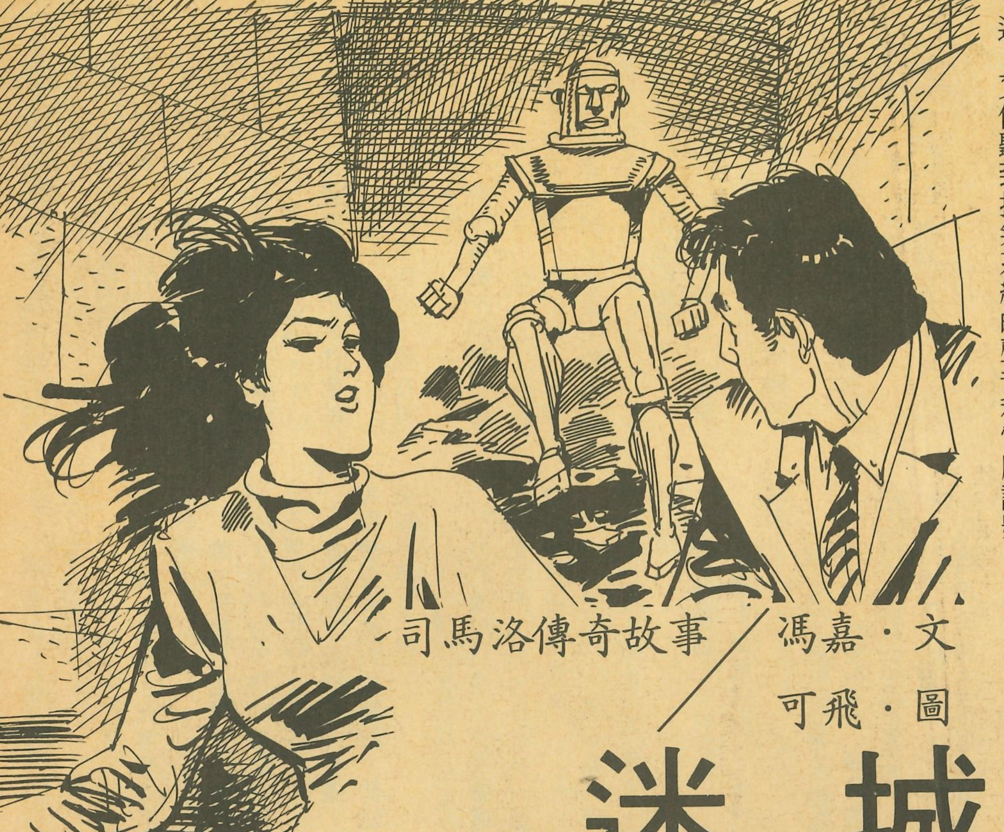
拉瑪道：「在下也並非佛門中人，所知有限，但就在下所知，達摩火化後體內舍利子約一斗，最大的如兒拳。一般修行者最大的約珍珠大小，約數十粒。至於伽魯大師的舍利子，諒是生前取出的，以他老人家的修為，取自己體內舍利而煉丹，應該不難。」

屈能伸道：「這麼說，三位也算是自己人了。關於人皮之事，在下也該略作說明……」

拉瑪肅然道：「屈大俠不說，在下也略知一二。」

「飄二爺」道：「那就請拉瑪大俠說說看與事實是否相相符？」

（未完・八）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可飛・圖

迷城

找回失踪的人　外星移民殘址

上文提要：司馬洛將派來的兩個殺手打傷，對他們說：假如想找回那兩個人，不要在李秀媚身上浪費時間，因為我們也想找那兩個人都找不到……放走兩個殺手回去，跟着又發現了機械人，跟踪來到一處似幻象的海市蜃樓石窟，見到卡羅士和高察克在內，二人不能進去，開槍射向牆上也無迴响，二人無法想通它的構造，又似聽到抽氣系統的聲音和電腦訊號……

「這是你冥想想出來的？」司馬洛說。

「別忘記，」她說：「我對電腦很有研究。而電腦是高科技，也許他們更發達，但相信還是需要用的。言語不能溝通，電腦卻可以。最重要的是這聲音，我們卻忽略了！」

「這個……」司馬洛說：「去找那部電腦吧！」

「這邊！」她說着指指一個門口。

「那裡面沒有可走的地方。」司馬洛說。

「我相信這一次又會不同。」她說。

「唔，卡羅士和高察克在這裡那麼久，也不能夠溝通。」

「他們是研究的標本，在這方面他們是文盲。」

「這也是一個理由。」她說。

「他們把屍體拿回去，也是作研究用。」

「沒有錯。」

「他們把溫碧霞捉來，也許亦是研究。她不會是自己潛進來的，我看這個地方不大可能有人潛入。」

「是的。」她說。

「但是五十年之前，基雲博士也是如此給捉來了，」司馬洛說：「基雲博士也是一個聰明的人，他是一個可以和他們溝通的人，但是他卻給他們弄到進入了冬眠狀態。基雲博士並沒有老，証明他在這裡已經給保存了五十年。我恐怕，我們溝通完畢之後，又是相同命運！」

「這卻不一定！」李秀媚說：「別忘記，這五十年間，我們的科學已經發達了很多。」

「是呀！」司馬洛說：「不過，五十年，在他們來說，不算得是什麼呢！」

「這中間卻有很大分別。」李秀媚說：「五十年之前還沒有電腦，現在則是有，而且用途很大。也許比較起來，我們的電腦並不是很發達，但是，這是有與沒有之間分別，這是很重要的。基雲博士對電腦是會有一些概念，但是給他他也不會用。」

「唔！」司馬洛說：「這是很有道理的。」

「至於你的朋友溫碧霞……」李秀媚說：「我不知道她是怎樣的人，但她能夠逃出去，也能夠偷了一艘對方的太空船逃出，她的進入冬眠狀態，又與基雲博士不同，她是在那個『蛋』的裡面受到保護。」

「唔！」司馬洛說：「他們的太空船，被你見到了一次，溫碧霞她又駕走一艘，究竟還有多少呢？」

「我們還未有機會看見全部，」李秀媚說：「這是仍不能肯定的。我們去看看。」

「很好！」司馬洛說：「我也不肯走了，我總之是要去碰一碰的。」

於是他們就向那個門口走去。那是李秀媚所選擇的門口。這裡面的隧

道，他們是已經去過的，但是他們還是再去一次。

果然，這一次給李秀媚講中了。

他們進去就不再是前無去路了。

這一次，他們一直走進了一座非常大的石窟中。

這石窟大如一座飛機庫。裡面有許多儀器，也是電腦之類的儀器。

但是這中間最吸引他們的注意的就是那機械人。

那機械人仍是那麼巨大，現在可能是「睡着」了。

它的身上，許多各種不同顏色的燈在亮着。

它雖然沒有眼睛，也不動，但是機械人的眼睛是電眼，它是可能正在看着他們他們也不知道。

司馬洛說：「現在是幻象嗎？」

「應該不是了，」李秀媚說：「也許它就是眞身。」

「但是對方仍是給我們一個機械人。」他說。

「是呀！」她說：「但是也許祇有機械人呢？」

「祇有機械人？」司馬洛說。

「我是這樣看法，」她說：「電腦是可靠的，但是卻不如人腦靈活，他們不能用電腦與基雲博士溝通，卻應該可以用腦子與之溝通。」

「心靈溝通？」司馬洛說。

「在原則上，腦電波也是可以利用的。」她說。

「那麼說，他們來的祇是機械人？」司馬洛說。

「也許不是，」她說：「不然就不必有那個蛋。但是，先看看能不能與機械人溝通。」

她向機械人走過去，司馬洛亦走過去。他們並不作什麼防範的企圖，反正情形是受對方控制了。

他們到了機械人的身邊，打算細細檢驗這機械人的時候，前面一張石桌卻忽然發光起來。

又是一種難以形容的顏色。

他們看着石桌，都相信這石桌的發光是有原因的，也許是一種啓示，他們都伸出手去摸摸。

一摸就變了。這石桌的表面忽然變成了透明，原來並不是桌，而是一座石棺。

裏面有幾副小小的骸骨。

「兒童！」司馬洛說：「他們把兒童捉來……」

「這不是我們的兒童！」她說。

他隨即也看出了，頭骨的形狀有些不同，骨骼的組織也是的。

「是猴子？」他說。

「這樣的猴子我也未見過。」她說。

她似乎對這事頗有研究，司馬洛也是知道一些的，但不是專家，他祇是細看才看出了不是人類的骨頭，卻不能肯定世界上有沒有這種猴子，尤其祇是剩下了骨頭。她卻顯然能分辨。

她小心地伸手進去要摸，但手伸不進去。

石棺的開口地方有一層透明而看不見的東西擋住了她的手。

「這就是他們！」她說：「他們都死了！」

「孩子？」司馬洛說。

「祇是比我們矮小，」她說：「不一定等於是孩子！死掉了，祇剩下機械人：機械人可以無限期地玩下去。」

「死了——屍體卻不能保存？那兩個殺手的屍體他們也能夠保存着。」

「那兩個是地球上的人，這些不是，」她說：「也許結構不同，就不能夠保存了。」

「死掉？以他們的科技之發達？」

「科技與醫療不同，」她說：「尤其是到了另一個星球。假設這裏的天氣和細菌都是他們受不住的，他們就很快死亡和腐化掉。有些細菌是他們不知道存在的，他們還未有辦法抵抗之前就已死去了。」

「很有這可能，」司馬洛說：「我們人類登上月球，也是最担心這件事情，所以回來也要隔離徹底消毒檢疫過；萬一帶回來地球上沒有的細菌，就會引起疫病大災難，可能未研究出治法之前，人就已死光了。」

「很可能是如此，」她說：「也許他們來了已不祇五十年，來了多久，難以估計。」

「讓我們看，就是要讓我們知道已經死光了，」司馬洛說：「祇剩下機械人！」

「應該是如此。」她說。

她這樣說着時，石棺的表面又再變回不透明了。

似乎這是表示他們的推測是對的。

他們再去看其他的東西。

那些死去了的「他們」，原來的樣子是如何的就不知道了，但看骨骼的形狀，則是大致與人類相同，也許是差不多而矮小得多的。

這些石桌上有許多儀器，多數都是藏在石頭之內，似乎乃是就地取材而製造的，亦有些是某種金屬，亦有玻璃的試管。

這個司馬洛也懂得看。他說：「似乎這裏乃是一個做醫學實驗的地方。」

「是呀，」她說：「是研究微生物之類的設備。我看，來的生物是死掉了，這機械人留在這裏研究，看看如何可以抵禦地球上的細菌。」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

「肯定是的。」她說。

「你怎麼這樣快就能肯定？」司馬洛說。

「電腦言語告訴我的。」她說。

「你已經能與他們溝通了？」司馬洛說。

「初步，」她說：「那聲音，我們每猜一次就改變一下。那是評語，每改

變一次都是相同的改變。這即是說『對了！』或是『不對！』應該是說『對了！』假如認爲不對，可以不必作什麼表示。」

「但是電腦呢？」

「這機械人本身不就是一副巨大的電腦了嗎？」她說。

司馬洛看看機械人，她則是走到它的身邊去，團團轉地檢驗着。

「沒有按鈕，」她說：「也沒有接口！」

「他們有他們的方法打開來，」司馬洛說：「而這是我們做不到的事。」

「讓我看……假如我沒有看過綫路和結構，我就很難與之聯絡……」

她在機械人的身上摸來摸去，祇是那些燈在閃着，卻找不到什麼按鈕之類。

後來，司馬洛說：「我們的科技並不是那麼高的，我們卻不能把它拆開——不想把它拆開。」

這時機械人就動了。

祇是身上一個地方在動，一塊金屬板升了上去就露出了一個方洞，那裏面就有許多鍵，一如人們用的電腦，但是那些鍵特別小。這就是配合那些特別小的來者。

「讓我看，」李秀媚說：「現在應該小心些了！」

她從頭髮上拔下一隻髮夾。

那些鍵太小，她的手指不方便按，用髮夾去按則是方便得多。

「不需要開啓的密碼嗎？」司馬洛問。

「密碼是最難找的，」她說：「不過現在它是自己打開，就用不着我們找了。」

她用髮夾按下去，就發出音樂似的聲音。忽然，他們就明白聲音都是來自這機械人的，一按之後，那些機械運作似的聲音就沒有了。

「沒有一個螢光幕！」司馬洛說。

「應該是用聲音，不是用視覺。」

「那怎麼聽得懂？」他說。

「你不要問！」她說。

她按按又聽聽，聽聽又按按，按和聽了好久，然後才停了下來，轉向司馬洛，說道：「我看我現在已經明白，我已經摸到了竅門了。」

司馬洛說：「它講些什麼呢？」

「它是相當被動的，」李秀媚說：「我要問它問題，它沒有問我問題。」

「問吧！」司馬洛說：「我們有那麼多疑問。」

「你想先問什麼呢？」李秀媚說：「我們就是有太多疑問。」

「問它怎樣可以把溫碧霞弄醒，以及發生了什麼，還有，還有……」

「一步一步！」李秀媚說：「電腦仍然是電腦，機械人仍然是機械人，你假如不是逐步，它就不會選擇。」

「那麼……」司馬洛說。

「問它究竟發生了什麼！」李秀媚說：「這似乎是最適合了，這個問題很廣，也包括了一切。」

司馬洛說：「對了，你問。但是你告訴我！」

李秀媚又去按那些鍵，她一面說：「我其實並不是學得那麼快，它是有幫助我的。」

她按了很簡單的幾下，因爲這問題問得很簡單的，祇是回答起來就甚爲複雜。

司馬洛也預算回答他的是聲音，但是卻並不是如此。

他們看見這巨大地窟的一邊牆壁忽然移開了，露出來了其內一個更大的洞窟，大到簡直可以作爲一座地底的飛機場。

那另一邊的盡頭則是海灘。

看不見天空。

這乃是地底的海礁，這個洞的其他部份都是高過海面的，這裡的地面則是與其他地方的海面高度相同，因此海水就也不會湧上來了。

司馬洛立即就明白，這個地方就是用以停放那些奇異的飛行水母的，那些東西可以潛入水中，通過水底從外間的海面升出去，如此就不會經過邊境，亦沒有雷達測出它們的來去了。

司馬洛目前則沒有看見有那些飛行水母在着。

跟着，這裡的形勢又有了些變化。

不再是那麼整齊，而變成凹凹凸凸的。

「五千年前？」他說。

並沒有聲音告訴他，他祇是自然能感覺到，這些幻象告知他們，就能給他一些附帶的解釋。

這即是說事情是開始在五千年之前。

五千年前，這裡就已經有一系列的巨大海底山洞存在，就是這樣的。

五千年前，人類的科學還是幾乎不存在的時候。

然後又如何呢？

他看見那海灘的景忽然變了，變成了是在外面，海面上的夜空。似是巨大的螢幕放出影象來，遮住了那大洞窟對海的一邊的壁。

司馬洛看得目瞪口呆。

李秀媚說：「這個我們也是初步能做到的，立體的影象！」

不過做不到那麼大規模。

目前的人仍是可以做到用激光把影象射出來，似乎眞的現在面前，但是伸手去摸又摸不到，而且是透明的。

眼前這麼大的景，則是電視仍未能做到，未有這麼大的螢幕，亦未能如此細緻清楚。

並且沒有旁白及字幕，腦中亦自然能夠明白。

跟着他們就看到有一個飛行水母從空中落下，潛入了水中，通過水底，找到了水底的水道，由水道升上了

這石窟之內。

首先就是這機械人從打開了的門下來。

它作了一番探測，然後就是幾個小人下來。他們也是像機械人，由於全身都有衣服保護，連頭部都有，並沒有透明，他們的動作靈活，才看出不是機械人。

他們就是從天外到這裡來的。

他們不必透明，也能望出外面。

這是另一種設備。

司馬洛與李秀媚一面看，心中就一面自然明白了。

這幾個小人非常小心，在這裡拿取各物分析研究，不用特殊的儀器窺探，可以探到外面是一片荒涼，有些古代的城市。

這些人在這裡一星期之後，就認爲是安全的，便把保護的衣服脫下來。

他們的外貌非常難看，有些像蜥蜴或蛇，身上有青色的鱗片。當然，難看與好看是甚難下標準的，他們是這樣，他們看人，就會覺得人的皮膚光滑是難看了。

他們在三天之內就把這裡開鑿好了。他們有特殊的儀器，亦有機械人之助，那些堅硬的岩石對他們就有如是豆腐，切開毫無困難。

然後他們就升上地面。

祇是就這樣升上去，岩石有如不存在。

他們升上去了之後就遇到了一羣相當原始的人，這些人用石頭及茅向他們襲擊，看來乃是當他們是可食的獵物。這些襲擊對他們自然毫無傷害，他們發出一陣閃光，那些原始人就一時什麼都看不見，他們把其中一個帶回來了，帶到地洞之中，研究觀察一番。

之後，他們又把那人放走了。

但是跟着，情形就不妙。

這些天外來者開始不舒服，生病起[illegible]

他們自己企圖治療，却治不好，就一一死去了。

而且他們的身體也很快就腐化。

那是感染到外間的細菌，而這是他們不能夠抵抗的。

他們祇剩下了機械人。

機械人是不會病的。

這機械人的能源是來自地心吸力，即使它停電，它亦是有重量，重量就能給它能源。

機械人把這些人的遺骨放入了石棺之中，之後就開始研究如何抵抗細菌。

雖然以他們科技之高，却偏偏研究不出抵抗之法。也許這不是他們的體質所能辦到的，一如人如沒有保護，就不能泡進沸水中去生存。

機械人竟然如此研究了幾千年。外面人類一面進步和發達，機械人間中亦會出去觀察，把一個人及一些東西拿回來研究，人總是放回去。

它一直都是在研究，人是一個一個換掉，越來越現代化。它是希望能研究出一個方法，使那些死者繼後而來的人能夠免疫。

它却不成功。

爲什麼它要這樣做呢？那是因爲那些人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可以移民的星球，地球似乎是一個很理想的地方，但是却有這細菌的問題不能克服。

它本來有一個方法，就是把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毀滅掉，如此就連所有的細菌亦不能生存了，但是事情却並不是如此的，它不要這樣做，祇是要保存一切，而在這裡找一個安居之所。以他們的科技，他們可以不與地球上的人衝突。

在一千年之前，它已經停止了向它的母星發出報告。

因爲母星已經毀滅了。

那毀滅的情形亦顯示了出來。

司馬洛說：「所以他們需要找一個移民的地方，老家已不存在，即使以他們的科技，亦是不能制止一個星球的毀滅，祇是能夠逃走。」

「那是BT9！」李秀媚說。

「什麼是BT9？」司馬洛問。

他祇知道這是一些星的編號。有許多星是沒有名稱的，天文學家祇是給予一個編號，司馬洛對這些事情沒有深入研究，所以他也不能一下子就說出以及辨認哪一顆星。李秀媚却有研究。

那幻象亦應李秀媚的話而把一個星空圖顯現出來，就像他們此時抬看天上的星似的。

李秀媚一指，說：「那顆，比較亮的！」

「未毀滅之前？」司馬洛說。

「現在看見的。」她說：「我們還未知道它已經毀滅了！」

「哦！」司馬洛說：「太遠了！」

那些星都是在非常之遠，距離是以百萬光年計，光年就是光行一年的距離。假如一顆星是在一百萬光年之外，那現時所看到的，乃是它在一百萬光年之前發出的光，假如它是正正在一百萬光年之外，那麼它在一千光年之前毀滅，地球上的人亦是要在九百九十九萬九千光年之後才能夠看到。現在看，仍是存在的。

那亦即是說，這些來者的飛行工具是已經克服了速度的問題，能夠以遠超光速的速度飛行，否則的話，它就不能在五千年前來到。即使它能以光速飛行，還是要在一百萬年以後才能夠來到。

司馬洛說：「他們……還是要來！」

這個則不是由李秀媚回答，而是由意念回答。

那些人由於早知道他們的星球會毀滅，因此就紛紛逃出，向各方逃去，找尋新的殖民地，其中一艘飛行水母就是飛到了地球上來。

這機械人多年來做研究，乃是爲了其他的逃亡者，假如能夠生活在這裡，他們就會來。

一千年之前，它的母星毀滅了，它就不再報告，它祇是改爲向其他散在各方的逃亡者報告。

它有它的一種特殊方法，也是遠比無綫電波快的，假如要靠無綫電波，那可太慢了，一來一回都要萬千年時間，沒有什麼實際用途。

這種聯絡的方式是他們不明白的，祇是意念告訴他們而已。

其他的逃亡者如何呢？他們却沒有向機械人報告，就是因爲它是機械人，不需要向它報告，他們祇是收到了它的報告而已。

這多年來，人類一面科學發達就一面對這個秘密的地窟也有了威脅。

首先就來了基雲博士。他在五十年之前到了這附近來。他是對這種事情很感興趣的，而他考究過一些傳說，由於歷來都有人在這裏給機械人捉去了，又放出來。這些人被捉去了之後並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說出來，亦是沒有人相信，但是却有了綫索。歷年積起來，就有了許多傳說。

傳說是多數不足信的，但是却可以用邏輯去分析。基雲博士就是用邏輯去分析此事，他不敢相信這些傳說，祇是分析事實，事實就是這些傳說全部是來自這個地方，他就到這個地方來研究，總是不肯離開。

他也被那機械人捉來作爲研究的對象。

後來，基雲博士的研究越來越接近，機械人就把他捉了進來。

基雲博士這個人進來了，就不能夠出去了。因爲他是一個超卓的科學家，放他走，他還會再來，還是會對這個地窟有威脅。他甚至還可以帶人到這裏來研究。

這些來客是沒有殺人的習慣的，本來把基雲博士殺掉就可以解決問題，但他們是不想殺人的，所以機械人就要將基雲博士藏起來，讓他靜止而活着。

基雲博士就是如此給收藏了五十年。

他一直都是給放在那飛行水母上。

這之後又來了另一個人，他就是「宇宙之光」的發起人基瑾博士。基瑾博士在幾年之前失踪了，他就使人相信會有天外來客降臨拯救世人的人。他的失踪祇是加强了那些「信徒」們的信念，使他們更相信，認爲基瑾博士是先給救去了，那麼，基瑾博士就會把天外來客帶回來，把信徒救走。

基瑾博士實在也是與基雲博士一樣，根據多年累積的傳說而推算出這個地方是有些特別的，他祇是不說出來。基瑾博士是有一種領導的野心，他知道假如把他的研究所得說出來，他就可能失去他的領袖的地位，所以他就祇是以預言家的身份出現。他是也相信拯救的事的，但是他這祇是一種推測與一廂情願的信念，他是錯了。

由於基瑾博士知道這個地方有些特殊，就經常在這裏進行研究，以及舉行集會。他比幾十年前的基雲博士更加令那機械人感到困擾，尤其是他的集會。他領來了那麼多人。

機械人的分析又並不是那麼理性，它認爲假如把基瑾博士捉起來，就可以除去這些困擾。

於是基瑾博士也失踪了。

但基瑾博士却有不同的命運。

他的精神已經因爲自己成爲了領袖而受到了影響，他到了這個地方，機械人容許他看到那飛行水母，以及祇有機械人在着，他祇能與機械人溝通。但他認爲那水母是太少了，不可能救走許多人，就十分失望。

他不斷企圖逃走，但是他是根本無路可逃的。

後來有一次，他跳進水中，企圖從那地底的水道游出外面的海中。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對一個沒有潛水用具帮助的人來說，那水道是太長了。

也因此，機械人並沒有制止他。

他逃過一次，知道他是不可能用一口氣游出去的，他就不會再作此企圖。這也是有如實驗室中的老鼠，讓牠們行到某處就觸到電流，牠們便自然就學會了，而不再去那個地方了。

但是機械人的計算祇是電腦的分析，對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却是並沒有辦法作準確的估量。基瑾博士游出去，到了肺中的空氣用盡了的時候，他仍是不肯回頭，繼續向前。這個却是來不及挽救，他就在那下面淹死了。

司馬洛與李秀媚都親眼看着這過程，就像是把錄影再放出來似的。

司馬洛說：「這人是有自殺的傾向！」

李秀媚說：「這是他一生的夢想，美夢破碎了，他沒有什麼剩下來。」

他們都嘆息，但這是已經過去了的事，也不能夠改變了。

這之後，就是那一次的集會。

機械人也把卡羅士與高察克引下來。

它就是因爲這兩個人在人類之中是特別的。他們性別相同，却是如異性相親。這多年來，機械人也並沒有如何落力研究人類的生活習慣，所以也不知道人間有許多同類的這種事情。

它同時也是因爲知道這兩個人有某種特別的病。

那就是愛滋病。

它從這兩個人身上取到這種病毒，加以研究，發現這是一種更難抵抗的病。

這個世界是更不適宜他的星球人生存了。

「老天!」司馬洛說:「這兩個人是死定了,他們有這種病。」

「也許他們知道,也許他們不知道,」李秀媚說:「這種人都是會冒這種險!」

「也許他們知道,所以就不顧一切?」

「這個也不是我們能夠帮助的。」

這之後,機械人又把溫碧霞也捉來了。

因爲溫碧霞也是一個特別的人,她也在荒野上不斷找尋和探索。

「她對電腦也是很有興趣。」司馬洛說。

「而她又是正在努力找尋卡羅士和高察克。」

她到了這個地方,也果然是能夠與機械人溝通,而且她的溝通比李秀媚做得更好。

那時,那飛行水母是仍然在着的。

她竟能說服機械人讓她試飛那水母。

那是第一次,根本就是祇有這一架飛行水母。

機械人也祇是給了她有限度的飛程,她不能夠飛遠。

那一次就是李秀媚看見的一次。

她飛了一轉,又回來了。

但是她控制不好,途中掉下了那個巨大的螺絲。

那螺絲却是用以吸收能量的,這東西的飛行不用燃料,也是吸收各種能量,加以運用。

它裝在那飛行水母之中,就會因水母的重量所生的壓力而吸收其所需的能量,用以作推動用。那些人根本不必帶燃料,他們的能源到處可得,而在太空中時,他們就是吸收太陽能,也不一定是這裏的太陽,許多其他地方都有與太陽相同的發光發熱的恒星。

這個大螺絲跌下來之後,機械人並沒有立即去取回,乃是因爲它有意讓它在外面放得久一些,讓它充份吸收太陽能。機械人幾千年都不缺能源,就是因爲有這些方法。

但是李秀媚却找到它而抬去了,跟着,就是溫碧霞也要逃出去。

原來溫碧霞在電腦方面更有天份,她能夠說服機械人使她有相當大的自由,她祇是不能夠離開。

她不能夠離開,這却是一件她認爲很不好的事情。她終於決定冒險一下,駕那飛行水母逃走。

由於失去了那個大螺絲,飛行水母上剩下來的能源有限,所以機械人也不防備她會這樣做,她可以隨時登上去研究。

就在一次,她登上去時就把它開動,飛了出來。上次她曾駕駛過,這一次是更能操縱了。

機械人不能把這東西召回來,無法制止。

而她因爲缺少了那個大螺絲,也是操縱困難。她是想在機場上降落,却撞了。

那東西內的保險設備使她自動進入了那個「蛋」之中,避開了燒死的命運。但她却是進入了冬眠狀態。

這之後,由於飛行工具已經毀掉,那機械人亦沒有企圖去把那大螺絲取回。

經過的情形就是這樣呈現於他們的眼前,以及呈現於他們的意念中。

司馬洛說:「老天!幸而他們是很善良的,他們不喜歡殺,否則的話,這機械人可能出去把人和東西奪回來,莫先生的總部亦擋不住!」

「但它把我們捉來了。」李秀媚說。

「問它爲什麼。」司馬洛說。

這個問題,機械人並未答覆,因而李秀媚又去按機械人身上的電腦。

答案來了,他們自然地明白了。

由於他們兩個都是來探查的,也是一種威脅,所以機械人要把他們留在這裏,不能放走。

「這不可以!」司馬洛說。

他不願意就這樣永遠被困下去。

「這似乎不是由我們做主的,」李秀媚說:「我們又沒有另一個飛行水母可以逃出去。」

「但……但……」司馬洛在惶急之中極力動腦筋,「這也不是由它做主的。請示!叫它請示那些其他的逃亡者,那些人還可以作更高的決策。」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李秀媚也照做了。機械人的理性仍是有限,它不能考慮這個問題,就依她而發出請示的訊號,李秀媚並且把他們的處境及意願亦報告了。

之後他們就是坐了下來,等待答覆。

面前,那海灘一片荒涼空虛。那裏是有一條水道可以出去,但即使他們有蛙人的設備亦沒有用,他們要潛得很深,受不住水壓。

他們看來是無路可逃的。

看來他們的命運就是由那些其他的逃亡者在不知太空的何處決定了。

李秀媚在司馬洛的懷中,幽幽地說:「假如萬一……永遠與你一起生活在這裏也不差!」

司馬洛苦笑:「問題却不是生活,而是冬眠,永遠靜止着,介乎生死之間。」

「我不要讓他們這樣處置,」她說:「這件事情,我是一定要力爭到底的!」

「你可以抗拒?」司馬洛問。

「他們也不是不講道理的人。」她說。

他們好幾次都差點睡着了;對方的決定,似乎是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也許幾個鐘亦不算是太長?也許

對方的壽命是特別長的,這裏能夠維持了幾千年,幾個鐘頭時間也不算什麼。

後來,回答終於來了。

機械人好像醒覺似的行動了起來,而回答又是在他們的意念中出現:放棄,毀滅一切。」

司馬洛與李秀媚都跳將起來。

司馬洛叫道:「我們也要給毀滅?」

這樣一叫,似乎亦是能夠通達,因爲他們亦可以得到回答:「自己想辦法,運用你們的本事。」

「假如我們能逃出去,」司馬洛叫道:「又怎樣可以使溫碧霞和基雲博士醒過來?」

這個却沒有回答。

機械人也是不會回答他們的。事實上,機械人身上那個電腦窗也自動關上了。

那機械人首先走過去,脚在那石棺上一踏,石棺就碎成石粉,那些骨頭也不再存在了。

它的眼睛一望,一些儀器便崩碎下來,亦成爲了粉末的狀態。

李秀媚說:「快走!」

「它不制止我們?」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考驗,運用我們的能力。」

司馬洛相信這裏也有一些藥物之類,是能使冬眠中的人醒過來的,但他不懂得分辨,亦找不到,亦不知道如何使用。

那機械人是沒有理性的,它祇是服從命令,而它此時已在大肆進行破壞了。

司馬洛祇好跟着李秀媚逃出去。假如他早些時弄開了的那個洞還在的話,他們是可以出去的。

他們通過隧道逃回了中央石室。那個洞仍在,繩子仍是垂在那裏。

「快走!」李秀媚說。

「還有卡羅士和高察克。」司馬洛說。

「我們不可能救到他們。」

「試一試!」司馬洛說:「來吧!」

她也跟着他跑進了另一條隧道,那兩個人受困的地方。此時地面已開始震動,似乎有些其他地方塌下來了。

她比他先上前,用手推那看不見的隱形「玻璃」,還是不能通過。

但是,司馬洛比她落後一些是有他的理由的。

她先上前,推着那「玻璃」,他便可肯定它是在何處。

而他有一段距離,才可以跑步一衝而前。

他就像插水似的,兩手合在一起向前一飛,人就穿了過去。他在地上翻了一個跟斗便再站起身。

這只是他的猜想,他放槍能夠射入,人却不能進去,他就猜想這看不見的屏障可能近似水的表面,假如是快速地一穿就可以插入,大的表面體下去就會遇到很大的阻力。大的表面在水中仍可沉下去;但這不是水,而是一層能源,大的表面就通不過去。

卡羅士與高察克也是並不笨的,他們看見司馬洛能夠穿進來,就知道他們也能出去。

他們都站起身。

李秀媚在外面摸,仍是摸不到破口,這亦有如是水面,人穿入了之後水面又再合回了。司馬洛是以速度以及小的接觸點暫打斷這能源而穿過去。

司馬洛對那兩人說:「你們要跟我走,就要學我這樣做。辦得到嗎?」

「我會游泳會跳水。」卡羅士說。

「我也會。」高察克說。

「那快點來吧!」司馬洛說。

他們也知道情勢危急,時間不多,所以亦不敢拖了,一先一後學着司馬洛一插。

他們果然出來了,只是他們不會着地翻跟斗,所以跌得發呆。

司馬洛亦穿了出來。

他與李秀媚一人扶起一個,逃回中央石窟。

此時隆隆之聲四起,而卡羅士與高察克沒有爬繩的能力,只好給留在下面,司馬洛與李秀媚先爬了上去。

那機械人顯然不制止他們,所以他們可以通過頂上那個洞而爬出了地面。

他們多放下一條繩子,讓卡羅士和高察克縛在腋下,就一先一後把兩人拉了上來。

他們四人都到了地面上,舒了一口氣。

脚下一陣劇烈的震動,地面上那個洞口合上了。

司馬洛說:「這眞險!」

卡羅士與高察克却顯然地是處於迷惘狀態中。

卡羅士說:「發生了什麼?」

高察克說:「怎麼我們會在這裏?」

司馬洛說:「你們忘記了嗎?」

「忘記什麼?」卡羅士問。

高察克則恐懼地看着他們:「你們是來殺我們的。」

「假如是來殺你們,」司馬洛說:「你們就已經死掉了!」

李秀媚說:「你們不記得剛才發生了什麼?」

「剛才……」卡羅士說:「剛才有那麼多人在這裏,我們……一覺醒來,都走掉了,我們的車子呢?」

司馬洛與李秀媚面面相覷。顯然這兩人對此事的記憶都抹去了,他們只記得在此之前是那個宇宙之光的集會,而他們祇是藏身於此。轉眼之間已是一片荒涼,眼前有這兩個陌生男女。

司馬洛與李秀媚則是仍然記得。

李秀媚低聲在他的耳邊說:「我相

信這是選擇性，我與你跟他們是不同的。我們知道的事不會亂講，他們却是會亂講的。」

司馬洛忽然一震。

李秀媚說：「發生了什麼？」

司馬洛說：「莫先生跟我講話，他問我亂講什麼？」

「無綫電又通了。」李秀媚說道。

「是的，」司馬洛說：「又通了。」

「究竟發生什麼？」莫先生問。

「這個……」司馬洛回答道：「你現在派直升機來接我們，我們回來時再講。」

「派到什麼地方？」莫先生問。

「還不就是在原來那個地方？」司馬洛說。

「你們又在那個地方？」莫先生說：「我已派飛機去找過，都找不到。」

「你派飛機來找？」司馬洛說：「我們不是講好過，不要這樣嗎？」

「你們已失踪了三天，我就不能不找了！」莫先生說。

「是嗎？」司馬洛說：「你有沒有記錯？我們不過失踪了幾個小時！」

「沒有記錯，」莫先生說：「我是一個會把幾個小時當成幾天的人嗎？」

「我也不是一個把幾天當成幾小時的人！」司馬洛說。

「這個……」莫先生說：「我看我們還是見到了面再研究吧！你知道我沒有說謊，我也知道你沒有說謊。」

「是呀，」司馬洛說：「來吧！」

「已經出動了！」莫先生說。

「我們有四個人，」司馬洛說：「我們找到了卡羅士和高察克。任務也總算是完成了！」

「這很美妙，」莫先生說：「非常美妙！」

直升飛機是來得很快的，也很快就把他們接回了總部。卡羅士與高察克二人仍是一片莫名其妙，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不過他們也不需要知道發生什麼，他們是帶回來有用處的，而他們亦同意合作。

有莫先生這樣一個組織撐腰，他們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了，就是這樣。

司馬洛與李秀媚則是急於報告他們的遭遇，他們是不會對任何人亂講，但莫先生則不是任何人。

莫先生却也有些東西急着給他們看的，就是溫碧霞。

她在那病床上已經醒過來了。

她「昨天」忽然醒了過來。現在，科學家仍在觀察研究，所以她還是躺在那裡。

她也記不起什麼。她也是去找尋卡羅士與高察克時忽然失踪了的，就像失去了知覺，醒來時已在這裡，她所知的都是莫先生告訴她的。

「昨天？」司馬洛說：「我們不見了三天？」

莫先生指指一角落的一個報紙架。那裡有非常多種報紙，通常是一個月才換一次。翻翻那些報紙，就知道是不是已過了三天。

當然莫先生亦有能力偽造報紙，但這騙人騙得不久，他亦沒有理由會這樣做。

「三天！」司馬洛說：「我們失去了三天時間！我們假如是三天都沒有睡覺，是應該會覺得疲倦的。」

莫先生對這事也不能解釋。

李秀媚忽然說：「基雲博士呢？」

因為，基雲博士睡的那張床是空的。

莫先生說：「失去了！」

「什麼失去了？」司馬洛和李秀媚一齊說，而且也大感詫異。

莫先生說：「你們失踪了三天，我們這裏却失去了基雲博士。」

莫先生也是不能解釋，他祇是說出經過的情形。基雲博士是在溫碧霞醒過來的時候失去的，並不是他起來逃掉了之類，這是不可能的，他是一直都有人看着的。而基雲博士就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消失了。他是忽然變成了透明，然後就像變成了空氣似的消失了。

大家跑過去摸，也像是摸到空氣似的。

就是這樣不見了，不能夠解釋。

這件事情，沒有人能夠解釋。也不多敘述，祇是這樣。溫碧霞也沒有機會看到基雲博士，她醒過來的時候，基雲博士就已經失踪了。

司馬洛與莫先生也報告了他與李秀媚的遭遇。

他們的敘述是長得多了。

莫先生說：「你認為我們是不是應該到那裏去找找呢？」

「找些什麼呢？」司馬洛說：「他們要毀滅，我們就不大可能找到什麼。而且，我們還要墜那麼深。」

「也未必是在我們所在的地面之下，」李秀媚說：「假如有些偏差……」

「這就有如大海尋針！」莫先生嘆一口氣。

「其實我們也不需要去找，有什麼用呢？」司馬洛說。

「他們……」莫先生說：「什麼都不留下來。」

「還留下了那大螺絲和那蛋。」

「也失去了，」莫先生說：「我們這裏失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尤其是像那蛋那麼大的東西，但它們就是放在倉中失掉了。」

「我猜，」李秀媚說：「他們說要放棄和毀滅，就是什麼都要消滅。他們放棄了，就力量也放棄，這樣，溫碧霞才可以醒過來。」

「但是基雲博士也隨之被毀滅了？」莫先生說。

「也許不是毀滅，」李秀媚說：「這是他們的善意。假如基雲博士在今日五十年之後才醒來，他會很難適應這個世界，所以，他又回到了五十年前。」

「五十年前……」

「他也許祇是一覺醒來，不知發生過什麼，他會再繼續他的研究。」

「會不會找到什麼呢？」

司馬洛微笑：「以後的事，我們很難證明，但是以前的事就容易了，假如他找到，那會是轟動的新聞，今日也不會有人忘記！」

「但他仍是失踪了，」莫先生說：「這紀錄並沒有變！」

「這可能是命運的問題。他會遇到某種意外而死亡，沒有人找得到屍體。」

司馬洛說：「那些人，也主宰我們的命運？」

「我猜是如此，」李秀媚說：「也許他們也是改變不來的，基雲博士不是這個時代的人，他不屬於這裏。」

「一點……一點都沒有留下來，」莫先生說：「除了記憶之外！」

「還有一些照片！」司馬洛說。

莫先生仍是能保持着他那不慌不忙的本色，伸手去按一個掣。這是要把那些飛行水母的照片顯示出來的掣，但是顯示出來的却是一片空白，沒有什麼。底片也沒有。

莫先生說：「看來底片和照片中的影象，都是全部失去了。」

他一面叫人看看存放照片及底片的地方，一面也把錄影放出來。這是拍到了機械人，而在被機械人把儀器毀滅之前的那些片段的錄影，也是沒有了。

而資料部的人也報告，照片不知如何變成了白紙，菲林底片亦是變成了空白。

「眞的什麼都不留下來！」莫先生說。

「這也是應該的。」司馬洛說。

「什麼是應該？」莫先生說：「我們用了這麼多的時間，這麼多的努力！」

「但是你忘記了我們本來的目的，」司馬洛說：「我們是要找回溫碧霞和找卡羅士及高察克，我們都找到了。」

「這個……」莫先生摸着下頷：「這倒是眞的。」

「找尋那不明飛行物體是我的事情，」李秀媚說：「我也找到了！」

「得不到什麼實在的東西，」司馬洛說：「但是解了一個謎。」

「對了，」莫先生說：「我們現在應該是把精神集中在那兩個人——卡羅士和高察克的身上。」

「他們會供應很多有用的情報，」司馬洛說：「那你和我的目的是已經達到了。」

那飛行水母的事，什麼都沒有留下來，祇是留下了一些目擊者的記憶，以及大火燒了樹林。

留下來的祇是一些傳說。

這一次的傳說是頗有眞實感，對於「宇宙之光」的會員們更有振奮作用。

下一次集會的時候，來的人更多。

李秀媚却沒有去，因為她已知道這些人是等不到什麼的了。不會有人來救他們，上一次的來者，也是為了拯救自己而來罷了。

夜間，她在司馬洛那大廈的單位內，與他一起躺在大玻璃窗前，用望遠鏡望那星。這個時間，這個角度仍可望到。望遠鏡也幫得不多，祇是看得較為清楚。

那顆星仍是閃亮着，閃得很可愛，然而他們知道看着的實在是已不存在的東西。但是，它的爆炸仍要許多許多年後才看到，而那時他們兩人都已不存在了。他們看着、想着——存在、時間、空間，是那麼迷人，也是一大團謎。

（全文完）

上文提要：嚴霜被糊塗和尚弄得不明不白，到底和尚是甚麼人，小子因何救自己，正想繼續追問，和尚忽然隱沒，只有離去。糊塗和尚等她走後，對克業說天魔叟來了，快去點了八個掌門人的睡穴，免被發覺，然後迎上佟老兒，和他比試內功，二人都筋疲力竭，還想再鬥，突然來了老婆婆解圍，用「天旋眞力」救了兩個死不認輸的老頑固……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老魔回山受阻　嚴霜隱蔽行踪

糊塗和尚道：「慚愧，火候尚差！」

天魔叟眉頭一皺，道：「既是如此，適才琴技相搏時，你怎不施展……」

糊塗和尚一笑，接口道：「看家的活兒，總要留在最後的呀！」

天魔叟想了想，道：「你可是有心讓我？」

糊塗和尚搖頭道：「性命交關，和尚還沒有那麼大方！」

天魔叟俯首無言，半晌之後，微吁一聲，道：「我認輸了！」

糊塗和尚道：「那就好，你走你的吧！」

天魔叟雙眉一挑，道：「慢着，咱們的賭注……」

糊塗和尚把手一擺，道：「那還不是也算了！」

天魔叟一楞，道：「丈夫一言，如白染皂，我既認輸，自當如約……」

糊塗和尚把眼一瞪，道：「我請問你，是你贏了我還是我……」

天魔叟接口道：「我早已認輸，你何必多此一問？」

糊塗和尚哼了一聲，道：「既然勝的是我，我說這東道作罷，就作罷！」

天魔叟沉聲道：「可是內中另有一個交換條件……」

糊塗和尚沒等天魔叟把話說完，已接說道：「全作罷論！」

天魔叟道：「我必須知道犬子之下落！」

糊塗和尚冷冷地說道：「我不知道！」

天魔叟手指糊塗和尚厲聲道：「先前你曾說過……」

糊塗和尚接話道：「所賭作罷，我就不記得說過什麼了！」

天魔叟霍地站起來，道：「和尚，你這是成心！」

糊塗和尚也霍地站起，道：「奇怪，我有義務回答你嗎？」

天魔叟語爲之塞，半晌過後，態度一變，悲聲說道：「我只此一子，和尚，你就忍心知而不言！」

糊塗和尚皺了皺眉頭，道：「唯能者能忍，佟老魔，你該知道我忍就是仁！」

天魔叟一楞，道：「你可是說，忍耐之忍就是你的仁厚之處？」

糊塗和尚嘆息一聲，道：「你終於明白了！」

天魔叟雙目垂淚，道：「我懂，這多日子他音信皆無，我早已有了準備，如今總算知道了結果，我會去找我該找的人算賬！」

糊塗和尚道：「找誰？」

天魔叟一字字恨聲道：「梅嚴霜！」

糊塗和尚道：「憑什麼？」

天魔叟道：「憑着我是一個喪子的父親！」

糊塗和尚道：「令郎又憑什麼去謀算梅家孤女？」

天魔叟道：「這又是另一回事了！」

糊塗和尚冷笑一聲，道：「强辭奪理，你大概認爲殺此孤女是件應該的容易事？」

天魔叟道：「想必不難！」

糊塗和尚哼了一聲，道：「你不會知道，誰是此女的師父吧？」

天魔叟一楞，半晌沒能答出話來！

糊塗和尚却又接着說道：「房珏弒師，又陰謀計算了他師兄的一家，牽連到整個武林中人，慘殺了千餘無辜的性命，他早就該死！孤女志復大仇，萬錯不錯，你這老兒，靜極思動，祇顧爲報當年之恥，竟勾結房珏，才有今日的下場！你當你那寶貝兒子是死在梅嚴霜的手中，錯了！錯了！你錯了！他不是死在梅氏女手下的……」

天魔叟沉聲接口道：「那是死於何人之手？」

糊塗和尚肅色道：「死在你這是非不分的老子手中！」

天魔叟一楞，糊塗和尚接着又說道：「古人說，我不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你下令給他，要他去和梅家孤女爲仇，因之死去……」

天魔叟厲聲道：「不要再說下去了！」話鋒一頓，接着恨恨的說道：「也許我是作錯了，但如今愛子已死，悔已無及，爲愛子復仇，是我不能不作的事，就算……」

糊塗和尚接口道：「你要明知其錯，而仍然再錯下去！」

天魔叟嗯了一聲，道：「正是，就算這錯鑄如天大，我也義無反顧！」

糊塗和尚怒哼一聲，道：「佟老魔，我話可說在前面，你若任性行事，那是你的事，我問不着，但是我却不允許有人傷那孤女！」

天魔叟哈哈狂笑幾聲，道：「我早料及此，我們走着瞧好了！」

糊塗和尚道：「別忘記，那老婆婆也不容有人輕犯此女！」

天魔叟陰笑一聲，道：「多謝提示，我也有句告訴你，並望能轉告那老乞婆，姓佟的爲報殺子之仇，手段也許不太選擇！凡是有碍姓佟完成此事的人，就是我的仇家，姓佟的不動則罷，若動必是一網打盡！」

糊塗和尚沉聲道：「你不怕我和尚現在就留下你？」

天魔叟一笑道：「今夜相搏，我雖服輸，但是憑你若想不叫我走，怕還辦不到，再說得明白點，姓佟的早已有備！」

「備」字出口，天魔叟身形一閃，已遠縱出八丈開外！

糊塗和尚雙眉一挑，揚聲道：「佟老兒慢走，聽我一言！」

天魔叟停步道：「姓佟的在聽！」

糊塗和尚道：「作個死約會吧，你敢！」

天魔叟道：「恕不奉陪，除非此約有那姓梅的丫頭！」

糊塗和尚道：「和尚正有此意！」

天魔叟道：「那很好，你說明時、地好了！」

糊塗和尚道：「今夜不算，三十天後的夜初更，快活谷內相見如何？」

天魔叟道：「可是老乞婆的家門口？」

糊塗和尚道：「女娃兒是她的徒弟，這事少不了她，約在彼處，和尚認爲最好，你若害怕，就不必承諾！」

天魔叟哈哈一笑道：「就這麼約定了，寄語老乞婆有賬那天總算了！」

糊塗和尚揚聲道：「在約期之前，佟老兒可要知點分寸才是！」

天魔叟沉聲道：「放心，姓佟的一言九鼎，約期前就是和那個狗丫頭面面走過，我也不看她一眼，動她一指！」

糊塗和尚揮手道：「好，佟老兒請吧，恕和尚不遠送了！」

天魔叟冷哼一聲，轉身而行！

行未數步，突然轉身，回來對克業說道：「老夫一生，不欠人情，你娃兒很好，剛才計數辛苦，老夫應有所報答才對！」

話鋒一頓，看了糊塗和尚一眼，又道：「和尚，這沒有不可以吧？」

糊塗和尚道：「咱們的賬是咱們的賬，和晚輩們無關，你喜歡他，我和尚聽着看着都十分高興，所以你這是多餘問我！」

天魔叟一笑，道：「你和尚討人喜歡的地方，就在這裏！」說着，轉對克業道：「小伙子，有什麼要我辦的事，儘管說！」

克業猶豫未言，糊塗和尚開口道：「這是好機會，有自已辦不了的，就直說直請，別看佟老兒是非不分，但他說出口的話，却可比季布！」

克業尚未開口，天魔叟已對糊塗和尚說道：「和尚你倒還有點良心，姓佟的心裏有數就是！」

話一停，目光又盯在克業身上！

克業眼珠暗轉，突生巧計，道：「前輩垂青，晚輩心感，祇是所請之事，十分困難……」

話沒說完，天魔叟已接口道：「困難與否，讓老夫我判斷，和你無關！」

糊塗和尚也隨聲叱道：「你也敢小瞧佟老兒，好大的胆子！」

天魔叟笑道：「和尚用不着唱戲給姓佟的聽，你這徒弟磊落光明，勝過你多，你少在一旁動歪主意！」

糊塗和尚含笑不言，心中却在暗想——「老頭子，你上當啦，等着聽吧，我這寶貝徒弟長着七竅玲瓏的心肝，提個要求，將來若不能把你老小子弄得哭笑不分，那才怪呢！」

果然，克業提出了問題，這問題，卒使天魔叟上了大當，在未來的一場拚死之搏中……

* * *

克業當天魔叟叫他說個心願的時候，業已打定了主意，其所不惜一再重覆而申述困難者，旨在使天魔叟無法反悔罷了。

天魔叟不察，却大包大攬過去，正中克業心懷！

克業像是煞有介事的想了半响，才恭敬的說道：「晚輩有一好友，現在流落天涯，曾得罪過當代武林中的高人，遲早恐將喪命在這個武林高手的手中……」

天魔叟皺眉接口道：「不能談的再簡單些了？」

克業正希望越簡單越好，聞言立刻說道：「晚輩只希望我那好友，遭遇到危

困時，前輩能夠出面，替他作個主，也就是說，不容任何人來傷害她！」

天魔叟想了想，道：「要是祇爲了這種事，找你的師父豈不比找老夫更好！」

克業道：「家師與此人有怨！」

糊塗和尚聞言抬頭看了克業一眼，沒有開口！

天魔叟却又一皺眉頭道：「難道你師父因與此人有怨，就不能出面了嗎？」

克業道：「晚輩之意是，雖不願好友被殺，却也不希望那個高手遭禍，只求雙方化解前嫌，和平相處！」

天魔叟哦了一聲，道：「這個容易，那個高手是誰？」

克業搖頭道：「晚輩還沒有打聽出他的名姓來！」

天魔叟又把雙眉一皺，道：「你那好友……」

克業接口道：「前輩請多恕罪，此時還說不得名姓。」

天魔叟面帶不悅之色，道：「對老夫也說不得嗎？」

克業道：「君子重諾，晚輩曾答應過她，不論任何人……」

天魔叟把手一揮，道：「大丈夫以信爲本，老夫不問！」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不過老夫行踪難定，在你那好友需要我的時候，我未必能在近前，這事你可要自己想個……」

克業急忙接口道：「適才晚輩聽前輩說，三十天後的夜初更，要去『快活谷』應約，到時候晚輩和那好友一定前去問安！」

天魔叟哈哈一笑道：「原來你小子是有心人！」

克業故作不解，道：「前輩是否不高興在那夜見我的好友？」

天魔叟搖頭道：「別多想，就這麼辦了！」說罷，他轉身就走。

克業急聲喚道：「前輩請留步！」

天魔叟轉身道：「還有什麼事呀？」

克業道：「前輩祇說此事容易，但晚輩却難放心……」

天魔叟不甚理解似的接口道：「老夫已經說過容易，自是容易，你還不放的是那門子心！」

克業不答，却看着乃師糊塗和尚。

糊塗和尚聳肩一笑，對天魔叟道：「佟老兒，看來你也夠稱爲糊塗的了！」

天魔叟一楞，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糊塗和尚道：「我這寶貝徒兒，是要聽你說一句負責的話！」

天魔叟哦了一聲，轉對克業道：「放心吧小子，若說一定要老夫殺了那個高手，老夫或許要多多考慮，要排解的祇是化解雙方仇恨……」

克業接上一句，道：「怕也不容易呀！那個高手剛愎得很呢！」

天魔叟冷哼一聲，道：「你敢小瞧老夫？」

克業搖頭道：「晚輩不敢，但是恐怕那個高手却敢！」

天魔叟沉聲道：「放心，一切有我，那時候那個高手若不給老夫的面子，他自是找難看，老夫會放手去對付他！」

克業道：「這也不必，祇希望前輩能保得我那好友不受傷害，晚輩就感同身受，永銘前輩的恩情於肺腑了！」

天魔叟慨然道：「好，老夫保他平安無事就是！」

克業故作爲難之態，道：「這晚輩就放心了，不過……」

天魔叟不耐，道：「不過什麼？」

克業道：「萬一她倆在沒見到前輩之前，就窄路相逢呢？」

天魔叟又哦了一聲，沉思未答！

糊塗和尚却向克業叱道：「我糊塗，小子你怎麼也糊塗起來了，不會請佟老兒給你件信物，交給你那好友防患未然嗎？」

克業聞言拍手道：「對對對，還是師父想得周到！」

隨即，轉對天魔叟道：「前輩可能賜下……」

天魔叟不待克業把話說完，已探囊取出一物，道：「這是老夫的『天魔至尊牌』，拿去！」

克業恭恭敬敬，雙手捧接了過來。

天魔叟適時正色道：「此牌一共三面，昔日曾散發於外，如今早皆收回，現在你這一面，是江湖中唯一的一面了！此牌出現，如老夫親臨，不容人侮，你今持此牌，就要全力保存此牌的信譽，這一點你懂嗎？」

克業頷首道：「晚輩祇要有三寸氣在，決不使此牌蒙羞！」

天魔叟哈哈一笑，道：「眞是個好小子！」話鋒一變，轉對糊塗和尚道：「你禿驢是那一世上修來的，收了個這麼可人心意的徒弟，我想把我天魔之音也傳給你徒弟，同意麼？」

「我同意，現在你問他！」糊塗和尚點頭道。

天魔叟正色鄭重的問克業道：「肯不肯！」

克業剛想婉言謝拒，耳邊聽了糊塗和尚的傳聲道：『答應下來，細心學這琴音，將來有用！』

克業無奈，低頭答道：「晚輩自然是求之不得！」

天魔叟大喜，道：「好，咱們走！」

克業道：「前輩能否說個時地，讓晚輩明天前去拜師？」

天魔叟道：「還有其他的事情未了嗎？」

克業剛要應聲說是，糊塗和尚已接口道：「去去去，現在就去，八個老小子交給我就是了！」

天魔叟看看糊塗和尚，道：「和尚，八個老小子是什麼回事？」

糊塗和尚道：「佟老兒，你不嫌問得太多了？」

天魔叟道：「問上一句，也無關緊要呀？除非你有見不得……」

克業誠恐他們再因言語失和，立刻接話道：「前輩，我們走吧！」

天魔叟見克業催行，不願再和糊塗和尚亂纏下去，點了點頭，又看了糊塗和尚一眼，揚聲道：「和尚，莫忘三十天後夜初更之約！」

「約」字出口，右手一探，已將克業手腕抓住，身形猛地飛起，帶着克業，祇閃了一閃，已遠去無踪！

糊塗和尚目送二人遠去之後，噗嗤一笑，自語道：「佟老兒，今夜你可是陰溝裏翻了船啦。」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克業這小子心眼不少，他跟定老魔，自然不會讓老魔再回『勾漏山』，這樣那小丫頭就通行無阻了！」

說着，他像是又記起了什麼事來，一拍禿頭，道：「那八個老混蛋還等我去救治呢，救好了他們之後，再一個接一個罵他們個痛快，出出這口煩悶氣！」

一邊說，一邊緩緩站起來，把蒲團夾在脅下，彳彳亍亍，一步一步向後方暗影中走去。

*　*　*

潯洲(今之桂平)當黔、鬱二江的合會口際，是故交通便利，商業發達，成爲邕、梧、柳三地貨物集散之地！

其西北黔江之濱的「大籐峽」，叢山束抱，形勢險峻，昔有巨籐，橫跨江上，傜人藉以攀渡，時出騷擾。

東北的「江口」，商業亦盛，市肆林立，近處有個鎭市，叫「金田村」，那就是後來太平天國洪、楊最初起事發難的地方！

是傍晚的當空，一騎寶駒，馱着嚴霜，到了金田村。

嚴霜的目的地，是勾漏山，她要在那裏渡江而過！

按說，嚴霜是應該住在潯州城內，至少也該住在「江口」店中，這樣的話，次日搭船會十分方便！

這要是在半年前，嚴霜會的，她必然會住在城中或是「江口」，如今她經驗多了，繞着路到達金田村。

箇中道理，祇能意會！

原因嚴霜「復仇之花」出現江湖之後，所經之處，不論住店打尖，沒有一次不是興起血搏而殺人無算！

此次中人陰謀，幾乎喪命，被和尚所救，她多了次經驗，也多了一份仁念，遇事知道多想幾遍了！

她深知雲萬里的陰狠毒辣，和房珏的手段險惡！

若在「潯州」或「江口」住店，雖說次日覓渡方便，但是若想隱蔽行踪，不爲人覺却很困難！

被人發現，自然難免一場搏鬥，搏鬥之事，如今在嚴霜說來，已是家常便飯般不覺得怎麼樣了！

但是每戰必多殺傷，這却是今日嚴霜能夠避免，就盡量避免的事情，所以她今天決定，在金田村歇息。

那知天下事，皆有前定，該當的若想躲，它會找上你來！

金田村夠大，夠富，但却找不到一家客棧！

嚴霜事先不知，等到了金田村後，再回頭却天色已晚，萬般無奈之下，她下了寶駒，找上了一戶人家！

這些日子以來，嚴霜多懂了不少事，借宿不找大戶人家，這就是她的經驗和聰明的地方了！

自古道：爲富者多不仁，有它的道理！

嚴霜找的這戶人家，祇有三間草房，一個小院，門前正有一個小男孩兒在壘泥爲城，自得其樂！

嚴霜先看那小男孩壘城，一道城牆，壘得齊齊整整，間或有些高低不平處，小男孩必然把它搗毀重整！

嚴霜暗中點頭，心中深有所感！

小男孩偶一仰臉，看到了嚴霜，霎霎眼道：「妳是找人？」

嚴霜含笑道：「小弟弟，你姓什麼呀？」

小男孩別看只有六七歲大，却不怕生人，道：「我姓洪，叫洪成城！」

嚴霜哦了一聲，道：「洪小弟，你家裏都有些什麼人呀？」

洪小弟看看嚴霜，眨眨眼，道：「有爸和媽媽、哥哥、姊姊！」

嚴霜道：「你家裏的大人在嗎？」

洪小弟點頭道：「在，妳是找我媽媽？」

嚴霜點頭道：「對對，你去請你媽媽出來好不好？」

洪小弟還沒有接話，已有人推開屋門到了院中，道：「城兒，你在和什麼人說話？」

嚴霜此時業已看清來的這個人了，她不用多想，已然猜到必是洪成城的父親，於是禮貌的道：「這位大哥，是我……」

來者果然正是洪成城的父親洪範，接口道：「這位姑娘有何事見教？」

嚴霜道：「因爲路徑不熟，錯過了宿處，想麻煩貴府……」

洪範霎霎眼，接口道：「姑娘貴姓？」

嚴霜說了姓名，重提借宿之意，洪範點頭道：「寒舍破敗，若姑娘不嫌，就請進吧。」

嚴霜道了謝，道：「洪大哥說得太客氣了，祇須一席之地就好，不過冒失和麻煩之處，請洪大哥還要多原諒。」

洪範搖頭道：「鄉下人不會說話，姑娘進來之後，就知道我不是客氣的了，還是那句話，祇要姑娘不嫌就好。」說着，伸手要替嚴霜帶馬。嚴霜搖頭相謝，道：「這匹馬性子太烈，生人近不得，再說也不敢勞動大哥，祇請大哥指示，拴在什麼地方就行了。」

洪範一指院中的古槐樹道：「沒別的地方，將就些拴在樹上吧。」

嚴霜把馬拴好，洪成城却跑到她的身旁，嚴霜順勢拉着他的小手，這孩子竟不認生，笑嘻嘻的十分高興。

洪範却呼喝他道：「看，你的手有多髒，還不去洗乾淨！」

洪成城却一仰小臉，對嚴霜道：「阿姨，妳給我洗好不好？」

嚴霜笑了，點點頭道：「怎麼不好，那裏有水……」

話沒說完，室門又被推開，一個臉色蒼白，手扶着門框，一手支着根木杖的少婦，露出來了半身。

少婦有氣無力的說道：「小城，別煩阿姨，進來，娘給你洗。」

洪成城霎着大眼珠子道：「不，娘有

病，我要阿姨給我洗。」

嚴霜此時向少婦一禮，道：「是洪大嫂吧，我……」

少婦不容嚴霜話罷，已接口道：「剛才姑娘的話，我都聽到了，恕我又犯了老毛病，不能接待姑娘，但是姑娘不要客氣，需要什麼對城兒爹說。」

嚴霜連連稱謝，恭請少婦回床休息。

結果，嚴霜仍然給洪成城洗了手臉，成了洪家的客人。

洪家，果如洪範所說，很夠破敗的了。

除了前面一進房子，還能避風遮雨外，再也找不出不露天光的房屋，有個小磨房，半個頂子是空的！

嚴霜作客，迫使洪範和妻子，擠到一張床上，另外一子一女和小城，就在堂屋裏打了地攤兒！

晚間吃的東西，說來可憐，是烏黑的粗麥糊，和幾塊鹹菜頭，因之洪範就沒再露面，他覺得太不好意思。

那知嚴霜却吃得津津有味，如食珍饈！

飯後，鄉下人睡得早，差不多再耗上半更天，就該熄燈了，洪範在這個時候，才悄悄回來。

他回來之後，一頭攢進了妻子的房中，再沒出來。

接着，傳出他夫婦低低的話聲。

這話聲，換個普通人，是聽不清的，但是嚴霜有心，以「天聽地視」的神功，在靜聆一切。

祇聽到那帶病的少婦首先開口道：「你吃了沒有？」

洪範噓了一聲，道：「輕聲點，叫人家聽到多難爲情。」

少婦道：「那你說，你吃過沒有嘛？」

洪範道：「東西不多，我一頓不吃沒有什麼。」

少婦長歎一聲，道：「這日子今後怎麼過呀？」

話聲一頓，接着又道：「都是我害了你！」

洪範道：「你好好的養病吧，別再多操心啦。」

少婦悲聲道：「你一心照顧我的病，已經五六天沒去帮工了，聽我勸，我這是老毛病，沒關係，明天去……」

洪範接口道：「好好好，明天我去就是。」

少婦道：「你天天答應，天天不去。」

話音一改，轉爲十分柔和的又道：「兒子爹，聽我勸，明天一定去上工，你想想，孩子們正當吃飯的年紀，現在有一頓沒一頓的……」

洪範不知是怎麼回事，竟然悲泣起來，因之使少婦停下了話鋒，安慰着自己的丈夫，頻頻低聲解勸着。

剎那，洪範開口道：「我本想不告訴妳，可是我忍不住了，你催我上工，黃二爺已經不要我了，我還上的那門子工……」

「這……這怎麼會？」

洪範道：「怎麼不會？」

少婦道：「這總該有個理由呀？」

洪範道：「就在妳病的那天，是黃二爺的生日，人人都把當天的工錢，送了份子，祇有我一個……」

少婦不待乃夫話罷，已哭出聲來，道：「還是我害了你，我這個病，該死的病，我要能死了有多好，黃二爺也太狠了，爲了上這份工、我們送……」

洪範接口道：「別說了，那是規例，那一個要不先送上五兩銀子，能上工嗎？如今不談這些了，祇要妳的病好……」

少婦恨聲道：「我祇想死，省得拖累你和孩子們！」

洪範才要開口，破門簾兒一動，嚴霜走了進來。

這情形是洪範夫婦想不到的，所以他倆都楞在一旁！

嚴霜却笑着開口說道：「大嫂，妳這是什麼病？」

少婦楞了半晌，低聲道：「老毛病了，全身脫力，甚麼事也不想做，也做不動，請幾個大夫，但是也沒瞧出來……」

嚴霜接口道：「可願意叫我把把脈？」

洪範訝然道：「姑娘懂得醫……」

嚴霜含笑接口道：「懂一些兒，家師是當代的名家，我相信也許會發現令正的病源，然後投以醫藥，當可痊癒！」

洪範祇是眨着眼，說不出話來。

少婦倒還能夠答對，道：「那就勞動姑娘了。」

嚴霜道：「客氣什麼，這又不費什麼事。」

說着，她已抓了個枕頭，把少婦的右手放落，三指取脈，細心的診視起來，剎那之後，再把左脈，已有所得。

然後翻了翻少婦的眼皮，笑一笑道：「難怪那些大夫們看不出病情來。」

洪範聞言知意，道：「姑娘可是已有發現？」

嚴霜一笑道：「不錯。」

接着，她輕描淡寫的問洪範道：「洪大哥，你可知道令正得的是什麼病？」

洪範作了難道：「姑娘這不是開我的玩笑嗎？我那兒知道呀！」

嚴霜道：「我告訴你說，令正一點毛病沒有，你信嗎？」

洪範搖頭道：「當然不信！」

嚴霜一笑道：「爲什麼不信？」

洪範道：「內人經年終日全身無力，時常暈倒，面色蒼白，要說她根本沒有病的話，誰也不信！」

嚴霜哦了一聲，道：「這樣說來，你是決不相信了？」

洪範道：「不能相信！」

嚴霜却十分正經的說道：「現在我鄭重的告訴你，令正一點毛病也沒有！」

洪範一楞，尚未答話，嚴霜已接着說道：「不過令正另一種病，卻十分嚴重！」

洪範傻了，少婦也楞在床上！

嚴霜一笑，柔荑輕撫着少婦的手背，道：「妳年紀要比我大，稱妳聲姊姊可好？」

少婦慌忙說道：「這怎麼敢當……」

嚴霜接口道：「姊姊娘家姓什麼呀？」

少婦道：「姓何，人可何。」

嚴霜哦了一聲，道：「我有兩個姓，一個姓『梅』，另一個姓正是『何』，說來……」

少婦一呆，道：「姑娘不像是已經出嫁……」

嚴霜一笑，道：「何姊，妳想錯了，我義母姓何。」

少婦哦了一聲，道：「我說錯了！」

嚴霜又是一笑，道：「何姊，妳這個姊姊我是認定了。」

話鋒一頓，不待少婦接話，嚴霜已轉對洪範說道：「洪大哥，你可是聽着我說何姊姊沒病又有病……」

洪範接口道：「我聽不懂，也覺得很奇怪！」

嚴霜道：「洪大哥，我要替何姊和你算算賬！」

洪範傻了，道：「算賬？替她？」

嚴霜頷首道：「嗯，一點也不錯！」

洪範皺眉道：「姑娘，這是……」

嚴霜正色道：「洪大哥，我看你是很能幹很本份，但卻爲什麼把個好好的一個家，過成這個樣子，有一頓沒有一頓的……」

洪範低下了頭，雙目中滾轉着淚水！

他能說什麼呢？一個作丈夫的，養不活自己的家小，這種慚愧和羞辱及悲痛，絕非言語所能形容！

他努力工作過，至今不息！

他愛他的妻子兒女，甘願全力去爲子女妻兒的生活掙扎，他義無反顧，責無旁貸，兢兢業業！

他願忍人所不能忍受的壓迫、恥辱、侮蔑和諷嘲，來換得妻子兒女的溫飽和平靜，別無他求！

但是結果呢，他一事無成，反而使妻子兒女淪受凍餓之苦！

如今嚴霜直指這些傷痛事，他祇有垂頭默然！

少婦卻看出了丈夫的悲哀，接話道：「姑娘，這不怪他，他從沒偷過一刻懶……」

嚴霜卻道：「沒有偷懶都成這個樣子，要偷懶的話……」

洪範被迫開了口，他道：「姑娘有所不知，寒家本就十分窮困，傳到在下這一代，除此祖居老屋外，地無半分……」

嚴霜接口道：「爲人傭工，仍能使妻女溫飽！」

洪範道：「姑娘說的是，但是本鄉農莊，人多於地，於是在下到舟船岸邊，爲人搬運貨物求生。」

「莫非工資太少，不足養家？」

洪範搖頭道：「不算少了，足夠養活四五口家的！」

嚴霜黛眉一挑，道：「洪大哥越說越叫我聽不明白了！」

少婦適時長歎一聲，道：「難怪姑娘聽來糊塗，這裏面有些不可告人的事！」

嚴霜剛剛以神功竊聽，早已知曉，這時一笑道：「何姊，我懂，是那位『黃二爺』在從中搗鬼！」

少婦和洪範俱皆一楞，道：「姑娘怎會知道這種事的？」

嚴霜一笑，故意把話題改變，道：「洪大哥，要不要聽聽何姊得的是什麼病？」

洪範道：「這正是我最着急的事。」

嚴霜道：「洪大哥，每一個人，都需要吃些不可缺少的食物，包括肉、蛋、青菜和一些水果，這樣才能保住健康！何姊沒有病，祇是長期的缺少這些東西，因此身體無法强壯起來，要是再耗下去，怕神仙也救不了她啦！」

這些話說的十分明白，少婦的病，是「餓」病，長時間的飢餓，任是鐵打的金剛，也會被磨成一塊豆腐！

要叫一塊豆腐，生出鐵一樣的力量來，誰也辦不到！

洪範明白了，他那始終在眶中滾轉着的眼淚，這時止不住串流了出來，內心的悲痛，無法向人申述！

他自怨，他自艾，他忿恨自己的無能！他在沉默的時候，自己在心中對自己說道：「你活着有什麼用？」

「你能幹什麼？能幹什麼？」

「對得起自己的妻子兒女嗎？你自己說？」

嚴霜幼經千苦，深知其情，於是一笑，道：「洪大哥，聽你談吐，必然是飽讀過詩書！」

洪範苦笑一聲，道：「百無一用的書生，我好恨！」

嚴霜道：「你恨什麼？」

洪範歎一聲，道：「大丈夫頂天立地，如今竟連……」

嚴霜正色接口道：「洪大哥，你比當年那伍員如何？」

洪範慚然答道：「雲泥有別，怎敢相比。」

嚴霜道：「伍員亦會吹簫乞食於吳市，洪大哥你……」

洪範汗顏謝罪道：「我知錯了。」

嚴霜一笑，道：「其實這沒有什麼。」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洪大哥，此地有什麼生意可做沒有？」

洪範毫不考慮的答道：「此處的水旱貨運，是最好的生意。」

嚴霜道：「旱運的利益……」

洪範已經接口道：「我是說旱路貨物，到了此地就非由水運不可了！」

嚴霜道：「水運必須舟船，洪大哥，你懂管理船隻？」

洪範道：「寒家先代，曾有舟船……」

嚴霜不待洪範把話說完，已接口道：「洪大哥是懂這個行道了？」

少婦道：「他除了唸書之外，就會這個。」

嚴霜一笑，道：「那很好，洪大哥也可以買上幾條船……」

洪範慚愧的把頭一低，道：「一條也買不起呀！」

嚴霜道：「一艘船要多少銀子？」

洪範道：「八成新的中號船，大概要

十兩銀子。」

嚴霜道：「買上三條，夠用了吧？」

洪範道：「有三條好船，兩三年後準成巨富！」

嚴霜嗯了一聲，道：「洪大哥，我出資本，你來經營好不好？」

洪範搖頭道：「這是個夢，永遠不能實現的夢！」

嚴霜莫名其妙的說道：「這為什麼？」

洪範道：「此處的水運生涯，早就被人獨佔了！」

嚴霜道：「又是那位黃二爺？」

洪範又搖了搖頭，道：「他算什麼，還不也是個看人家眼色混飯吃的！」

嚴霜哦了一聲，道：「到底這獨佔水運的人是誰？」

洪範微吁一聲，道：「姑娘問這個幹什麼？反正沒法作這……」

嚴霜接口道：「洪大哥，我說能作這行營生，自然就能作，你祇要告訴我，此處水旱路上的土霸是誰就行了！」

洪範搖頭道：「此人可不是那種走動官府的土豪！」

嚴霜道：「不管他是什麼身份，我祇要知道他是誰？」

洪範道：「此人姓辛字泰恒，人家都叫他『心太狠』，江邊上那『恒記船行』，就是他的生意！他就住在船行後進的私宅中，那個黃二爺，祇是他的爪牙走狗，不過我聽人說，這船行眞正的主人也不是他！」

嚴霜哦了一聲，道：「是誰？」

洪範道：「這就不知道了，有時……」

話沒說完，外面傳來一個粗嗓門的喊叫聲：「洪範，洪範，在家麼？」

洪範和少婦聞聲一楞，互望着沒有答話。

嚴霜看出蹊蹺，悄聲道：「是誰來找洪大哥？」

洪範也低聲道：「聽這個聲音，十有八九是那黃二爺！」

嚴霜心頭一動，道：「出去看看，聽他說些什麼。」

洪範站了起來，低聲自語似的說道：「準沒有好事！」

說着，搖搖頭，挑起門簾走了出去。

嚴霜這時對着少婦一笑，道：「何姊，我去整理一下東西，等一會兒再來陪妳。」

話聲中，人已跟在洪範身後，出了暗間。

洪範拉開室門，走到了院子當中，明知外面這個人是誰，他卻故作不知，一邊注目街心上的黑影，一邊問道：「是那一位找我？」

外面的黑影接話道：「怎麼，你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

洪範這次不能再裝不知道了，緊行幾步道：「是黃二爺呀，貴客貴客，請裏面坐。」

其實，洪範從頭髮梢到脚指甲蓋，沒有一點地方希望這位黃二爺到自己家裏坐，但又不能不假客氣一番。

還好，黃二爺知道洪範這個破家，坐不下他這尊「瘟神」，於是把頭一搖，手向街口一指，道：「晚啦，別吵醒了嫂子和侄兒們，咱們走着談談就好。」

洪範巴不得如此，連忙說道：「好好，隨二爺您！」

說着，兩個人向街口走去。

洪範身量適中，人也清秀，這位黃二爺卻不然了，是個矮小子，五尺多上半寸，乾、枯、瘦、小！

走着，洪範先開了口，道：「二爺，這麼晚了您來，有什麼大事吩咐嗎？」

黃二爺邪嘻嘻的一笑，道：「當然有事，咱們前面談。」

洪範祇好步步相隨，不再開口。

到了街口，黃二爺停步在轉角的避風地方，一雙老鼠眼，上上下下的打量洪範多時，卻不說話。

洪範更乖巧，你不說我就不問，咱們耗吧！

終於黃二爺耗不過洪範，開了口道：「洪範，前兩天你對我說，請復工的事……」

洪範接口道：「我知道二爺為難，所以這件事不用再提了！」

黃二爺霎霎眼，突然問道：「嫂子的病可有起色？」

洪範道：「不敢當您二爺這種稱呼，賤內好多了！」

黃二爺沒有辦法，眉頭一皺，道：「聽人說，令正的病要好好診治……」

洪範接口道：「承蒙關懷，她好多了！」

黃二爺咳了兩聲，道：「別打岔，聽我把話說完，那天你要求重新上工，當時第一我的心情不好，第二忘了你家裏還有個病人！今天一大早，我心裏就覺得有什麼事放不下似的，想了老半天，這才認定是沒幫你這個忙的關係……」

洪範又接了話，道：「所以二爺不嫌更深夜半，就跑來找我？」

黃二爺一拍洪範的肩頭，道：「小洪，我常對人誇你聰明，這不有了證明，你一猜就猜對了，而我把話說出來之後，心裏也好過多了！」

洪範變成了小洪，黃二爺竟會和他拍肩拍胸的稱道起來，這種情形，祇要不是白痴，都能會心！

洪範不是白痴，自然也能會心，笑了笑，道：「二爺，就這麼簡單？」

黃二爺更不是白痴，一笑道：「還有點其他的小事！」

洪範明白，所謂「其他的小事」，才是今夜黃二爺摸黑而來的目的，不過洪範也深覺奇怪，黃二爺怎會找上他？

洪範想歸想，答話仍然不慢，也一笑道：「小的能辦些什麼呀，要二爺這樣費心？」

黃二爺神色故意作出神秘的樣子來，悄聲道：「小洪，在沒談這件事之前，我先告訴你個秘密……」

凡屬「秘密」，最好是不聽不知為妙！

否則你就會屬於這個「秘密」，為它死或為它生！

洪範雖然生長在這個偏僻窮困的「金

田村」，雖然身無一技之長，但卻飽讀詩書，深知「秘密」的眞正解釋是什麼。

所以他聽到「秘密」這兩個字之後，非但沒有一般人那種幼稚的喜聽「人之秘密」的好奇和希冀，反之卻如遇蛇蝎般唯恐避之不及！

因之立即搖頭道：「二爺，小的不想知道什麼秘密，祇請二爺說出是要小的辦什麼事，使小的可以想一想量力而行，就很高興了。」

可是黃二爺既然早定好了策謀，又怎容洪範不聽，於是黃二爺也把頭連連的搖動着，低聲說道：「這秘密和要請你辦的事，有很大關係，所以必須要對你說明，好在我相信你是一位君子！」

不知甚麼時候，黃二爺成了洪範的知己，眞是天知道！

黃二爺話聲一頓，接着又道：「首先我告訴你，今夜請你帮忙辦件小事情的人，並不是我黃貴生黃老二，這點小洪你沒想到吧？」

黃二爺在洪範面前，由始至終是位高不可攀的「偉人」，今夜竟然突地「偉人」自貶，成了黃老二！

不過不論怎麼說，洪範聽了這句話，心頭是實實在在的被疑雲堵滿，由不得自己的問道：「不是二爺您，那是誰呢？」

黃二爺一笑道：「是我們『辛大爺』！」

辛大爺，大概是恒記船行的「心太狠」了！

果然，黃二爺的話鋒一落又起，道：「小洪，是咱們辛泰恒辛大爺看上了你！」

「看上」和「看中」這意義相同的兩個名詞，不論當年還是現在，乍聽起來，令人都很受用！

可是您若仔細想上一想，就會覺得有些侮辱的成份了！

洪範不是貨物，不是女人，被人「看上」了，這成什麼話？

洪範沒有半點兒高興，冷冷地說道：「黃二爺，請上覆辛爺，小的謝了……」

「謝了」的本意，誰也能夠聽出他是拒絕的客氣話！

黃貴生這小子，眞如一隻黑猩猩，祇是一身上下少了些唬人的長毛而已，這話他當然明白！

可是這小子眞有一套，叭的一聲，枯手拍在洪範的肩頭之上，虛親假熱的打着哈哈道：「洪老弟，眞叫痛快，黃二爺就知道老弟你作事乾脆，能當大任，果然，一口就答應了！」

話一頓，不容洪範開口解釋，接着又道：「謝是不必，辛爺吩咐過，這件事還要謝你呢，咱們辛爺眞夠排場，不管事情成不成，賞可先下來了！」

說到賞，黃二爺的那隻右手，已伸到囊中，隨着說完的話聲，已掏了出來，掌中多了一錠白花花的大銀錠！

話又來了，他道：「這是五十兩成色十足的白銀，辛爺賞給老弟你的，辛爺說了，事成之後，還有這麼大小的一錠加賞！」

洪範沒有見錢眼開，反而緊閉上眼，鎖住了眉！

黃二爺接着又送來了好聽的話，道：「辛爺說，他從前不知道老弟你懂得船務，如今知道了，要請你在那條『泰恒』船上當總管事！

「老弟，泰恒是咱們辛爺的名字，那條船卻也是最新最大，當了那條船上的總管事，每月薪俸就有五兩銀子！再說祇要辛爺看上你老弟，今後你老弟就算走了運，一年三節下來，光『外快』就夠當一輩子老太爺的了！」

洪範勉强的一笑，道：「這怕要看我有沒有這種當老太爺的命！」

黃二爺又拍着洪範肩頭道：「老弟，財神爺已經照顧到你了！」

洪範苦笑一聲，道：「人為財死，對這句話小的始終認為有理！」

黃二爺嘻嘻兩聲，道：「人不得外財不富，馬不吃野草不肥，這兩句話，聽來要比前面你說的那一句，更有道理！」

洪範道：「外財不發窮人，小的知命！」

黃二爺暗中冷哼着，但他表面上仍然忍受着怒火道：「老弟，我們是越談越離題目遠了！」

話鋒一頓，接着說道：「洪老弟，你可知辛爺要你帮個什麼忙？」

洪範搖頭道：「不知道。」

黃二爺輕描淡寫的說道：「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辛爺……」

洪範接口道：「那辛爺應該派二爺去辦才對！」

黃二爺語為之塞，但他老奸巨猾，眼珠兒一轉，立即計上心來，於是故作無奈的歎息一聲，道：「哼，老弟你還說呢，這種好差使要能輪到我黃二爺，那風裏雨裡長大，太陽底下在河沿受活罪的人就沒有了！」

洪範也不是傻子，立刻道：「這還不容易，明天小的去向辛爺稟陳……」

黃二爺心裏恨得要爆，口裏卻急忙接話道：「這可使不得，除非老弟是想叫我砸了飯碗！」

話聲一落即起，道：「辛爺請老弟辦的事，要從頭說起……」

洪範道：「小的敢請二爺稍快一點說，小的出來很久了，不巧今天晚上，家裏又來了一位女客……」

黃二爺立即接話說道：「對了，老弟談到府上今夜來的堂客，我可要開門見山的告訴老弟，辛爺請你辦的事，就和這位堂客有關！」

洪範聞言心頭一楞，道：「和那位姑娘有關？」

黃二爺頷首道：「不錯，有關，關係重大！」

洪範道：「我不懂！」

黃二爺一笑道：「當然你不懂，所以辛爺才讓我告訴你！」

洪範眉頭一皺，道：「好，二爺你請說吧！」

黃二爺一笑，道：「這位姑娘，是不是姓梅？」

洪範嗯了一聲，道：「不錯。」

黃二爺又是一笑，道：「這位梅姑娘

，是辛大爺好友的女兒，和家裏嘔了氣，偷偷的跑了出來，到了『金田村』。辛爺接到這位好友的消息，義不容辭的要把姑娘請回去，可是這位姑娘，脾氣大，性子强，誰勸怕也不成……」

洪範接口道：「辛爺自己勸的話，難道也沒有用？」

黃二爺道：「沒用，不勸還好，一勸她準會偷偷的一溜，那時候誰也不知道她會跑到那裏，再找就麻煩了！」

洪範道：「辛爺無能爲力，小的豈不是更……」

黃二爺搖頭接口道：「這不同，她認識辛爺，一見辛爺，就知道是受了她父兄所托，所以辛爺休想說進話去！她現在寄居在老弟家中，老弟對她有恩無怨，這件事祇有老弟你來辦，才會一定成功！」

洪範沒想到是這麼一件事，於是點頭道：「這是好事，小的可以去說說看，不過……」

黃二爺急忙擺手道：「老弟，說不得說不得！」

洪範一楞，道：「爲甚麼？」

黃二爺道：「我說過，這位姑娘不聽人勸，再說，老弟又從那裏聽來的消息，知道她是嘔氣離家出走的呀！所以祇要老弟你一開口，得，事情準砸，老弟，你可千萬勸不得，說不得，祇能裝作不知道……」

洪範接口道：「那叫我怎麼辦呢？」

黃二爺道：「辛爺既然說請你帮忙，自然是早已想好了辦法，要不你這個帮從何帮起，又怎麼來帮呢？」

洪範點頭道：「辛爺是甚麼辦法？」

黃二爺笑着，由袖筒裏取出一個小紙包兒，把小紙包兒小小心心的遞到洪範手中，說道：「這小包兒裏面，是吃了就叫人呼呼大睡的藥，明天一早，姑娘準走，你準備早點，把小包裏的藥，放在粥裏……」

洪範苦喪着臉道：「這怎麼成，這豈不是……」

黃二爺不容把話說完，已接口道：「怎麼不成，別忘了這是善事，人家一個大姑娘家，嘔氣跑出來，要萬一有個三長兩短……」

洪範接了話，道：「家裏米沒有一粒，那兒來的粥？」

黃二爺一笑，道：「老弟，你瞧牆角下面是什麼？」

洪範這才看見，牆角下早堆了一袋白米，看上去少說也有三四十斤，這下子洪範沒了推辭的話啦！

黃二爺接着又笑了笑道：「拿回去吧，要是嫂子問，你正好說有朋友借米給你，來推開咱們談的這檔子事，這有多好！」

洪範搖頭道：「我家裏不會信的！」

黃二爺道：「女人家好騙，隨你怎麼說都好。」

洪範想了想，道：「二爺，這藥沒有毒吧？」

黃二爺心中一凜，但卻故作生氣的說道：「老弟，你這是存着什麼心呀？」

洪範連忙道：「小的是怕……」

黃二爺搖着頭，一面孔的正經道：「你怎麼也不想想，我們和人家姑娘又沒有仇，何況話早已說的明白，姑娘是辛爺好朋友的女兒……」

洪範道：「梅姑娘的府上是那兒呀？」

這一問，可問傻了黃二爺啦，這小子被逼的胡說道：「百二十里外的『柳家營』！」

洪範哦了一聲，沒再開口。

黃二爺再次叮嚀，道：「老弟，別三心二意的胡思亂想了，放一百二十個心去帮辛爺這個忙吧，這多容易，連句話都不用說……」

洪範突然想起一件事來，接口道：「二爺，梅姑娘到小的家中寄宿，辛爺是怎麼知道的？」

黃二爺一笑，道：「老弟可眞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在這附近百十里地，一草一木也休想瞞得過辛爺，何況是個大活人呢？」

洪範想了想，覺得沒有甚麼話好說了，點點頭道：「二爺，小的回去了。」

黃二爺嗯了一聲，道：「不早了，是該回去了，老弟，我靜候佳音嘍！」

洪範沒有答話，揹起那袋米，往回走去。

黃二爺目送洪範背影遠去，嘴巴一掀，冷笑出聲！

冷笑聲中，黃二爺背後突然有人說道：「事情辦妥當了？」

黃二爺全身一抖，倏忽回頭恭敬的說道：「辛爺萬安，洪範答應了！」

（未完・卅二）